Louis Couperus

Langs lijnen van geleidelijkheid

命中注定

[荷兰] 路易斯·库佩勒斯 著

黄勇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库佩勒斯感情真挚，简洁朴实，有惊人的洞察力。他具有天才的烙印和气度。

——艾德蒙·戈斯

对欧洲悲剧的深刻见解使库佩勒斯成为一位伟大作家。其作品特别具有现代性。一位荷兰阔少以华丽文字记述的世纪末颓废衰败，如今读来竟如此生动，的确非同凡响。

——《纽约时报书评》

《命中注定》曾被评论为女权主义作品，甚至被认为是一部色情作品。但两者皆非。库佩勒斯以此书成就了他一次最优雅的写作，虽然如此，却还是赋予了它一个强硬的戏剧性结局。

——NLVPF 网站




ISBN 978-7-5321-3608-7
9 787532 136087 >
定价：23.00元

Louis Couperus

Langs lijnen van geleidelijkheid

命中注定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中注定/(荷)路易斯·库佩勒斯著;黄勇民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321-3608-7
Ⅰ.命… Ⅱ.①路…②黄… Ⅲ.长篇小说-荷兰-现代
Ⅳ.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6587 号

责任编辑：海力洪
特约编辑：权　翔
封面设计：丁威静

命中注定
〔荷〕路易斯·库佩勒斯 著 黄勇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66,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08-7/I·2757 定价：2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4742977

译　序

荷兰著名作家路易斯·库佩勒斯一生写了二十多部小说,《命中注定》是在1900年出版的,荷兰文版的原名叫Langs lijinen van geleidelijkheid,意思是"缓慢而确定地"或者"一点一点地",1920年在美国第一次出英文版时将其译成《命中注定》。

中译本名仍然采用英译本的译法,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命中注定"四个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小说的主题:年轻漂亮的荷兰贵族离婚女子康娜丽为追求自由、独立、浪漫的生活,来到艺术之国意大利,在与画家杜克浪漫同居了一年左右之后,不得不重新回到前夫的身边,她的这种命运似乎是不可避免和难以抗拒的,因而是"命中注定"的。

库佩勒斯善于描写女性,他对女主人公的塑造远胜过对男主角的勾画。《命中注定》里的康娜丽与库佩勒斯1901年出版的另一部名著《隐藏的力量》中的莉奥妮有许多相似之处:她们都出生贵族,都年轻漂亮,都有独立的个性,都喜欢调情卖俏,都追求自由恋情,都有一段美妙的浪漫史,其结局尽管充满希望,但都不太美满……然而,《命中注定》里的康娜丽与《隐藏的力量》中的莉奥妮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康娜丽尽管选择了与青年画家杜克同居,但小说把这种恋情写得非常纯洁,康娜丽完全出于真正的爱情才那样做。为了获得那种理想的爱情,她不顾一切,不畏权贵,不贪富贵,不图地位,不恋爵位,不理会世人和家人的背后议论和责怪,不嫌弃恋人的贫穷,不抱怨生

活的贫困。为了继续这种浪漫的生活，她不惜卖掉自己心爱的手镯，甘心用自己可怜的一点点稿费为杜克购买他喜欢的古董三折屏，甘愿忍辱负重给别人去当佣人，其纯真的恋情可歌可泣，感人至深；而《隐藏的力量》中的莉奥妮则有点水性杨花，见异思迁，相比之下，读者也许更喜欢康娜丽。

女主人公康娜丽最后不得不回到前夫鲁道夫的怀里，除了鲁道夫粗鲁霸道、死皮赖脸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作者的思想深处有着根深蒂固的宿命思想。小说在许多地方都反映了这种思想："她站在他的面前浑身颤抖。是他的声音像融化的铜水一样，沁入她的灵魂，渗入她的身体，耗干了她的精力，使她呆若木鸡……在这声音底下，她就像一件属于他的物品，一样属于他的东西，自从他第一次在她的身上留下了作为他妻子的印痕以来，一直是这样。""她，在猛烈抨击婚姻的同时，内心深处一直感到自己是结了婚的。不是依据法律或签了字的婚姻，而是依据古代的习惯法，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初夜权，一种血、肉、最深层次的法律和权利！"这种描述入木三分，写出了康娜丽的无奈，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两个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年轻人，原本可以在一起天长地久幸福地生活，就是这种"初夜权"思想在人们的头脑里作怪，迫使康娜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害得她哭成泪人似的撇下心里唯一的爱人，被迫投入莽夫的怀抱，读来令人十分痛心和惋惜。

库佩勒斯也善于描写贵族生活，尤其是没落贵族的生活。《命中注定》里对吉利奥亲王一家以及圣斯蒂芬诺城堡的描写非常细腻生动，若非亲身经历，很难想象会有人能如此活灵活现地绘出欧洲没落贵族的人情世故和欧洲古堡的衰败情形。第33节对于古堡婚房的描写可以说令人震撼："突然，迎面而来的是一种极度精美、辉煌灿烂的亲昵感觉：宽敞的卧室，全都是金色的，全都是镏金的，但已失去了

光泽，毁损了，软化成了金丝……所有的金色都毫无生气，所有的金色都沦落成一种忧郁，几乎是一种灰色的微光，被抹去了，清除了，用旧了，仿佛灰尘仆仆的数世纪已经投下了一个阴影，给这一切蒙上了一层蜘蛛网。”“他俩穿越一个个宽敞的房间，在帷帘遮蔽下，这些房间半暗半明，轻轻飘荡着某种悲伤、忧郁、苦涩、无望，一种伟大和辉煌消失了，慢慢灭绝了；在这些最著名画家的杰出作品中间有着一块块令人悲伤的空缺，这表明了一种金钱的极度匮乏，表明了尽管做了一切努力，但这些绘画还是被卖换了钱……”欧洲没落贵族的状况跃然纸上，他们曾经拥有辉煌的过去，花天酒地，黄金满屋，但如今败落了，生锈了，氧化了，随着历史渐渐消亡了，但是他们还在垂死挣扎，希望新兴的资产阶级扶助他们一把，让他们得以喘息，维持他们奢淫的生活。因而，吉利奥亲王一家以及罗马乃至意大利几乎所有的贵族和宗教势力都支持他迎娶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事实上，他要娶的不是妻子，而是金钱，并希望用这些金钱维持他们家族花天酒地的贵族生活，似乎每个相关的贵族以及主教都从这场婚姻里得到了好处，甚至可谓受益匪浅。但是，这种建筑在虚荣和金钱基础之上的婚姻注定是不会幸福的，婚后不久，吉利奥亲王就与女公爵有染，乌拉妮娅也在舞会上巧遇昔日情人。这种欧洲贵族爵位与美国暴发户金钱的结合可谓现实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即便在今日世界里也不难看到这种婚姻的踪影，因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尽管《命中注定》写的是一个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但是，库佩勒斯在小说中惟妙惟肖地介绍了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尼斯等城市的许多名胜古迹，以及世界闻名的艺术家和他们著名的绘画雕塑艺术作品，而且可以说写得无与伦比，简直就一部生动的意大利导游书。请看：“他们在路上飞驰，穿过低矮沉睡的房屋，越过小镇广场，伦巴德风格的辉煌大教堂在灿烂的阳光下高高耸立……突然，圣斯蒂芬

诺湖跃入眼帘：椭圆形的盘子越发深邃，仿佛置于凹形群山圈的中间，湛蓝湛蓝，闪闪发光，更加深不可测，它那神秘的蓝色吸纳了天穹中所有的蓝色，蓝的空气闪烁，仿佛长长的螺旋光亮在人们的眼前旋动。突然，一股强烈的橘子花香随风飘进人们鼻孔，好似气喘吁吁的恋人那种浓重和淫荡的气息，好似数千张嘴同时在呼出带着芳香的气息，这种气息仿佛悬浮在天空和湖水之间静止不动，令人窒息。"如果没有身临其境，如果没有长期欧洲上层社会生活的经历，如果没有深厚的艺术造诣，要写出如此精美的文字，是难以想象的。

库佩勒斯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神秘"。在《隐藏的力量》一书中，尽管作者暗示了许多导致不可一世的殖民主义者乌迪杰克灭亡的隐藏力量，但它们都不是，而且小说到结尾也没告诉读者谁是那种力量，让读者去发挥想象，可谓神秘莫测。在《命中注定》中，也有这种神秘的力量，康娜丽与恋人杜克那么相亲相爱，最后还是被迫回到前夫身边，是什么力量促使她采取这种行动？是鲁道夫蛮横无理？是鲁道夫赌博赢了钱？是鲁道夫英俊潇洒？是杜克软弱无力？是贫困所迫？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守旧思想所至？是鲁道夫的男子气概和性能力？似乎都有，又似乎都没有。康娜丽离开杜克是悲痛欲绝依依不舍，但她似乎又期待着回到丈夫的身边。在小说的结尾，库佩勒斯写道："她等待着他，倾听着他的脚步声，渴望着他的到来，她的身体在期待中发抖。当他进屋靠近她时，她用双手紧紧搂住他，有意识地寻找一种深刻的确定性……"康娜丽在期待丈夫的到来，此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是一出悲剧？或是别的什么剧？还是让读者来评说吧。

黄勇民

2009 年 1 月 20 日于复旦大学

1

女侯爵贝罗妮的膳宿公寓位于罗马最有益健康(如果不是最富有诗意)的居住区。公寓的一半是古老的卢多维西花园残存别墅的一部分,每个了解这些美丽花园历史的人们,眼看着这片曾经独门独户的罗马高级居住区上耸立起一栋栋公寓大楼,无不扼腕痛惜。这家旅馆位于维亚·伦巴第[1],其古老别墅这部分保持了某种为女侯爵客人们准备的迷人魅力;旅馆新扩建的部分则备有宽敞的客房、自来水和电灯。这家旅馆服务周到、价格低廉、舒适惬意,远近小有名气;步行几分钟就可到达品奇欧[2]。因为地势高峻,所以人们不必担心患上疟疾,如果住宿时间长一些,费用也仅仅 8 里拉多一点,这在罗马是绝无仅有的,因为罗马客栈的费用臭名昭著,是意大利所有城市中最贵的。因此,这家小旅馆常常宾客满堂:旅行者早在十月就纷至沓来——圣诞季节最早到达的客人付费最低;除了那些来去匆匆的游客之外,大部分客人都要一直待到复活节,过了基督教的几个盛大节日后,再起程去南方的那不勒斯。

---

① 意大利一地名。

② 似指意大利品奇欧公园。1823 年建造,两侧有雕像,中间有喷水池,以其水电计时计著称。

英国旅伴们向康娜丽·德·雷茨·范·卢热情地推荐这家旅馆,康娜丽正独自一人周游意大利,她从佛罗伦萨写信给贝罗妮女侯爵。这是康娜丽第一次在意大利旅游,第一次在戴克里先[①]浴池附近恢宏的洞穴般的终点车站下车,来到广场,淋浴在金色的罗马阳光底下。巨大的玛尔奇乌斯水道[②]流水潺潺,车夫挥鞭噼啪做响,还吧嗒着他们的舌头(以吸引她的注意),正如她想象的那样,她有着"可贵的意大利感觉",能够来到意大利,她感到特别高兴。

她看见一个小老头一瘸一拐地朝她走来,他的帽子上写着"贝罗妮膳宿公寓",老头有着旅馆老脚夫的敏感,能马上认出住旅馆的游客。康娜丽笑着朝他示意。老头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迎上前,既亲切又恭敬,好像见到她格外高兴似的,问她旅途是否愉快,是否累了。他陪着她登上维多利亚[③],帮她调整了一下旅行盖毯和旅行包,向她要了箱子提货单,并且说她可以先走:他取了行李提货单十分钟后就赶上来。有个瘸子老头照顾,她觉得挺有意思,于是就友善地朝他点点头,随后车夫驱车离开了。她感到轻松愉快,只是面对无法预测的前景感到少许忧愁;她环顾左右,浏览起罗马的街景:没什么有意思的,除了房子还是房子,还有公寓大楼;随后是宏伟的白宫:皮翁比诺宫——她知道那里供奉着卢多维西朱诺[④]——这时,车夫喝住马车,一个青年侍者迎上前来。他把康娜丽带进休息室,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桌面上摆满了报纸杂志,它们被摆放得

---

① 戴克里先(Diocletian,245—313),罗马皇帝,由禁卫军部属拥戴登基,开创四帝分治局面,迫害基督徒。

② 公元前149年,克温图斯·玛尔奇乌斯·列克斯坦任政长官时受元老院委托修建,源头在佩利格尼人的山区,水清凉,有益健康。

③ 一种双座四轮折蓬马车。

④ 罗马神话中的天后,主神朱庇特之妻,主司生育婚姻等。

井井有条,形成一个圆圈,不过好像还没人看过;两个妇人(显然是英国人,是那种有审美情趣的女人)——邋遢的头发,宽松的衬衫——坐在一个角落里,出发前正在仔细研究她们的《贝德克尔旅游指南》。康娜丽朝她们淡淡地点头致意,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她不把这当回事,因为她非常熟悉英国游客的习性。她在桌子边坐下,拿起一份《罗马先驱报》,这份报纸两周发行一期,报道罗马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时,一位妇人从角落处很不礼貌地开口对她说:

"对不起,你肯定不会把《先驱报》带回房间,对吧?"

康娜丽将脑袋高傲地一扭,目光懒洋洋地朝两位妇人就座的角落看去,茫然地略过她们邋遢的脑袋;她一言不发,回头继续阅读《罗马先驱报》,她觉得自己是个经验丰富的旅行者,内心不禁暗自发笑,因为她知道如何对付这种英国女人。

女侯爵进屋,用意大利语和法语欢迎康娜丽。女侯爵是个寡妇,身体较胖,举止粗俗;她丰满的双乳用丝绸的胸罩或羊毛背心兜着,在双臂底下显得鼓鼓的,几乎要将线缝挤崩了。灰色的头饰使她看上去像狮子一般;大大的眼睛呈黄蓝两色,因为服用阿托品,她的两个眼睛睁得滚圆,很不自然;她耳朵上挂着巨大的水晶耳环,造就出一种彩虹的效果,胖乎乎的手指上箍着好几个说不出名字的宝石戒指。她说话非常快,康娜丽发现她说起话来像车站广场上那个瘸子脚夫的欢迎词一样客气,使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她让女侯爵陪着来到电梯前,与她走进电梯。这是一种水压电梯,栅栏式的电梯箱缓缓上升,越过楼梯间,突然在二楼和三楼之间停了下来。

"三楼!"女侯爵大声朝楼下呼喊。

"non c'e acqua[①]!"侍者镇静地高声回答,意思是——显得相当

---

① 意大利语"没有水!"

自然——没有足够的水让电梯继续上升。

女侯爵厉声发出一系列指令。随后来了两个脚夫，他们与忙碌不堪的侍者一起用力提拉电梯的钢索，一阵紧张的手忙脚乱，电梯箱开始越升越高，最后终于，几乎，到达了三楼。

“再高一点！”女侯爵命令。

可是尽管脚夫们用尽力气，电梯就是纹丝不动。

“我们还是能够出去的！”女侯爵说。“等一等。”

她裸露出雪白肥胖的腿肚子，跨出一大步，登上了三楼，随后笑着伸手接应康娜丽，康娜丽学着她的样子做了个体操动作。

“我们到了！”女侯爵满意地松了口气说。“这是你的房间！”

她打开房门，带着康娜丽巡视了一下房间。尽管户外阳光明媚，屋子里却依然像地窖一样阴冷潮湿。

“女侯爵，”康娜丽马上说，“我写信对你说过，要两个朝南的房间！”

“是吗？”女侯爵用一种浑然不知的语气回答，“我真的记不起来了。是呀，外国人总是一心只想要朝南的房间……我向你保证这房间很舒服。”

“对不起，女侯爵，我不能接受。”

贝罗妮咕哝着抱怨了一下，随后沿着走廊走去，打开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怎样，夫人……你觉得这间……”

“它朝南吗？”

“几乎朝南。”

“我一定要完全朝南的。”

“这间朝西。从窗口可以欣赏夕阳西下的灿烂景色。”

“我只要朝南的房间，女侯爵。”

"我有几间非常讨人喜欢的朝东的房间。日出的景色非常迷人。"

"不。女侯爵……"

"你不喜欢自然美景?"

"有点喜欢,不过,我更关心我的身体。"

"我自己睡在朝北的房间里。"

"你是意大利人,你习惯了,女侯爵。"

"非常抱歉,我没有朝南的房间。"

"那我也很抱歉,女侯爵,那样的话,我只好到别处去寻找住处了。"

康娜丽转身,好像要走的样子。房间的选择会像选择人生一样……

女侯爵拉住康娜丽的手笑了。她摆脱了那种冷冰冰的口气,嗓音变得像香膏那样温和宜人。

"真是的,外国人死脑筋,总要朝南的房间!我还有两个舒适的小天地。跟我来……"

她很快打开两扇房门:两间小巧玲珑的房间温馨舒适、阳光充沛。从开启的窗户向外望去,能见到开阔的街景,下方的房顶鳞次栉比,远处是圣彼得教堂蓝色的穹顶。

"这是我最后两个朝南的房间。"女侯爵惋惜地说。

"我要了,女侯爵……"

"16 里拉。"贝罗妮笑着说。

"10 里拉。你信上说的。"

"这两个房间我可以安排两个客人呢!"

"如果我喜欢,我整个冬天都会待在这里。"

"你胆子真大!"女侯爵突然用最迷人的嗓音高声说,这是一种承

认失败的声音。"两间房间你出12里拉吧！不能再讨价还价了。这两个房间是你的了。你是荷兰人，对不？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荷兰家庭；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你愿意跟他们一起就餐吗？"

"不愿意，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你把我安排到其他餐桌就餐；我不喜欢旅游中的同胞……"

女侯爵离开了，留下康娜丽独自一人。她朝窗外眺望，头脑空空没一点杂念，她很高兴来到了罗马，只是对于即将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那些没法预见的事情，稍稍有些忧愁。这时，传来一声敲门声，她的行李送来了。一看时钟，上午十一点，她开始打开行装。两个房间中的一间是小小的起居室，就像空中的鸟笼，俯瞰着罗马。她自己重新布置了房内的摆设，用从阿布鲁齐[1]买来的一段布料覆盖在退色的躺椅之上，用别针把一些肖像固定在水粉刷过的墙上，因为墙壁上粗俗的阿拉伯式湿壁画饰已经开裂。看着墙上湿壁画的四边画着的一颗颗紫色的心被支支利箭穿透，她笑了。

一小时的辛劳，她的起居室焕然一新：一个她自己的家，有她自己的一些小玩意，一块盖布，一个边柜，几个躺椅靠垫，几本可信手拈来的书。布置完毕，她坐下歇歇，突然她感到非常孤独。她想起了海牙[2]，想起了留在那里的一切。可是，她不愿思考，她拿起《贝德克尔旅游指南》，阅读有关梵蒂冈的信息。她没法集中注意力，于是就转而阅读黑尔的《漫游罗马》。"当！"传来一声钟声。她感到疲惫而又紧张，她拿起镜子照照，端详自己的头发，发卷已经散开，衬衫满是灰尘，肮脏不堪；她打开第二个皮箱，换了衣服。她一边梳理头发一边

---

① 意大利一地名。

② 荷兰一城市。

呜呜抽泣。“当!”又传来第二次钟声。涂脂抹粉完毕,她到了楼下。

她以为自己迟到了,可是餐厅里空无一人,她不得不等待就餐。她决意不贸然闯入未来。有些房客从敞开的门口向餐厅里张望,看见餐桌边除了一位新来的女士再无他人,于是又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康娜丽朝四周看了看,继续等待。

餐厅是原别墅部分的古色古香的宴会厅,天花板上有桂尔契诺①的绘画。侍者们悠闲地四处溜达。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侍者从远处注视着餐桌,确保一切有条不紊。看见没人来就餐,他变得有点焦躁不安,于是就下指令给康娜丽端上通心面。康娜丽发现这位老侍者像脚夫一样瘸了一条腿。其他招待都非常年轻,不满十六或十八岁,还没有招待通常具备的那种不慌不忙的神情。

有个胖乎乎的绅士进了餐厅,他精力充沛,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满脸麻子,胡须剃得不干不净,身着一件破旧的黑色夹克衫,里面好像没穿多少。他在康娜丽对面坐了下来。

他彬彬有礼地招呼了她,并且也吃了一些通心面条。

好像该是吃饭的时候了,因为许多房客(大多是女士)此刻都进入餐厅,坐下让年轻的招待们侍奉着享用一份份通心面条,满头银发的领班在一旁监督着。看着神态各异的游客们逗人的举止,康娜丽笑了,当她不经意朝满脸麻子的绅士看去时,她发现他也在微笑。

他就着番茄酱又匆匆吃了点面包,身体朝桌面又向前倾斜了一点,然后低声用法语几近私语般地说:

“挺有趣的,是吗?”

---

① 即乔瓦尼(Giovanni Francesco Borbieri,1591 - 1666),桂尔契诺是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斜眼”,因为他长着斗鸡眼。他的绘画一流,是巴洛克画技的代表人物之一。

康娜丽耸了耸眉毛。

"什么意思?"

"客人来自四面八方……"

"噢,对……"

"你是荷兰人?"

"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登记簿上看见了你的名字,姓名后面写明来自海牙……"

"这不假……"

"这里还住着一些别的荷兰女士,她们在那边……她们挺讨人喜欢。"

康娜丽从领班那里要了一杯廉价葡萄酒。

"这种酒不好,"活泼的绅士用欢快的语气说,"我喝真扎诺[1],"他说着指了指他的饮料瓶,"我付一点开瓶费,喝我自己的酒。"

领班给康娜丽端来半瓶酒。她的膳食费涵盖酒水。

"如果你喜欢,我可以给你我喝的这种酒的售货地址:十字街61号……"

康娜丽向他表示了谢意。麻子绅士这种不寻常的随和态度和轻松活泼的举止,使她感到挺开心。

"你在观察领班?"他问。

"你很有洞察力。"她笑着说。

"我们的领班朱塞佩是个人物。从前,他是奥地利一位大公[2]宫殿里的领班。他犯了点事,但我不知道犯了啥事。也许偷了东西,或者待人粗鲁,或者无意中打掉了一把调羹。他落魄潦倒,成了我们这

---

① 意大利著名葡萄酒。

② 指昔时公国君主,特别是指奥匈帝国的皇太子。

个寒碜的贝罗妮膳食公寓的佣人。可是多么高贵……"

他朝前倾了倾身子。

"女侯爵非常节俭。这里所有的职工不是年迈的就是非常年轻的。这样付的工资较低。"

他朝两位德国女士欠身致意,她们是母女俩,刚刚进屋,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我答应,帮你们找路子去参观罗斯皮廖宫①,还有圭多·雷尼②的《曙光女神》。"他用德语说。

"那么,亲王回来了吗?"

"没回来,亲王在巴黎。宫殿关闭了,只对你开放!"

他豪爽殷勤地欠身鞠躬。

德国女士们激动地惊呼,说他太好了,什么事都能办到,什么困难都能解决。她们曾自找麻烦去贿赂罗斯皮廖宫的看守!可没有成功。

一位瘦瘦的英国女士在康娜丽身边坐下。

"还有你的,泰勒小姐,我有一张出席在圣座③私人祷告室举行的清晨弥撒的票子……"

泰勒夫人高兴得眉开眼笑。

"你又去观光啦?"麻子绅士追问道。

"对,去了基尔舍博物馆,"泰勒说,"我都累死了……精美绝伦。"

"我建议你下午待在家里,泰勒小姐,休息一下。"

---

① 1611年至1616年间由贝佳斯家族修建。

② 圭多·雷尼(Guido Reni,1575—1642),意大利油画家、版画家、古典巴洛克绘画风格的代表人物之一。作品多以神话、宗教为题材,主要有壁画《曙光女神》、油画《玫瑰经圣母》等。

③ 对罗马教皇等宗教领袖的尊称。

“我已经安排了去看艾文泰[1]……”

“你绝不能去。你累了,看上去越来越瘦,一天比一天糟糕。游罗马对你来说太累了。你一定得休息,否则我不给你清晨弥撒的票子。”

几位德国女士哈哈大笑。泰勒小姐答应了,她受宠若惊,乐滋滋的。她看着麻子绅士,好像在等待着他的至理名言。

牛排、布丁和无花果脯。午餐结束了。康娜丽站起身来。

“要不要从我的酒瓶里给你斟一杯?”胖绅士问,“尝尝我的酒。看看你喜欢不喜欢? 如果喜欢,我会在十字街为你订购一瓶……”

康娜丽不喜欢拒绝别人的一片盛情,于是就喝了他的酒。这种葡萄酒非常味纯。在罗马能喝上这样味纯的葡萄酒非常有意义,她心里这么想着,胖绅士似乎看懂了她头脑里飞速旋转的思绪。

“如果你能在罗马喝上这种加度葡萄酒,”他说,“那是件美事,生活很累人哪!”

康娜丽同意他的说法。

“这是真扎诺葡萄酒,2 里拉 75 分一瓶。你可以喝很长时间,这种酒不会挥发掉的。”他转了个圈向所有的女士鞠躬,然后离去。

德国女士们朝康娜丽欠身鞠躬。

“总是那么乐于助人,那个拉迪亚德先生……”

“他是干什么?”康娜丽心想。“是法国人? 德国人? 英国人? 还是美国人?”

2

午饭后,她雇了辆敞篷马车在罗马兜风,初次感受一下这个她朝

---

① 古罗马城的七座山丘之一。

思暮想的城市的魅力。第一印象实在令人扫兴。此前,她充满活力的想象,她的阅读,甚至她在佛罗伦萨买的照片,她以一个观光新手的热诚进行的专心研读,给了她一种幻觉,觉得这是个理想的古城,具有完美而典型的文艺复兴风格。生活在不可阻挡地前进,岁月并没有在一栋栋建筑和一堆堆废墟上体现出一个个不同时代的特征,每个时代都与下一个时代紧密相连,朝朝夕夕,年年月月。

然而现在,她发现圣彼得教堂的拱顶那么小,街道那么窄,图拉真①纪念柱跟其他任何圆柱差不多;马车驶过时,她没有看见古罗马广场遗址,在帕拉蒂尼山②上,她没能想起任何一个罗马皇帝。

现在,她回到了旅馆,精疲力竭,一边休息一边思索,忧愁地细细体会她内心空虚的思绪,她的身边和偌大客栈的四周都寂静无声,大部分客人还没回来。她想起了海牙,她的家庭、父亲、母亲,还有兄弟姐妹,为了旅行,她对他们千道别万辞行。她父亲是轻骑兵上校,没有万贯缠身,因此没法满足她。正如她父亲所描述的那样,旅行是心血来潮的怪异欲望。她没法纵情实现那些欲望,要不是几年前教母留给她一小笔遗产,也就无法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很高兴,自己有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尽管她感到这种独立有点自私……

可是,自从离婚后,身边议论纷纷,她留在这个圈子内又有什么好处?她很软弱——自私——她明白这一点;但是她遭受过一次打击,起先她曾想委曲求全。不过,当她撑过这段艰难时光后,她振作起来,积聚起剩余的精力,对自己说她不能在这同一些个姐妹朋友的紧密圈子里继续生活下去,她强迫自己的生活改变方向。她有天赋,

---

① 图拉真(Trajan,53? —117),古罗马皇帝,98 年至 117 年在位。他改革财政,加强集权统治,大兴土木,修建城市、港口、桥梁和道路,发动战争,向东扩张领土,直抵波斯湾。

② 古罗马城建于其上的罗马七丘之一。

总能把一件旧衣服改成一套崭新的服装,把去年的帽子变成一种新的式样,她对自己枯燥不幸的生活也做出过同样改变,尽管她的生活暴风骤雨波涛起伏支离破碎。她过得很节俭,还是艰难地勉强支撑了过来。她依然年轻,来日方长,她要用好剩余的年华,给自己创造一种新的生活。然而,在过去的旧环境中,这种新的生活没有呼吸的空间:她在那里漫无目的,显得格格不入;她设法迫使这种生活转而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全然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如果她的生活不是这般支离破碎,也许她就不会如此坚决。如果她只受了一点点苦,也许她就不会如此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能量。她有力量,她也有弱点;她的身上有着完美的优点,但也有着参差不齐的特点,也许这种复杂的个性成了她青春的救星。

此外,她非常年轻,二十三岁,尽管有那么多明显的弱点,在这种年龄中,不知不觉之间还是有了一种适应能力。她矛盾的性格造成了她的犹豫不决,所以她不会朝着深渊笔直地沉沦下去……所有这些思绪在她的头脑里盘旋,那么茫然,像浮云一样,没有简洁的言语,但却朦朦胧胧,像倦怠的梦幻一样。她躺在那里,看上去不像要竭尽全力给自己开创新的生活。她,一个面色苍白、清秀的女人,身材苗条,举止懒散,穿着一件不算新的退色皱粉红花边晨衣,躺在睡椅中。然而,她身边四周满是她自己创作的“诗”。尽管双眼疲惫不堪,衣着松松垮垮,尽管房间是租来的,但房间里还是有一种匆匆造就的舒适气氛,这种气氛的成就更多应归功于她的天赋而不是现实,可以被装入任何一个旅行提箱带走。她纤细的身材,苍白的面貌,与其说是漂亮,还不如说是高雅。她的身上有一种个性的光环,一种无意间散发出的感染力,从她的眼睛射向她凝视的东西,从她的手指传向她触摸的东西。对于那些缺少同情的人来说,这种感染力奇特、怪僻,不适合一个海牙的年轻淑女,因而令她遭到指摘责备。对于那些同情她的人来说,这种感染力是天赋和

灵魂的基本要素,某种几乎相当于天才的特质。尽管用萎靡不振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它是那么迷人,那么引发深思,令人想入非非:也许内涵过于丰富。这个女人是她那个时代尤其是她那种环境的宠儿,她那么幼稚:冲突接着冲突,一种矛盾的平衡,结果要不是她坠入深渊就是她得到拯救。这的确是她的命运。

在意大利,她感到孤独。她在佛罗伦萨待了几个星期,曾试图营造一种充满艺术和历史感的丰富生活。尽管她差不多忘却了自我,但她依然感到孤单寂寞。他在锡耶纳[①]住了两周,可是觉得那里街道阴暗,陵园阴郁,令人感到心情压抑,她渴望罗马。但在那天下午,她却没有找到心中向往的罗马。她疲惫不堪,尤其顾影自怜,在这个世界上,在一个大城市里,一个比任何地方也许都容易令人感到伟大和无聊的城市里,她确实有点斜阳孤影叹伶仃的况味。她感到自己像一粒微小的原子,像一只蚂蚁,一只昆虫,在罗马无数巨大穹顶中间遭受挤压,几近被捣碎。她觉得罗马不属于她。

她的一只手懒散地搁在阅读材料上,她有意将这些读物堆在靠近自己的边柜上。一些翻译的经典著作:奥维德[②]、塔西佗[③],还有但丁[④]、彼特拉克[⑤],以及塔索[⑥]。黄昏渐渐降临她的房间,光线不足,难以阅读;她不太自信,不敢打铃叫人送盏灯到房里来;一阵凉风掠过

---

① 意大利一城市。

② 奥维德(Ovid,公元前43—17),罗马诗人,代表作为长诗《变形记》。其他重要作品还有《爱的艺术》、《岁时记》、《哀歌》等。

③ 塔西佗(Tacitus,56—120),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编年史》,现仅存残篇。

④ 但丁(Dante,1265—1321),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先驱,代表作有史诗《神曲》等。

⑤ 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意大利诗人,学者,著有爱情诗《抒情诗集》等。

⑥ 塔索(Tasso,1544—1595),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诗人,主要作品有牧歌剧《阿明达》、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等。

她的房间，此刻太阳已经完全落山；这头一天，她忘了让客栈点燃一个取暖的炉子。四周空旷孤寂，她的苦楚一阵阵刺痛她的心窝，她的灵魂渴望着另一个灵魂，她的嘴唇渴望着亲吻，她的双臂渴望着男人，那个曾经是她丈夫的男人；她在躺椅的靠垫上辗转反侧，绞拧着双手，内心深处升腾起一种深深的疑惑：

"上帝啊，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3

晚餐时刻说话声嘈杂。三四张餐桌边都坐满了客人，女侯爵坐在中央餐桌的上首。她不时不耐烦地召唤领班朱塞佩（他在大公府不慎掉落一把调羹）。年轻的侍者来回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坐在她对面的康娜丽发现，那位被德国女人们称作拉迪亚德先生的乐于助人的胖绅士已经在她的座位上放了一瓶真扎诺葡萄酒！她微笑着谢了他，并与拉迪亚德先生交谈——那种平常的闲聊：下午她是如何游玩的，第一次感受罗马，古罗马广场遗址，品奇欧公园。她与德国妇人们交谈，与英国女人交谈，这个英国女人总是因"观光"而疲惫不堪；那些德国女人：年迈的男爵夫人和她的女儿、年轻的女男爵，与康娜丽一起嘲笑她早晨在休息室里遇见的那两位唯美主义者。此刻，她们正坐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高高的个子，瘦骨嶙峋，头发也没洗过，晚礼服奇形怪状，袒胸露臂，她们上身穿着舒适的灰色羊毛背心，不动声色地在背心外面挂几串硕大的蓝色珠子。她俩都在冷眼环视长长的餐桌，仿佛在可怜那些想通过游玩罗马熟悉艺术的人们，因为只有她们才明白什么才是罗马的艺术。用餐的时候，她俩的吃相让人倒胃口，她们几乎是在用手指吃饭，她们阅读唯美著作，皱皱眉头，有时恼怒地抬头看看，因为餐桌边的人们在相互交谈。她们卖弄学

问，举止怪异，着装大胆，外加故弄玄虚，是旅途中典型的英国女人。人们只会在意大利见到这种女人，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遇见。餐桌上大家对这两个女人的批评是一致的。每年冬天，她们都来贝罗妮膳食公寓，在古罗马广场遗址或者亚壁古道[1]上画水彩画。她们如此与众不同：新颖独创绝无仅有，态度生硬不修边幅，她们的晚礼服、羊毛衫、蓝色项链、唯美主义书刊，她们用手指忙着撕开食物，她们像美杜莎[2]一样吸引了众人的眼球。年轻的女男爵是那种时装杂志上的女郎，伶牙俐齿，聪颖机敏，长着一张圆圆的德国小脸，高挑斜眉，她与康娜丽一起谈笑风生，给康娜丽看一本她匆匆绘就的包括两个唯美英国女士的速写在内的素描册；这时，朱塞佩领着一个年轻女郎来到餐桌尾端康娜丽和拉迪亚德面对面就座的地方。她显然刚刚到达，向聚在一起就餐的众人问声晚安，然后入座，服装窸窸窣窣，声响很大。席上所有人的目光都从唯美女士的身上转向这个初来乍到者。很快一切都明白无误，她是美国人，漂亮得几乎有些过分，那么年轻，几乎不可能独自出门旅行。她微笑自信，好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她皮肤雪白，长着一双非常可爱的黑眼睛，牙齿像牙医的广告一样洁白，她丰满的胸部紧裹在淡紫色的亚麻衣服里，衣服上满是银色的阿拉伯式花饰，波浪形烫发上戴着一顶淡紫色大帽子，帽子上用一个硕大的人造宝石夹固定着一串松松下垂的鸵鸟羽毛。每次挪动身子，她的丝绸衬裙都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帽子上的羽毛就会闪闪发光。尽管这么招摇过市，她看上去还像个孩子，不超过二十岁，一副天真烂漫样子：她立刻招呼康娜丽和拉迪亚德；说她很累，刚游玩

① 公元前312年由古罗马督察官 Appius Claudius Caecus 监建的大路，由罗马通达布朗迪西恩，全长366英里。

② 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

了那不勒斯，昨晚在西伯亲王的宫殿里跳舞，她的名字叫乌拉妮娅·霍普，父亲住在芝加哥；她有两个兄弟，尽管爸爸很有钱，他们还是愿在西部牧场工作；虽说父亲从小宠她，现在却要她独自谋生，便让她单独一人出来旅游，想在这个旧世界，在“心爱的古老意大利”旅游。听说康娜丽也独自一人出来旅游，乌拉妮娅喜出望外。拉迪亚德讥笑她们是赶潮流，两个女男爵却为她俩热烈鼓掌。霍普小姐立刻喜欢上了这个荷兰旅伴，但是康娜丽却犹豫不决，委婉谢绝，说她很忙，只想在各个博物馆看看。“天哪，天哪，这当真吗?”霍普小姐毕恭毕敬地询问，她的丝绸衬裙窸窣做响，鸵鸟羽毛不住抖动，人造宝石夹闪闪发光。在康娜丽看来，霍普小姐就像一只多彩的蝴蝶，灵巧轻佻，这很危险，会砸碎这闭塞社会的玻璃暖房。霍普小姐看上去既像个卖弄风情的女人又像个不懂事的孩子，尽管她对这个奇怪的女人不感兴趣，却感到可怜她，且不知其中的缘由。吃过晚餐，拉迪亚德建议陪两位德国夫人去散一会儿步。年轻的女男爵来到康娜丽跟前，问她是否愿意随她们一起去，借着月光看看罗马，就在附近，在美第奇别墅周围。听到这些友善的话语，康娜丽非常感激，打算去戴上一顶帽子出门，这时，霍普小姐在她身后追了上来。

“跟我一起待在客厅里……”

“我要跟女男爵一起散步。”康娜丽回答。

“那个德国女人?”

“对。”

“她是贵族?”

“我想是的。”

“这家宾馆里有许多贵族?”霍普小姐热切地问。

康娜丽哈哈大笑。

“我不知道。我也是今天早晨才到这里的。”

“我估计有很多。我听说这里有许多贵族出生的客人。你是贵族吗?”

“我过去是!”康娜丽笑着说,“不过现在不得不放弃我的头衔。”

“太可惜了!”霍普小姐高声说,“当贵族多好呀!你知道我有什么吗?一本盾徽粘贴,一本所有各大贵族家庭的盾徽粘贴,另一本是各种布样粘贴——意大利女王各种舞会礼服的丝绸和锦缎……你想看看吗?”

“我很乐意,”康娜丽笑着说,“不过现在我得戴上我的帽子。”

她走了,回来时戴了帽子,披了斗篷。德国女士们和拉迪亚德已经在门厅里等候,他们问她为什么一直哈哈大笑,康娜丽说了女王晚礼服布样粘贴本的事,逗得大家欢笑不断。

“他是干什么的?”她问。这时他们在前面沿着西斯廷教堂下山;年轻的女男爵紧跟着拉迪亚德。

她觉得女男爵可爱,不过也感到惊讶,在这位出身贵族军人家庭的德国女人身上,有一种冷若冰霜、愤世嫉俗的生活观,这并没有完全典型地体现出她在柏林的生活环境。

“我不知道,”女男爵有点儿冷淡地回答,“我们频繁旅行。目前我们在柏林没有房子。我们想享受我们的旅游。拉迪亚德先生非常好。各种各样的事情他都帮助我们:教皇弥撒的票子,这里的介绍,那里的邀请。他好像有相当的影响力。我有必要在乎他是谁或者他是干什么的吗?其他人也有同感。他在这里主动提供什么,我接过来就完事啦!除此之外,我不想过多探听他的情况……”

他们继续往前走。

女男爵挽着康娜丽的手臂。

“我亲爱的孩子,别以为我们过于愤世嫉俗。我几乎还不了解你,不过我喜欢你。很奇怪,对不?在我们旅途中,突然坐下,吃起宾

馆规定的饭菜：全是带骨头的鸡肉。别以为我们很坏，或者冷嘲热讽。咳，也许我们是这样。我们见多识广、放纵不羁、无牵无挂的生活使我们成了这种样子：卑劣无耻、愤世嫉俗、自私自利。非常自私。拉迪亚德帮了我们许多忙。我为什么不接受这些恩惠呢？根本不管他是谁或者他是干什么的。我不会觉得自己欠他什么。"

康娜丽不由自主地朝四周看了看。大街上几乎一片漆黑，她看见拉迪亚德和年轻的女伯爵几乎在低声私语，神秘兮兮的。

"你女儿的感觉也是这样吗？"

"噢，是的。我们都不欠他任何情分。我们甚至不太在乎他，看他那副模样，满脸麻子，黑乎乎的指甲。我们只是听了他的介绍，照他说的去做而已。或者……并不按他说的去做。你不按他的话去做也许会显得比较高贵一点。我变得非常自私，是旅行造就的。在我看来没啥差别……"

漆黑的街道似乎令人增添了几分自信，康娜丽有点理解那种愤世嫉俗，那种淡然冷漠，一个在责任和道德的观念中成长起来的女人身上有这种态度真是非同寻常。它不高尚，但它难道不是对生活磨难的厌倦吗？不管怎样，她对那种冷漠的口气、那无动于衷的耸肩有了一种朦胧的理解……

转过哈斯勒宾馆，美第奇别墅就在眼前。一轮满月银光如泻，罗马沐浴在蓝白相间的夜色之中。喷泉水汪汪满满一池，山下黑色冬青栎橡的树叶乌黑闪亮，简直就是一幅罗马绘画。充沛的溪水哗哗四溅，喧闹着流往山下……

"罗马一定很美。"康娜丽柔声细语地说。

拉迪亚德和年轻的女男爵赶了上来，他们听见了康娜丽的自言自语。

"罗马的确很美，"他热诚地说，"罗马还有更多美丽的地方。对

许多人来说,罗马是一种巨大的慰藉。"

在蓝色的月光里,他的话令她感动。这个城市似乎在她的脚下神秘地起伏着。她凝视着他。他站在她面前,身着黑色上衣,里面好像没穿多少:始终是一个胖胖乎乎、客客气气的绅士。他的声音极具穿透力,也很有说服力。她久久看着他,自己难以把握,隐隐约约感觉到一种渐趋渐近的暗示,但却是无声的敌意。

接着,似乎不想让她有过多的时间去品味他刚才所说的话他补充说:

"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慰藉……因为美景可以抚慰心灵……"

她觉得他最后那句话是唯美主义的,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他就是想要让她感悟到这一点。

4

在罗马的头几天,康娜丽感到特别累。像每个初到罗马的人一样,她活动太多;她想一下子了解整个城市,虽说乘坐马车,遥远的旅程还是把她累得精疲力竭。除此之外,她不时对绘画、雕像、建筑感到失望。起先,她自己不敢承认,但是一天下午在参观西斯廷教堂之后她感到极度失望和疲劳,她终于承认了这一点。她所见到的一切以及已经从研读中了解的情况都令她失望。她决定暂时不再参观任何别的景点。连续几天早晨外出参观,下午继续观光,着实累垮了她;让自己连续放松几天,无所事事啥也不想,真是一种舒适的享受。早晨,她穿着晨衣待在房里,待在自己暖和舒适、品位高雅、鸟笼一般的起居室里,写写信,出神幻想一阵,双臂缠绕抱着脑袋,阅读奥维德、彼特拉克,听一些街头艺人的乐曲,他们颤抖的男高音在吉他忧

伤弹拨的伴奏之下,带着音乐呜咽般的激情,传遍了整条宁静的街道。午餐时刻,她感到自己很幸运,选择了这家宾馆。在位于角落的餐桌边,她觉得女男爵冯罗思科克对拉迪亚德的冷淡傲慢态度非常有趣,她发现旅行能够使人们彻底脱离他们狭隘的生活圈子。年轻的女男爵根本不为生活担忧,只是绘图作画,素描速写,她对拉迪亚德低声耳语,这引起了康娜丽的好奇,她不明白其中的奥妙。霍普小姐是那么天真,那么幼稚,那么没头没脑,康娜丽不理解霍普小姐的老爸,那个远在芝加哥的长筒袜制造商,竟然放任这个小姑娘独自旅游,每月给她大笔零花钱,而她完全不明白世界的纷乱,不懂得人间的复杂;尽管有时她讨厌拉迪亚德,但是拉迪亚德却会消除那种厌恶,令她神魂颠倒。所以,尽管她还没有与这些餐桌伙伴中的任何人建立更深层次的友谊,身边有些人她还是能够聊聊的。餐桌上的闲聊可以使她短暂忘却一整天的孤独。

在这些无聊和失望的日子里,康娜丽只在下午沿着林阴大道或品奇欧公园作短暂的散步,然后就回宾馆,用自己的银茶壶煮茶,用木柴点火取暖,在炉火前胡思乱想,直至梳妆打扮好去共进晚餐。

餐厅里灯火辉煌,天花板上有乔瓦尼的绘画,令人兴高采烈。宾馆已经住满了客人:女侯爵租掉了自己的房间,睡进了澡堂。餐桌边人声鼎沸,侍者们一路小跑四处张罗,调羹刀叉丁铃哐啷清脆悦耳。许多餐馆单调乏味的固定食谱在这里不见了踪影。客人们相互认识,罗马生活的忙乱喧扰,罗马天空中的氧气,似乎给他们的行为举止和谈天说地注入了活力。在这活力之中,那两个衣冠不整的邋遢的唯美主义女士以她们始终不改的姿态引人注目:总是身着晚礼服,外套羊毛背心,脖子上戴着几串珠子,阅读大本巨著,一脸怒气。因为人们在议论她们。

晚餐后,人们坐在客厅和大堂里,探听了解这个人或那个人,议

论闲聊罗马,罗马,罗马……人们对于各个教堂的音乐总有巨大的激情:他们仔细阅读《罗马先驱报》,向万事通拉迪亚德打听;人们围在拉迪亚德的身边,胖胖乎乎客客气气的拉迪亚德则笑嘻嘻地分发票子,告诉他们日期,提醒何时在某某教堂有重要宗教仪式。他不时对不熟悉社交礼仪的英国女士们扼要讲解罗马天主教拜神的礼节和僧侣的等级制度:神学院学生不同的着装颜色表示不同的民族,下午人们可以在品奇欧公园里遇见成群结帮的神学院学生,从圣彼得教堂出发,面对他们伟大宗教的伟大象征,学生们会欣喜若狂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他告诉女士们普通教堂与梵蒂冈大教堂之间的区别;他讲述有关利奥十三世①的一些隐私故事。他用有趣讨好的口气叙述所有这一切事情:英国女士们急于了解情况,牢牢记住他的每个词语,觉得他非常可爱,求他再多多详细讲解。

对于康娜丽来说,这些天是恢复精力的日子。她从疲惫中恢复了过来,变得对罗马很淡漠。不过她没想提早离开。留在这里或去其他地方,对她都一样:她必须换个环境。除此之外,这家宾馆很好,餐桌边的伙伴们挺有意思。她不再阅读黑尔的《漫步罗马》或者奥维德的《变形记》,而在重新阅读韦达②的《阿里阿德涅》。她没像三年前在海牙阅读这本书时那样喜欢它。她没看别的书,不过,她尽情享受每个傍晚,与冯罗思科克女士们一起欣赏霍普小姐收藏的盾徽印章和布样集子。美国人对贵族和皇族那么津津乐道!女男爵宽宏大量,也在收藏本里盖印她自己的盾徽图案。布样集更加令人羡慕:金

---

① 利奥十三世(Leo XIII,1810—1903),意大利籍教皇,强调教廷集中统治,赞成发展科学等。

② 韦达(Ouida,1839—1908),英国女小说家,原名 Marie Louise de La Ramee,以写上流社会生活的传奇作品闻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奴隶生活》、《飞蛾》、《弗兰德的狗》等。

色的织锦、银子一样沉重的丝绸、叶饰绢网……霍普小姐告诉她们是如何收集到这些藏品的:她认识女王手下一位女勋爵的女佣,通过她以前帮佣过的一位美国太太,出了高价,那个女佣才肯为她提供这些样品:一块珍贵的碎布头,那是女王试衣时捡到的,有时甚至从衣服接缝的宽边处剪下一块。冯罗思科克女男爵说,这姑娘为收藏这些布样而感到自豪,那股自豪感胜过意大利亲王对自己绘画收藏的感觉!尽管那么荒唐可笑,那么虚荣自负,漂亮时髦的美国姑娘却希望获得康娜丽的友谊,因为康娜丽举止大方,秉性诚实。傍晚时刻,霍普小姐身着一件低开领的黑色礼服或是红色雪纺绸衬衣,看上去那么美丽动人。就着装而言,每晚都有不同。像万花筒似的千变万化:全套的礼服、短短的上衣、珠宝首饰。她在古罗马广场遗址漫游,身着定制的米色亚麻衬套装,服装上有橘黄色丝绸饰条,白色的花边衬裙在朱莉娅大教堂或维斯太女灶神庙的基座上轻轻勾绊。古罗马圆形剧场,帕拉蒂尼山古罗马城废墟悲情浓重,她匆忙设计的帽子给坐落其间的歌剧院大街或摄政王大街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年轻的女男爵笑她,说她的橘黄色丝绸饰条与古罗马广场遗址如此协调,她的帽子与基督教殉教遗址庄严肃穆的气氛如此一致,可她从不生气。“不过,这顶帽子很可爱呀!”她用新英格兰口音回答,边说边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不过她的嘴张得太大,好像在咬开榛子似的。美国姑娘非常高兴,是因为能与“年迈的女男爵”和“年轻的女男爵”在一起;她高兴,因为能入住一家由邋遢意大利女侯爵经营的宾馆。一看见女侯爵贝罗妮灰色狮子般的长头发,她就会离开其他人,奔到贝罗妮面前——据冯罗思科克夫人说,女侯爵高于女男爵——将“贝罗妮”拉到角落里,完全垄断了她,如果可能就垄断整个傍晚。拉迪亚德加入她俩的行列,女侯爵和霍普小姐。眼见这一切,康娜丽心中又泛起疑惑:拉迪亚德是干什么的?他是谁?他在追求什么?但是女男爵

对此不感兴趣,她只想得到出席教皇私人小教堂弥撒的票子,年轻的女男爵只说他善于讲述圣人们的趣闻轶事传奇故事,这有助于弄懂多里亚和科西尼宫[1]里面的某些绘画。

5

一天傍晚,康娜丽与那个荷兰家庭相识了,女侯爵起初就是想让她在就餐时与她们一起就座:范·德·斯塔尔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她们也要在罗马待一整个冬天,她们在这里有朋友,所以就来了。交谈非常顺畅轻松,范·德·斯塔尔夫人邀请康娜丽上楼到她的起居室去聊天。第二天,康娜丽与她的新朋友一起去梵蒂冈,听说了范·德·斯塔尔夫人的儿子要从佛罗伦萨过来,到罗马来继续他的考古研究。

康娜丽很高兴能在宾馆里交到不让人讨厌的荷兰朋友。很高兴她能说荷兰语了,而且到处这么说。几天下来,她与范·德·斯塔尔夫人以及她两个女儿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范·德·斯塔尔夫人儿子到达的那天傍晚,她更大地敞开心扉,对才认识几天的陌生人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

他们在范·德·斯塔尔夫人家的起居室里,康娜丽坐在安乐椅里,紧靠熊熊燃烧的木材炉火,这个傍晚相当寒冷。

她谈起了海牙,谈起了离婚;此刻她谈论意大利,谈论她自己。

“我不想再参观任何地方,”她坦白地说,“我的思绪很乱,已经离开了罗马。我看不到更多的色彩,更多的形状。我再也认不出人。

---

① 由科西尼家族兴建,主要收藏文艺复兴早期至18世纪后期的宗教、历史、风景画。

他们在我的四周旋转。有时,我感到需要独自一人在楼上我的鸟笼里连续静坐几个小时,为的是恢复情绪。今天早晨去的梵蒂冈,我都记不起来了,我记不住一点点事情。我周围的事情总是那么乏味单调、灰色暗淡。然后是宾馆里的人们。每天见到同样的面孔。我看着他们,然而我没看见他们。我看见……冯罗思科克夫人和她的女儿,然后是漂亮的乌拉妮娅、拉迪亚德和那个英国女人,还有泰勒小姐,观光回来她总是精疲力竭,觉得一切都'非常赏心悦目'。可我的记忆力如此差劲,孤单时我不得不外出散步以恢复记忆。冯罗思科克夫人高高的个子,模样端庄,有着那种德国皇后的微笑,她真有点像德国皇后,她爱说话但太冷漠,说起话来词语好像从她的嘴唇处漠然地掉落下来……"

"你的观察力非常敏锐……"范·德·斯塔尔说。

"噢,别这样说!"康娜丽说,她几乎有点恼火,"我看不见任何东西,记不住任何事情。我没有印象。我周围的一切都是灰色的。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旅游……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会想起我见过的人们……现在我想起冯罗思科克夫人,还有其他人。圆圆的风趣的脸蛋,高挑的眉毛,总是妙语连篇、诙谐逗人。有时我觉得这挺累人的,让我笑得太多。不过这还是很好的。还有漂亮的乌拉妮娅。她告诉了我一切,她就像我现在这样健谈。拉迪亚德也是这样,我能看见他就在我的眼前。"

"拉迪亚德!"范·德·斯塔尔夫人和女儿们都笑了。

"他是干什么的?"康娜丽好奇地问,"他总是那么客气,还向我推荐一种葡萄酒;他总能搞到票子。"

"你不知道拉迪亚德是干什么的?"范·德·斯塔尔夫人问。

"不知道,冯罗思科克夫人也不知道。"

"那么你要当心。"范·德·斯塔尔夫人的两个女儿哈哈大笑。

“你是天主教徒吗?”范·德·斯塔尔夫人问。

“不是……”

“漂亮的乌拉妮娅也不是? 冯罗思科克一家呢?”

“不是……”

“噢,贝罗妮将拉迪亚德安排在你的餐桌上原来是这回事! 拉迪亚德是个耶稣会会士。罗马每个宾馆里都有一个耶稣会会士,白吃白住,如果宾馆老板与教会关系好,他们就会试图哄诱人们入会……”

康娜丽几乎难以相信这种说法。

“相信我,”范·德·斯塔尔夫人继续说,“在这样的宾馆里,一家重要的著名的宾馆,许多阴谋诡计正在酝酿实施……”

“贝罗妮……”康娜丽疑惑地问道。

“我们的女侯爵生来就是个阴谋家。去年冬天,三个英国姐妹皈依了。”

“被拉迪亚德改变了信仰?”

“不,被另一个脚夫。拉迪亚德今年冬天才来这里。”

“今天早晨,拉迪亚德跟我一起在街上走了很长一段路,”范·德·斯塔尔夫人的儿子说,“我让他说话,探听虚实。”

康娜丽一下子瘫入了她的安乐椅中。

“我讨厌人,”她怪怪地诚实地说出了心里的想法,“我想睡上一个月,不见任何人!”过了一会儿,她坐直身子,说了声晚安,便回房就寝,她的脑袋里晕乎乎的……

6

连续几天她都闭门不出,吃饭也在房里。不过,一天早晨,她到

鲍格才[1]花园去散步，偶然撞见了骑着自行车的范·德·斯塔尔夫人的儿子。

“你骑自行车吗？”他边问边跳下车来。

“不骑……”

“为什么不骑？”

“这种运动不适合我这种人。”康娜丽回答，她很恼火，遇见熟人，打扰了她清静的散步。

“我可以跟你一起走走吗？”

“当然可以。”

他把自行车交给门卫看管，然后与她肩并肩一起散步，很自然，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这里太漂亮了。”他说。

他的话听起来朴质真诚。她第一次细细打量起他来。

“你是个考古学家，对不？”她问。

“不是的。”他自我保护般地说。

“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啥也不干。妈妈那么说是想为我开脱。我啥也不是，是社会上毫无用处的人。甚至还不太有钱。”

“可是你在进行研究，对不？”

“不对。我东读一点西读一点。我妹妹称那是研究。”

“你喜欢像你妹妹那样在这里外出旅游吗？”

“不喜欢，我觉得那很讨厌。我从不与她们一起外出。”

“你喜欢交友喜欢观察人吗？”

---

① 意大利裔贵族世家，其成员于 16 至 19 世纪初在意大利社会、政治方面起过显著作用。

“不喜欢。我喜欢绘画、雕像和树木。”

“你是诗人?”

“不。啥也不是。真的,啥也不是。”

她越来越仔细地打量他。他与她并肩走着,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一个身材修长的男子,大约二十六岁,体形和脸膛依然像个孩子,不像个成年男子,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带着几分自信和镇定,这使他显得老成许多。他肤色苍白,浅黑色的眼睛孤傲冷漠,几乎有点像在指责别人,高挑精瘦的个子,穿着一套皱巴巴的自行车运动装,显得有点超然淡漠,好像他毫不在乎自己的双臂和双腿。

他没再多说话,觉得没有必要说话。但是,康娜丽变得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说些什么。

“这里真漂亮。”她结结巴巴地说。

“是啊,这里真漂亮,”他平静地回答,他没有看见她神经紧张,“那么翠绿,那么宽广,那么宁静。这些长长的街道,这些街道的远景,远处古老的拱门,那里,你看,那么碧蓝,可以看得那么遥远,圣彼得教堂,总是圣彼得教堂。真遗憾,再往前看就是那些滑稽的东西:自助餐馆,牛奶摊……近年来它们破坏了一切美好的景观……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吧,这里这么美……”

他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

“看到某种美丽东西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他继续说,“人从来都不美丽。有些东西是美丽的:雕像、绘画。还有树木,云彩!”

“你画画吗?”

“有时画的,”他吞吞吐吐地承认,“画一点。不过,事实上,一切东西都被人画过了,我不能真正地说我画了。”

“也许你也写作?”

“被人写过的东西比被人画过的东西更多。也许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被人画过,可是一切东西都已经被人写过。每部没有特别学术价值的新书都是多余的。所有的诗歌都已被人吟咏过,各种小说都已被人写过。”

“你读书很多吗?”

“几乎不读什么书。我只是偶尔翻翻古代作品。”

“那么你是干什么的?”她突然恼怒地问。

“啥也不干,”他平静地说,谦虚地望着她,“我啥也不做,我只是活着。”

“你觉得这是一种好的生活观念吗?”

“不好……”

“那么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不同的生活观念?”

“像买一件新的夹克衫,或者一辆新自行车?”

“你不够严肃。”她恼怒地说。

“你为什么对我有那么多怒气?”

“因为你激怒我了。”她恼怒地说。

他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地告别说:“那么我最好离开吧,去骑一会自行车。”

他缓慢地走开了。

“白痴!”她粗鲁地想。

与他争吵之后,她有点心烦意乱,因为还得面对他的母亲和姐姐。

7

然而,在宾馆里,小范·德·斯塔尔对康娜丽说话客客气气,好

像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口角或小小的争吵,他甚至相当自然地问她是否愿意与他一起去帕拉蒂尼山,因为那天下午他母亲和两个妹妹要外出拜访朋友。

“最近我去过那里。”她冷冰冰地说。

“那么你不打算去看看遗址?”

“不去。”

“为什么不去?”

“我对它们不感兴趣。在那里我看不出任何历史的痕迹。我看到的只是废墟。”

“那么,你为什么要到罗马来?”他恼怒地问。

她望着他,禁不住抽泣起来。

“我也不知道,”她谦卑地说,“我是可以去其他地方的……可我对罗马期望过高,罗马让人失望。”

“怎么会那样呢?”

“我觉得罗马冷酷无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只是我的印象。目前,我的情绪需要某种相反的东西,某种敏感和温柔的东西。”

他笑了。

“好了好了,”他说,“走,跟我去帕拉蒂尼遗址。我一定要让你好好看看罗马。罗马多么美丽!”

她太悲伤了,不能独处。她很快换好衣服,随他离开宾馆。宾馆外面,车夫们把鞭子挥舞得噼啪做响。“要车吗?要车吗?”他们高声招呼。

他选了一辆。

“他叫加埃塔诺,”他说,“我总用他的马车,他认识我,对不,加埃塔诺?”

“是的,少爷。请上马车,小姐!”加埃塔诺指着他的马车说。

他们出发了。

“我总是害怕这些车夫。”康娜丽说。

“你不了解他们，”他笑着说，“我喜欢他们。我喜欢普通人。他们是好人。”

“你喜欢罗马的一切。”

“你正在毫无保留地向虚假的印象屈服。”

“为什么说是虚假的？”

“因为那种对罗马的初次印象，那种冷酷无情的初次印象，总是相同的，总是错误的。”

“我觉得罗马不近人情。”

“噢，是呀。瞧，我们正在经过古罗马广场。”

“当我看见它时，我想到了霍普小姐和她收藏的橘黄色布条。”

他默不出声，非常生气。

“帕拉蒂尼遗址到了！”

他们下了马车，穿过入口处。

“这架木头楼梯将把我们引向提比略①皇宫。在这个宫殿上方，在这些拱门的上方，是一个花园，在那里我们可以俯瞰整个古罗马广场。”

“跟我说说提比略。我知道皇帝有好有坏。我们在学校学到过提比略是个坏皇帝，对不？”

“他是个脾气孤僻的魔鬼。可是我为什么一定要给你说他的故事呢？”

---

① 提比略（Tiberius，公元前42—37），古罗马皇帝，长期从事征战，军功卓著。56岁继岳父奥古斯都帝位，因渐趋暴虐，引起普遍不满，在卡普里岛被近卫军长官杀害。

“因为不这样，我对这些拱门和寝室就不感兴趣。”

“那么我们走，去楼上坐坐，去花园里。”

于是他们来到上面的花园。

“你在这里无法感觉到罗马？”他问。

“我到处感觉到自己。”她回答。

他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

“这是环境气氛问题，”他继续说，“你应该暂时忘却我们的宾馆、贝罗妮以及所有的旅伴，还有你自己。当人们刚刚抵达时，他们都会大惊小怪，抱怨宾馆、房间、餐馆，模模糊糊同情或讨厌人们。你现在就是这种情绪。忘了它。努力专心感受罗马的气氛。尽管世纪接世纪，时光流逝，这里的气氛好像一点没变。中世纪曾经掩埋了古罗马的古迹，现在，19世纪的旅游狂热中，到处发掘出古罗马遗迹。那就像是霍普小姐的橘黄色饰条。但是那种气氛自始至终存在着。要不就是我在联想翩翩……”

她默默无言。

“也许是吧，”他继续说，“不过我干吗要在乎呢？我们的生活就是想象，想象是美丽的，是我们生活的慰藉；我们想象的美丽属于我们，属于我们这些不是物质奴隶的人们。一辈子做梦该有多么美好！想想过去发生的事情，过去是美丽所在。现实不是真实的，根本不存在。将来引不起我的兴趣。”

“那么，难道你不思考现代问题？”她问。

“女权主义？”他问，“社会主义？和平？”

“举个例子吧。”

“不，”他笑了，“我有时想到这些问题，但不是专心思考这些问题。”

“什么意思？”

“我不喜欢这些。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秉性喜欢梦想，过去是我

最大的梦想。”

“难道你不幻想一下自己?”

“不。幻想我的灵魂? 我心灵的最深处? 不,我对它不感兴趣。”

“你有没有遭受过苦难?”

“遭受苦难? 有过还是没有,我不知道。作为一个人,一个儿子,一个男人,我一无所用,对此我很痛苦,不过在我梦想的时候,我很幸福。”

“你怎么会如此坦率地对我说话?”

他惊讶地看着她。

“我为什么要掩饰呢?”他问,“我要么不说话,要么就像现在这样说话。也许这有点古怪。”

“那么,你对每个人说话都这么自信?”

“不,几乎没有对任何人这么坦率过。我从前曾经有个朋友,但是他死了。告诉我,你是不是认为我有点病态?”

“不,我想不是的。”

“如果你有点病态,对我来说也没关系。啊,这里多美啊! 你在呼吸罗马的灵魂?”

“罗马什么?”

“古罗马。我们下面就是提比略皇宫。我能看见提比略瞪着狡黠的眼睛在宫里行走——他非常剽悍,非常孤僻,他是个魔鬼。他没有理想。再往前就是卡利古拉[1]皇宫,他是个了不起的疯子。他在古罗马广场上修建了一座桥,为了能在朱庇特神庙与朱庇特[2]说话。今天你做不到这一点。他非常了不起,但很疯狂。如果你像他那样,你

---

① 卡利古拉(Caligula,12—41),罗马皇帝,专横残暴,处决将他扶上皇位的禁卫军长官,屠杀犹太人等,后被刺杀。

② 统治诸神主宰一切的主神。

就会有许多美妙的感受。”

“你怎么会觉得，连皇帝都是怪物和疯子的时代非常美妙？”

“因为我能在眼前看到他们的时代，看到过去，像梦一样。”

“你怎么不能在眼前看到现在、这个时代的问题，尤其是永久贫困的问题？”

他看看她。

“你说得对，”他说，“我知道，这就是我的腐朽、罪孽。对永久贫困的看法影响不了我。”

她看看他，几乎带着轻蔑的目光。

“这不像你这个年纪的人说的话。”她冷冷地说。

“你说得对……”

“你饿过吗？”

他哈哈大笑，耸了耸肩。

“你有没有从一个工人或者一个工厂女工的角度设身处地想过，持久工作直至累垮、年迈、半死不活，只是为了得到一点可怜的面包？”

“噢，这些事情真令人厌恶，非常丑陋。别谈这些事！”他恳求道。

她的眼睛非常冷漠，她愤慨地撅起嘴唇，站起身来。

“你生气啦？”他胆怯地问。

“没有，”她轻声地说，“我没有生气……”

“可是你看不起我，因为我没用，满脑子唯美主义和黄粱美梦？”

“不是的。我是谁呀，怎么可以责怪你一无所用呢？”

“嘿，要是我们能找到某种东西就好了！”他大声嚷嚷，几乎是在狂叫。

“什么东西？”

“一种目标。不过我的目标将一贯是美。还有过去。”

“如果我有力量献身一种目标，那么其主要目的将是：未来的面包。”

“听起来多么令人讨厌！”他说，他实话实说一点也不客气。“那么你为什么不去伦敦或曼彻斯特，或者某个工业黑洞？”

“因为我没有力量。过多思虑自己，思考我的不幸遭遇。我想我会在意大利找到某种分散注意力的东西。”

“这就是你的失望……也许你会慢慢变得更加坚强，你会献身于你的目标：未来的面包。不过我不会羡慕你未来的目标……”

她默不出声，于是他淡淡地说：

“天色已晚，我们回去吧……”

8

杜克·范·德·斯塔尔在巴布依诺大街租了一间洞穴般的大工作室，三楼，朝北，很冷。在这里，他绘画，当模特儿，临摹，做研究；在这里，他收集能在台伯河①流域和花卉市场里找到的一切美丽古董。这是他的酷爱：在罗马收集三折屏②的一部分或者古代雕刻作品的残片。这样，他的工作室不再空荡荡、冷冰冰、回声阵阵，而是成为证明他工作勤奋严肃的地点，成为朦胧多彩的历史和古典艺术的保护所，一个储藏他梦想精神的博物馆。甚至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就感到这种酷爱古董的激情在心头滋生，经常在一个年迈的犹太人的商店里探宝，缺少现钱，学会了砍价。开始时他收集一些毫无价值的小饰物，后来慢慢搞到了富有艺术和金钱价值的物件。他对此非常执著，

---

① 意大利中部流经罗马的河流。
② 古罗马和古希腊用的写板。

这是他唯一的不良习惯：把自己所有的零花钱都用在这种爱好之上。后来，他一直收入微薄，因为他难得完成一件作品然后出售。他对自己很不满意，因而常常没有绘画问世。他谦卑地认为一切主题都已经被人创作过，因此他的艺术毫无价值。

有时，这种思想使他连续几个月不能自拔，没法使他高兴。只要他有点钱糊口谋生——他的需求极少——他就会感到自己非常富裕，就会在工作室里高高兴兴的或者快乐地在罗马四处漫游。他身材高挑、神情淡然、肌肉发达，瘦长的身上穿着最旧的衣服，人们常常看见他穿一件皱巴巴的运动衬衫，系一根绳子一样长的领带，毫不矫揉造作；他最喜欢的头饰是一顶没法确定颜色的破烂帽子。

通常，他母亲和妹妹总觉得他穿戴不像样，想把他改变成气度高雅的儿子和兄弟，那样她们就乐意带他进入罗马一些熟人家的客厅，可是她们早已放弃了这种努力。他喜欢呼吸罗马的艺术气息，会连续数小时在遗址中漫步，欣赏一系列灿烂的、梦幻般的纪念柱，虚无缥缈的神殿庙宇，大理石的宫殿，这些遗迹在闪烁的暮色或曙光里透明地耸立着。游客们顺着旅游指南介绍的路线参观，瘦高个子的杜克正神情淡然地坐在萨杜恩[①]神殿的基座上，人们从他身边经过，永远不会相信他对建筑风格的想象：高高耸入蓝天的和谐线条，登峰造极至高无上的帝神姿态雕塑理论。

他在眼前看见了它们。他将圆圆的立柱想象成高耸入云，他颂扬严肃简朴的多利克立柱[②]，他弯曲四周柔软的爱奥尼亚柱顶，使科林斯叶形装饰展开它的树叶；神殿庙宇瞬间在它们的圆柱上耸立起

---

① 罗马神话中的农神。

② 罗马建筑的三种立柱之一，相对于其他两种立柱爱奥尼亚和科里奇而言，是最为简朴和结实的。

来;长方形廊柱大厅魔幻般地向上拱起,神秘莫测的深沉蓝天映衬着千姿百态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圣道①活了。他觉得它很美,他正生活在自己的梦幻、他的历史之中,就好像他曾在古罗马生活过一样,他眼中不见现代的房屋,现在的国会大厦,它们都围绕着他的古罗马广场遗址,就在他的眼前。他可以像那样连续坐上几个小时,或者漫游,或者再次坐下,感到幸福和愉快。在他想象强烈的时候,他会联想历史,幻想就会像云彩一样从往事中升腾漂浮起来,起先像薄雾,一股魔术般的薄雾,人物会在古罗马大理石背景的映衬下,很快从雾气中清晰地走出来。大型戏剧就会在他蒙蒙眬眬的眼前上演,似乎是在完美的舞台上演出,这个舞台从古罗马广场一直延伸到充满阳光的古战场上的蓝天;这幻想长着翅膀,消失在天穹深处。罗马的生活在千姿百态的雕像群中变得生机勃勃,托加袍②里一只手臂的动作,贺拉斯③的一行诗句,谋杀某位皇帝的瞬间,或者竞技场里的一场角斗。来得快去得也快,这种幻觉突然消失了,他看见了遗址,只是遗址,就像是他虚幻梦想中可触摸到的影子一样。他看到的遗址还是原来的样子,退色的棕灰色,岁月的磨蚀,破裂溃塌,歪曲变形,遭大锤的毁伤,只有一些圆柱依然矗立着,在颤抖的柱顶过梁的重压下摇晃,行将倒塌。太阳的光线将棕灰色涂抹得如此金光灿灿,尽管遗址破碎不堪,却依然如此辉煌灿烂,在它们随意折断的线条、开裂的拱门和面目全非的雕塑中忧忧寡欢;在对光辉灿烂的梦中建筑想入非非之后,他似乎是用自己艺术家的手使它们开裂、摇晃和颤动,只为了那种忧思惆怅的残光余晖。随后,他的眼睛就会越来越湿润,他

---

① 当年恺撒大帝带领军队胜利凯旋的圣路,尽头是塞维罗皇帝建造的凯旋门。

② 古代罗马市民穿的宽松袍子。

③ 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8),古罗马诗人,从倾向共和转而拥护帝制,作品有《讽刺诗集》、《书札》等。

就会心潮澎湃，继而离开，在提图斯[①]凯旋门下走过古罗马圆形剧场，穿越君士坦丁[②]大帝拱门，然后急匆匆经过拉特兰宫[③]，最后来到亚壁古道和古战场，他刺疼的眼睛就会尽情享受远处奥尔本群山蓝色的景色，仿佛美丽的景色会治愈过度的凝视和幻想……

他在母亲和妹妹那里都找不到一点点对他古怪倾向的同情。一个朋友去世后，他再也找不到另一个朋友，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他永远没法遇见同情，生来就得遭受里里外外的孤独。但是，他让孤独沉浸在梦幻之中，因此他从来不感到愁苦，就像他喜欢独自在遗迹废墟里、在偏僻小路上漫游一样，他也喜欢他那个孤独的工作室的私密，固定在墙上的一块三折屏残片、一段挂毯、许多素描上静静的侧影，它们聚在一起，全都围拢在他的四周，都有着它们各种线条和颜色的魅力，都有它们动作和感情的寂静姿态。它们与裂缝的阴暗、古代储藏室的阴影融合在一起。夹杂在这些藏品中间的还有他的瓷器、青铜器、古银器，一件传教士长袍失去光泽的金穗带闪出暗淡的光芒，皮封面的古书欢快地站立成一排，他双手打开这些书，许多人物就会在薄雾中升腾而起，在工作室寂静气氛中的那些默默无声的棕色和金色古玩堆里体会他们的爱情与痛苦。这就是他简朴的生活，没有多少自我怀疑，因为他对自己的需求不多；没有现代艺术家的孤独，因为他在沉思中感到非常幸福。尽管他与母亲和两个妹妹一起生活在宾馆里，他从不会见许多人，或与陌生人打交道——他睡觉，在贝罗妮那里吃饭——他相当讨厌手拿旅游指南的旅游者，讨厌身着短裙的英国女士，这些女人欣赏同样的东西，发出同样的感叹；在十分

---

① 提图斯(Titus,39—81)，古罗马皇帝，即位后所建凯旋门至今犹存。

② 君士坦丁(Contstantine，罗马皇帝，274？—337)，统一全国后，加强中央集权。

③ 曾是教皇宫殿，现已改为博物馆。

世故的母亲和十分高雅的妹妹圈子里——她们与意大利亲王和年轻公爵跳舞——他感到十分别扭，因为他一半是意大利的，一半是世界的。

遇见康娜丽后，他不得不承认他对人了解得太少了，他从来没见到过这种性格的女人——也许在书中不是在现实中见过——她独特的容貌——脸色苍白、质似蒲柳，楚楚动人；她萎靡消沉，令他惊讶——她的话语甚至更加令他惊讶：既信念坚定又犹豫不决，既有敏锐的艺术感又能努力用符合时代的语言表达，而他还不能用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时代，尽管他对罗马和历史是那么的痴迷。她的话使他感到惊讶，声音那么和谐，尽管有时有点苦涩恼人，有气无力令人扫兴，令他难受和不快，但是他一遍又一遍地思考她的这些话，直至脑海里再次响起她说的那些话语，直至她把他工作室的头脑与躯干联系在一起，在她所察觉的百合花般的柔软现实里，在拉斐尔之前意大利画家呆板的线条之中，在各种帆布油画和挂毯中所表现的天使和圣母玛丽亚拜占庭式艺术风格的金色中，高高耸立在他的面前。

他的心从来没有体验过爱情，他总是把爱情看作幻想和诗歌。生活中，除了男人自然的冲动和通常与模特儿发生的风流韵事之外，他从来没有体验过任何爱情。他对爱情的看法动摇不定，过于宽泛，不太现实。在为了几个里拉[1]宽衣解带赤身裸体的女人和修女之间，在对美丽酮体的渴望和对贝雅特丽齐[2]的极度喜欢之间，在肉欲和梦想之间，没有过渡阶段或循序渐进。他从来没想过与心心相印的异性情人约会，从来没有渴望过恋情、全心全意的爱情，没有萌生对爱

① 意大利货币单位。

② 但丁作品《神曲》中理想化了佛罗伦萨女子。

情这个词和概念的感觉。他没有意识到此刻他正在思念,深深地思念康娜丽。过去,他会在一首诗歌里连续几天或一个星期思念女人,但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想念过。

尽管她的有些话让他感到恼火,但是他从来没在具有拜占庭艺术风格的三折屏前,像梦想家孤独的幽灵那样,去想象她百合花似的外形,这几乎使他感到害怕,因为这使他失去了平静的思绪。

9

圣诞节到了,在节日之际,贝罗妮女侯爵为所有客人的客厅提供一棵圣诞树,随后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格尔西诺餐厅举行了舞会。举行舞会和送圣诞树是许多宾馆老板的习惯做法,那些没有舞会或圣诞树的著名膳宿公寓遭到外国客人严厉无情的批评,说这违背了传统。很多非常著名的膳宿公寓出现这样的情况:许多游客——尤其是女士——常常不去那种饭店,因为圣诞节那里既没圣诞树又没有舞会。

女侯爵认为她的圣诞树很昂贵,舞会也不便宜,如果能找个借口像用魔法那样使这两个习俗同时消失,那她会非常高兴,但是她不敢,她这个膳宿公寓的名声完全依靠它的人情世故、它的雅致时髦:在漂亮的餐厅里用餐,客人们都盛装出席,还有圣诞节奢华的聚会。在支付了整个冬天的账单之后,那些女士额外得到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圣诞礼物,一次跳舞的机会,其间提供免费的杏仁饮料、一块蛋糕、一片三明治和一碗肉汤,为了这点东西,她们乐不可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频频点头的老头领班朱塞佩不屑一顾地低头看着这些节日活动,他想起了自己张罗过的大公爵府晚宴,觉得这种舞会不上档次,圣诞树可怜巴巴不堪入目;瘸子门卫安东尼奥已经习惯了他相对平和的生活——迎接客人或者把他们送到车站——一天两次静静地

收发信件，在小小的门房间和电梯四周附近无所事事地懒散走动；他讨厌舞会，因为房客们邀请了那么多陌生人，每人可以邀请四个朋友；因为那些人大惊小怪吆喝着要马车，把他累得够呛，更让他恼火的是客人们设法快快上了小型出租马车，却不给他一点小费。于是，圣诞节前后，女侯爵和她的两位老资格要员之间的关系远非和睦，在那些天里，命令接着咒骂倾盆大雨似的灌浇到这两个年迈的男仆身上，他们颤抖的手提着开水，费力地在楼梯上爬上爬下。年轻懦弱的侍者莽撞热辣，他们经常相互碰撞，打碎盘子。只有这个时候，当全体职工都出手帮忙时，人们才会看清这两个男仆多么年迈，所有别的侍者多么年幼，女侯爵使用老朽和孩子的节俭政策多么"可耻和骇人"。因而，唯一一位干粗活的脚夫就显得格外身强力壮，充满阳刚之气。但是，女侯爵遭人痛恨主要是因为她的佣人太多，客人们意识到这个时候，圣诞节前后，他们得给所有这些佣人小费。不行，他们根本不知道膳食公寓里会有这么多佣人。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佣人！如果女侯爵只雇用一些身体健壮的年轻姑娘和男佣该多好！走廊角落里悄悄地策划着各种阴谋诡计，人们达成各种默契，给多少钱当小费。人们很焦虑，别惯坏了这些佣人，因为他们要在这里待一个冬天，一个里拉太少，所以人们在 1 里拉 25 分和 1 里拉 50 分之间犹豫不决。人们扳着手指计算，至少有二十五个公寓职员，因此每个房客要开销近 40 里拉，他们惊愕不已，于是就组织了认捐。有两张认捐单在传阅，一张是每个房客出 1 里拉，另一张出 1 里拉 12 分，给膳食公寓的全体工作人员。在这后一张单子上，有些人早来一个月或者正在打算离开，他们签名捐 10 里拉，有些人签名捐 6 里拉。5 里拉通常会被认为太少，当人们得知两个不修边幅的唯美主义女人打算捐 5 里拉时，大家都十分鄙视她俩。

房客们情绪高涨，热热闹闹。圣诞节临近了，人们成群结队地涌

向由画家们在波居榭宫[1]里创作的基督诞生群雕——耶路撒冷全景，牧羊人、天使、三个国王、圣母玛丽亚与初生基督和牛驴一起在马槽里。在阿拉库埃里教堂[2]，他们倾听童男童女的布道，这些孩子轮流爬上平台，表演基督诞生的故事。有的腼腆地背诵诗歌，焦急的母亲在一旁提示；其他孩子，主要是女孩，用意大利语朗诵悲怆的故事，她们的眼睛像小演员那样动情地转动，最后引出宗教寓意。普通人和无数的游客听着这些布道，童男童女们尖声尖气地演讲，教堂里洋溢着一种愉快的气氛；他们表演的各种姿势和效果引起了阵阵大笑；神职人员满脸堆笑四处走动，场景非常甜蜜动人。在圣婴堂[3]里，令人惊叹的木头神像涂金缀宝，闪闪发亮，密集的人群在神像四周和正面乱转。贝罗妮膳宿公寓所有的客人都在西班牙广场[4]买了圣枝装饰他们的房间。有些人，如冯罗斯科克女男爵，在她们自己的房间里装饰了一棵圣诞树。圣诞节前夜，每个人都去观赏这些私家圣诞树；他们进进出出各个房间，所有的客人，尽管有时为了琐事发生口角，相互之间勾心斗角，这时都和和气气，脸上挂着节日的微笑，欢迎每个人去他们房里参观。大家普遍认为女男爵花了很大工夫，她的圣诞树美极了，她的卧室被改造成了一个闺房，卧床用织物装点成沙发，洗脸盆被掩饰了起来，几棵圣诞树亮闪闪金灿灿。今天晚上，女男爵非常激动，向每个人敞开所有的门，甚至给两位唯美主义女士一些糖果，当女侯爵也微笑着出现在她的门前时，她胸前围上了用天蓝色绸缎绕成的花环，戴上了比平时更加硕大的水晶耳环垂饰。房间里挤得满满的：范·德·斯塔尔、康娜丽、拉迪亚德、乌拉妮娅·霍普，还

---

① 1590 年建造的文艺复兴式巨宅，目前 Borghses 家族依然居住在里头。

② 罗马著名教堂。

③ 里面供奉着一尊戴皇冠，披金袍的木头胖娃娃雕像、类似中国的送子观音。

④ 罗马著名广场。

有其他客人。他们进进出出,挪步都有困难,于是就一起挤坐在冯罗斯科克女男爵和两个女儿的装饰床上。女侯爵身边出现了一个陌生男子:小个,细长,肤色苍白,但是两只黑眼睛却炯炯有神,他跟在女侯爵身后,温文尔雅,清高脱俗,颇显孤芳自赏。女侯爵一边不住地轻轻优雅地擦拭流泪的眼睛,一边自豪地挤到女男爵跟前,得意地介绍身边的这位男士:

"我的侄子,桑斯蒂芬诺公爵,布拉西奥堡亲王……"

她故意大声对着人群说出这个十分著名的意大利姓名,因为房间很小,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这位年轻人的身上,他向女男爵鞠了个躬,目光茫然,冷冷地环顾了一下房间。这个冬天女侯爵的侄子还没来过宾馆,但是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桑·斯蒂芬诺公爵,布拉西奥堡亲王,是女侯爵的侄子,是她膳宿公寓的一则广告。亲王在与女男爵和她的女儿交谈的时候,乌拉妮娅盯着他看,好像他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奇动物。她紧抓着康娜丽的手臂,似乎在寻找支持,见到如此高级别的意大利贵族,她似乎要晕倒。她觉得他非常英俊,非常出色:小个、细长、苍白,眼睛像红宝玉,他倦怠的神情与众不同,他的钮孔里插着一枝兰花。她很想让女侯爵把她介绍给她这位高雅的侄子,但却不敢,因为她想到了父亲在芝加哥的长筒袜工厂。

第二天傍晚将举行圣诞节舞会。客人们都知道女侯爵的侄子届时会出席,因此一整天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涨。亲王是在圣诞树上的礼物被取下来分发掉以后才到达的,他站在他女侯爵婶娘的身边,凯旋似的步入舞厅。舞会还没有开始,但是客人们早已各自在四周入座,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他公爵和亲王威严的身影。

康娜丽与杜克·范·德·斯塔诺一起走来,杜克从箱子里取出了外套和燕尾服,他出现在宽敞的大厅里,着实让他的母亲和妹妹们大吃一惊。康娜丽和杜克目睹贝罗妮和她侄子炫耀的架势,英国和

美国女士们那种迷恋名人的神态，不由得暗自发笑。他们——康娜丽和杜克——在一簇用来遮掩一扇房门的棕榈树前的两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大厅里舞会开始了，他们谈论前几天两人一起参观的梵蒂冈雕像，这时耳边传来了一种声音，他们听出来那是女侯爵飞扬跋扈的嗡嗡低沉的嗓音，她试图压低声音说话，但声音还是传了过来。他俩惊讶地环顾四周，发现一扇暗门显然半开着，透过门缝，瞥见了亲王细长手指的一部分，还有贝罗妮蓝色的胸脯，他俩坐在舞厅内一张沙发里。因此，这两对人背对着背，中间被虚掩的房门隔开着。他们饶有兴趣地听着女侯爵用意大利语说话，亲王的回答微弱无力含糊不清，因此他们听不清楚，只能听到几个词和短语。当他们听见拉迪亚德的名字时，忍不住洗耳静听，女侯爵的发音显然清晰可辨。

"还有谁？"亲王柔声问。

"一位英格兰小姐，"女侯爵说，"泰勒小姐，她就坐在那边，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很单纯……还有女男爵和她的女儿……荷兰女人，一个离了婚的……还有漂亮的美国姑娘。"

"那两个讨人喜欢的荷兰姑娘呢？"亲王问。

音乐更加震耳欲聋，康娜丽一点也听不到了。

"还有那个离了婚的荷兰女人呢？"亲王继续问。

"没钱。"女侯爵断然回答。

"还有年轻的女男爵呢？"

"没钱。"贝罗妮重复道。

"这么说，除了那个卖长筒袜的，没有别的人了？"亲王不耐烦地问。

贝罗妮变得很生气，不过，康娜丽和杜克没法听见她短促尖厉的一些短句子。音乐仍在低沉地回响。

"她很漂亮，"他们听见女侯爵说，"她值不少钱。她可以住高级宾馆，可是，她来到这里，这是因为有人向我推荐，她年轻而且独自一

人旅游,因为这里比较舒适。她独自享用一个客厅,两间房一天付50里拉。对她来说无所谓。她比其他人多付了三倍的房钱,我甚至还要她付酒钱。"

"她卖长筒袜……"亲王犹豫地小声咕哝。

"无聊!"女侯爵说。"记住,目前没有别的人了。去年冬天我们有富裕的英格兰贵族,带着一个女儿,可是她对你来说个子太高。你总能找到合适的。你不能太挑剔!"

"我喜欢那两个荷兰小可爱的长相。"

"她们没钱。你总是喜欢错误的东西。"

"爸爸许诺了你多少,如果你……"

音乐又高昂起来了。

"……那没关系……如果拉迪亚德跟她谈了……泰勒容易……霍普小姐……"

"我不需要那么多袜子……"

"……很有意思。如果你不想……"

"……不……"

"……那么我就退出……拉迪亚德会说……多少?"

"6万或7万,我知道的不确切。"

"……急吗?"

"债务从来就不急的!"

"你准备好了吗?"

"那么好吧。不过少于一千万,我是不会出卖自己的……还有……你要……搞到……"

他俩都哈哈大笑,拉迪亚德和乌拉妮娅的名字再次响起。

"乌拉妮娅?"亲王问。

"乌拉妮娅……"贝罗妮回答,"那些美国人有能力。想想卡斯

特莱恩公爵夫人、马尔博罗公爵夫人吧！难道她们没给丈夫的名字带来荣耀？她们都已崭露头角，每家时装杂志都提到她们的名字，而且总是带着欣赏的口气。”

“……那很好。那么多个冬天一无所获，我都腻透了。不过少于一千万……”

“5……”

“不，10……”

亲王和女侯爵站起身来。康娜丽看着杜克。杜克笑了。

“他们的话我听不太懂。这当然是开玩笑。”

康娜丽吃了一惊。

“你以为是开玩笑，范·德·斯塔尔先生？”

“对，他们在想入非非。”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是这样。”

“你了解人吗？”

“噢，不，根本不了解。”

“我正慢慢开始了解。我想罗马会很危险，一个拥有宾馆的女侯爵，一个亲王，一个耶稣会会士……”

“那又怎么样呢？”

“那会很危险，可能不是你的两个妹妹，因为她们没钱，又可能是乌拉妮娅·霍普……”

“我根本不信……这全是胡说八道。我对这不感兴趣。你觉得普拉克西泰勒斯[1]的《爱神厄洛斯》如何？哦，我认为它是我所见过的雕像中最非凡的。哦，厄洛斯，厄洛斯……那是爱情，真的爱情；爱

---

① 公元前4世纪希腊雕塑家，其作品以神话为题材作人性化的表现。

情的不可回避性和致命性，为它造成的苦难恳求宽恕……”

“你恋爱过吗？”

“没有。我不了解人，我从来没有恋爱过。你总是那么直截。梦想是美好的，雕像是神奇的，诗歌是一切。厄洛斯就是一切，恋爱。我永远无法在现实中恋爱，像爱的象征厄洛斯那样美丽地爱……不，对了解人我不感兴趣。普拉克西泰勒斯的梦想，在残缺的躯干里依然幸存着梦想，它比世界上自称为爱情的任何东西都来得高贵。”

她皱起眉头，神色沮丧。

“我们进舞厅吧，”她说，“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里。”

10

舞会后第二天，康娜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当她品尝拉迪亚德订购的超级“真扎诺”葡萄酒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她与女男爵和她的女儿、乌拉妮娅和泰勒小姐坐在一起并非偶然；她意识到对于这种安排女侯爵绝对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拉迪亚德总是客客气气、思考缜密，总是体贴备至，口袋里总是揣着难以搞到的票子——至少他是让大家这样想的，总是滔滔不绝。他最近主要与泰勒小姐说话，而泰勒小姐虔诚地去聆听所有美妙的教堂音乐，回宾馆时总是兴奋不已。苍白单纯、瘦骨嶙峋的英格兰女士起先被博物馆、遗址和亚文丁山[1]或马里奥峰[2]的夕阳迷住了，漫游罗马后回宾馆时总是疲惫不堪，从此以后，她把自己完全献给了数百个教堂，参观研究了每一座，特别虔诚地出席所有的音乐宗教仪式，对西斯廷教堂的唱诗班和男高音

---

① 罗马城建在七座小山丘上，此为七丘之一。

② 罗马最高的山峰，高 139 米。

颤抖的颂歌尤其痴迷。

康娜丽对范·德·斯塔尔夫人和冯罗斯科克女男爵说了她透过虚掩的门缝无意中听见的女侯爵和她侄子的谈话,尽管范·德·斯塔尔夫人和冯罗斯科克女男爵两人对这事挺好奇,却没把女侯爵的话当回事,只是把两人的对话当作一个热心当媒婆的轻佻女人和她很不情愿的侄子之间一种轻浮的舞会调笑。人们不愿认真地相信这件事,这使康娜丽非常震惊。女男爵非常冷淡,她说拉迪亚德不会伤害她一根毫毛,他还总是给她票子,范·德·斯塔尔夫人在罗马时间很久,已经习惯膳宿公寓里的阴谋诡计,她认为康娜丽过于关注漂亮的乌拉妮娅的命运。然而,泰勒小姐突然从餐桌上消失了。人们以为她病了,后来消息慢慢传开,说她已经离开贝罗妮膳宿公寓,几天后,整个公寓人人知晓,说泰勒小姐信了天主教,搬进了一家拉迪亚德推荐的公寓:一家许多主教经常光顾的膳宿旅馆,那里有一种精神氛围。她的消失成了拉迪亚德、几位德国女士以及康娜丽等人之间必谈的话题——在女男爵去那不勒斯旅游的一周里,康娜丽换了座位,与她的荷兰同胞一起用餐。罗思科克一家也改变了座位——因为通风问题,女男爵让管理人员深信她换座位确实是这个原因;新来的客人坐到了她们原先的餐位上,乌拉妮娅独自和那些新房客与拉迪亚德一起共进午餐和晚餐。康娜丽责怪自己,因为有一次她与那个美国姑娘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对她作了提醒。但是,康娜丽不敢说出在舞会上无意中听见的对话,因此,她的提醒没给乌拉妮娅留下任何印象。当拉迪亚德为霍普小姐搞到有幸参加教皇私人弥撒的票子时,乌拉妮娅根本听不进任何有关拉迪亚德的坏话,反而觉得他是她遇见过的最好心的人,且不论他是否耶稣会会士。

但是,膳食公寓神秘的阴影继续笼罩在拉迪亚德身上,拉迪亚德是耶稣会会士吗?他是神父还是俗人?人们的看法没法取得一致。

11

“你干吗要去关心那些陌生人?”他问。

他们坐在他的工作室里,范·德·斯塔尔夫人、康娜丽和两个姑娘、安妮和艾米莉。安妮倒茶,他们议论泰勒小姐和乌拉妮娅。

“我对你来说也是陌生人!”康娜丽回答。

“你对我,对我们,都不是陌生人……但是,我没法过分关心泰勒或乌拉妮娅。数百个幽灵在缠绕我们的生活,我视而不见,毫无感觉……”

“难道我不是个幽灵?”

“在鲍格才和帕拉蒂尼山,我和你谈得太多,所以没法把你当作幽灵。”

“拉迪亚德是个危险的幽灵。”安妮说。

“他没法控制我们。”杜克回答。

范·德·斯塔尔夫人看着康娜丽。她了解那种眼神,于是就笑着说:

“是的,他对我也没有控制力……然而,如果我需要宗教——我是说教堂的宗教——我宁愿当罗马天主教徒,不愿当加尔文主义者①。但是,现在……”

她没有说完话。在这个工作室里,在这个美丽藏品激起的柔和多彩的漩涡之中,在他们同情的存在之中,她感到安全,她感到能与他们所有的人和睦相处:相当肤浅的母亲和她两个显出迷人、世俗样

① 加尔文主义为新教神学家加尔文毕生许多主张的统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解释,在现代神学论中常指“救赎预定论”等。

子的漂亮女儿。这两个小玩偶似的女儿见过点世面，但对跟她们一起跳舞、骑自行车的年轻女侯爵毫无戒心；那个儿子、兄弟，与三个女人截然不同，然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又如此相似。康娜丽感到惊讶的还有，他们像往常一样相互亲爱有加；杜克、他母亲和妹妹津津有味地谈论着罗马科洛娜和奥迪斯卡尔齐公主的故事，范·德·斯塔尔夫人和两个女儿，还有他，穿着旧夹克，头发凌乱。当他开始说话，尤其在谈论罗马时，当他将自己的梦想用语言表达，语言美得几乎像一部书时，当他的话从嘴里如此不紧不慢、自然生动地畅流而出时，康娜丽感到和谐，感到安全，感到饶有兴趣，失去了那些许偶尔在她内心意识到的想批评他艺术家懒散作派的冲动。在她看来，他的懒散突然似乎变得非常明显，也许还有点矫揉造作，因为他向她展示了各种素描、水彩画，却没有一件作品是完成的，除此之外，每件水彩画都光线明亮，充满生气，尤其是充满光亮，充满所有意大利的光亮：珍珠般的夕阳穿越威尼斯流动的翠绿；佛罗伦萨高塔梦幻般的朦胧映衬着柔和的玫瑰色的天空；要塞般的锡耶纳[1]在带着蓝色的月光下变成蓝黑色的；圣彼得教堂背后橘黄色的太阳火焰闪耀。尤其是那些遗址，处在各种光亮之中：古罗马广场在强烈阳光底下，帕拉蒂尼山沐浴于黄昏的暮色之中，古罗马圆形剧场神秘地处在夜色里。还有那古战场：悲欢交集的古战场上方梦幻般的天空，乌蒙蒙的光线，带着柔和的粉红淡紫色，带着露水的层层蓝色，带着微黑的紫色；烟花般夕阳的粗犷赭色，像紫色的凤凰翅膀扇动着云彩。当康娜丽问他为什么没有一件作品完成时，他说没有一件作品是令人满意的。他把天空看成是梦想、幻觉和神话，在画纸上它们仅仅是水和颜料，颜料是可以用完的。他缺乏自信。随后，他说，他放弃了他的天空，临

① 意大利中部城市。

摹起拜占庭艺术风格的圣母玛丽亚画像。

当他看到自己的水彩画竟然还能引起她的兴趣时，他接着讲了自己的身世，告诉她他是如何开始对卓越素朴的尚古作品、乔托[①]，尤其是利波·梅米[②]等感兴趣；如何后来到巴黎待了一年；他认为福兰[③]是无可比拟的，他两三笔就能画出辛辣的讽刺；后来，罗浮宫的鲁本斯[④]如何展现了他自己：他在鲁本斯无数学生模仿和练习作品中寻找到鲁本斯独特天才和独特画技的踪影，直到最后他能在有四五个学生画的小天使中分辨出哪个小天使是鲁本斯自己画的。

他说，随后他连续好几个星期不去想绘画的事情，不拿起画笔，每天去梵蒂冈，完全沉浸在辉煌的大理石之中。

有一次，他在爱神厄洛斯前面待了整整一个上午，浮想联翩；有一次，梦想到一首诗，并伴有一曲非常微弱单调的乐曲，就像虔诚的口头禅。要是在家里，他就能将这首诗和音乐记录在纸上，但是身在外面却无法办到。他再也无法忍受福兰，他觉得鲁本斯讨厌粗俗，他对尚古作品一直十分欣赏。

“假如我画了很多，而且给展品会输送了很多作品呢？我会比较高兴吗？我会因为做成了某件事而感到满意吗？我想不会的。有时，我完成了一幅水彩画，出售了，我能够凭此生存一个月，不用去烦妈妈。我不在乎金钱。我完全没有野心！请不要谈论我。你还思考

---

① 乔托（Giotto，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作品有教堂壁画《圣方济各》等。

② 利波·梅米（Lippo Memmi，1291—1356），意大利著名画家，意大利锡耶纳绘画和哥特式绘画代表人物马丁尼最忠实的追随者。

③ 福兰（Jean-Louis Forain，1851—1931），法国印象主义画家。

④ 鲁本斯（Rubens，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巴洛克艺术代表人物，在欧洲艺术史上有巨大影响，作品有《基督下十字架》、《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农民的舞蹈》等。

未来和……面包吗?”

“也许还在思考。”她带着微笑悲伤地回答。在她的四周,工作室昏暗下来了,他母亲和妹妹的身影渐渐暗淡,她们静静地坐在安乐椅中,没精打采,所有的颜色都悄悄地融入阴影之中。“我非常虚弱。你说你不是艺术家,那么我,就不是福音的传布者。”

“给别人的生命指引方向是件困难的事情。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条主线,一个方向,一种方式,一条道路:生命必定沿着那条主线走向死亡,走向死亡之后的一切;那条线很难找到。我都找不自己的那条主线。”

“我也看不见我面前的我的主线……”

“你知道吗,我变得焦躁不安。妈,你听见吗,我变得焦躁不安。过去,我常常在古罗马广场浮想联翩,我很幸福,不会去思考我的生命线。妈,你会思考你的生命线吗? 我妹妹她们会想她们的生命线吗?”

他的两个妹妹像猫一样倦怠地坐在黑暗之中,咯咯一笑。妈妈站起身来。

“亲爱的杜克,你知道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很高兴,康娜丽能够欣赏你的水彩画,理解你说的生命线的意思。我的生命线就是现在回家的路,天色已经很晚了……”

“那是下一刻的主线。可我正对我以后几天几周的生命线焦虑不安。我生活的方式不对。过去是非常美好的,那么美丽,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但是,我已经失去了那种平静。现在真的非常渺小。可是,将来……天哪,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目标! 为将来……”

她们不再听他说话;她们摸索着走下黑暗的楼梯。

“面包?”他疑惑不解。

12

一天早晨，康娜丽待在公寓里，又看了一遍散落在房间里的各种读物。她觉得为了研究一些罗马习俗去阅读奥维德毫无用处，他的有些作品让她感到惊恐和震惊；她觉得通过阅读但丁和彼特拉克来学习意大利语太难，偶尔学几个单词让自己能够听懂店员或服务员的话就够了；她觉得黑尔写的那本导游书太令人扫兴，因为罗马的每块石头不会像对黑尔那样引起她同样的兴趣。而且，她承认自己永远不能用杜克的方式去欣赏罗马。她从来没有见过像他在未完成的水彩画作品里所表现的那种天空中的光线，那种云彩的奔驰疾飞。她从来没有见过他在古罗马广场和帕拉蒂尼山连续数小时梦幻的那种遗址的壮丽景象。她只能用外行的眼光去看待一幅绘画，她对拜占庭的圣母玛丽亚画像毫无感觉。她的确喜欢雕塑，与他对《爱神厄洛斯》的感受一样，极其欣赏残缺不全的大理石雕，喜欢得几乎有点异常，她认为，“病态”——尽管这个词使她露出了微笑——较好地表达了她的看法。不是异常，而是病态。尽管杜克对她说橄榄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树，可她还是认为橄榄树像杨柳树。

她不同意他的看法，既不同意他对橄榄树的看法，也不同意对《爱神厄洛斯》的看法，然而，从某种神秘的角度来看——她对此难以理解——他是对的，因为它就好像一座处在许多无法逾越的神秘圆圈之中的神秘小山。那些神秘的圆圈不是她的，好像那座小山就是感觉和观点的未知宝座。她不同意他的看法，然而她又确信他非常正确，他有一种非凡的视觉，一种比较卓越的洞察力，一种比较深刻的感觉。她确信自己对意大利的看法——因为她不满自己的梦想——不非凡不卓越，意大利的美丽正在从她那里逃逸。而对于他来说，这就好像是一种

可以触摸到的和可以拥抱的想象。她清除了奥维德、彼特拉克和黑尔的导游书,将它们放进了她的箱子,然后取出当年出版的有关荷兰妇女运动的小说和小册子。她对妇女运动感兴趣,这使她感到比杜克更加现代时髦,突然她觉得杜克属于过去的时代。不属于现代。不属于现代。她饶有兴味地重复着这个词语,她突然感到比较有力量了。追求新潮将是她的力量。杜克的一句话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那句惊呼:"啊,要是我们能找到生命目标该多好!我们的生命有一条主线,你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追求新潮,这是一条生命主线吗?为一个现代问题寻找一种解决办法,难道这不是一种目标?从他的观点来看,他是对的,他用这种观点看待意大利,难道整个意大利不就是一部历史,一场梦吗?至少杜克眼里的意大利,是一个除了艺术别无其他的梦幻天堂。像那样看待、观察和想象意大利是不足取的,因为,现代就在那里:那里灰色的地平线上暴风骤雨隆隆作响即将来临,现代问题像雷电那样闪现。那不就是她生活的目标吗?她的感受就是妇女和姑娘们的感受:她自己曾经是个姑娘,一生中只接受过遵守礼仪的教育,为了显得出类拔萃,漂亮迷人,然后嫁为人妻。她很漂亮,也很迷人,她也曾光彩照人嫁为人妻,现在她二十三岁,与丈夫离了婚,那个丈夫曾经是她唯一的目标;现在她孤身一人,失落绝望,极度苦闷,她无所依恋,她在受苦。她依然爱着他,即便他是个无赖、恶棍;她原以为自己非常坚强,能够背井离乡出国旅行,为了艺术,来到意大利。天哪,与杜克多次交谈之后,她清楚地发觉自己根本不懂艺术,尽管她在过去绘过一点画,尽管她卧室里曾有一尊未上过釉的卡诺瓦[1]陶俑:《爱与普绪

① 卡诺瓦(Canova,1757—1822),意大利雕刻家,新古典主义倡导者之一,塑有克雷芒十四世、十三世两教皇的墓碑、拿破仑半身像及拿破仑之妹博尔盖瑟的半裸体雕像等。

客[1]》,一个如此甜美的年轻姑娘。现在她确信自己不懂意大利,因为她没找到一棵那样美丽的橄榄树,也从来没有把罗马古战场的天空看成凤凰扇动的翅膀。不,意大利永远不会是她生活的慰藉……

不过,那又怎么样呢?她经受了许多痛苦,但是她还活着,非常年轻。又看到了那些小册子,那本小说,那种渴望在她的心头觉醒了,要新潮,要新潮!要对付现代问题,要为将来活着!要为妇女、为姑娘们活着……

她不敢深入探究自己,担心自己会动摇。为将来活着……这使她远离杜克一点,远离那种新的理想。她干吗要在乎呢?她爱他吗?不,她不这样认为。她还爱着自己的丈夫,不想为了第一个在罗马偶然撞见的出众年轻男子就立刻堕落……

她读了那些小册子。读《论妇女问题和爱情》,于是,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再想想杜克。她消沉地丢掉了那本小册子,心想人们有多么悲伤!那些妇女、姑娘。她,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漫无目标的女人,生活中她多么悲伤!那么杜克呢,他幸福吗?他仍在寻找生命线吗?仍在关心他自己的生活目标吗?一种新的焦躁占据了他的心灵。她高声喊了一下,在靠垫上不安地辗转翻身,痛苦地扭动着双手,下意识地祈祷,却不知在为何祈祷。

"天哪,上帝啊,请告诉我,我们该怎么办!"

13

几天后,康娜丽才想到离开膳宿公寓到外面去租房间。宾馆的生活妨碍她头脑里新涌现出来的思想,它像一阵虚荣的风不断烘烤

---

① 也译"普赛克",人类灵魂的化身,以长着蝴蝶的少女形象出现,与爱神相恋。

着刚刚才成形的花朵。尽管这一举动引来了女侯爵的一顿臭骂，指责她曾答应过整个冬天租用膳食公寓的房间的，但她还是搬进了那个新租的房间，这是她与杜克四处寻找，费力上下攀登楼梯才找到的。房间位于塞彭第大街，需要爬许多层楼梯，两居室套间，宽敞但几乎没有配备家具。只有基本的陈设。不过窗口的风光无限，可以一览无遗，越过罗马重重叠叠的房屋，能看见古罗马剧场的圆形遗迹；不过，房间索然寡味，空空如也，不适合居住。杜克不喜欢这个套间，说它让他感到不寒而栗，尽管朝阳，可房间有某种令人局促不安的东西。不过，康娜丽精神状态焕然一新，房间的这种气氛在她看来是一种和谐。那天分手时，杜克与康娜丽分手时，他想起了她：她对艺术多么无知！她想起来他：他多么不合时尚！他们好几天没有再次见面，康娜丽非常孤独，但没有感觉到孤独，因为她在写一本有关离婚妇女社会地位的小册子。这个主意是她读了论妇女运动的小册子里的几句话之后想起来的，突然，在一阵冲动和直觉反应之下，她没多加思考就写了一些句子，笨拙、冷静、清晰，她以书信的风格撰写，缺乏艺术性，但充满信仰和亲身感受，好像在告诫姑娘们对于婚姻不要有过多的幻想。她没有把房间装饰得温馨舒适；她坐在那里，俯瞰罗马，越过无数屋顶，眺望古罗马圆形剧场；写作，沉浸在自己的苦难之中，用与习俗抗争的句子袒露自己，苦涩悲愤，将内心的怨愤倾吐在小册子里。范·德·斯塔尔夫人和两个女儿过来看她，见到她那副邋遢的样子、凄凉的房间、壁炉里行将熄灭的余火，没有鲜花，没有书籍，没有茶水，没有靠垫，不由得大吃一惊。她们待了一刻钟，借口去商店购物就离开了，她们惊诧地相互看看，磕磕碰碰地走下无穷无尽的楼梯，康娜丽的变化让她们蒙了，百思不得其解：她从一个有趣高雅的年轻女子——身上有着几分诗情画意，还有不幸的过去——变成一个“自由的女人”，醉心于写小册子，痛骂社会。一星期

后，杜克来访，他与她一起坐了一会儿，他绝对拘谨地坐着，像他就座的那把椅子靠背那样僵硬，一言不发，而康娜丽却给他念了她小册子的开头。听了她个人的遭遇和经历，他被感动了，但他也有点恼火：这个百合花一样的苗条女人与她的四周环境缺乏和谐，她的行为反常，她此刻把这种地方当作自己的家，完全沉浸在对社会的憎恨，尤其是对海牙的仇恨之中，因为她没有跟一个伤害她的恶棍待在一起，那个社会就对她很不友善。她看出了杜克的心思：如果她不从自己痛苦的角度撰写一切，那么她就不应该这么写。她为什么不把它写成一篇带说教的散文故事呢？为什么要归纳总结自己的苦难呢？为什么要用那种告诫的口气呢？他不觉得文章很美。他觉得她的口气太刺耳，那些真相太个性化，那种苦涩不值得同情，那种对传统的仇恨太微不足道。当她向他提问时，他没多说什么，常常轻轻点点头表示同意，坐在那里很不自然、非常拘谨。他不知道该回答什么，他不知道如何欣赏，他觉得她没有艺术修养。然而，他心中燃起一股巨大的怜悯，觉得她将会是个多么甜蜜，多么高尚的女人；一旦她在生活中找到主线，就会随着她自己运动的旋律，和谐地沿着那条线前进。现在，他看见她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一条由别人指出的道路，不是靠内心冲动而选择的道路。他为她感到深深的惋惜。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一个幻想家，他有时看事非常清晰，尽管他的梦想，尽管他对于线条、色彩和朦胧的感觉包罗万象，但他作为艺术家和幻想家，仿佛有超人的洞察力，经常能看清人们虚伪底下闪过的一丝真情，看清那个灵魂，像闪电穿过洁白的大理石一样；他突然发现她是失落的，在寻求，在彷徨，在寻求她不知是何物的东西，在她不知何去何从的迷宫里彷徨，远离她的主线、她的生命线、她灵魂的朝向，她永远找不到生活的主线。

她激动地坐在他的面前，读完了她小册子的最后几页，脸红耳

赤，嗓音回荡，整个人极度兴奋。仿佛她想把这些充满苦涩的纸页掷到她荷兰姐妹们的面前，掷到所有女人的面前。他沉浸在深思之中，为她感到可怜和忧愁；他几乎没在倾听，只是点头模糊地表示同意。突然，她谈起了自己，和盘托出，讲述了她自己的身世：她在海牙作为年轻淑女的生活，家庭教养旨在把她培养得出类拔萃，讨人喜欢，美丽动人，却没有认真考虑她的未来，只想等待一桩美满的婚姻。她这里调情卖俏，那里惨遭失败，直至成亲结婚；在她自己那个圈子里，她的婚姻算是美满的；她丈夫是一名轻骑兵中尉，英俊潇洒，高大魁梧，出生望族，家里有点钱财，因为他英俊的脸蛋，合身的军装令他显得雄赳赳气昂昂，她爱上了他；他也像有可能爱上另一位姑娘那样爱上了她，因为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结果，新婚头几天就原形毕露，两人不同的性格立刻导致爆发不和谐的事情。她在家里娇生惯养，聪明伶俐，感情脆弱，非常敏感，而且是那种利己主义的敏感，一旦冒犯了她被宠坏的自尊心，她就会火冒三丈；他，不再殷勤奉承，而是立刻变得粗暴和俗气，丈夫有权做这事有权做那事，他有时骂骂咧咧，有时大声斥责；她没有乖巧圆通的手段，没有打理生活所必需的任何耐心，于是，他们的生活就走向了灾难：提心吊胆，感情用事，用激怒对待粗俗，这使他的暴力倾向激化到极点。他虐待她，咒骂她，打她，猛烈地摇晃她，用力将她撞向墙去……

于是她提出离婚。开始他不情愿，有家一切都很幸福。家里有个妻子，一个一家之主的小妇人，他不想回到原先的寓所里去过那种讨厌肮脏的生活；直到后来她离家出走，回到她自己的父母家，去了城外朋友那里，痛骂法律对妇女多么不公正……最后，他让步了，承认自己通奸，而这与事实真相八九不离十。她自由了，但很孤独，因为每个她熟悉的人都冷眼看她。她不愿意向他们的世俗偏见低头。按照习俗，离婚女人应该像半服丧，并且立刻恢复早年当姑娘时那种

招摇的生活。但是,她感到生活不能像那样继续下去,她的朋友和她自己都不能那样:朋友们斜眼看她,讨厌她,她们的接待和晚宴都令她愤慨,终于,她变得非常郁闷、孤单、失落,她失去了一切,没有任何朋友,经受了压在离婚女人身上的那种沉重的压力。而内心深处,她有时在想,如果耐心一点,手腕圆滑一点,她也许能够控制住丈夫,他并不那么坏,只是粗俗一点,她依然爱着他,或者说至少爱着他那张英俊的脸膛和强健的身体。那不是爱情,但她曾经想过爱情吗?就像现在有时预感到的那种爱情?每个人一生中不是都曾或多或少妥协过,以适应自己被迫接受的东西吗?但是她自己几乎没有承认这种后悔,甚至没有向杜克承认这一点,尽管她的确承认了自己的苦涩,她对丈夫、婚姻、传统、人们和整个世界的憎恨。虽说这一切都非常抽象,但是她把自己的感情归纳成对生活的赌咒。杜克怀着怜悯洗耳静听。他感到她内心有着某种崇高的东西,但这种高尚的精神从一开始就被扼杀了。他原谅她没有艺术修养,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回自己,这一点使他感到痛苦,她不知道自己是何许人,她的生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她的生活轨迹弯弯曲曲应该通向何方,她必须走的唯一道路、每个人必须走的一条道路又在哪里呢?

啊,要是人们能简单地放飞自己,像一朵鲜花,像一只小鸟,像一朵云彩,像一颗星星,顺从地沿着轨道运行,他们会找到自己的幸福和生活。就像鲜花和小鸟那样,像云彩在阳光下飘浮,像星星沿着轨道运行。但是,他一点儿也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他尤其明白,此刻她处在痛苦的情绪之中,即便说了她也不会理解,不会从他的话里获得力量,他的话对她而言太抽象,与她自己的思想太格格不入。她在思考自己,以为她是在为妇女、年轻姑娘和她们的前途考虑。妇女的生活轨迹……可是,每个妇女不是都有她自己的轨迹吗?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点,她们的方向、她们的道路、她们的生命线,一条蜿蜒

曲折的道路，穿越了未来曙光。也许，因为她们自己不明白，她们此刻正在为所有的人寻找一条宽广的道路，一条捷径，沿着这条道路，她们许多人就能前进。波涛汹涌般的一群妇女，成群结队的妇女，举着标语和旗子，喊着战斗的口号，沿着一条与男人的运动平行的宽广道路前进，直至这两条路汇合成一条道路，直至成群的女人与成群的男人混合在一起，享有她们所选择的同等的生活权利和自由……

他没对她说这方面的任何事情。她注意到他默不作声，但不太清楚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对她想得有多深，他如何怜悯她。她想她一定让他感到乏味。她突然发现自己四周空空如也的房间正变得越来越暗淡，炉火已经熄灭，她泄气了，她的狂热冷却了，她觉得自己的小册子质量太差，没有力量或信仰。他要是开口说话该有多好！可是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好像不感兴趣似的。也许他不喜欢她的风格。她感到伤心、郁闷、孤独，她要疏远他，她怨恨这种疏远，她感到随时可能落泪、抽泣——很奇怪——在这种苦涩之中，她却想到了他，她的丈夫，想起他那张英俊的脸膛。她无法克制自己：她哭了。他站起身走到她跟前，将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她感到他内心某种情绪在涌动，他的默默无言并不是冷冰冰的。她告诉他今晚她不能独自一人待着，太难过了，太难过……他安慰了她，说她的小册子里有许多好的真实的东西，对于这样新潮的问题，他可不是个好判官，只有在谈论意大利时，他才可以提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他很少关心人，太关心雕像；很少关心需要几个世纪以后建成的新事物，太多关心几个世纪以前就存在的遗址。他说这些好像是在道歉。她破涕为笑，但还是说她不能独自一人待着，她要跟他去贝罗妮膳宿公寓，去他母亲和妹妹那里。他俩一起外出，肩并肩地走着。为了让她想开点，他跟她说了他自己的想法，说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大师的轶事趣闻。她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但是他的声音舒缓了她的痛苦。他对新潮问题

的淡漠之中,有着某种温柔的东西,这使她很感兴趣。在他灵魂的平静之中,他如此镇定自若,像镇静软膏一样镇定。在他梦想的金色线条面前,他的灵魂舍弃了自己,仿佛那金色的线条是他生活的方向,如此镇定。如此柔和,因而她也变得比较镇定了。她抬头看着他,笑了。

他们之间的隔阂到底有多大?他追随着自己的梦想,她在黑暗的迷宫中不知所措——他们感到两人一起越走越近,感到他们的灵魂更加靠近,他俩的身体也肩并着肩,沿着一条真正的道路,在暮色中穿越罗马。他的手臂挽着她的手臂,尽管这个姿势是为了支撑她。

他们到了贝罗妮公寓附近,她谢了他,不知到底为何原因。为了他的眼睛?为了他的声音?为了他俩一起散步?为了她莫名其妙感觉到的那种慰藉,但是这种慰藉显然来自于他那里,她很高兴今天傍晚与他在一起,一起感受贝罗妮公寓固定晚餐上她四周的轻松气氛。

夜晚,她又独自一人,孤独地待在她凄凉的房间里,苦恼就像黑海一样浇遍了她的全身。她向外眺望古罗马圆形剧场——昏暗的夜色之中隐约可见剧场的拱形建筑——她呜咽了,觉得自己陷入了死亡一样的深渊,被冲走,遭遗弃,独自沉沦,被冲到罗马如此高的地方,在房顶之上,在夜罗马昏暗灯光之上,在夜空的云层底下,好像置身于即将淹没整个世界的大海里的失事海员,对着无情的天空恸哭。

14

不过,康娜丽还是平静了下来,因为她的小册子写成了。她打开行李箱,把自己的房间装饰得比较舒服一点。感觉比较平静以后,她誊写了那本小册子,一边抄写一边改进,甚至完善自己的写作风格。

通常，她在一家小餐馆吃午饭，几乎总在那里遇见杜克，与他在同一张餐桌上就餐。通常，她在贝罗妮公寓吃晚饭，与范·德·斯塔尔一家共进晚餐，作为傍晚的消遣。起先，女侯爵不与她打招呼，尽管她还容忍康娜丽每晚花三个里拉来吃晚饭，慢慢地她开始带着尴尬的笑容问候康娜丽，因为她已经把康娜丽原先租用的两个房间以更高的价格重新租给了别人。康娜丽心情好多了，因而喜欢在晚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贝罗妮，见见范·德·斯塔尔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听听罗马上流社会的趣闻轶事，看看长餐桌边的景象。她发现就餐的客人总在变化，那些人就像瞬息万变的万花筒。拉迪亚德消失了，他欠了女侯爵的钱，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罗斯科克一家去了希腊，乌拉妮娅·霍普还在那里，坐在女侯爵贝罗妮的身边，女侯爵的另一边坐着她的侄子，布拉西奥堡亲王——圣斯蒂芬诺公爵，亲王最近常常来与贝罗妮用餐。在康娜丽看来，这就像一桩阴谋：女侯爵和亲王从两侧围攻爱虚荣的美国小姑娘。后来，康娜丽看见两位大主教坐在女侯爵的餐桌边，与乌拉妮娅热烈交谈，女侯爵和亲王在一旁赞同地点头。所有的客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所有的眼睛都朝那个方向观望，每个人都悄悄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津津有味地观赏着这出浪漫的戏剧。

只有康娜丽不感到有趣。她曾想警告乌拉妮娅，要她当心女侯爵、亲王和大主教，大主教已经取代了拉迪亚德。特别想提醒乌拉妮娅有关婚姻的事情，即便是嫁给一个亲王——公爵。康娜丽变得越来越激动，她对范·德·斯塔尔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说了这事，重复她在小册子里说的那些话，激情满怀，满脸通红，述说她作为一个年轻妇女对社会、世界和人们的仇恨。

晚餐结束了，交谈还在热烈地进行，她陪着范·德·斯塔尔一家——范·德·斯塔尔夫人、两个女儿以及杜克——去客厅，坐在一

个角落里，继续她的谈话，决堤似的向范·德·斯塔尔夫人倾诉，而范·德·斯塔尔夫人却反驳她，直至她突然发现有个胖夫人——范·德·斯塔尔夫人的两个女儿已经给她起了外号“绸缎护卫舰”——朝这边走来，隔着一段距离就开始说话。

“对不起，不过我想说件事……喏，连续十年我每年冬天都来贝罗妮，从十一月住到复活节，每次晚餐后——只在晚餐后——我坐在这个角落，坐在这张桌子边，坐在这个地方。所以，对不起，你能不能让我坐在我常坐的地方……”

这艘“绸缎护卫舰”甜蜜地笑着，范·德·斯塔尔一家和康娜丽一时说不出话来，惊讶地站起身来，这个胖女人带着缎子的窸窣声扑通一声坐到了长沙发上，在弹簧沙发上上下快速挪动了一会儿，把她的钩针编织活放在桌子上，好像把一面英国国旗插到了一个殖民地之上，她带着非常迷人的微笑说：

“非常感激，谢谢你们。”

杜克哈哈大笑，他的两个妹妹也咯咯地笑了，不过“绸缎护卫舰”还是善意地对着他们微笑。他们还是不太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感到震惊但觉得挺有意思，坐到另一个角落里，姑娘们还是忍俊不禁。两位唯美主义夫人身着晚礼服，披着羊毛披肩，正坐在中间桌子边看书，也同时合上她们的两本书，站起身来，气愤地离开了。因为客厅里满是笑声和说话声。

“可耻！”她们大声地说。生硬，傲慢，邋遢，愤然而去。

“奇怪的一对！”杜克笑着心想，“人间幽灵……她们的生活主线像阿拉伯花饰盘根错节穿越我们的生活主线。她们为什么要用她们的一些小动作跨越我们的生活主线，为什么我们从来遇不上我们心中很受欢迎的那些人……”

傍晚，他总是陪康娜丽回塞彭第大街。他俩在寂静的空无一人

的街道上慢慢地走。有时天色已晚，有时刚吃过晚饭，随后，他们沿着河流散步；通常，他会请她到阿勒冈咖啡馆坐一会。她同意了，于是他们就一起在欢乐愉快、灯火通明的咖啡馆里喝杯咖啡，边喝边看着窗外傍晚熙熙攘攘的街道。他们很少说话，路上的行人，咖啡店里的顾客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不过，他俩都喜欢在一起待一会儿，感受这种和谐。杜克显然没有想过他们这种开放的行为，但是康娜丽却想到了范·德·斯塔尔夫人，想到她会百般阻挠，绝不会让她的两个女儿这样做：深夜里与一位先生单独坐在咖啡馆里。康娜丽也想到了海牙，想到她在海牙的熟人，她笑了。她瞧瞧杜克……杜克平静地坐着，与她坐在一起他感到很幸福，他喝着咖啡，偶尔说一两句话，指点经过的某个行人或者漂亮的女人……一天傍晚，晚饭过后，杜克建议去遗址。天上一轮明月，月光明亮……可是范·德·斯塔尔夫人害怕传染上疟疾，姑娘们害怕强盗，因此杜克和康娜丽两人结伴去了。街道上已经人迹罕见，古罗马圆形剧场在夜色中像一座黑色的堡垒高高耸立，可他俩还是进去了，穿过沐浴在蓝色月光下的开阔拱门。竞技场的圆形观众席一边处在阴影底下，是黑色的，另一边月光如泻，宛如白色的洪水和瀑布；夜晚，古罗马剧场里好像到处是鬼。罗马的整部历史充满着鬼。皇帝、斗士和烈士；阴影像觅食的野兽鬼鬼祟祟，一片亮光像赤裸的女人，柱廊似乎与人群一起在欢呼……然而，竞技场内什么也没有，他们独自在那里，杜克与康娜丽，在恢宏巨大的古罗马遗址的深处。遗址一半被阴影笼罩，一半沐浴在月光底下，但是她不害怕，她被历史浩瀚幽灵般的存在震撼了，她更加靠近杜克，紧抓着他的手臂，抓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他紧紧握了一会她的手，简单自然地紧握着，似乎要她别害怕。黑夜让她感到恐惧，幽灵鬼怪使她心头沉重，月亮高高挂在空中，似乎变得越来越大，像一个银色的轮子在旋转，让人感到眩晕。他什么也没说，他在他的梦

中，在他眼前，看到了过去……

他们默默地离开，他领着她穿过提图斯拱门进入了古罗马广场。左侧高高耸立着皇宫遗址，他们四周都是黑色的残垣，仅存的少数几根石柱刺向天穹，白色月光像鬼蜮的海水从夜空倾泻而下。他们没有遇见任何人，但是她害怕，越来越紧地抓着他的手臂。他们在一块地基上坐下歇歇，她冷得发抖。他有点吃惊，说她一定不能感冒了，他俩继续往前走，随后离开了古罗马广场。他送她回家，她独自上了楼梯，划了一根火柴照亮昏暗的楼梯井。进了房间里，她回想刚才的经过，心想夜游始终是很危险的。她想起杜克言语那么少，他没想到危险，完全沉浸在他夜间的梦幻之中，凝神细看可怕的鬼怪般的遗址深处……为什么……他不独自一人前去？为什么他要叫上她一起去？她胡思乱想着：亲王和乌拉妮娅，肥胖的绸缎女人，古罗马圆形剧场和烈士，杜克和范·德·斯塔尔夫人……她的母亲如此平常，他的妹妹甜蜜而平庸，还有他……那么古怪！那么简单，那么没有虚情假意，真真切切、实实在在；要是在海牙，他没法生存，没法生存在她的朋友中间……想起他说过的话，他说话的方式，她笑了，他会平平静静、默默无声，持续好几分钟，嘴边露出顽皮的嬉笑，似乎他正想着某种美丽的东西……

但是她一定要提醒乌拉妮娅。

她累坏了，昏昏入睡。

15

康娜丽所怀疑的范·德·斯塔尔夫人对她与杜克关系有看法，被证明确有其事：范·德·斯塔尔夫人跟康娜丽进行了一次认真严肃的谈话，她说如果康娜丽继续这样下去，会危及自身，并补

充说，她已经用同样的语气跟杜克谈过话。康娜丽毫不客气地回答，冷冰冰地说她曾经循规蹈矩，但过得非常不幸福，因此她再也不去理会那些清规戒律；她说与杜克交谈她感到愉快，根本不在乎“那个人”怎么说和怎么想。她问范·德·斯塔尔夫人“那个人”是谁？贝罗妮公寓里她们认识的那三四个人？还有谁认识她康娜丽？她还去过哪里？她干吗要顾忌海牙？她冷嘲热讽地哈哈大笑，高雅地批驳范·德·斯塔尔夫人的言论。结果，她俩的关系冷淡了。那天晚上她没来贝罗妮公寓吃晚饭，她过于敏感，很容易生气伤心。第二天，在小吃店餐桌上遇见到杜克时，她询问他对他母亲的斥责有何看法。他竖起眉毛笑着含含糊糊地回答，他显然没有意识到母亲话语中平庸的真理，他说那些都是妈妈的想法，在妈妈和妹妹的圈子里自然很好和很流行，但是他对这些事情探究不深，也不会为这些事烦心，除非康娜丽认为妈妈是对的。康娜丽突然冷嘲热讽，她耸耸肩问，他俩是为了谁为了什么才允许别人阻碍他们继续两人的友好关系。他俩叫了半瓶酒，花了很长时间开开心心吃了顿饭，像两个同志，两个学生。他说他思考过她的那本小册子。为了讨好她，他谈到了现代妇女的地位，谈到了姑娘。她批评了范·德·斯塔尔夫人对他两个妹妹的教育，她们浮光掠影空空洞洞，总是外出寻找丈夫。她说她的这些话是经验之谈。那天，他们沿着亚壁古道散步，参观了罗马早期基督教徒的地下墓地，导游是一个特拉普派教徒[1]。随后，他们叫了辆马车回到罗马，在雷佐蒂糕点铺喝了茶。康娜丽回到家里时，感到心情愉快，轻松欢乐。她没有再次外出，而是用堆柴点火准备过夜，罗马的夜晚正变得越来越冷，她独自用面包和果酱凑合着当晚餐，省得外出下馆子。她穿着披

① 天主教西多会中的一派，强调缄口苦修。

肩,双手抱着后脑勺,呆呆地望着熊熊燃烧的木柴,让夜晚不知不觉地流逝。她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那么自由,无牵无挂。她有点小钱,能够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她没有许多需求。她租用房间,在普通餐馆用餐都花费不大。她不需要全套服装。她感到心满意足。杜克是个好朋友,如果没有他,她会多么孤独冷清。但是,她的生活必须有个目的……什么目的?什么目的?妇女运动……但是有多广泛?专心于此事是非常困难的……她将把自己小册子寄给一份刚创刊的新妇女杂志。可那又怎么样呢?问题是她不在荷兰,也不想回荷兰去。在荷兰积极参加妇女运动肯定要容易得多,可以与其他人交流看法。但是在这里,在罗马……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一阵倦怠涌上她的心头。杜克帮她整理了起居室。他确实是个有教养的人,尽管不那么新潮。他历史懂得很多,也了解意大利,说起来一套一套的。通过他对意大利的解读,她发觉这个国家倒还挺有意思。

唯一的问题是他不新潮。他对意大利的政治毫无感觉,对意大利政府和梵蒂冈之间的斗争毫无感觉,对在米兰兴起的无政府主义毫无感觉,对西西里的骚乱也毫无感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标真是很难……

愉快的白天,懒散的夜晚,她不觉得缺乏生活目标,她细细品味着这种温柔的愉悦,让自己的思绪在懒洋洋的傍晚时刻里,在自我陶醉中悄悄消逝。她把她的小册子铺开在巨大的书桌上翻阅,这是一张工作桌,小册子的纸页散在桌面上,在阅读台灯的灯光下黄灿灿的,她还没有誊写过其中的任何一页,而且现在也没有心思誊写。她把一块木柴扔进壁炉,炉火冒烟了,火焰又旺了。在国外真舒服,用木柴取暖……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有时她很思念他。她为什么不能用点小技巧和耐心设法驾驭他呢?毕竟,在订婚的期间他对她很好。他很粗俗,可是人不坏。有时,他咒骂她,但也许那不是他的真

心话。他华尔兹舞跳得非常美,那么有力地搂着你转圈……他是个英俊的男子,她承认自己爱上他,仅仅是因为他英俊的脸膛和健美的身体。他的眼睛和嘴唇有着某种她无法抗拒的东西。他说话的时候,她忍不住要看他的嘴巴。无论怎么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也许海牙对她的个性来说太单调了。她喜欢旅游,喜欢遇见新的朋友,喜欢发展新的思想,她永远无法在她那个圈子里定下心来生活。现在她自由了,摆脱了一切枷锁,摆脱了所有的人。如果范·德·斯塔尔夫人生气,她有什么可在乎的!……杜克是新潮的,因为他毕竟对传统毫不在意。可是,这会不会只是因为他是个艺术家?或者作为一个不新潮的人,他对此不屑一顾?就像对她这样一个新潮的女人那样无动于衷?男人有更多的余地。要男人妥协不容易。新潮女人……她自豪地重复着这个名词。一种自豪的感觉穿透了她的倦怠。她站起身来,伸伸胳膊,在镜子里看看她苗条的身材。她俊美的脸蛋,比较苍白;大大的眼睛在惹人注目的长睫毛衬托下,显得灰而明亮;深黄色的头发扎成松散的圆发髻;她纤弱的鲜花般的身材在她退色的浅粉红旧披肩褶皱里显得特别迷人。她的路在哪里?她感觉非常复杂,不仅觉得自己是个工人和奋斗者,而且也觉得自己是个女人,身上女人味十足。一个懒懒散散的人,威胁着要躺倒不干。她在房间里徘徊,没法决定是否上床睡觉。她看着壁炉里燃烧的余火慢慢熄灭,心里想着自己的未来,想着她将成为怎样的人,她将如何沿着阿拉伯花饰一样的生活道路走下去。走到哪里去?穿越什么样的树林?走过什么样的崎岖道路?跨越其他什么需要探究的心灵的阿拉伯花饰?

16

相当一段时间,这成了康娜丽的一种固执的想法——一定要跟

乌拉妮娅·霍普谈谈。一天早晨，她写了一张便条，要求在那天下午见她。霍普小姐同意了，约康娜丽在下午五点到自己在贝罗妮公寓漂亮奢华的套房里见面。套房里灯光明亮，四处摆放着鲜花，乌拉妮娅身着威尼斯网眼便服，弹着钢琴，与此同时，桌子上已经摆放好昂贵的糕点、三明治和糖果。康娜丽在便条上写明，她希望单独跟霍普小姐谈论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求她俩能够尽早单独见面，没想到乌拉妮娅如此隆重地接待她。不过，乌拉妮娅毫不惊慌，她跟康娜丽无拘无束，只是非常好奇，很想知道康娜丽要对她谈些什么。康娜丽提醒乌拉妮娅想想她的第一次告诫，当乌拉妮娅哈哈大笑时，康娜丽拉住她的手，十分严肃地看着她，这给性格无忧无虑的乌拉妮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起了这位美国姑娘的好奇心。她突然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罗马的一个秘密，一桩阴谋，一种危险——两人一起窃窃私语。在这越来越熟悉的环境里，康娜丽不再害怕，她对乌拉妮娅坦率地说出圣诞节舞会上她透过门缝偶然听见的对话：女侯爵和她的侄子。为了亲王的父亲，她一心一意要让她侄子娶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女继承人，因为如果这样的婚姻成功，亲王的父亲显然答应给她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随后，她说了泰勒小姐的信仰改变，认为那是拉迪亚德策划的，不过拉迪亚德对她的影响似乎未能起作用——乌拉妮娅生性开朗快乐，不会像康娜丽那样无端猜疑——结果导致教会上司对他的不满，从此销声匿迹，未能偿还对女侯爵的欠款。现在好像两位主教取代了他，这两个人看上去地位更加显赫，处世更加精明，待人更加圆滑，笑容更加灿烂。乌拉妮娅须勇敢面对这一危险，面对她脚下的这些层层叠叠的陷阱。康娜丽突然向她揭露这些阴谋，这真的给她敲响了警钟，她脸色苍白，答应小心戒备。事实上，她很想叫房间里的女佣立刻收拾好行李尽早离开罗马，去另外一个城市住进另外一家贵族房客很多的膳宿公寓：贵族多么值得崇拜！见

到自己的劝说起了作用，康娜丽继续说教，她说了自己的身世，谈了婚姻，谈到她写的一本抨击婚姻的小册子，谈到离婚妇女的社会状况。她谈到她所经历的不幸，谈到荷兰的妇女运动。说到兴致高涨的时候，她再也克制不了自己，变得越来越激动热切，直到乌拉妮娅说她非常聪明——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能够像这样推理阐述，评论如此“question brulante[1]”。她重读这两个法语词中的前面音节，承认她很想有投票权，她边说边打开她网眼茶会装的长裙裾。康娜丽谈到了法律的不公，给妇女不留余地，从她那里夺走了一切，迫使她完全处于男人的掌控下；乌拉妮娅同意她的说法，并给她端来了糖果盘。她俩一边喝着第二杯茶，一边热烈地交谈，而实际上，两人都不接受对方的观点。她们从泛泛而谈，又回到她们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来：康娜丽描述了自己的丈夫，粗得不懂女人的性情，不能容忍女人与他平起平坐，只许女人低他一等。她又回到那些耶稣会会士的话题上，说这些人对独自在罗马的富家姑娘是潜在的危险；她也说起女侯爵那个干瘪老太婆，说起那个亲王：有着贵族头衔的诱饵，由耶稣会会士抛出，去赢得姑娘的芳心，以改善贫困意大利贵族的财政状况——尤其是那个忠于罗马教皇，不为国王服务的贵族。她们两人都十分热烈和激动，结果没有听见有人敲门，房门慢慢被推开时，她俩只是抬头一看。顿时都吓坏了，脸色都吓白了，原来进来的是布拉西奥堡亲王。他微笑着道歉，说他看见乌拉妮娅小姐的客厅里亮着灯，门卫试图阻挡他，但他硬是闯了进来。亲王坐了下来，不管她们刚才讨论了什么。亲王坐在那里，接受了一杯茶水，并且同意吃一块蛋糕，乌拉妮娅很高兴。

乌拉妮娅向两位客人展示了她的盾徽集——亲王已经把他的盾

① 法语，意思是“棘手的问题”。

徽印盖在集子里。随后，又展示了她的女王晚礼服样品集。亲王哈哈大笑，从他的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他打开信封，小心翼翼取出一块蓝色凸纹织锦，上面装饰着许多银色的珍珠。“这是什么?”乌拉妮娅高兴地问。亲王说他为她带来了女王最新外套的布样；他的表姐不像他这样是黑的，而是白的；她不是一个教皇至上主义者，而是一个君主主义女侍臣——能够为乌拉妮娅的集子弄到这块布样。乌拉妮娅可以亲眼见证，一周后，女王将穿着这件外套出席宫廷舞会。他不去参加，他甚至不会正式去见他的表姐，也不去参加他们的招待会；不过，他仍然可以见到他，因为有亲缘关系，出于亲情也可以见她。他恳求乌拉妮娅不要把这事说出去，如果宫里知道他经常去见他的表姐，那样也许会毁了他的前程(什么前程？康娜丽疑惑地想)，但是，他最近还是经常去见表姐，为了乌拉妮娅，为了得到那块布样。乌拉妮娅非常感激，结果完全忘记了未婚姑娘和妇女，已婚或未婚女人的社会地位，她非常乐意为了这样一个讨人喜欢的意大利亲王放弃她的选举权。康娜丽非常恼火，站起身来，冷淡地朝亲王点头致意，同时把乌拉妮娅朝门口拉去。

“别忘了我们的谈话，”她告诫道，“当心!”

她俩在低声细语的时候，康娜丽看了一眼亲王，亲王正讥讽似的看着她俩，怀疑她们是在议论他，看得出这个荷兰女人不喜欢他，但是他还是为他个性的力量、他的贵族头衔以及他对美国袜子商人女儿的关注而感到自豪。

17

范·德·斯塔尔夫人和康娜丽之间有一层隔阂。康娜丽不再来贝罗妮公寓吃晚饭，已经有好几周没来见这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

可她每天见杜克。尽管性格有实质性的差异，但是他俩已经习惯见面，如果一天不接触，就会相互思念，慢慢地，他们很自然地每天一起吃早餐和晚餐：早晨在小吃店，下午在某个小咖啡店，通常非常简单。为了相互间不用清算欠账，杜克和康娜丽就轮流付账。他们常常又有许多话要交谈；他教她罗马美丽的事物，午饭后，带她参观教堂和博物馆，在他的指导下，她开始理解、欣赏和发现美丽的罗马。不知不觉地，他把自己的一些思想传递给了她，她很难欣赏绘画，但看懂雕像要快得多。她开始觉得他远不是“病态的”。她尊敬他，他对高雅的东西有感情有见识，能高瞻远瞩地把它们扼要介绍给她。起先作为一个年轻姑娘，后来作为一个少妇，她从来没有从这么崇高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物，他像为她点亮了黎明的第一道曙光。新的一天，在这新的一天里，她思索着生活中的新事物，从艺术家心灵中最崇高的那部分中创造出来的新事物。

他后悔没能带她参观一下佛罗伦萨圣克罗切[①]的乔托[②]作品、乌非兹[③]的原始派艺术家作品，后悔他还不得不同时教她了解罗马，但他还是引导着她了解天主教文艺复兴时期所有丰富的艺术生活，直至通过他的解释，她一时间感到了震撼，好像米开朗琪罗[④]、拉弗尔[⑤]就活生生地站在她的面前。经过这样的一天，他心想：她并不是真的那么不懂艺术。她怀着尊敬的态度去思念他，两人关系缓和后，她把事情从头到尾好好想了想。事实上，在内心深处，她不再像那天早晨

---

① 意大利一地名。

② 乔托（Giotto，1267—1337），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

③ 意大利最大的博物馆，以收藏绘画艺术品为主。

④ 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雕刻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

⑤ 拉弗尔（Raphael，1483—1520），意大利著名画家和建筑师，与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并列为当时的三位大师。

那样去理解那些艺术品，因为她缺乏对这些东西的热爱。然而，那么多光辉、那么多色彩、那么多历史，它们依然在她的眼前旋转，相比之下，她的小册子显得枯燥无味，妇女运动引不起她的兴趣，她可以多管管乌拉妮娅的事情。

他承认，他完全失去了自我克制，康娜丽的形象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夹在他和他的古罗马三折屏之间。他的生活是孤独的，他没有朋友，他幼稚简单，他满足于在罗马的街头巷尾城里城外漫游，读书，梦想，偶尔作画。现在他的习惯和生活轨迹完全变了，因为她的生命线已经与他的生命线交织在一起，他俩似乎走着同一条道路。他真的不知是何原因。他不能把他对她的好感称作爱情……这种感情非常模糊，深深埋在心里，依然难以用言语表达，甚至还没有思考清楚。他下意识地怀疑，是她身体的曲线吸引了他，几乎是某种拜占庭式的错综复杂的东西；纤弱的身体，长长的手臂，悲悲切切的女人，断断续续百合花似脆弱的线条，灰色眼睛里那种忧郁的神情，几乎太长的眼睫毛忽闪忽闪；还有她那双典雅的手，小巧娇美，对于一位身材高挑的女人来说是显得娇小了点；她的举止风度，像弯曲的柳条，像疲惫的天鹅回首张望。他根本就没有见过多少女人，那些他见过的都是些非常平庸的，而康娜丽对他来说很奇特，尽管她的性格复杂矛盾，模模糊糊，捉摸不透，半真半假，令他看不懂。尽管他习惯于不偏不倚……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总是在书本里看女人，在诗歌里看女主人的性格。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有血有肉？她没有艺术修养；她缺乏精力，然而她并不缺乏活力，她受过的教育不多，她凭冲动和直觉写了一本评论当前一个热点问题的小册子，她写完了，已经成文，并不比别人写的差。她思想有广度，她痛恨社交小圈子的狭隘；伤心事发生之后，在海牙的社交圈里她不再感到自由自在；在罗马这里，她在一扇门口偶然听到了某桩无恶意的阴

谋——他认为这几乎算不上阴谋——她去找了乌拉妮娅，于是就卷入了他所鄙视的那些人们的低级生活中的是是非非里，无关紧要的是是非非；这些人缺乏生活的主线、色彩、梦想，缺乏气息，缺乏一切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使他活着有价值的东西……她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不理解她，但是她生活的曲折对他很重要。她不缺乏生活的主线，也不缺乏一根艺术的主线或者生命线；她就在他审视的目光前生活在她自己模糊的梦幻之中，她在朦胧轻雾中赫然耸现，在他工作室忧郁的气氛中耸现，像一个幽灵站在他的面前。他不能把这称为爱情，但她对他非常珍贵，像一种启迪，时常在神秘中显露。他孤独漫游者的生活当然改变了，但是她还没有把任何不和谐的习惯带入他的生活。他喜欢在小咖啡馆或小餐馆里，在普通罗马人中间就餐，她从容地随了他，没有表现出她瞧不起这种低档次的习惯，而是友善配合，非常随和，用在贝罗妮就餐时同样自然高雅的态度适应他的习惯。所有这一切，古怪、矛盾的相互影响，模糊的生活观，她个性中的规避，她灵魂的隐秘，她本质性的融合，都聚在一起吸引着他：他生命中的一种不安、一种需求、一种紧张，通常如此平静，带给他普通的满足和镇定——最重要的，是那诱人的难以割舍的每日相会。

他俩不担心范·德·斯塔尔夫人会怎么想，有时会一起去提沃利公园玩一整天；另一天他们会从甘多尔福堡①走到阿尔巴诺②乘车去内米湖，在斯福扎·塞萨里尼别墅把一处柱顶当作餐桌吃早饭。他们在树阴底下一起休息，他们欣赏山茶花，静静地看着明镜般清澈的内米湖，狄安娜③的明镜——然后驱车途经法拉斯卡蒂④回罗马。

① 位于罗马附近阿尔巴诺湖畔，为教皇夏宫。

② 意大利一地名。

③ 罗马神话中月亮和狩猎女神。

④ 意大利一地名。

在马车里，他俩默默地坐着，杜克暗自发笑，心想，今天所到之处人们都把他俩当作丈夫和妻子。她也想到他俩之间日趋亲昵的关系，也想到她永远不会再结婚。她想到了自己的丈夫，把他与杜克进行比较。杜克的面容那么年轻，但眼睛如此深邃，充满灵气和梦想，他的声音那么从容不迫，他的所言所语那么聪明，那么博学，还有他的平静，他的率真，他的缺乏激情，仿佛他的神经生来只为了在他梦幻朦胧的生活之中感觉艺术的平静。与他肩并肩坐在马车里，四周是蜿蜒起伏的山脉，紫色慢慢消失在暮色之中，前方是几乎金色的夕阳，粉红中带着淡紫，渐渐地消逝；她承认他对她很珍贵，因为那种平静，那种缺乏激情，那种天真，那种博学的嗓音清晰地在梦幻般的黄昏里回荡；坐在他的身边，她很幸福，聆听这种声音，偶尔触摸到他的手……她很幸福，因为她的生命线已经与他的生命线相互交织，两条线似乎形成了一条单独的道路，朝着他们即将来临的未来前进。这种未来的轮廓模糊不清，隐隐约约，但每过一天都变得更加清晰……

18

除了杜克，康娜丽再也不见任何人。范·德·斯塔尔夫人与她的关系已经闹僵，在社交场合不再让她的女儿见康娜丽。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冷淡了。康娜丽只见杜克，偶尔见见乌拉妮娅。这个美国姑娘倒时常来看望她，跟她说说贝罗妮膳食公寓的近况：有很多有关康娜丽和杜克的议论，对他俩的关系议论纷纷。乌拉妮娅很高兴，对宾馆里的闲言碎语她可以比较超脱，不过她仍然希望提醒一下康娜丽。她的话语中有某种率直和友善，康娜丽从中感受到一种同情。当康娜丽问及亲王时，乌拉妮娅不吱声了，显然她不想多说。接着，宫廷舞会之后——舞会上女王果真穿了那件有闪光装饰片的凸纹织

锦衣服——乌拉妮娅又来看望康娜丽，一边品茶一边承认，她已经答应那天早晨去亲王府拜访。她说得很轻巧，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康娜丽却感到十分惊讶，问她到底为什么要答应这样的邀请……

"为什么不行？"乌拉妮娅回答，"这有什么错？我接待了他来访……如果他请我去看他的房间——他住在鲁斯伯里宫——如果他想给我看一些绘画、彩饰和古代织品，我干吗……干吗要拒绝？我为什么要对这件事大惊小怪？我不是那种气量很小的人。我们美国姑娘与男士交往很自由的。你呢，你与杜克散步，与他一起进餐吃早饭，与他一起短途旅行，去他的工作室……"

"我已经结过婚了，"康娜丽回答，"我不必听命于任何人。你有父母……你的打算有点冒失……告诉我，亲王想……娶你吗？"

"要是我能成为一名天主教徒的话……"

"那么……"

"我想……我会……我已经写信给芝加哥了。"她犹豫地说。

她合上了她那对可爱眼睛片刻，一想到她会有公主——女公爵的头衔，她的脸色都苍白了。

"这只是……"她试图解释。

"什么？"

"生活没多大乐趣。亲王是黑衣派的。他们永久悼念教皇。他们那个社交小圈子几乎没什么活动，没有舞会也没有聚会。如果我们结了婚，我希望他与我一起到美国去。他父亲非常高傲，不易接近，沉默寡言。我从各个方面听到了这些情况。我该怎么办，康娜丽？我非常爱吉利奥亲王。他的名字叫维尔吉利奥。知道吗，这是个古老的意大利爵号：布拉西奥堡亲王——圣斯蒂芬诺公爵……不过，你明白吗，就这些名堂，圣斯蒂芬诺是个牢笼。他爸爸住在那里。

他们出售葡萄酒,他们就依靠它谋生,还有橄榄油,可挣不了钱。我父亲制造袜子,挣了很多钱。他们没有很多家藏珠宝。我已经打听过了……他的表姐罗萨维拉女伯爵,女王的女侍,人非常好……可是,我们不能正式见她。我哪里也去不了。在我看来,这种前景相当枯燥乏味……"

康娜丽激烈回应乌拉妮娅的想法,她大声重复自己的口号:原则上反对婚姻,尤其反对这桩纯粹为了爵号的婚姻。乌拉妮娅同意:结婚只是为了爵号……不过也是为了吉利奥。他人很好,她爱他。但是,康娜丽根本不信她的话,并直截了当地跟她说了。乌拉妮娅哭了,她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应该什么时候去看你的亲王?"

"今晚……"

"别去。"

"不去,不去。你是对的,我不去。"

"你能向我保证?"

"对,是的。"

"别去,乌拉妮娅。"

"不,我会不去。你真好。你是对的,我不会去。我向你发誓我不会去……"

19

不过,乌拉妮娅的保证非常含糊,康娜丽感到焦虑不安。那天晚上,在他们会面的餐馆里,她把这事告诉了杜克。可是杜克对乌拉妮娅、对她的所作所为或者不作不为不感兴趣,他淡漠地耸耸肩膀。但是,康娜丽默不作声,她也没有听见杜克说的话:一块三折屏的边板,

绝对是利波·梅米[①]的作品，在台伯河边一家商店发现的。《天使传报》[②]中的天使，几乎与乌利兹的那幅一样美妙绝伦，他跪在天梯的最后一级，双手拿着百合花梗。可是店主开价200里拉，杜克只想出价50里拉。不过，商人没有提及梅米的名字，他不知道这是梅米画的天使……

康娜丽没注意听，突然她说：

"我要去鲁斯伯里宫……"

杜克吃惊地抬头看她。

"为什么？"

"求见霍普小姐。"

他惊讶得一时语塞，只是张大嘴巴呆呆地看着她。

"如果她不在那里，"康娜丽继续说，"那就没事了。如果她在那里……如果她到底还是去了，那么我得马上跟她说话。"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觉得她这种突如其来的念头太奇怪，太无益，如同一种扭曲的阿拉伯花饰与多种微不足道的阿拉伯花饰交织在一起一样。他不知所措，哑口无言。康娜丽看了看她的手表。

"现在八点三十分。如果她最后决定去，那么她大概会在这个时候动身。"

她向侍者招招手，付了钱，扣好纽扣，站起身来。他随她而去。

"康娜丽，"杜克说，"你建议做的这件事情难道不奇怪吗？这会让你卷入各种麻烦的。"

"如果我们总是被一点麻烦吓住，那么就没人做好事了。"

他们默默地走着，他在她身边怒气冲冲。他们不说话，他认为她

---

① 利波·梅米（Lippo Memmi，1291—1356），意大利著名画家。

② 指天使加百列向玛丽娅传报耶稣将通过玛丽娅成胎降生。

简直是疯了。她认为他太软弱,不想保护乌拉妮娅。她想到了自己的小册子,想到了妇女,她要保护乌拉妮娅,阻止她嫁给那个亲王。他们沿着河流朝鲁斯伯里宫走去。他变得非常紧张,想做最后一次努力不让她去,但康娜丽已经在问卫兵了:

“亲王殿下在家吗?”

卫兵怀疑地看着她。

“不在。”他态度生硬地说。

“我知道他在家里。如果是这样,请问霍普小姐是否与殿下在一起?霍普小姐不在家;我知道她今晚来看亲王了,我有急事需要跟她说……这事不能耽搁。喏,这是我的名片……”她将名片递给卫兵。她说话那么镇静,那么平静简洁地说清了乌拉妮娅的来访,好像美国姑娘拜访意大利亲王每晚都会发生,好像她摸准卫兵熟悉这种习俗一样。卫兵被唬住了,鞠了个躬,接过名片,进宫通报去了。康娜丽和杜克在门口等候。

他钦佩她的镇静。他觉得她做事很古怪,但她的古怪中有一种确定性,应该用截然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它。那么,由于她个性多变捉摸不定,他永远不能理解她吗?永远不能把握任何事情或知道任何事情吗?对卫兵他永远说不出那些话来。她怎么会用上那种手段!卫兵手持藤杖,头戴三角帽,雄赳赳气昂昂,她竟然使用那种傲慢严肃的语气!说起话来那么自然随意,熟悉可亲,好像她在与他俩就餐的小餐馆招待说话一样……卫兵回来了。

“霍普小姐和殿下请你上楼去……”

她得意洋洋地朝杜克笑了笑,看着他迷惑不解的样子,她不由得暗自好笑。

“你去吗?”

“不去,”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在这里等你。”

她跟着一位男仆上楼去了。宽敞的走廊里挂着家族的肖像。客厅的门敞开着。亲王前来迎接她。

“殿下,请原谅。”她伸出手平静地说。他的眼睛小得像挤压过的红榴石,他的脸气白了,但是他克制住自己,用嘴唇轻轻碰了碰她伸出的手。

“请原谅,”她继续说,“我有急事必须跟霍普小姐说……”

她走进客厅,乌拉妮娅就在那里,脸红耳赤,十分尴尬。

“你要理解,”康娜丽笑着说,“要不是事情非常重要,我是不敢来打扰你的。女人之间的事情……不过很重要!”她开玩笑说。亲王说了句令人恶心的调情话作为回答。“我可以与霍普小姐单独说一会儿话吗?”

亲王看着她。他察觉出康娜丽的反感,甚至敌意。但是他鞠了个躬,带他那种令人倒胃口的微笑说,他愿意让女士们单独待一会儿。他退到另一个房间。

“康娜丽,出什么事啦?”乌拉妮娅红着脸问。

康娜丽紧紧抓住乌拉妮娅的双手,焦急地看着她。

“没什么事,”康娜丽严肃地说。“没什么事。我只是有点怀疑,你肯定不会遵守诺言。我想确准你是不是在这里……你为什么来?”

乌拉妮娅开始哭了。

“别哭!”康娜丽严厉地低声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哭了。你的所作所为简直太不计后果了……”

“我知道……”乌拉妮娅一边慌张承认,一边擦干眼泪。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没办法。”

“单独与他在这里,晚上!人人都知道这不会有好结果……”

“我知道!”

“你看中了他什么?”

“我爱他……”

“你只想嫁给他的头衔！为了他的头衔,你不惜损害自己！万一今晚他不尊重你,不把你当作他的未婚妻呢？万一他强迫你成为他的情妇呢?”

“康娜丽……轻点声!”

“你是个孩子,一个冒失的孩子。你父亲还让你独自旅行。来看看‘可爱古老的意大利’……你是个美国人,开朗大方,这很好;你独自大胆周游世界,这很好;但是,你还不是个女人,你是个孩子!”

“康娜丽……”

“跟我来,说你跟我走了。因为有急事。噢,不……最好什么也不说。待着别走。不过我也待在这里……”

“对,你也待着……”

“我们叫他吧。”

“好的。”

康娜丽揌铃,一个男仆进了屋。

“去告诉殿下,我们在等他。”

男仆走了。过了一会儿,亲王来了。他从来没有在自己家里受到过这种待遇。他怒气冲天,但依然显出特别谦恭有礼,外表平静。

“重要的事情办完了吗?”他问,小眼睛里露出了虚伪的微笑。

“办完了,谢谢你让我俩单独待了一会儿,”康娜丽说,“我已经跟霍普小姐说好了,确切知道了她的意见……噢,我想你一定希望知道我们谈了些什么?”

亲王竖起了眉毛。康娜丽摇动着手指,笑嘻嘻卖弄风情地说。亲王看着她,突然发现她非常漂亮。不是乌拉妮娅那种靓丽而充满朝气的美,而是那种比较复杂的妩媚:一种结过婚、离了婚、但依然年

轻的女人的美；一个时代之末的女人的美，她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点倔强，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一种有着独特风度的女人的美，疲惫、倦怠、病态的美；一个懂得生活的女人，一个看透了他的女人——他能肯定这一点；这个女人跟他说话——因为她对他感到厌恶——卖弄风情是为了讨好他，无意识的，完全出于女性的虚荣，试图赢得他的心。他觉得她漂亮任性，他欣赏她，就像他对各种不同女人都一样敏感那样。他突然发觉她比乌拉妮娅更加漂亮，而且不那么平庸乏味，出众得多，不那么天真，不那么容易受他爵位的影响，而乌拉妮娅在这方面显得比较荒唐。他突然觉得跟她相处很容易，于是他的怒气消退了，他乐意与两个而不是一个漂亮女人在一起，他转而开玩笑说他非常好奇，在门口偷听，但不幸的是什么也没听见……康娜丽开心地哈哈大笑，妩媚地看了看手表。她说该走了，却坐了下来，解开外衣的纽扣，对亲王说：

"我听很多人说起过你的彩饰，现在机会来了，我能有幸看看吗？"

亲王当然愿意，他已经被她的眼睛、声音迷住了，一时间亢奋得火烧火燎。

"不过……"康娜丽说，"陪我来这里的人还在外面门口等着呢。他不想上楼来，他不认识你……他是范·德·斯塔尔先生……"

亲王对她笑了笑。他在贝罗妮公寓已经听到过谣传，毫无疑问，范·德·斯塔尔先生和德·雷茨女士之间有着某种关系。他知道他俩根本不管什么传统观念。他对康娜丽产生了巨大的好感。

"我马上去请范·德·斯塔尔先生上来。"

"他在门口等待，"康娜丽说，"他不想……"

"我亲自去。"亲王爽快殷勤地说。

他去了，把两位女士留在楼上。康娜丽脱了外套，但仍然戴着帽

子，因为她的头发乱糟糟的。她照了照镜子。

“你有没有带脂粉？”她问乌拉妮娅。

乌拉妮娅从手提包里取出她的象牙化妆盒，将它递给了康娜丽。康娜丽很快化妆了一下脸部，乌拉妮娅百思不解地看着她的朋友。刚才康娜丽一本正经，她还记忆犹新：了解罗马……后来写有关妇女问题和离婚女人状况的小册子……然后是反对婚姻和讨厌亲王的告诫。而现在她突然看到了一个施展魅力、感情变化不定的女人，风情万种，比真正的美人还要迷人，她那对灰色的眼睛深处充满着风情，弯弯的长睫毛上下扇动，含情脉脉；她简简单单穿着一件黑色的丝绸衬衣和一条亚麻裙子，但风韵娴雅、秀色可餐，如此高雅而又妩媚，乌拉妮娅几乎认不出她来了……

亲王进来了，带着杜克。杜克犹犹豫豫，战战兢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明白康娜丽搞了什么把戏，只见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康娜丽笑着立刻跟杜克解释说，亲王将给她看网眼彩装。

杜克坦率地说，他对彩装不感兴趣。他怒气冲冲的口气，让亲王以为他妒忌了。这种怀疑刺激着亲王去追求康娜丽。他装出好像专门把彩装给她看似的，好像他在给她看他的古代网眼彩装。康娜丽特别欣赏它，用她精巧的手指抚摸它。她请他给大家讲讲他祖母外婆的故事，谁穿过这件网眼彩装？她们有没有冒险故事？他给她讲了一个故事，逗得她开怀大笑。他又讲述了一些趣闻轶事，在她目光的凝视下，他兴奋无比，浑身火烧火燎。康娜丽哈哈大笑。亲王的书房——他的书桌就在那里——点着蜡烛，并为乌拉妮娅准备了鲜花，而宽大的客厅里却诞生了一种阴差阳错的欢乐和激动，轻松愉快的生活乐趣。但这种乐趣只存在于康娜丽和亲王之间。乌拉妮娅默默无言，杜克一句话也不说。康娜丽对他也是一种启迪，他从来没有见她这样过——圣诞节也没这样，晚宴也没这样，在他的工作室里也没

这样，他俩一起出游或者一起就餐时也没这样。她是一个女人还是十个女人？

他承认他爱她，每一次启迪发生，便使他更加深一层对她的爱，在她的身上多发现一种女人味就越发爱她，就像宝石的又一琢面，她光彩照人。可是亲王与康娜丽一唱一和妙趣横生，他插不进话，这环境是陌生的，如此夸张的说话令人感到陌生。无关紧要扯东扯西，他俩随心所欲，一会儿说法语一会儿说意大利语，两种语言正在迸发着火花，他俩的幽默像愚人金[1]在闪闪发光，他俩含糊不清的双关语像彩虹那样亮丽……亲王很惋惜他的茶没法喝了，于是就叫仆人送来了香槟酒。他认为按计划今晚部分是失败的——因为害怕失去乌拉妮娅，他曾计划迫使她就范；因为看到她犹豫不决，他决心采取不可挽回的步骤——但是他本性十分缺乏认真——他要娶她更多是为了他的父亲和贝罗妮女侯爵，而不是为了他自己；背了一身债，孤身一人没有妻子，他照样可以活得很舒坦，就像他有了妻室，银行里存款数百万一样，所以他开始觉得今晚的失败特别有意思。一想到婶娘女侯爵和父亲，想到他们的阴谋诡计，想到这些阴谋诡计没法控制乌拉妮娅，他不由得暗自好笑，因为有位漂亮的风情万种的女人不想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一边倒香槟酒一边暗自思量：她为什么不想让他们得逞呢？香槟酒从几个酒杯边溢流下来；她为什么要干涉我和那个美国袜子商人女儿的婚事呢？她自己在寻找一个意大利爵位？但他真的无所谓。他觉得这个突然闯入的女人迷人而漂亮。非常漂亮，风情万种，性感十足，令人陶醉。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身上。他冷淡了乌拉妮娅。他几乎没为她添酒。当最后天色已晚，康娜丽起身挽着乌拉妮娅的手臂，得意洋洋地朝亲王瞟了一眼时，他俩都心

---

① 指黄铁矿或黄铜矿。

知肚明，他在她的耳边低语："我真诚感谢你光临寒舍。你征服了我。我投降……"

这些话似乎只是戏谑逗笑别无他意，但在他俩——亲王和康娜丽——之间却心知肚明，在她的眼睛中，他看到了胜利的微笑……

他独自留在房里，把香槟酒瓶里的最后一点香槟倒给自己，将酒杯举到嘴边，他大声地说：

"啊，什么眼睛！什么是美丽的眼睛……什么是美丽的眼睛！"

20

第二天，当杜克在小餐馆与康娜丽见面时，她格外激动和快乐。她宣布她已经收到妇女杂志的回函，一星期前她寄出了小册子，她的作品已经被采用，而且会得到一笔稿费。一想到可以挣到第一笔钱，她感到非常自豪，活泼得像个孩子。她没有谈论昨晚发生的事情，好像已经忘记了亲王和乌拉妮娅，但却感到有必要高高兴兴地谈论一番。

她有着各种各样雄心勃勃的计划：当个新闻记者周游世界，深入起伏跌宕的城市生活，追逐每条新闻，由杂志社派遣去参加各种会议和庆典。仅仅想到她能挣到的那些荷兰盾[①]就让她笔耕不止。她想挣很多钱，做很多事，不顾劳累疲惫。他觉得她简直可爱极了：在柔和灰暗的光线中，在一张小桌子上吃着汤团[②]，面前放着半瓶酒，瓶里装着淡颜色的乡村酒，通常无精打采的她获得了一种新的活力，这着实使他惊讶。她的苗条的曲线右边笼罩在灰暗的光亮中，左边沐浴

---

① 荷兰在2002年采用欧元之前的货币单位。

② 用面粉和土豆做的团子。

在街灯明亮的光线中，获得了一种新的魅力，仿佛是画中之人。这使他想起了法国制图员：脸色苍白，面貌清秀，笑容满面；她穿着水手式短上衣，活脱脱一幅素描；她的头发上有几处金光发亮的地方，或说是微暗的金黄色；白色的面纱撩了起来，朦胧地卷在头顶上；她只穿着一件外套——没有扣上纽扣——紫色的紧身胸衣下段塞进短上衣里，身材显得格外苗条优雅。

她倒酒的方式，招呼侍者——店里唯一的侍者，跟他们两人都很熟悉，因为他俩是常客——的语气随和，令人愉快；活泼轻松柔软倦怠兼而有之。她的宏伟计划，她的快乐言语——都令他倾倒，有点学生腔但又挺高雅，随意但又温柔，尤其是她那种处处表现出来的同样随和的举止，怀着一种乖巧的入境随俗的态度，在他看来尤其和谐。他想到了昨天晚上，想到了她故意卖弄风情，但她不想谈这种事情。她从来没有跟他调过情。她钦佩他，觉得他特别聪明，尽管不是他那个时代的聪明；她尊重他说的话和他的思想，跟他在一起她是那么自然，就像一个同志与另一个同志，一个比较年长比较聪明的同志。她感觉对他有一种深厚的友谊，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一种必须在一起，必须生活在一起的感觉；仿佛他俩的生命线汇合成了一条线。它不是一种姐妹般的感觉，也不是一种激情，她不把这种感情想象成爱情，但它是一种钦佩温柔、一种敬畏渴望、一种见到他就觉得亲切快乐的强烈感觉。如果她再也见不到他，那么他就会成为她一生最令她思念的人。他对现代问题不感兴趣，这并不会降低她对他的评价，尽管她是一个现代的富有战斗精神的年轻人，而且即将挥舞起她的第一面战旗。这也许会一时让她感到烦恼，但它绝不会成为她是否欣赏他的决定因素。

他觉得她对他充满深情，没有一点虚情假意。可是他永远忘不了昨晚她跟亲王调情的事情。他曾感到妒忌，而且发现乌拉妮娅也

有醋意。不过，她秉性如此，举止非常自然，现在也没在想昨天、亲王、乌拉妮娅、卖弄风情或者他妒忌的事情。他付了餐费——这次轮到他付——他们站起身来，她快乐地挽起他的手臂，说她想给他一个惊喜，她想给他某样东西，一件好的，非常好的礼物。但是她现在还没有拿到手……可那有什么关系！反正她终归会拿到的……她想把它花在他的身上。

他笑着问是什么礼物……她挥手叫了一辆马车，轻声对车夫说了一个地址。他没听见她说的话……会是什么东西呢？她还不肯透露……出租马车沿着大街朝着台伯河驶去。到了那里，车夫将车停在一家光线昏暗的商店前面，商店里塞满了废旧杂物，都堆到街道上来了。

"康娜丽！"杜克大声喊道，他猜出她的心思了。

"那幅利波·梅米画的天使，我买下送给你了，嘘……"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们进了商店。

"问他开价多少。"

杜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康娜丽只好自己开口砍价。她没花多少时间讨价还价。她花了120里拉买下了那幅画……她亲自将它搬到维多利亚马车上。他们乘车回到杜克的画室里，一起将画抬到楼上，边抬边欢笑，好像他们正在把纯洁的幸福搬进他的家里。在他的画室里，他们把画搁在一把椅子上。天使高贵辉煌，稍有点蒙古人的面貌特征，眼睛长长的，呈杏仁形。天使跪在天梯的最后一级，金紫色长袍的金色饰带飘了起来，与此同时，他长长的翅膀，高大而笔直，在那里抖动。杜克凝视着他的梅米，悲喜交集，为了这幅天使图也为了她……他很自然地张开双臂。

"康娜丽，我能不能谢谢你？"

他将她拥入怀里，她回吻了他。

21

回到家里时，她发现亲王送来了一张卡。这只是前天晚上突访亲王府以后，亲王的一种礼貌的举动，她没往深处想。她正处于一种好心情之中，兴高采烈，心满意足。她很高兴，首先因为她的作品——一篇文章——被《女权》杂志采用了，以后她将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它；她很高兴，因为她满足了杜克想买梅米作品的愿望。她换上了披肩，坐在炉火边略有所思，她在想如何将自己的宏伟计划付诸实施……她应该依靠谁？国际妇女大会将在伦敦召开，《女权》杂志给她寄来了会议日程。她翻阅了活动安排，来自各个方面的妇女领袖将在大会上发言，会议将讨论许多社会问题：儿童心理、父母的责任、妇女进入各行各业后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艺术妇女、医学妇女、时装妇女、家庭妇女、演艺妇女、婚姻立法、离婚立法……

演讲者的简历附有肖像。她们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瑞典和荷兰，几乎每个民族都有代表出席，年迈的年轻的；有些漂亮，有些相貌平平；有些像男人，有些女人味十足；有些人脸蛋像男孩似的性感十足，严厉苛刻，精力充沛；偶尔会有个高雅的，穿着大开领的衣服，烫了波浪发型。没法把她们分门别类。她们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才驱使她们加入女权运动？对有些人来说，这当然是一种癖好、一种秉性，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一种职业，还有一些人是赶时髦……那么她呢？她的冲动是什么？她把会议日程随手搁在大腿上，凝视着炉火，思绪万千……在她的眼前浮现了遵守礼仪的教育、她的婚姻、她的离异……

冲动在哪里？导火线在哪里？慢慢地，她开始旅游，以扩大自己的视野；开始思索，开始了解艺术、妇女的现代生活……她慢慢地、悄

悄地走上了自己的生活轨道，她没有太多的需求，不需要争取很多东西，甚至不需要想得太多或感觉太多……她审视自己，仿佛是在阅读一本现代小说，察识一个女人的心理……有时，她似乎有一种意愿，想去战斗，像现在这样，有着自己宏大的计划……有时，她坐着，就像不久前她常常做的那样，倚靠着温暖舒适的炉火。有时，她感觉，就像现在为杜克所做的事情那样……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她的生活一直是循序渐进的，随着她必须走的生活轨道随意轻松地滑行，由着命运的手指轻轻推动……她突然看得很清楚了。她内心有着一种巨大的真诚：她没有装腔作势，自己没有，对别人也没有。她的个性有很多矛盾，但是她全都承认，以至能够亲眼看见这些矛盾。她灵魂的坦诚、开阔此刻变得非常清晰。她看到自己本性的复杂，有着许多短促闪光的琢面……她已经怀着热忱，凭着直觉写作，但是她所写的东西有用吗？她内心升腾起一股疑惑。《荷兰法》就在桌上，是她离婚时期的遗留物……但是，她懂法律吗？她的文章被采用了，但《女权》的编辑有能力判断它吗？她再次仔细看了妇女领袖的肖像，她们的简历，她们中有些人严肃和挑剔，她很担心自己的文章不行——太肤浅——她的思想没有受过学习和知识的熏陶……但是，她想象自己的肖像出现在会议日程里，下面印有她的名字和简要说明：《离婚妇女的社会状况》作者，发表在《女权》杂志上，出版日期等等。她笑了，这听起来多么具有说服力！可是，要学习，要干事，要了解，要行动，要协调现代生活该有多么困难！现在她在罗马，她倒希望去伦敦，可是旅行不太方便。在为杜克买画的时候，她感到非常富裕，她想到了稿费，可现在，她感到很穷。她很乐意去伦敦……可她会思念杜克的；大会只开一个星期。目前她只是暂时定居在这里，她会喜欢罗马和她的房间的，古罗马圆形剧场暗色的拱门屹立在那里，剧场像黑色的翅膀飞翔在城市的尽头，远处是朦胧的蓝色的山脉……随后，

她想起了亲王，她第一次想起了前天晚上，回想起那天夜晚整晚的戏谑打趣，整晚的香槟，杜克绷着脸默默坐着，乌拉妮娅哑口无言。瘦小纤细的亲王，似乎从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中苏醒了过来，感觉到自己是个世界名人，眯缝着两只红宝石似的眼珠。她喜欢他，偶尔喜欢打情骂俏，亲王理解她。她救了乌拉妮娅，对于这一点她确信无疑。对自己的善举她是感到满意的……

她懒洋洋的，不想梳妆打扮去上馆子。她不觉得太饿，于是只随便吃了点厨房里现成的食品权作晚餐：几只鸡蛋，一些面包，一些水果。她想到了杜克，他一定会在他们常坐的那个餐桌边等她，她已经让公寓看门人的儿子给他送了张便条……

杜克正下楼梯准备外出去餐馆，在楼梯上撞见了那个男孩。他读了那张便条，感到非常失望。他像小孩一样感到有点伤心。他回到了自己的画室里，打开几盏灯，一屁股坐进一个宽大的沙发里，在昏暗的光线下凝视着梅米的天使。画依然搁在椅子上，在房间中央闪发着淡淡的金光，宛如一种甜蜜的慰藉，带着一种变异，仿佛想告诉人们即将发生的一切神秘的事情……

22

几天以后，康娜丽等待着亲王的来访，是他请求见她的。她坐在书桌边修改文章的校样。灯光透过黄色丝绸灯罩柔和地照亮了她。她穿着一件绣有紫色花朵的白色绉绸便服。另一盏置于墙角的灯透射出第二股光亮；房间微黑暗淡，在柴火燃烧的第三股光源的照耀下温暖舒适，其乐融融——屋里挂着杜克的水彩画、素描、摄影，花瓶里插着白色的银莲花，到处摆放着紫罗兰，其间还有一棵棕榈树。她的书桌上散落着一些书籍和打印过的纸张，一切都说明她在努力工作。

“笃笃！”有人敲门，她大声请来访者进屋。亲王进房时，她坐着不动，过了一会儿才搁笔起身。她笑着走近亲王，伸出一只手，亲王吻了一下。他身着晨装，头戴高顶黑色大礼帽，手戴浅灰色手套，别着领带扣针，显得非常潇洒。他们在炉火边坐下，他说了一大堆恭维话，赞美她的房间布置、她的全套服装、她的眼睛。她也巧妙地应答。亲王问他是否打扰了她。

“也许你在给心上人写一封有趣的信？”

“不，我在校对清样。”

“清样？”

“对……”

“你写作？”

“这是我的第一次习作。”

“短篇小说？”

“不，一篇文章。”

“文章？哪方面的？”

她说了个很长的题名。他惊讶地看着她。她开心地大笑。

“你没想到，对不？”

“圣玛丽娅！”他惊讶地嘟哝。他还不习惯他那个世界里在妇女运动中联合起来的“现代女性”。“用荷兰语写的？”

“用荷兰语写的。”

“下一次用法语写，那样我就能读一读……”

她笑着答应了，并为他沏了一杯茶，递上了糖果。他轻轻嚼了几块。

“你当真？你总这样当真吗？那天你可不这样认真，对吧？”

“有时候我非常认真。”

“我也一样。”

“我明白。那天晚上如果我不来,你也许会变得非常认真。”

他傻乎乎地笑了,会意地看着她。

“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他说。“非常有趣非常聪明。你想做的事,总能做成……”

“有时候行……”

“有时候,我想做的事,也能做成……有时候,我也很聪明。只要我想做,只是通常我不想那么做。”

“那天你的确想做……”

他哈哈大笑。

“是的！那天你比我聪明。明天也许我比你聪明。”

“谁知道!”

他们两人都笑了。他嚼着糖果,从盘子里一块一块地拿着吃。他喜欢喝波尔图葡萄酒,她为他斟了一杯。

“我可以送点东西给你吗?”他认真地说。

“什么东西?”

“一件纪念我们初次见面的礼物。”

“你太好了。会是什么东西呢?”

他从衣服里边的口袋取出用绵纸包着的一样东西,交给她。

她打开纸包,看见了一块古代威尼斯织物,衬裙下端的荷叶边。

“请收下,”他恳求,“这块料子非常好。送给你做礼物我非常高兴。”

她含情脉脉,调情般地看着他,仿佛要看透他似的。

“你必须这样披……”

他站起身,拿起那块荷叶边,披在她白色的晨衣外面,从一个肩膀披向另一个肩膀。他的手指抚摸着上面的褶皱,他的嘴唇一时轻轻擦过她的嘴唇。她感谢他送的礼物。他坐了下来。

“你接受了,我很高兴。”

“你是否也送给了霍普小姐?”

他哈哈大笑,笑得那么开心。

“对她来说,女王晚礼服的布样已经足够了。我不敢给你布样。我要给你古代威尼斯的织锦。”

“可是,为了那块布样,你差一点毁了你的前程?”

“对,是啊!”他哈哈大笑。

“什么前程?”

“噢,不!”他辩解说,“告诉我,你有什么高见?”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应该娶她吗?”

“我反对所有婚姻,知识分子之间的……”

现在他明白了她与杜克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他此前还有什么疑惑的话。

“那么……你认为我是知识分子吗?”

她哈哈大笑,既卖弄风情,又带有一丝鄙视。

“听着,你认真吗?”

“我洗耳恭听。”

“我觉得你和霍普小姐都不适合自由恋爱。”

“那么我不是知识分子啰?”

“我不是说你没有教养。我是说没有接受现代教育。”

“这么说我不现代啰?”

“是的。”她有点恼火地说。

“那你就教我现代好了!”

她紧张地哈哈大笑。

“嗨,我们别说这些吧。我给你什么建议呢?别娶乌拉妮娅。”

“为什么不要娶她?”

“因为你的生活会成为一种灾难。她是个甜蜜的美国小暴发户……”

“我给她我拥有的东西,她给我她拥有的东西……”

他嚼着糖果说。她耸了耸肩膀。

“那就娶她吧!”她满不在乎地说。

“要是你叫我别娶她,我就不娶她。”

“那么你爸爸呢? 那个女侯爵呢?”

“你对他们了解些什么?”

“噢,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你真是个魔鬼!”他高声说,“是天使也是魔鬼。告诉我,你对我父亲和女侯爵了解些什么?”

“你把自己卖给乌拉妮娅得了多少钱? 不到一千万?”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女侯爵有五百万就满足了。不错嘛,五百万……美元还是里拉?”

他一拍双手。

“你真是个魔鬼!”他大声嚷道,“你是个天使和魔鬼。你怎么会知道的? 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你知道一切吗?”

她身体朝后仰去,哈哈大笑。

“一切……”

“怎么可能呢?”

她看着他,摇摇头,玩起了调情的把戏。

“告诉我……”

“不行。这是我的秘密……”

“你认为我会出卖自己吗?”

"我不敢对你的利益和兴趣提出建议。"

"有关乌拉妮娅的也不行吗?"

"我建议她别结婚。"

"你已经建议她别结婚了吗?"

"偶尔说说……"

"这么说你是我的敌人?"他生气地说。

"不是的,"她柔声地说,想重新赢回他的心,"是朋友……"

"朋友? 到什么程度的朋友?"

"到我想到的程度……"

"不是我想到的程度……"

"噢,不行,永远不行!"

他站起身来,他的血液像在燃烧似的。她平静地坐着,几乎毫不在乎,她的头朝后仰去。她不做回答。他跪在地上,在她还没有将他推开之前抓住她的一只手拼命亲吻。

"啊,天使,天使! 啊,魔鬼!"他一边亲吻一边喃喃自语。

她挣脱出手来,轻轻把他推开,说:

"意大利人这么快就亲吻!"

她嘲笑他。他站起身来。

"教教我,荷兰女人是怎样的,尽管她们亲吻比我们来得慢。"

她傲慢地示意他坐到一把椅子里去。

"坐下。我不是典型的荷兰女人,否则我不会到罗马来。我很自豪自己这般四海为家。不过我们不是在讨论我的事情,我们在讨论乌拉妮娅。你真想娶她?"

"如果你反对,我怎么能办成? 你为什么不作为一个亲密的朋友与我站在一起?"

她犹豫了。乌拉妮娅和他都不成熟,没法理解她的思想。她瞧

不起他们两人。好吧,那就让他们两人结婚吧。他将变成富人,她将变成公主——女公爵。

"听着!"她边说边朝他倾身,"你娶她是为了百万美元。但是你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会幸福。她是个变化无常的小东西;她需要刺激……你是黑衣教皇派的。"

"我们可以住到尼斯[1]。她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偶尔我们会来罗马,偶尔我们会去圣斯蒂芬诺,会很不幸福……"他显出一副悲伤的样子"不过,我才不在乎呢。反正我总是不高兴。我将尽力使乌拉妮娅开心。但是我的心……会在其他地方……"

"在哪里?"

"与妇女运动在一起。"

她哈哈大笑。

"现在我是否应该客气一点?"

"是的……"

"答应帮助你?"

"这对她有什么两样?"

"啊,天使,魔鬼!"他高声嚷道。

他嚼了一块糖果。

"杜克先生是怎么想的?"他捣蛋地问。

她竖起了眉毛。

"他没想过这问题。他只想着他的艺术。"

"还有你。"

她看着他,低下了头,像女王一样认同他的说法。

"还有我。"

---

① 法国东南部港城。

"你经常与他一起用餐?"
"是的。"
"为什么不换换口味与我一起吃饭呢?"
"哦,那我喜欢。"
"明天傍晚? 到哪里去?"
"随你的便。"
"大饭店?"
"也请上乌拉妮娅。"
"为什么不就我们两人?"
"我想最好叫上你的未婚妻。我陪伴她。"
"你是对的。你非常对。如果杜克先生能赏光,也请他。"
"好的。"
"那么明天见,八点半?"
他起身告别。
"我得走了,"他说,"实际上我宁愿待在这里……"
"那就待着吧……或者以后再待,如果你现在得走的话。"
"你真冷静。"
"你几乎不太想乌拉妮娅。"
"我一直在想妇女运动。"
他坐了下来。
"你真的该走了,"她说着眼睛里露出了笑容,"我得穿衣服……去与杜克先生一起吃饭。"
他亲吻她的手。
"你是个天使和魔鬼。你明白一切,你能做一切。你是我遇见过的最有趣的女人。"
"因为我校对清样?"

“因为你就是你……”

他仍然握住她的手，非常认真，几乎是威胁地说：

“我永远忘不了你……”

他走了。当她独自一人时，她打开了窗户，她意识到自己有点卖弄风情，但这是她的本性。她做得很自然，跟有些男人很自然，当然不是跟所有的男人，永远不会跟杜克，永远不会跟她尊敬的男人。她鄙视这个突如其来的亲王，他那对血红的眼睛，还有他的亲吻……但是他足以让她感到开心……

她换上衣服出门了，她来到那家餐馆，早就过了约定的时间，但发现杜克双手抱头还在等她，她立刻告诉他，亲王的来访耽搁了她。

23

起先，杜克不愿意接受亲王的邀请，但是康娜丽说如果他去了她会更加开心。大饭店餐厅的这顿晚宴非常奢华，康娜丽尽情地享受，她身着一件旧的黄色舞会礼服，那是她婚姻初期留下来的，她很快把它改了一下，镶拼了亲王古色古香的织锦。乌拉妮娅看上去非常漂亮，白皙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洁白铿亮的牙齿，黑色的薄纱紧身外衣上镶嵌着闪光的蓝黑色饰片，仿佛她穿着一套锁子甲；亲王的评价是：长着鳞片尾巴的赛壬[①]。其他餐桌的客人时常朝他们的餐桌张望，因为每个人都认识亲王，每个人都意识到他将迎娶一位美国富商的女儿，每个人都在想他为什么要对那个没人认识的苗条的金发女郎大献殷勤？她已经结过婚——大家是这样想的；她在陪伴未来的王妃；她与那个年轻人关系非常密切，他是个荷兰画家，目前在罗马

---

① 半人半鸟的女海妖，以美妙歌声诱惑过往海员，使驶近的船只触礁沉没。

做研究。人们很快了解了一切……

康娜丽喜欢别人关注她，她跟亲王打情骂俏惹人注目，弄得乌拉妮娅非常生气。第二天清晨，康娜丽还没起床，她已经忘掉了昨天的晚宴，但却在思考她小册子里的一句措词，这时传来了一声敲门声，女佣给她端来了早餐和几封信，并说霍普小姐希望跟她谈谈。康娜丽让女佣把乌拉妮娅请进屋来，而她自己躺在床上不动，喝着她的热巧克力。乌拉妮娅劈头盖脸地指责她，这使她大吃一惊。乌拉妮娅一边呜呜哭泣，一边把她大骂一通，非常激动，说她算看透了康娜丽，她承认女侯爵提醒过她要当心康娜丽，说康娜丽是个危险的女人。康娜丽让她发泄压抑的情绪，她只是冷静地回答，说她没意识到自己造成什么伤害，相反她救了乌拉妮娅；她是个结过婚的女人，是陪伴乌拉妮娅的，但她没说亲王其实只想与她单独用餐。乌拉妮娅不信，她继续谩骂……康娜丽看着她，发现她在发怒的时候非常粗俗，说起美国英语就像在嚼榛子，最后她冷冷地说：

"可爱的孩子，你这是无端胡闹。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亲王写信，请他别再关注……"

"别，别，别那样做，亲王吉利奥以为我妒忌了……"

"那么你说怎么办？"

"你为什么要独占吉利奥？你为什么要跟他调情？你为什么要在他面前炫耀自己？昨天，在挤满客人的餐厅里？"

"那好吧，如果你不喜欢那样……我就不再与吉利奥调情，不再在他面前炫耀……我不再在乎你那个亲王了……"

"这还差不多。"

"那就一言为定，可爱的孩子。"

她的镇定也使乌拉妮娅冷静了下来。乌拉妮娅问：

"那么，我们还是好朋友，对不？"

“那当然啰,可爱的孩子,我们有什么理由闹翻吗?我看没有任何……”

他们这一对,亲王和乌拉妮娅,她根本瞧不起。真的。起先,她曾劝说过乌拉妮娅,但那只是一种大概的想法。后来,她意识到乌拉妮娅的浅薄,她失去了对这个女孩的兴趣。如果开点玩笑,搞点无伤大雅的调情都会使她火冒三丈,那好吧,就这样结束吧……她的思绪更多放在了给刚寄来的文章校样上……她起床伸伸懒腰……

“到客厅去吧,乌拉妮娅,我亲爱的,让我先洗个澡……”

过了一会儿,她精神焕发,笑容满面,来到客厅重新与乌拉妮娅在一起。乌拉妮娅在哭泣。

“我亲爱的姑娘,你还在为什么事烦恼?你的梦想几乎就要实现了。你的婚姻几乎确定无疑了。你还在等待芝加哥的回音?你等不及了吗?发一份电报。如果是我,我早就发电报了。你不会认为你父亲反对你成为圣斯蒂芬女公爵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乌拉妮娅哭着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康娜丽耸了耸肩。

“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我能信任你吗?我能信任你的建议吗?”

“我不想再给你任何建议。我已经说了我的意见。现在你必须自己决断。”

乌拉妮娅拉着康娜丽的一只手。

“你的意见是什么,我嫁给吉利奥……还是……不嫁?”

康娜丽深情地看着她的眼睛。

“你这是无事自找烦恼。你在想,也许女侯爵跟你的想法一样,我想把吉利奥从你身边夺走?不,亲爱的,我不会嫁给吉利奥的,他

是国王和皇帝我也不会嫁给他。我有点相信社会主义,我不会嫁给一个头衔……”

“我也不会……”

“亲爱的,你当然不会。我从没认为你会那样做……可是你在问我希望看到什么结果?好吧,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你,我不希望看到任何结果,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你自称是我的朋友……”

“咳,可爱的孩子,我希望永远是你的朋友。可是你别这么劈头盖脸地骂我,空着肚子来骂我……”

“你是个打情骂俏的人……”

“天性是这样,有时候是这样。我答应你不再与吉利奥调情。”

“真的?”

“当然真的。我在乎什么?我觉得他挺逗人,不过如果这使你感到恼火,那我就很高兴牺牲我的乐趣。那没多大关系。”

“你喜欢杜克先生?”

“非常喜欢……”

“你会嫁给他吗,康纳丽?”

“噢,不会的,我的孩子。我不会再结婚的。我知道婚姻是个什么样子。你愿意与我一起去散步吗?天气真好,你向我发了那么多牢骚,今天早晨我都没法工作了。这么好的天气,走,我们一起到西班牙广场去买点鲜花……”

她俩一起外出散步,买回了鲜花,康娜丽送乌拉妮娅回贝罗妮公寓。她继续上路,前往小餐馆吃午饭,这时,她听见有人在背后追赶她。原来是亲王。

“我早就看见你了。乌拉妮娅回去了?”

“亲王,”她立刻说,“该结束了。”

“什么?”

“别再来看我,别再开玩笑,别再送礼物,别再去大饭店吃晚餐,别再喝香槟。”

“为什么不行?”

“未来的公主不愿意。”

“她嫉妒啦?”

康娜丽告诉了他乌拉妮娅大吵大闹的事。

“你甚至不能与我并肩走路。”

“我不能的。”

“不,不行。”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这样。”

“你看,男权主义了吧,力量就是权力?”

“对极了。”

“我的职业就是与之作斗争。不过今天我不忠于我的职业。”

“你太迷人……总是那么迷人。”

“你一定不能再这么说了。”

“她真烦人,乌拉妮娅……告诉我,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应该娶她吗?”

康娜丽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们两人都询问我的意见!”

“对,对,你是怎么想的?”

“那还用说,娶她做老婆!”

他没能听出她的鄙视。

“用你的盾徽换取她的皮夹。”她在一阵狂笑中继续说。

现在他悟出了一点味道。

“你看不起我,也许我们两人你都看不起。”

"噢，不……"

"告诉我，你为什么鄙视我？"

"你想知道我的意见？乌拉妮娅是最甜蜜最可爱的女孩，但不应该独自一人外出旅行。你……"

"我呢？"

"你是个可爱的人。给我买那些紫罗兰花，好吗……"

"马上买，马上买。"

他买了一束紫罗兰。

"你喜欢紫罗兰，对不……"

"对。这是你的第二……也是最后一件礼物。就在这里分手吧。"

"不，我送你回家。"

"我不回家。"

"那么到哪里去？"

"我去小餐馆。杜克先生在那里等我。"

"那家伙真幸运！"

"你真这样认为？"

"怎么可能有其他想法呢？"

"我不知道。再见，殿下。"

"邀请我吧，"他恳求，"让我跟你们一起吃午饭吧！"

"不行，"她严肃地说，"绝对不行。你最好不要去。我想……"

"什么……"

"那个杜克就像乌拉妮娅……"

"嫉妒？那么我什么时候能再见你？"

"真的，你最好别……再见，殿下！谢谢……这些紫罗兰。"

他弯腰亲吻她的手。她择路朝小餐馆走去，发现杜克通过餐馆

窗户正看着他俩的告别。

24

餐桌边，杜克默默无言，紧张兮兮。他玩弄着他的面包，手指在颤抖。她感到他心中有苦恼的事情。

“什么事？”她关切地问。

“康娜丽，”他充满感情地说，“我得跟你谈谈。”

“谈什么？”

“这样不对。”

“什么不对？”

“你与亲王。你已经看透他了，然而……然而你还继续容忍他，你还继续见他……让我说完，”他边说边环顾四周，餐馆里只有两个意大利人，在离他们最远的那个餐桌就餐，他不用担心别人偷听，可以大胆说话。“让我说完，”当她想打断他时，他重复道，“当然，你是自由的，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过，我是你的朋友，我想给你一点忠告。你现在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亲王是个无赖。卑鄙、无耻……你怎么可以接受他的礼物和邀请？昨天晚上你怎么可以逼我跟你一起去？对我来说，整个晚宴简直是遭罪。你知道我多么爱你——我怎能不承认这一点呢！你知道我有多爱你。看着你作贱自己，去与他这样的人交往，我实在无法忍受。让我说完。我说你是作贱自己！他连给你系鞋带都不配。你逗弄他，你戏谑他，你调情卖俏……让我说，你跟他调情。你看中他什么？这个自负的白痴。他在你的生活中算个什么东西！让他去娶霍普小姐吧，你干吗要在乎他们两个？你干吗要在乎那些卑劣的人，康娜丽？我鄙视他们，你也鄙视他们。我知道。既然如此，你干吗要去妨碍他们呢？让他们去

生活在他们那个头衔和金钱的虚荣世界里，你管那种闲事干什么？我真不理解你。咳，我明白，没人能理解你！你具备女人所有的特点。我喜欢在你身上所看到的一切，你做什么我都喜欢……我不理解也没关系。但是，我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我恳求你别再去见亲王了。别再跟他有什么联系。别再理睬他……昨天的晚宴简直太痛苦了……"

"真可怜！"她柔声说，端起酒瓶往他的酒杯里斟满酒，"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为什么？你在作贱自己！"

"我没那么高贵……没那么高贵，听我说，我不值得崇拜。仅仅是因为我有一些新潮的思想，一些比普通妇女大众更加开放的思想？除去这一点，我也只是个普通的女人。一个男人只要快活诙谐，这就能逗乐我。不，杜克，我要说，我觉得亲王不是个无赖，我想也许他比较自负，但是我认为他也是快活和诙谐的。你知道我也非常喜欢你，可是你既不活泼也不诙谐。你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不想把你与亲王作比较……我不想进一步评论你，否则你又要学究气了。可你确实不阳光不诙谐。而我可怜的秉性有时需要那些东西。我生活中还有什么？除了你一无所有，只有你！有了你的友谊我就非常幸福，能认识你我很幸福。不过，我为什么不能偶尔快活一下呢？真的，我有轻松愉快随意取乐的一面，甚至轻浮……我必须改掉它吗？这种习性很坏吗？告诉我，杜克，我坏吗？"

他朝她忧郁地笑了笑，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他不回答。

"如果这种习惯必须克服，我能，"她继续说，"但这是必须克服的吗？这只是偶尔闲聊，没其他意思。过后我即刻忘得一干二净。我马上把亲王忘了。你，我忘不了！"

他看着他，面露喜色。

“你懂吗？你觉得我没跟你打情骂俏，卖弄风情？抓住我的手，别再生气了…… ”

她把一只手伸过桌面，他紧紧握住她的手指。

“康娜丽，”他继续柔声说，“是的，我感到你是真诚的。康娜丽，嫁给我！”

她庄重地直视，头往下垂落了一点，随后又正视前方。他们已经不再吃饭。两个意大利人站起身来，说了声再见，然后离开。餐馆里就剩下他们两人。服务员给他们端来了一些水果，随后退了下去。

他俩又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她用非常温柔的声音说话，神态是那么亲切那么忧郁，他倾慕得几乎啜泣起来——

“当然，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会向我提出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像我们这样深厚的友谊自然会导致那样的问题。但这是不可能的，亲爱的杜克……这是不可能的，我亲爱的孩子……我有我的想法……但不是婚姻。我反对婚姻……但这不是问题。有时候，女人瞬间就会背弃她所有的理想……那又怎么样呢……？”

她睁大眼睛凝视着，然后轻轻抹了一下前额，仿佛她看不清楚似的……她继续往下说：

“问题是……我害怕婚姻。我明白这一点，我知道婚姻是个什么样子……此时此刻，我能清楚看见我丈夫就在眼前。我能在眼前看见他那种恶习，那种单调乏味的婚姻生活，婚姻把所有的细微差别都磨灭了。婚姻就是这种样子：习惯，乏味。现在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认为婚姻很恶心。我认为习惯很讨厌。我认为激情是美好的，但是婚姻不是激情。激情会很崇高，是超拔的，但是，婚姻却是人类心胸狭窄自私自利的一种建制……我已经变得害怕这种睿智的道德枷锁。我已经立下誓言——我想我会遵守这一诺言——永远不再结婚。我的整个性情已变得不适合婚姻了。我不再是那个喜欢社交晚

宴，与父母一起留神寻找丈夫的年轻海牙姑娘……我对他的爱是一种激情！在我的婚姻中，他想要驾驭这种激情，使它变得枯燥无味、充满沉痼恶习。我反叛了……别让我说起这个话题。激情太短暂，没法支撑整个婚姻……没法激情过后相敬如宾，等等。仅为了那一点，就没有必要结婚。不结婚，我也能相敬如宾。当然，还有孩子的问题，还有各色各样的困难……现在我还没法把这个问题想透。现在我只是非常认真非常平静地感到我不适合婚姻，永远不会再结婚。我不会使你幸福的……别悲伤，杜克，我爱你，你对我很珍贵。也许……我碰巧在恰当的时候遇见了你。如果我早些时候在海牙遇见你……你肯定是让我感到高不可攀的。我不太可能爱上你。现在我理解你，尊敬你，钦佩你。我非常坦率地对你说，我爱你，钦佩你，爱慕你所有的柔情厚道，这种爱慕我对我的丈夫都从来没有过，不管他如何强调他当男人的权利。你一定要相信，坚定地相信，我说的是真话。调情……我只对吉利奥亲王……”

他含着泪水默默地看着她。他站起身召唤侍者，心不在焉地付了账单，他眼睛里泪水汪汪，泪花闪动。他俩出了餐馆，她叫了一辆马车，给了多里·潘菲里尔别墅的地址。她记得花园还开着。他俩默默地乘着马车，沉浸在对未来的思索之中，未来颤抖着在他们的面前展开。时而，他深深地呼吸几下，浑身发抖。有一次，她以巨大的热情紧攥着他的手。他们在别墅门前下了车，一起沿着恢弘的大道漫步。整个罗马就在脚下，圣彼得教堂跃入眼帘。他们没有交谈，她突然在一条古色古香的长凳上坐了下来，懦弱地轻轻哭泣。他用一条手臂揉着她，安慰她。她擦干泪水，笑着拥抱了他，回吻他……黄昏降临，他们起程回家。他给了车夫画室的地址。她随他一起到了那里。她把自己给了他，诚实而彻底地给了他，怀着如此巨大而强烈的爱。在他的怀抱里她觉得自己快要晕

倒了。

25

他们没有改变各自的生活，尽管杜克在与母亲吵了一架后，不再睡在贝罗妮膳食公寓，而是睡在一间与画室毗连的储藏室里。这间储藏室原先塞满了各色各样的箱子和废旧杂物。对于杜克与母亲吵架，康娜丽是很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她一直很喜欢范·德·斯塔尔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但是，她有一种自豪的冲动感，范·德·斯塔尔夫人不能理解杜克或她，为这一点她非常瞧不起她。不过，她还是想避免双方疏远。在她的建议下，杜克又开始去看望母亲，可是范·德·斯塔尔夫人依然冷冰冰不睬他。此后，康娜丽与杜克去了那不勒斯[1]。他俩不是私奔，只是这么做了。康娜丽告诉乌拉妮娅和亲王她要去那不勒斯一段时间，杜克先生可能要随她一起去。她不熟悉那不勒斯，如果杜克先生能够在那个城市里为她做导游，她会非常高兴的。康娜丽仍然租用罗马的套房。他们在那不勒斯过了两周，无忧无虑，纯洁无瑕，幸福无比。他们的爱情在那不勒斯金黄色的南部天空下，在阿马尔菲、索伦托、卡普里岛、卡斯特拉马雷蓝色的波浪里抽枝发芽，朴质、奔放、平静。他们顺着紫色的生命线随波逐流，他们手牵着手，沿着融会成一起的两条生命线行进，不理会人们的习俗和看法。他俩的态度如此崇高，以至于他俩的这种关系不再是某种丢脸的事情，他俩在内心中鄙视整个世界。他俩的幸福软化了翱翔的灵魂中的自豪，仿佛幸福在四周抛撒花朵。他们好像生活在梦中一样，起先在博物馆的大理石中间，后来在野花覆盖的阿马尔菲悬崖上面，

---

① 意大利一地名。

在卡普里岛的海滩上，或者在索伦托宾馆的露台上。大海在他们的脚下汹涌澎湃。远处，在珍珠般的蒙蒙雾气中，朦胧的白色像模糊的白垩。卡斯特拉马雷，那不勒斯，维苏威的幽灵，卷流烟云，迷漫朦胧。

他们避开每个人，所有的人，所有的游客。他们在小餐桌就餐，人们一般都认为他俩是新婚夫妇。那些在客人登记簿里看过他俩姓名的人都低声议论。当然，康娜丽和杜克是听不见看不到的，他们生活在梦幻之中，他们只是相互对视，或者看着乳白色的天空和远处朦胧的白色山脉，那些镶嵌在群山之间的一个个小镇就像一块块白色的补丁。

当他们几乎花完所有的钱财时，他们微笑着回到了罗马，像以前一样生活。她住在她的房间里，他住在他的画室里，就餐时两人在一起。不过他俩还是一起在亚壁古道的遗址上、弗拉斯卡蒂镇周围、莫勒桥边、马里奥峰的山坡上追寻他们的梦想；在雕像和绘画之间，他们的幸福与罗马的氛围融合在了一起：他把他新的爱恋与对罗马的爱恋相交织，她为了他也爱上了罗马。这种陶醉在他们的四周造就了一种光环，因此他们看不见普通的生活，也看不见普通的人们。

终于，有一天，乌拉妮娅发现他俩都在家里，在康娜丽的房间里。屋里燃烧着炉火，她笑吟吟地凝视着火焰，他坐在她的脚边，她的一只手臂揉着他的脖子。显然，他俩几乎不考虑其他任何东西，心里只有他俩的爱情。谁也没有听见敲门声，却突然看见乌拉妮娅活生生地站在他们的面前。那天，他俩的梦醒了。乌拉妮娅呵呵大笑，康娜丽也哈哈大笑，杜克拉过一把椅子。乌拉妮娅非常高兴，显得非常漂亮，她告诉他俩她订婚了。她好奇地问，他俩到底钻到哪里去啦？她现在订了婚，已经去圣斯蒂芬诺见过老亲王了。一切都非常美好甜蜜，旧城堡是“可爱的老房子”，老亲王是“可爱的老人”。她是透过

她那个即将获得的公主头衔闪光的帷幔看待一切的。婚期已经确定,在复活节前,所以只剩三个多月了。婚礼将在圣卡洛举行,盛大婚礼的光彩荣耀都将应有尽有。她父亲会带着最小的弟弟来意大利参加婚礼。她显然很担心他们的到来,不停地说这件事;她非常详细地给他俩说了她的嫁妆,女侯爵正在帮她一起准备。他们准备住在尼斯一处大套间里。她非常喜欢尼斯:这是吉利奥的好主意。突然,她想起了一件事,顺便告诉他们,她已经成了天主教徒。多么麻烦的事情!好在大主教阁下正在负责料理一切,由教会对她进行指导。罗马教皇将单独正式接见她,与吉利奥一同接见……问题是接见时她该穿什么?当然是黑色衣服,但穿天鹅绒的还是缎子的?康娜丽有什么建议?她的品位很高雅。黑色网眼面罩,上面镶嵌钻石……明天她将与女侯爵和吉利奥一起去尼斯,看看他们的套房……

离别时,乌拉妮娅请康娜丽去看望她,欣赏她的嫁妆。后来,康娜丽笑着说:

“她很幸福……幸福对每个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嫁妆和爵位不会使我幸福。”

“那些是小人,”他说,“我们有时会遇见,但我会选择避开……”

他们两人都想到了。他们的手指相互缠绕着,她的眼睛凝视他的眼睛,他们也很幸福,一种更加高尚的幸福;他们内心充满了自豪,仿佛看见他们的生命线沿着崎岖的山坡弯弯曲曲向高处延伸,看见幸福点缀的花朵,他们在花雨中昂首前进,带着爱情的微笑和目光,在他们的梦幻中继续前行,远离人间和现实。

26

几个月在梦幻中过去了。爱情如此炙热,他俩的内心像绽开的

花朵。她成熟美丽，他聪明能干；两人内心的自信表露无遗：她如花似玉，而他创造力四射。她倦怠的魅力变成了自豪，体形逐渐丰满圆润，眼睛炯炯有神，幸福挂在嘴边；他在提笔作画的时候激动得双手颤抖，意大利的天空在他的眼前显现出拱形的穹顶，宛如爱情和激情的苍穹。他创作和完成了一系列水彩画：朦胧的梦境再现，风格很像透纳[①]的最佳作品——自然界的丰碑上，除了烟雾蒙蒙，其他啥也没有——那不勒斯海湾所有的乳白色和珍珠般的水汽，像一个装满亮光的高脚酒杯，而杯里的一块绿松石融入了水中。他把这些画送到荷兰、伦敦，突然他有了职业，有了工作，有了声誉，有了勇气、力量、目标和成就。

她写文章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人评论，有人攻击，有人提及她的名字。但是，当她发现自己的名字与妇女运动搀合在一起时，颇不以为然。她宁愿与他共享富有感情的生活，经常给他朦胧的幻想作出贡献。在他色彩斑斓的梦幻的极度朦胧中，一种光的灼热、一条从四面八方围拢来的地平线、一线现实的裂缝，给了他理想的朦胧以内涵。与他在一起，她学会了分辨和感觉自然、艺术和整个罗马，当他沉浸在象征主义的思潮之中时，她也完全随他而去。他草草绘制了一幅出色的素描，描绘妇女运动的理论家攀登迂回曲折的生命线：她们好像正在从一个行将崩溃的非常古老的城市里出来，那个城市的立柱有些地方还连着柱顶过梁，笼罩在薄暮的微光中；她们似乎在挣脱废墟的阴影，而处在地平线上的废墟已经湮没在暮色之中。她们勇往直前，呐喊着相互召唤，伸展手臂相互挥手，她们上方的旗帜和宣传标语像浪潮一般涌动；她们用有力的手臂紧握锤子和丁字镐，

① 透纳（Turner，1775—1851），英国风景画家，擅长水彩画，主要作品有《运输船的遇难》、《迪埃普港》、《雨、蒸汽和速度》。

人群沿着生命线汹涌向前，朝着光线越来越亮的地方前进。朦胧的光亮，远处，隐约可见一座崭新的城市，城里的钢铁大楼在远方白而发亮的光芒中高耸入云，光芒万丈，如同中央车站和埃菲尔铁塔。玻璃的拱门和房顶晶莹闪光，高高的天空中有几小节音符和音阶飘动……

于是，每幅作品都对另一人的心灵产生影响，于是，她学会了欣赏，他学会了思索；她看到了美丽、艺术、自然、朦胧和感情，并且不再仅仅是设想而是去感觉；他就像在他的素描——一座玻璃和钢铁的虚无缥缈的现代化城市——中所表现的那样，看到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正在从他对古罗马遗址梦想的朦胧中升起。这是他按照自己的本性和性情在思考一个现代的问题。她大致像恋爱中的女人那样，用她所爱恋的那个男人的眼睛和心灵去观赏和思考。但是，不管在他们思想和感觉新领域的绝对本质里有多少不完美的东西，他俩的爱情所产生的互动给双方带来了一种幸福，这种幸福如此伟大、如此统一，以至于此时此刻他们无法理解或周密考虑它，以至于它几乎像一种出神入迷的状态，一个他们能在其中做梦的朦胧虚幻的世界——尽管它绝对真实，是可以实实在在触摸到的现实。他们思考、感觉和生活的方式是一种理想的现实：充满理想地进入，沿着他们生活的循序渐进的轨迹、沿着他们爱情的金色路线获得成功，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或理解它，因为日常生活依然困扰着他们。不过，困扰程度很小。他们分开居住，早晨她会来看他，看见他在素描画像前，她就会坐到他身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他们会一起完成这幅作品。他在一个一个分别描出与妇女理论有关的人物，他在寻找这些人物的特征，寻找各种人物形式的模特儿：有些具有梅米《天使传报》中蒙古人种天使的特征；其他作品具有康娜丽苗条的身影以及她后来结实丰满的体形；他寻找皱褶：女人无袖长袍中的皱褶，她们从城市遗址

紫罗兰色的暮色中获得的自由，并改变作为几个世纪化装舞会的服装的她们的长袍：贵族女士长长的拖裙，苏丹女眷的面纱，清洁女工的毛衣，修女用的头巾——因为这些着装代表了一个更加现代的时代，服装也变得越来越现代……绘画有着如此轻盈缥缈和矜持冷静的品质，能够对服装分类。从累赘打褶的服装到实用紧身衣服的演变是那么循序渐进，康娜丽几乎察觉不出这种演变。在她看来似乎只有单一的风格，单一的服装风格，尽管每个人物侧影的穿着裁剪和布料都是不同的，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在绘画中，有一种效仿古代大师的纯洁，一种粗略但现代的纯洁——非常绵延和病态，然而没有象征主义造型的传统理念；在分类中有一种拉弗尔[1]式的和谐；第一批水彩画的色调表现了意大利的迷雾：当她看见古罗马广场在薄雾中闪烁时，整个城市遗址也在微微闪光；在仙境一般的白光中，玻璃和钢铁的城市水晶宫似的建构光彩夺目，就像杜克从索兰托眺望那不勒斯四周时的情景那样。她感到他正专心致志于一件伟大的作品，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深刻地卷入他的构思和素描之中。她静静地坐着，在他身后默不作声，眼睛随着他描绘的纷乱旗帜和弯弯曲曲的纹饰移动，她屏住呼吸，注视着他如何只用几处朦胧的白色或者轻涂几下光亮——仿佛他的调色板上有光亮——就能唤醒地平线上梦幻一般的玻璃城市。接着，他问她有关形态方面的事情，然后用手臂搂着她的腰，将她拉近，他们仔细地长久地凝视着绘画，一起琢磨线条和概念，直至夜色降临，傍晚的寒意弥漫着整个画室，他们才慢慢地站起身来。他们外出，河流会把他们带回到现实生活之中；他们静静地坐在阿勒冈餐馆里，凝望着城市的喧扰；在他们常去的小餐馆里，他们相互深情地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吃着简单的饭菜，和睦

① 《圣经》传说中的天使之一，司医疗。

幸福表露无遗。那两个总在同一时间坐在离他们最远那张餐桌边的意大利人微笑着向他俩致意。

27

他感到浑身充满了活力，万千思绪在他的脑海里涌现，他时常发现新的主题，并且用另一种形式——象征主义，将它们表现出来。他素描出了与真人一样大小的步行女人，其形态体现了他的人物画的特征。那女人，兼具孩子、女人和女神的神态——她沿着一条逐渐下降的线条不知不觉地步入忧伤的深渊。她凝视的眼睛像被磁铁吸引一般望着深渊，无数只模糊不清的手像云雾一样悬在她的四周，轻轻地推着她，领着她。在她的上方，高高的岩石上，其他手持竖琴的人在灿烂的阳光中召唤着她，但她在那些手的驱策下朝下方的深渊走去。深渊里，奇异的淡紫色花朵盛开，像无数张含情脉脉的嘴……

一天早晨，康娜丽来到他的画室里，他突然速写了这种想法。这让她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没有说过这种想法，它是突然产生的；他马上迅速地将它画在纸上，这花了他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看见她那副吃惊的样子，他几乎想道歉。她觉得画得很美，但有点毛骨悚然，她还是喜欢《旗帜》，那幅大型的水彩画——妇女的队伍走向为了生活而进行的战斗……

为了讨她喜欢，他把那幅《从天而降的女人》搁在一边，专心去完成那幅战斗的女人。但是新的念头不断干扰他的工作，当她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就速写一种新的象征，直至素描稿堆积如山，画室里到处都是。她把它们放入卷宗夹，将它们从画架和书架上移开。她不让他在画《旗帜》时过于分心，这是他唯一一幅接近完成的作品。

于是，他们的生活似乎继续顺畅地沿着一条迷人的轨迹，朝着一

个金色的方向前进,他们爱情的碧空像头顶上的苍穹,与此同时,他象征主义的念头如鲜花盛开,但是,她却要修剪掉过多的花枝,只让《旗帜》在他们的道路上,在心醉神迷的苍穹下飘扬,就像旗帜在前方召唤战斗的妇女那样……

只有一件分心的事情:亲王和乌拉妮娅的婚礼。宴会、舞会、圣卡洛的婚典,整个罗马的贵族都会出席,他们怀着某种保留的态度,欢迎富裕的美国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不过,当吉利奥亲王和公主去了尼斯之后,种种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就结束了,日子悄然回到原来迷人的金色轨道上来。康娜丽只有一桩不愉快的记忆:在婚庆期间,她遇见了范·德·斯塔尔夫人,她不理睬康娜丽,假装没看见她,在她看来她们间的关系算完了。她也只好由着她了;她明白——即便范·德·斯塔尔夫人愿意跟她交谈——要给她这样一个固守社会和世俗传统的女人解释她引以为自豪的自由、独立和幸福的思想会有多么困难。她也疏远范·德·斯塔尔夫人的两个女儿,因为她明白范·德·斯塔尔夫人希望这样。对此,康纳丽不生气,也不生厌;她理解杜克母亲的这种态度,这仅仅使她有点伤心,因为她喜欢范·德·斯塔尔夫人,喜欢那两个姑娘……她完全明白,范·德·斯塔尔夫人一定知道了一切或者怀疑一切,否则,杜克的这位母亲不会用那种态度对待她,尽管无论人们在背后议论什么,亲王和乌拉妮娅出于友谊,都否定杜克与康娜丽之间的任何关系;尽管罗马对待他们像朋友、熟人、同胞一样。现在,庆典结束了,他们已经跨越了环境和人际关系这一十字路口。此时,金色的道路在他们面前展现,既和缓通畅,又波浪起伏。

康娜丽心中已经没了海牙,就在这时,她收到了一封家信。信是父亲写来的,有好几页,这让她感到非常意外,因为父亲从来不写信。信的内容让她惊讶万分,但并没有让她完全灰心丧气,也许只因为她

并不领会父亲来信的全部分量。他请求她的谅解。一段时间以来，他在经济上发生了困难，损失不小。他们不得不搬家，搬到一栋较小的房子里去。家庭气氛很糟糕，妈妈整天哭泣，几个姐妹为了琐事争吵不休，家里的人都乱出主意，他们的朋友也很讨厌。他请求她原谅。他进行了风险投资，但失败了，同时损失了她一小笔交由他经营的她教母遗留给他的资金，他求她别过多责怪他。结果也许会截然不同，风险投资时，他的财富预期能增三倍。他承认做错了，但是他仍然是她的父亲，他请求她，他的孩子，原谅他并且回荷兰。

起先，她心烦意乱，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此刻，她生活幸福，心情愉快，父亲信中传来的消息搅乱不了她的情绪。她是在床上收到这封信的，于是又在床上躺了一会，把事情思考了一会儿，随后穿好衣服，像平常一样吃了点东西后去杜克那里。杜克兴高采烈地迎接她的到来，向她展示了三幅新的速写……她轻轻责怪他那么容易分心，不把心思集中在他的主题之上，她说这些偏离主题的创作会分散他的精力和耐力。她特别敦促他继续专心于《旗帜》的创作。她认真仔细地审视着这幅巨型水彩画，看着这个古老的分崩离析的古罗马广场似的城市；妇女队伍朝着高高耸立的沐浴在光明之中的未来都市前进……她突然想到自己的过去也已崩溃，倒塌的拱形建筑危险地悬在她的头顶上。她把父亲的信给了杜克。杜克读了两遍，迷茫地看着她，问她打算怎么办。她说她已经想好了，目前她所能确定的是那些马上要做的事情：退掉她租的房间，搬进画室与他一起住。她只有够付她自己租房的钱。但是，一付了房钱，她就身无分文了，彻彻底底身无分文。她从来没有想过让她丈夫付赡养费。她正在等待她那篇文章的稿费。他立刻向她伸出双臂，将她搂在怀里，一边亲吻她，一边说他也马上想到了这个主意。搬过来，与他一起住。他有足够的钱：他父亲留给他一笔微不足道的遗产，他正在运作这笔钱使

之有收益，他会有足够的收入供两人生活。他们欢欣地笑了，热情地亲吻，深情地环顾整个画室。杜克睡在毗连的一个小房间，它很像一个长方形的壁橱。他们环顾四周，看看需要做些什么改变。康娜丽有了主意：这里，拉一根绳，挂一块帘子，在帘子后面放一张床和洗脸盆。她只需要这些。只要那个小小的凹室；否则，杜克会没有适合的作画光线。他俩兴高采烈，认为这是个非常温馨的主意。他们立刻外出买了一张铁床，一个脸盆架，并且亲自动手架起了帘子。随后，他们两人去塞彭第大街把康娜丽的东西装好箱子，在小餐馆吃了饭。康娜丽建议有时在家里吃饭，那样会节约些……当他们回到家里时，她很高兴，自己的辛劳换来了一个小天地，还不足两平方米，帷幔后面是张小床。那天傍晚他们非常愉快，反世俗成规的生活让他们感到非常有意思。他们在意大利，阳光之乡，美丽懒散，乞丐在教堂的台阶上坠入梦乡，他们感到那种阳光中的贫穷有一种亲和力。他们很幸福，他们不需要任何东西。或只需要很少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他们也能生活。他们微笑着清醒地面对未来。此时此刻，他俩更加亲近，他们更加亲近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相亲相爱，在一片美丽的土地上，在一个象征主义的理想世界里，在拥抱生活的艺术里，他们非常幸福。第二天早晨，他工作更加勤奋，一言不发，完全沉浸在他的梦幻、他的作品之中，她也默默无声，心满意足，小心翼翼地一件一件地翻看她的衣服裙子，心里琢磨着她整整一年不需要任何东西，对于他们幸福和简朴的生活来说，她的这些旧衣服足够了。

她给父亲回了一封非常简短的信，说她原谅他，同情家里所有的人，不过她不打算回海牙。她会通过写作维持自己的生活。意大利生活很便宜。回信就写了这些。她没有提及杜克。在她的思想和生活中，她已经离开自己的家庭。在她不幸的婚姻和痛苦的离婚期间，她没有得到家庭中任何人的同情，现在该她对家庭无情了。她的幸

福使她变得偏执和自私，除了杜克她不想要其他任何东西，什么也不要，只要他俩在一起和和睦睦。他一面画画一面不时对她微笑，她躺在沙发上浮想联翩。她看着绘画中的妇女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向战斗；她也没法继续躺在沙发上，她也得战斗。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得去战斗：为了他。他现在从事艺术工作，但是如果获得好的效果，如果在获得一定的个人成功和大众的认可之后，暂时放松那种努力，那会很正常，很符合逻辑，那么她就得去战斗。在他俩的生活中，他是那么的崇高，他的艺术无法养活她。他的运气和财富几乎等于零。她想去工作，为他们两个人挣钱，那样他就可以坚持他的艺术的纯洁性。可是，她一个人怎样为了他们的生活，为了生存而去战斗去工作呢？她能干什么呢？写作？收入那么少！还有什么可干的呢？一种淡淡的惆怅涌上她的心头，因为她能干的实在太少。她有一点点小才华和技能，她的气质还不错，她能唱歌，弹钢琴，她能做衣服，她懂得一点烹调，不时自己做饭炒菜缝衣服。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微不足道，那么渺小。战斗，工作。怎么去干呢？好吧，尽力而为吧。突然，她打开《贝德克尔旅游指南》，一页一页地翻阅，坐在杜克的书桌边，她也在这张书桌上写作。她想了一会儿，开始写一篇文章，给一份杂志写旅游札记，描写那不勒斯的周边地区。这要比写罗马来得容易。画室里火炉的热量微乎其微，因为房间朝北，让人感到寒飕飕的，一切变得绝对静止，只有她的笔偶尔动一下，或者他在彩笔和铅笔中翻找适合的画笔。她写了几页但是没法结尾……于是她站起身来，他转过身朝她微笑：他那种充满感情的幸福微笑……

她把刚才写的读给他听，不是小册子的那种风格，没有谩骂抨击，是一篇轻松愉快的旅游札记……

他相当喜欢，但觉得文章没什么特色……不过她自辩说文章不一定要有特色。他拥抱了她，为了她的努力和勇气。那天下雨了，他

们没有外出吃午饭；她用几个鸡蛋和西红柿在煤油炉上做了一个煎蛋饼。他们只喝了水，就着水吃了不少面包。大雨噼噼啪啪猛烈撞击着没有窗帘的画室窗户，这顿饭他俩吃得很开心，像两只鸟儿相互紧紧依偎着，以免被雨淋湿。

28

复活节后两个月，五月的春天。几个盛大的宗教节日过后，洪水般的游客立刻消退了，罗马已经非常炎热，变得非常安静。一天早晨，康娜丽正路过西班牙广场，阳光洒满了特立尼达山乳黄色的山体，她沿着梯级拾阶而下，那里有一些乞丐，一个卖花男孩似睡非睡地坐在角落里眨巴着眼睛，她看见亲王带着幸福的微笑招呼她，匆匆朝她走来。

"见到你我非常开心。我来罗马待几天，然后得回圣斯蒂芬诺去看我做生意的父亲。真是麻烦，生意，尤其在这个时候。乌拉妮娅在尼斯。天气太热了，我们打算离开。我们去了地中海刚回来。在一个朋友的游艇上待了四个星期。太开心了！你为什么不来尼斯看我们？乌拉妮娅在信中邀请过你了。"

"我真的没法来……"

"昨天我去塞彭第大街拜访过你，可是他们说你搬家了……"

他凝视着她，他那双闪光的小眼睛里闪露出嘲笑的光芒。她一言不发。

"我不想冒犯你，"他话中有话地说，"你到哪里去？"

"我得去邮局。"

"我没事可干，可以跟你走一走吗？你不觉得走路太热吗？"

"不热，我喜欢热。你想跟我走就走吧。乌拉妮娅好吗？"

“很好，非常好。她非常好。她好极了，简直好极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好。我连想都没敢想过会这么好。她非常出众。就这一点儿而言，我对我的婚姻没有半点后悔。除此之外，太令人扫兴了，太骗人了！我的天哪！”

“怎么啦？”

“你猜到了，对不——可我还是弄不懂——由我付账？不是五百万，而是一千万。天哪，我的夫人，骗子！你在我们婚礼上见到我岳父了。真是个美国佬！真是个袜子商！真是个生意人！我们没法对付。我不行，我父亲不行，女侯爵也不行。先是许诺，签约，好的，可以。可后来这边砍掉一点，那边砍掉一点。我们不知该如何办。我没法子，老爸也没法子。只有婶娘知道如何讨价还价，可她不是那个生意人的对手。她经营膳宿公寓那么多年不知道如何砍价。一千万？五百万？甚至三百万！不管怎么说，我们大概得到了那么多，外加很多许诺，许诺给我们孩子的孩子，那时大家全都死了。天哪，夫人，夫人！结婚以前我比现在还富裕一些呢！是的，我那时欠了债，现在我不欠债了。可是，乌拉妮娅那么节俭，那么实用。我根本没想到这一点……这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打击，老爸、婶娘、大主教都没想到。你应该看看他们在一起的那种样子，他们相互恨不得把对方的眼睛挖出来……老爸几乎中风，婶娘与大主教大打出手。天哪，夫人，夫人，我不喜欢这种事情。我是个受害者。连续好几个冬天，他们把我当作诱饵四处‘钓鱼’。我不想配合，我抵制了：我不让鱼儿上钩。可最终还是发生了。还不到三百万。里拉，不是美元。我真蠢，起先我以为是美元。乌拉妮娅那么节约。她给我零花钱。她掌管一切。一切都由她做主。她知道我在俱乐部里会输多少钱。嗨，你还笑！真是可怜啊！知道吗，有时我真想哭！还有，她有最奇怪的主意。比如，现在我们在尼斯有自己的套房，我们在瑞斯泊利宫还保留

着我的几个房间，作为在罗马的立足点。这就够了，反正我们不太去罗马，因为我们是‘黑袍教会派’的，乌拉妮娅觉得很无聊。夏天，我们计划去这个或那个地方，去一个海滨旅游胜地。的确，这都是铁定的了。但是乌拉妮娅突然脑袋一热说想把圣斯蒂芬诺当作夏天居住地！圣斯蒂芬诺！！！请问，我在这里能受得了吗？的确，这里地势很高，很凉快。气候宜人——新鲜的山里空气。但是我的生活需要比山里的空气更多！我需要比这更多的东西。天哪，你会认不出乌拉妮娅的。有时候她那么固执。决定了就不可更改：夏天在圣斯蒂芬诺。最糟糕的是，她这样做赢得了老爸的心。我失宠了，两对一。最最糟糕的是……我们必须非常节约，为的是修缮圣斯蒂芬诺。这是个著名的历史古城，但非常破旧。你还能期待什么？我们的运气一直不太好。布拉西奥城堡原先的教皇……我们的明星败落了，我们再也没有运气了。圣斯蒂芬诺是辉煌败落的典型。你应该去看一看。勤俭节约修缮圣斯蒂芬诺！这是乌拉妮娅现在的雄心壮志。她决心恢复我们祖先家园的原貌。不管怎么说，她赢得了我父亲的支持，他的中风瘫痪也好转了。现在你明白可怜的吉利奥为什么比以前更穷了吗？他在芝加哥一个袜厂里持有股份，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滔滔不绝，停不下来。他非常不开心，低三下四，受人控制，听从使唤，像斗败的公鸡彻底垮了，需要倾吐内心的苦水。他们已经走过邮电局，现在只好再往回走。他想从康娜丽那里得到同情，从她微笑着注意倾听他的抱怨来看，他的目的达到了。她回答时赞扬了乌拉妮娅，说她对圣斯蒂芬诺有感情。

“噢，是的，”他只好恭顺地同意，“她非常好。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她是真正的公主。这太好了。至于一千万美元，美梦破灭啦！天哪，你看上去多漂亮！每次我见到你，你都比以前更加漂亮。你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吗？你一定非常幸福。你是个与

众不同的女人。我是一直这样说的。我不理解你……我能不能坦率地说我们是好朋友吗？我不理解你。你所做的一切，我觉得太可怕了……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闻所未闻！”

“你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亲王。”

“好吧，但是我希望你那个世界持有同样的观点。你泰然自若处事的方式，那种平静、那种自豪、那种幸福……你感觉如何？我觉得非常糟糕。我都惊呆了……然而……真遗憾！在我那个世界里，人们都非常随便……但那是越轨行为！”

“亲王，我再说一遍，我没有什么世界。我的世界是我自己的圈子。”

“我不理解……告诉我，我如何去对乌拉妮娅说呢？如果你能去圣斯蒂芬诺看我们，我会非常高兴的。嗨，来吧，来吧，给我们做个伴。我求你了。可怜可怜我吧，行行好吧……不过，你说，我怎样把这个消息告诉乌拉妮娅？”

她哈哈大笑：“什么消息？”

“塞彭第大街的人告诉我，从现在起，你的住址是：巴布伊诺大街，范·德·斯塔尔先生的画室……”

她微笑着几近可怜地看着他。

“让你告诉她太困难了，”她回答，语气里稍许有点自豪，“我会自己写信给乌拉妮娅，告诉她，并向她解释我的行为。”

他显然感到宽慰了。

“那太好了，好极了！那么……你会来圣斯蒂芬诺吗？”

“不，我不会来，真的。”

“为什么不来？”

“我不能再冒险进入你生活的那个圈子，我已经改变了住址。”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他耸了耸肩。

“听着，”他说，“你了解我们罗马社会。除了某些必须遵守的习俗外……一切都是允许的。”

“说得对极了，我正好没有遵守那些习俗……”

“那么你就非常错误了。相信我，我作为你的朋友才说这些话的。”

“我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没请你进入我的世界。”

他合拢双手。

“对，对，我知道这一点，你是一个‘新潮妇女’。你自己就是法规。但是我求你可怜我。对我发发慈悲吧。到圣斯蒂芬诺来吧！”

从他的嗓音里，她听出了一种诱人堕落的味道，于是就说：

“亲王，即便那种行为与你那个世界的习俗相符……我还是不想去。我不想离开杜克。”

“你先来，以后他也可以来。乌拉妮娅想就一些艺术问题向他请教，比如怎样‘修缮’圣斯蒂芬诺。我们在那里有许多绘画，也有许多古董。来吧，真的。我明天去圣斯蒂芬诺。乌拉妮娅过一周再去。我会建议她尽快请你……”

“真的，亲王……我最近不行……”

“为什么不行？”

她长时间地看着他。

“要我坦言吗？”

“当然。”

他们已经从邮电局门口经过了好几次。街上安静得让人感到怪异，没有一个行人。他好奇地看着她。

“那好吧，”她说，“我们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目前我们身无分文。我损失了投资的资金，写了一篇文章的稿酬也已经用完。杜克在拼命地工作，可他在创作大型作品，目前还挣不到一分钱。几个

月后可能会有钱。目前我们一无所有,身无分文。今天早晨我去台伯河边一家商店的原因就在于此,想去问问经销商能给杜克想出售的几幅古画开个价钱。杜克很不愿意出售这些画,可没有其他选择。所以,你看,我不能去。我也不想离开他,我没钱旅行没钱买像样的衣服还是次要的……”

他凝视着她,第一次被她的花容月貌深深打动;她的裙子相当破旧,她的衬衫不再崭新,这也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尽管她在皮带处插了两朵玫瑰花。

“我的天哪!”他大声嚷道,“可你还这么镇静,这么安详地告诉我……”

她笑着耸了耸肩膀。

“你想让我怎么做?哭哭啼啼?”

“可你是个女人……一个值得尊重的女人!”他高声说,“杜克先生对此事的态度如何?”

“他有点沮丧。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经济困难。这使他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我希望能在这种不幸的时候给他某种支持。所以,你看,亲王,我不能来圣斯蒂芬诺。”

“可你为什么不写信给我们?为什么不向我们要钱呢?”

“你说这话我非常高兴,可我们根本没有这么想过。”

“太要强啦?”

“是的,太要强了。”

“可你们太困难了!我能帮你点什么忙呢?我给你几百里拉?我身上有一百里拉。我会对乌拉妮娅说我把钱给了你。”

“不,亲王,谢谢你。我非常感激,可我不能接受。”

“我给的也不要?”

“不要。”

“乌拉妮娅给的也不要?”

“她的也不要。”

“为什么?”

“我要自己挣钱,不能接受施舍。”

“坚持原则很好,但只能现在坚持。”

“我会坚持下去的。”

“我可以再说几句吗?”

“说什么?”

“我钦佩你。往深里说,我爱你。”

她用手做了个手势,皱起了眉头。

“我为什么不能对你说这话呢? 意大利人从不把爱情藏在心里。我爱你。你比我想象中的女人还要漂亮、高贵、崇高……别生气,我没向你索取什么。我现在心情很糟糕,我内心中,就像你在我家祖先肖像上看见的,还幸存着一点骑士侠义精神。我对你一无所求,我只想对你说,也代表乌拉妮娅:你永远可以得到我们的帮助。你不给乌拉妮娅写信,她会生气的。”

他们进了邮电局,她买了几张邮票。

“我最后的几分钱没了,”她笑着说,并且展示了一下她的空钱包,“我们需要这些邮票寄几封信到伦敦一个展览会的组织委员会。你陪我走回家吗?”

突然,她发现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

“接受我的 200 里拉吧!”他恳求道。

她笑着拒绝了。

“你们在家里吃饭吗?”他问。

她怪怪地看了他一眼。

“是的。”她说。

他不想再提出更多的问题，担心那样会伤了她的心。

"如果今晚你能跟我一起吃晚饭，"他说，"那我会非常高兴的。我很无聊。目前，我在罗马也没有亲密的朋友。大家都离开了。不去大饭店。不过有一家小餐馆，他们认识我。七点我来接你。宝贝，接受我的邀请吧！为了我！"

他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很乐意。"她笑着轻声地说。

他们在巴布伊诺大街的公寓门外站着，杜克的工作室就在这里。他举起她的手凑到他的嘴唇边疯狂地亲吻。随后行了个脱帽礼匆匆离去了。她慢慢地爬着楼梯，在进入画室前，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

29

她看见杜克没精打采地躺在沙发上。他头疼得厉害，她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情况怎么样？"他问。

"那家伙给梅米开价80里拉，他说，他坚持说三折屏不是贞提尔·达·法布里亚诺[1]的真品；他记得在你的画室里看见过这个三折屏。"

"这家伙在胡说八道，"他回答，"他企图白拿我的贞提尔真品……康娜丽，我真的不能卖掉它们。"

"好吧，杜克，那么我们想其他办法，"她说着伸手摸摸他的前额，

---

[1] 贞提尔·达·法布里亚诺（Gentile da Fabriano，1370—1427），意大利著名画家，现存少数几件作品是其哥特风格的代表作，如画于佛罗伦萨圣三一教堂的《博士来拜》。

他头疼得皱起了眉头。

“也许可以卖掉一些小东西，一些小摆设……”他痛苦地呻吟道。

“也许吧……要不要我今天下午再去一次？”

“不，不……我去吧。不过，真的，我们能买这些东西，但永远不能卖掉它们。”

“是的，杜克，”她笑着承认，“昨天我去问过两个手镯能卖多少钱，今天下午我去卖掉它们，那样，我们就能凑合着过一个月。不过，我得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我遇见谁了吗？”

“不知道。”

“亲王。”

他皱起了眉头。

“我不喜欢那个无赖。”他说。

“我以前告诉过你，杜克，我认为他不是个无赖。我不相信他是个无赖。他邀请我们俩今晚赴宴，就这么简单。”

“不去，我不想去……”

她一声不吭站起身来，在煤油炉上煮了水，沏好茶。

“亲爱的杜克，我午饭省下不吃了，你也只能喝一杯茶吃一块三明治。你非常饿吗？”

“不饿。”他回答说。

她一边将茶倒进一个古色古香的茶杯里，一边哼着曲子。她切好面包，把茶端到沙发跟前，随后坐在他身边，手里也端着一杯茶水。

“康娜丽，我们去小餐馆用午餐好吗？”

她笑着给他看了看空空的钱包。

“这里有几张邮票。”她说。

他灰心丧气地一头扎进了沙发靠垫里。

“我可爱的人，”她继续说，“别这么垂头丧气的。今天下午我又

会有钱的。卖掉手镯的钱。我早就该卖掉它们了，真的，杜克，没事的。你为什么不工作呢？这应该让你高兴起来才对呀。”

“我没情绪，我头很疼……”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亲王很生气，怪我们不给他写信求助。他想送我200里拉……”

“我想你拒绝了？”他狂怒地说。

“当然拒绝啰，”她镇静地说，“他邀请我们去圣斯蒂芬诺玩，他们在那里避暑。我也拒绝了。”

“为什么？”

“我没有什么好衣服……反正你是不想去的，是吗？”

“是的。”他断然地说。

她把他的头拉得靠近自己，用手抚摸他的前额。午后的阳光从户外的蓝天透过窗户折射进来，照亮了画室的一大片地方，灰蒙蒙的阳光似乎又使画室充满了生机，光亮里两人的侧影格外明显：静止的动作，凝固的情感。十字褡①和圣带上的凸绣，贞提尔真品三折屏的天蓝色，梅米的天使身着皱褶织锦袍，神秘绚丽，手里拿着金色的百合花茎——宛如多彩的堆积如山的宝库，在折射的阳光中闪闪发光，就像一捧捧珠宝。画架上搁着水彩画《旗帜》，灿烂辉煌。他俩坐在沙发上，他的头倚靠着她的头，两人都在品茶，背靠着艺术珍品，他俩和睦幸福。真是不可思议，他俩还在为几百里拉操心，因为他内心闪耀着珠宝一样的色彩，她的微笑像光辉一样。但是，他的眼神沮丧，他的手有气无力地耷拉着。

那天下午，康娜丽外出了一会儿，不过很快就回家了。她告诉杜克，她已经把自己的手镯卖了，现在他不用担心了。她唱着歌在画室

① 神父行弥撒或圣餐时所穿的宽大无袖的长袍。

里兴高采烈四处走动。她买了一些东西：一个杏仁蛋糕、甜面包干、半瓶波尔图葡萄酒。她用一个篮子装着这些食品回家，一边唱着歌，一边把东西一件一件拿出篮子。她快活的情绪感染了他，他从沙发里站起身来，突然来到《旗帜》的前面站住。他看了看阳光，估算一下他还可以工作一个小时。他仔细打量着这幅水彩画，内心升腾起一阵欢乐：画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它有气息并很雅致；它现代但没有现代主义的花招：绘画中体现了一种思想，也体现了一条主线和物以类聚的纯洁性。其颜色有一种宁静的特点：紫色、灰色和白色；紫罗兰色、灰色和白色；黑夜、黄昏、白昼；夜晚、黎明、白天。尤其是白天，白天渐渐来临，在水彩画高高的前方，满是白色，充满自信的阳光：一种白色的确信，未来在其中变得清晰可见。但是，横幅、旗帜、军旗、锦旗像云彩呈扇形在狂喜的妇女战士的头顶上纹章似自豪地展开……他挑选了油彩，挑选了画笔，扎扎实实地画着直至画室里一点光亮都没有。他坐在她的身旁，幸福满足。在暮光中，他们喝了些波尔图葡萄酒，吃了些蛋糕。他胃口很好，他说，他很饿……

七点，门上传来了一声敲门声。他吃了一惊，朝门口走去，亲王进了门。杜克的前额上乌云密布，不过，在昏暗的画室里，亲王什么也没看见。康娜丽点了一盏灯。

"对不起，亲王，"她说，"我真不好意思说，杜克不想外出——他一直在工作，感觉非常疲惫——我没人给你送个信说我们不能接受你的邀请。"

"可你不能太当真了！我十分期待着见你们两位。今晚我还能干什么呢……"

他的话像洪流一样奔流出来，他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定要按他的意愿办事，不断地抱怨，他开始劝说犹豫不决局促不安的杜克。最后，杜克站起身来，耸了耸肩，怜悯地几乎有点无力地笑了笑答应了。

但是，他无法克制自己疑虑；对康娜丽与亲王妙趣横生的如流对答妒意浓浓。亲王依然极度热情，让人感到讨厌。在餐馆里，杜克开始一言不发，后来尽力参与交谈，他想起了那天康娜丽在小餐馆对他说过的话：她爱他，杜克；她尊敬他，她甚至不拿亲王与他比较；但是……他不快乐不诙谐……因为有那种记忆，所以他就有一种优越感，尽管妒忌，他还是笑了，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对亲王说话，容忍亲王调笑挑逗，因为那样可以使康娜丽高兴。他俩机敏巧妙的对答、活泼明快的话语就像法国戏剧中的对白。

30

第二天，亲王即将去圣斯蒂芬诺。一大清早，康娜丽给他写了下面这张便条：

亲爱的亲王，

我写此信，是想向你提个请求。昨天早晨，你十分同情地想帮助我，当时我拒绝了你友善的提议。但是，如果今天我转而请求你借给我你昨天准备给我的钱，希望你别感到太古怪。

借给我200里拉。我希望能尽早还你，当然，此事你不必对乌拉妮娅保密，但不要让杜克知道。昨天我试图卖掉我的一对手镯，但只卖掉了一个，换来很少的钱。金店老板开价实在太低，可我还是被迫卖掉一个手镯，换得40里拉，因为我身无分文了！现在我恳求你帮帮我，请你把200里拉放在一个信封里，允许我亲自到门卫处提取。预致最诚挚的谢意！

昨天你款待我们，使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一两个小时友好的交谈、美味佳肴，让我享尽了人间乐趣。我多么

快乐！目前我们的处境，为钱焦虑，有时让我感到压抑，尽管为了杜克，我竭力强装笑颜。为钱发愁，也分散了他的工作注意力，消耗了他的精力。我尽可能不跟他谈论钱的问题，原因也就在此，所以我特意请你对他保守这个小秘密。

康娜丽·德·雷茨

这天早晨晚些时候，康娜丽出门直奔瑞斯泊利宫。

“殿下已经走了吗？”

门卫认识他，尊敬地向她鞠躬致意。

“一小时前离开的。亲王留给我一封信和一个小袋子，说如果你来就把它们交给你。请等我一会儿，我去拿一下……”

他进去后很快又回来了，递给康娜丽一个小袋子和一封信。她离开亲王府，走到河边的一条支路上，打开信封，里面的一沓钞票里夹着一封信：

我亲爱的夫人，

我很高兴，你能向我求助，我断定乌拉妮娅也会同意的。我相信我现在完全是在按照她的意愿行事：不是给你200里拉，而是1000里拉；我真诚地希望你收下，你想用多久就用多久；尽管我不敢擅自说：请你把它们作为礼物收下，但我还是胆大包天，送了你一件礼物。因为当得悉你被迫卖掉手镯时，我痛苦不堪，我想都没想就去了女侯爵家，竭尽全力挑了一个镯子，我跪着恳求你将它收下。你一定不能拒绝朋友的这点心意。请对乌拉妮娅和杜克两人保守秘密。

请再次接受最深切的谢意，感谢你屈尊接受我的帮助，请你

放心，我十分欣赏你这种友好的示意。

你最谦卑的仆人
吉利奥

康娜丽打开小袋子。在一个天鹅绒衬里的盒子里，放着一个伊特鲁里亚①风格的手镯。窄长的嵌条金镯，镶嵌着珍珠母和蓝宝石。

31

在炎热的五月里，朝北的画室非常凉快，而户外的城市却火烧火燎。杜克和康娜丽白天不外出，直到天黑以后才开始考虑到某个地方去吃晚饭。罗马静悄悄的：上流社会都离开了，游客们也都走了。他们没遇见任何人，日子流水似的消逝。他拼命地工作；《旗帜》完成了。在这幅水彩画被送往伦敦"骑士桥"国际画展前的最后几天里，他俩用手臂搂着对方的腰，她的头枕在他的肩上，一起坐在画前，微笑着，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俩之间的感情从来没有这么纯洁和睦，如此同心协力志趣相投。他的巨作完成了！他感到他从来没有画过这么上乘的作品，如此自信和坚定，内心有这么巨大的力量，然而又这么富有柔情，他非常感激她。他对她坦陈，要不是她一起分享他的思想和感情，一起共度时光深思熟虑，一起审视画中行进的队伍，一起讨论妇女理论，一起构思——从立柱崩溃倒塌的夜晚发展到只有新的光明和辉煌玻璃大厦的城市，那么他永远不能像这样工作。现在他的心灵可以休息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一幅崇高伟大的作品。

① 意大利中西部古国。

他们两人都感到自豪。为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独立，为了那幅崇高杰出的艺术作品而感到自豪。幸福之中，他们很有点骄傲自满、看不起别人，看不起大众，看不起世界。尤其是杜克。在她的身上，还有着某种比较安静比较谦恭的品质，尽管从表面上看，她表现得跟他一样高傲。她的文章《离婚女人的社会状况》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了，而且获得了成功。她的名字在进步妇女中得到了喝彩。但是与她作品的成就相比，杜克的艺术成就更令她感到自豪。她为他感到自豪，为他们的生活和幸福感到自豪。当她读到荷兰报纸杂志对她小册子的评论——意见常常各不相同，但从来没有一棍子打死，总是承认她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权威的——当她再次阅读自己的小册子时，她内心对自己的信念燃起了一种疑惑。她感到纯粹为某种事业而奋斗是多么困难，那些水彩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妇女投入战斗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险！她觉得这篇文章好像是她根据自己的苦难、自己的经历刚刚写成的一样，完完全全是根据她自己的困难和经历写成的；她意识到她概括了对生活和苦难的亲身感受，但是对事情的核心问题并没有一种深刻的认识；不是出于纯粹的信念，而是出于痛苦和愤怒；不是出于反思，而是出于对她自己命运的悲伤梦想；不是出于对妇女的热爱，而是出于对社会的轻微不满。她记得杜克早前的沉默，他无声的反对，他本能的感觉，认为她灵感的源泉不纯，她是因为内心充满着亲身经历的苦涩而写。现在她尊重杜克的这种直觉；她意识到他是真正纯洁的；她感觉到——因为他的艺术——他是高尚的，他的行为中没有隐秘的动机，纯粹是为了美而创造美。但是她也感到是她唤醒了他对这种美的感受。这是她的自豪和幸福，她甚至更深地爱上了他。她对自己非常谦卑。她感觉到了自己作为女人的本性，这种本性防止她继续为妇女的目标而战斗。她再次想到了自己的成长，她的丈夫，他们短暂而不幸的婚姻生活……她想到了亲王。

她感到自己是个多重性格的人，并且希望确实成为这样一种人。她不得不承认：她没有了解自己。这在她幸福的日子里造就了一种黯然忧郁的情绪……

亲王……她显然是出于自尊，才没让他告诉乌拉妮娅她在与杜克同居，因为她想亲自告诉她，这种说法对吗？事实上，她是害怕乌拉妮娅的意见……她讨厌日常生活中种种小小的不诚实行为。她称自己以及其他人（其他卑鄙小人）在生活轨道上的十字路口：琐碎的日常生活。为什么当她到达这个路口的时候，她会本能地感到诚实不总是明智的？当她害怕乌拉妮娅批评的时候，当她担心这种批评会在某种程度伤害自己的时候，她的自豪和自信——虽不明显，但却是真实的——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她没告诉杜克，亲王送了她手镯？她没有告诉杜克那1000里拉的事情，因为她知道钱这种事会让他感到压抑，他不想向亲王借钱。因为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他就不会以现在这样的精力、热情和专注去工作……现在他无忧无虑地工作，而她保守秘密就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但是她为什么不提亲王的手镯呢……

她不知道。好几次冲动之下，她想脱口而出：看亲王给了我什么？因为我卖掉了一个手镯……但是她不能说出来。为什么？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杜克会嫉妒？她不知道，她不知道！她认为闭口不谈手镯、不戴手镯麻烦会少一些。事实上，她觉得应该把手镯还给亲王。不过，亲王帮了这么大的忙，心甘情愿这样帮助她，将手镯还给他很不礼貌

杜克……以为她把手镯卖了个好价钱，他还知道她收到了出版商寄来的小册子稿费。他没再进一步询问，也没再考虑钱的问题。他们生活得非常俭朴……但是，杜克不了解内情，她还是感到不安，即便她相信不让他知道这些，对于他的创作是有好处的。这些都是

琐碎小事，是他们伟大崇高生活的金色天空中出现的几朵乌云，他们为他们的生活而感到自豪。只有她看到了这些。当她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烁着自信的光芒时，当她听见他的声音充满精力和自豪时，当她感受他的拥抱，颤抖着在他的拥抱中感受他所有的幸福时……她再也看不到那几朵小乌云。当他在她的体内颤抖时，她感到幸福无比，她如此深切地爱他，她愿意死在他的怀抱里。

32

乌拉妮娅的来信非常让人高兴。她写道：他们与老亲王一起在圣斯蒂芬诺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他们没有客人，因为城堡太阴暗、太破旧、太与世隔绝；不过，如果康娜丽能与他俩一起共度些时光，他们会非常高兴的。她补充说，她也会邀请杜克。信寄到了康娜丽原来的住址塞彭第大街，然后再转送到她的手里。所以，她明白亲王没有向妻子提起自己住在杜克画室的事情，也明白乌拉妮娅认可亲王与她之间的联络，并且丝毫没有责怪……

水彩画《旗帜》被运到了伦敦。画室依然凉快，而罗马依然火烧火燎，空气中弥漫着少许无聊和乏味。杜克不再工作了。康娜丽给乌拉妮娅回信说，她很高兴地接受邀请，并且答应一周后去。康娜丽感到高兴的是城堡里没有其他客人，因为她没有在城堡生活的全套服装。凭着自己的天赋，她没花多少钱就让她的衣橱焕然一新。这费了她好几天的时间。她在改衣服，杜克躺在沙发上抽烟。他也接受了邀请，为了康娜丽，当然也是因为圣斯蒂芬诺湖周边地区对他有吸引力。他笑着答应康娜丽，他不会再固执，态度尽量友善。他相当看不起亲王。他认为亲王不是恶棍就是无赖，认为他不是卑鄙无耻就是非常幼稚。

康娜丽出发了，杜克送她到车站。在马车里，她疯狂地亲吻他，

这几天她会非常思念他的……他会马上来吗？一星期？她会焦急地等候他的：没有他她没法生活。她深切地看着他的眼睛，她喜欢他的眼睛。杜克说，没有她他会觉得非常无聊。她问他能否早点来？不能，乌拉妮娅已经确定了日期……

当他把她送进二等车厢时，康娜丽已经伤心得不想离开他了。车厢里坐满了旅客，她的座位是最后一个。她坐在一个胖农民和一个老农妻子之间。那个农民很善良，帮她把旅行包放进网袋，并且问她是否介意他抽烟。康娜丽客气地说她不介意。他们对面坐着两位身着旧袍的神父，他们的脚跟之间放着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棕色木箱：他们带去给死者的最后圣餐。

农民与康娜丽交谈起来，问她是不是外国人，也许是英国人？老农的妻子给了她一个柑橘。

车厢隔间的其余座位让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给占了：父亲、母亲、一个小男孩和两个小女孩。慢车颤动着，喀嚓喀嚓行进着，左右摇晃，并且不断停车靠站。两个小女孩哼着歌曲。在一个车站上，有位女士带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下了车，小女孩一身洁白的衣服，帽子上插着鸵鸟的羽毛。

“Oh, che belleza![1]”小男孩高声叫喊。“妈妈，妈妈，你看，她多漂亮！她漂亮吗？天哪，嗬，妈妈！”

男孩闭上了他那对黑色的眼睛，爱意浓浓，完全被那个五岁的白衣女孩给迷住了。父母哈哈大笑，两个神父也哈哈大笑，每个人都笑了。可那个小男孩一点也不害羞。

“她是很漂亮！”他自信地重复，环顾四周。

火车上很闷热。车窗外的高山在地平线上发着白光，像反射火

---

① 意大利语，有“看，多漂亮！”的意思。

焰的蛋白石一样发光闪烁。铁路附近高高耸立着一排桉树，它们的树叶形状像镰刀，散发出一种刺鼻的味道。在几乎被烤焦了的干燥的平原上，野水牛在啃食牧草，抬起它们黑色卷毛的脑袋木然地朝着火车。天气闷热，人们打着瞌睡，脑袋上下点动，汗酸味、烟草味、柑橘皮味夹杂着车外桉树的刺鼻味弥漫整个车厢。火车绕过一个弯角，玩具般的机车喀嚓喀嚓，拖着的一节节镀锡铁皮车厢几乎要倾斜翻倒。碧蓝的湖水没有一道波纹，平静狭长，像金属的镜子，晶莹透亮；像蓝色的宝石，惹人注目，向外面伸展开去，如同一个椭圆形的盘子，被四周起伏的群山环抱；像一个置放得很低的花瓶，瓶里保存着圣水，碧蓝碧蓝的，纯净而又平静，四周坚硬的石山是护卫它的城墙。群山越来越高，火车喀嚓喀嚓绕着这个清澈的盘子奔驰。突然在一个高高的山峰上耸立起一座城堡，岩石般的颜色，宽大厚重，像寺院一样，其拱廊沿着山坡一直向山下延伸。城堡巍峨雄伟，带着几分忧伤惆怅，从火车上看去，很难分清哪里是岩石哪里是砖石建筑，它们仿佛已经凄凉地融为一体；仿佛城堡是从岩石里天然长出来似的，在它生长的过程中，在遥远的时代里，形成了某种人类居住的形态；仿佛装着蓝色圣水的椭圆盘子就是向上帝献祭用的钵，高山锁住了圣斯蒂芬诺湖，城堡高高耸立，就像是它忧伤的卫士。

火车沿着圣斯蒂芬诺湖弯弯曲曲爬行了一段时间，好像在蜿蜒的湖边画了个弧形，随后停了下来：圣斯蒂芬诺车站到了。圣斯蒂芬诺是个宁静的小镇，在太阳下昏昏欲睡，没有人影或车辆，只有到了冬天，游客才会每天从罗马来到这里参观大教堂和城堡，在小餐馆里品尝当地的美酒。康娜丽一下火车就立刻看见了亲王。

“你光临寒舍，我们不胜荣幸！”他激动地边说边使劲地握住她的双手。

他领着她穿过车站，来到他的马车边。这是一辆轻便两轮马车，

有两匹马牵引，一个小马夫赶车。一位脚夫会把她的行李送往城堡。

“你来了，这太好了！”他反复说。“你以前来过圣斯蒂芬诺吗？知道吗，这里的大教堂很有名。我让马车直接穿过镇子，通往城堡的路就在小镇后面……”

他高兴得笑容满面，吧嗒着舌头，像小孩一样不住抖动缰绳催马快跑。他们在路上飞驰，穿过低矮沉睡的房屋，越过小镇广场，伦巴德[1]风格的辉煌的大教堂在灿烂的阳光下高高耸立。这座教堂建于十一世纪，此后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不断增添新的建筑，左边是钟楼，右边有洗礼堂：它是大理石建筑的奇迹，红色、黑色、白色，雕塑的一尊尊天使、圣人和先知好像蒙上了厚厚的古代尘埃，历史的沧桑早就改变了大理石的颜色，使之成了粉色、灰色和黄色。群雕上悬浮着模模糊糊的历史凝尘，仿佛多少世纪以来它们就是唯一遗留的见证，仿佛历史已经烟消云散，化解成一片尘土。亲王驾车穿过一座长桥，长桥的拱形结构是古代沟渠的遗留部分，现在屹立于河床里，河水已经完全干枯，孩童们在河床里玩耍。随后，他赶着马车攀登一段步道，道路向上非常陡峭，弯弯曲曲干燥多石，从低洼的橄榄树山谷一直通往城堡，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带有蓝色的白色高山全方位展现在眼前，融入太阳的光芒和乳白色的地平线之中；突然，圣斯蒂芬诺湖跃入眼帘：椭圆形的盘子越发深邃，仿佛置于凹形群山圈的中间，湛蓝湛蓝，闪闪发光，更加深不可测，它那神秘的蓝色吸纳了天穹中所有的蓝，蓝的空气闪烁，仿佛长长的螺旋光亮在人们的眼前旋动。突然，一股强烈的橘子花香随风飘进人们鼻孔，好似气喘吁吁的恋人身上那种浓重和淫荡的气息，好似数千张嘴同时在呼出带着芳香的气息，这种气息又仿佛悬浮在天空和湖水之间，静止不动，令人

① 公元568年征服意大利并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伦巴德王国的日耳曼民族。

窒息。

亲王显得非常高兴和激动，说个不停，用他的鞭子指指这里，点点那里，咂着嘴巴催马快跑，向康娜丽问东问西，问她是否喜欢这个地方……两匹马伸缩着它们强健的后腿，慢慢地向前奔跑。巨大宏伟的城堡展现在他们的面前。圣斯蒂芬诺湖暂时从眼前消失了。地平线变得比较宽广，像一个世界；少许微风吹走了一些橘花的香味。道路变得开阔了，容易通行了，平坦了。城堡像要塞、像城镇一样向四周伸展开去，带有角楼塔楼的一道道城墙上城门接着城门。他们驾着马车进了城堡，穿过一个庭院，途经一个拱门，进入第二个庭院，又穿越第二个拱门，来到第三个庭院。康娜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圆柱、拱门、雕像、柱廊、喷泉。他们下了马车。

乌拉妮娅迎上前来，拥抱她，热烈地欢迎她，领着她拾阶而上，然后沿着走廊来到她的房间。房间里的窗户开着；她向外眺望圣斯蒂芬诺湖、小镇和大教堂。乌拉妮娅再次吻了她，并请她坐下休息。康娜丽很惊讶，乌拉妮娅瘦多了，已经没了她以前那种美国年轻姑娘令人炫目的美丽，她的眼睛、她的微笑、她的衣着都不知不觉染上了那种调情卖俏的情调。她变了。她消瘦了一点，没有以前那样光彩照人，好像她的美貌只是昙花一现，只能新鲜一时不能天长日久。但如果说她已经失去了她的光彩，那么她却获得了某种特色，某种风姿：某种让康娜丽感到惊讶的特点。她的举止变得比较安宁，声音比较柔和，嘴巴显得小了，不那么经常张开嘴巴露出白牙；她着装简朴：一条蓝色的裙子，一件白色的衬衫。康娜丽觉得很难理解，年轻的布拉西奥堡公主、圣斯蒂芬诺女公爵就是那个芝加哥来的乌拉妮娅·霍普小姐。尽管不那么漂亮了，但是她身上却有了一种非常明显的郁郁寡欢的气质。康娜丽感到是某种不幸锤炼了她，给了她更多的深沉，不过她也已经乖巧地适应了自己新的环境。康娜丽问乌拉妮娅

是否幸福。乌拉妮娅说是幸福的，回答时那种忧郁的微笑那么新鲜，那么让人惊讶。她谈到了自己。他们夫妇俩在尼斯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冬天。有了一帮见多识广的朋友，尽管新家对她非常好，但是他们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朋友都是维吉尔[①]风格的——尤其是女人——几乎把她排挤出了社交圈子，这损害了她的自尊。她意识到，即使在她的婚礼上贵族们容忍了她，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她是芝加哥制袜商霍普的女儿。她已经看清她不是唯一受到这种礼遇的人，还有其他像她一样的人，尽管她现在是个公主，但是贵族们却需要一再容忍，因为她身价百万。她没有结交朋友。人们来到她的住宅和出席她的舞会：每个人都是吉利奥最好的朋友，跟他非常亲密，女士们亲昵地称呼他，跟他打情骂俏，似乎认为他娶了数百万美元是个极好的主意……对于乌拉妮娅，他们傲慢无礼粗鲁生硬，女人们尤其如此，绅士们的举止也比较随便。这伤害了她，尤其是当那些高层次的贵族女人——全都来自意大利的名门望族——都用傲慢的态度对待她，总是想方设法把她排除在熟人圈子以外时。每次熟人相聚，每次熟人合作举行慈善社交聚会，她都被排除在外。有一次，她们协商好了一切，请布拉西奥堡公主参与，给了她应有的地位，而且做了一丝不苟认认真真的准备。很显然她们把她当作公主，在公众和世人面前平等地对待她。但是在她们的小圈子里，她还是那个乌拉妮娅·霍普。当然，有时会有几个百万富翁来访，她设法让他们多待几天，并得到吉利奥的同意。当她向吉利奥抱怨处境困难时，他是怎么说的？她自然会用乖巧的手段为自己赢得有利地位，但自然也要有很大的耐心，并且要经过很多很多年的努力。现在她哭了，把头枕在康

---

① 指具有古罗马诗人风格的人；维吉尔（Vergil，公元前70－公元前19），作品有《牧歌》十首、《农事诗》四卷、史诗《埃涅阿斯纪》等。

娜丽的肩膀上。天哪，她想，她永远别想取胜，贵族圈里有那么多高傲的女人！不管怎么说，与所有那些创造了意大利古代辉煌的名门望族相比，她，霍普，算个什么人？而他们的爵位可以追溯到古罗马！

吉利奥对她好吗？当然好的，他立刻把她当作"他的妻子"。他讨人喜欢，他打趣开玩笑都是对别人的，他对她从不多说话。年轻的公主哭了，她感到孤独，有时思念美国。她让弟弟来陪她，弟弟十七岁，是个很讨人喜欢的男孩，他前来参加她的婚礼，周游欧洲，随后回美国西部他的农场。弟弟是她最喜欢的人，他安慰她，不过几星期后他就要离去。到那时，还有谁来陪伴她？现在好了，康娜丽来了！她的气色多好！比以前见到她的时候还要漂亮！杜克先生已经接受了邀请，一周后他将来访。她低声问康娜丽他俩是否打算结婚。康娜丽坚定地说他们不会的，她不会结婚，她永远不会再结婚。突然，康娜丽变得十分坦白，她不想再对乌拉妮娅隐瞒了，她宣布说她不再住在塞彭第大街，而是住在杜克的画室里。乌拉妮娅大吃一惊，想不到康娜丽透露这个消息是这么自信，不过她明白康娜丽与其他女人不同，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难道他们只有幸福和爱情？她低声说，似乎有点害怕，难道没受到社会的制裁？乌拉妮娅想起了康娜丽对婚姻的咒骂以及在这之前对亲王的咒骂。不过现在她对吉利奥一定有点喜欢啦？哦，她，乌拉妮娅，不应该再嫉妒。她觉得康娜丽能来城堡就已经够好的了，吉利奥很无聊，他也非常期待康娜丽的到来。噢，不，乌拉妮娅不再嫉妒……

她的头枕在康娜丽的肩膀上，她的眼睛里依然充满泪水，她似乎只在恳求一点友谊、一点情分、一些爱慕和珍惜的话语。一个有钱的美国孩子，现在接受了古代意大利王朝的爵号，康娜丽很同情她，因为她在遭罪，因为她是唯一的小人物，她的生命线碰巧与她相互交叉。康娜丽用双手热情地搂住她，安慰她——哭泣的公主——她俩

好像有了一种新的友谊：她把乌拉妮娅当作生活中的一个朋友，不再是一个小人物。当乌拉妮娅睁大眼睛注视着她，回忆起当时康娜丽的告诫时，康娜丽打断了她的话，说她，乌拉妮娅，一定要有更大的勇气。她乖巧，生来就乖巧，但她必须勇敢，必须面对生活……

她们站起身来，手挽着手站在敞开的窗户前向外眺望。大教堂的几个大钟持久洪亮的鸣响在空气中回荡；大教堂高高耸立于蜿蜒盘绕的一片片低矮的房顶的上方，壮丽辉煌。这么一个小镇竟然有这么宏伟的一座教堂！神权力量的一种巨大象征！小镇的房顶虔诚地跪拜在它的面前！这种敬畏康娜丽在庭院里就已经完完全全地感受到了：连拱廊柱、雕像铸像、人造喷泉……而现在她再次受到震撼，因为这是一种声誉和辉煌，它正在衰落，但还没有死亡；正在腐烂，但还没有毁灭；在黄昏的阴影下，似乎从圣斯蒂芬诺湖的蓝色中、从有数世纪历史的教堂结构上、从柑橘树覆盖的群山与城堡间高耸而起。一个外国女人站在那里，却感到沮丧，这种宏伟的阴影需要她的数百万美元，为的是让这种伟大再持续幸存于几代人中……

康娜丽想，它是那么漂亮那么崇高，有那么多的过去。它是伟大的……但是它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它是一种幽灵。因为它已经过去了，完全过去了，仅仅只是一种对于高傲贵族、狭隘灵魂的记忆，他们不展望未来……未来，带着难以解答的社会纷乱，伴着新旗帜和新横幅的舞动，在长长的旋光中旋转，像蓝色的问号，在湖水和天空之间，在她的眼前闪烁。

33

康娜丽换了衣服，离开了房间。她沿着走廊散步，没有遇见一个人。她不认识路，只是不住地往前走。突然，面前出现了一架宽阔的

楼梯，往下方延伸，两旁是两排巨大的大理石枝形吊灯，她发现自己来到了城堡的中庭，门外就是圣斯蒂芬诺湖。四周的护墙板上都是一幅幅由曼坦那[①]绘制的湿壁画——描绘了圣斯蒂芬诺一家人——呈弧形一直通向画着天空和云彩的穹顶，让人看起来房顶好像是敞开的，画中还有长着翅膀的小天使和美丽的仙女，他们凭栏从天空向人间张望。

她走出城堡，遇见了吉利奥亲王。他坐在露台的栏杆上，抽着香烟，眺望着圣斯蒂芬诺湖。他朝她走来。

“我几乎可以断定你会走这条路。你累吗？要不要我带你四处转转？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的曼坦那绘画？它们损坏得很严重，本世纪初做过修复。是呀，现在它们的状况很糟糕，对不？你有没有看见穹顶上那幅由朱利奥·罗马曼诺[②]绘的神话图？来，穿过这扇大门。啊呀，门锁住了。等一等……”

他大声召唤外面楼下的某人。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迈的仆人拿来了一大串沉重的钥匙，把它交给亲王。

“你走吧，埃吉斯托！我熟悉钥匙。”

仆人走了。亲王打开了沉重的青铜门。他为康娜丽介绍那些浮雕。

“博洛尼亚[③]。”他说。

他们继续往前走，穿过了一个铺着花毯的房间，房间墙壁上挂着

① 曼坦那(Mantegna,1431—150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巴杜亚派画家，开创仰视透视法及天顶画装饰画风，主要作品有《恺撒的胜利》、《婚礼厅》等。

② 朱利奥·罗马曼诺(Giulio Romano,1499—1546)，著名意大利矫饰主义画家和建筑师。

③ 博洛尼亚(Bologna,1529—1608)，生于法国佛兰德斯的雕塑家，属风格主义艺术流派，主要作品有《飞神墨丘利》、《萨宾纳的洗劫》等。

挂毯;亲王指出天花板上的画是由吉兰达约①绘制的:圣斯蒂芬诺家族羽化登仙的唯一希望。随后,穿过一个装有镜子的房间,房间里有马里奥·菲欧里②的绘画。这间维护极差的博物馆为尘雾遮蔽,处于一种无人照管的状态,在里面连呼吸都困难;白色丝绸的帷帘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变成黄色,被苍蝇弄得肮脏不堪;威尼斯锦缎的红色顶部帘子已经磨光露底,被虫子蛀得千疮百孔;彩绘的镜子已经风化退色毫无光泽;威尼斯玻璃枝形吊灯的支架已经断裂;镶嵌着青铜、珍珠母和象牙嵌板的珍贵橱柜,用天青石、孔雀石和绿黄黑粉红色大理石镶嵌的马赛克餐桌大都被随意搁在一边,就像堆在阁楼里的废旧家具;扫罗和大卫、以斯帖、荷罗孚尼、所罗门——花毯挂毯上充满激情的人物不再那么鲜活,厚厚的灰色尘土覆盖了已经腐败的织物,中和了所有的颜色,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他俩穿越一间间宽敞的房间,在帷帘遮蔽下,这些房间半暗半明,轻轻飘荡着某种悲伤、忧郁、苦涩、无望的气息,一种伟大和辉煌消失了,慢慢灭绝了;在这些最著名画家的杰出作品中间,有着一块块令人悲伤的空缺,这表明了一种金钱的极度匮乏,表明了尽管做了一切努力,但这些绘画还是被卖换了钱……康娜丽回忆起几年前发生的一个案子,有人试图将拉斐尔的画走私出国,在柏林出售……亲王带着康娜丽走过了这些鬼怪幽灵似的房间,他像个青年人一样兴高采烈,像孩子一样随便愉快。有了消遣,深感愉悦,便急于向康娜丽介绍许多著名人物,但缺乏敬慕或兴趣,这些人都是他在童年时听说的,但是他依然不断地说错,然后再纠正自己,最后哈哈一笑,承认

---

① 吉兰达约(Ghirlandaio,1449—1494),文艺复兴初期的佛罗伦萨画家,擅长画有故事情节和大量人物的大型湿壁画,曾为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作画,主要作品有《老人和孙子》等。

② 马里奥·菲欧里(Mario de Fiori,1603 - 1673),意大利著名画家。

自己忘记了。

“这是结婚用的新房……”

他在钥匙串里寻找，识别钥匙上的紫铜标签，嘎吱一声打开了房门，他俩走了进去。

突然，迎面而来的是一种极度精美、辉煌灿烂的亲昵感觉：宽敞的卧室内，一切都是金色的，全都是镏金的，但已失去了光泽，毁损了，软化成了金丝；墙上挂着金色的挂毯：维纳斯在金色海洋的金色浪花中诞生、维纳斯与马尔斯[1]、维纳斯与阿多尼斯[2]、维纳斯与丘比特[3]：神话中淡粉红的露体赤身除了在金色的花丛中创造一种短暂的金色气氛和环境以外，并没取得任何其他效果；金色的长着翅膀的裸体美男子、天鹅和野猪；金色喷泉边的金色孔雀；质朴的金色流水和云彩，所有的金色都蒙上了一层绿锈，损毁了，软化成一种夕阳中单调倦怠死气沉沉的光线；金色的四柱卧床支撑着用金丝织成的凸纹锦缎华盖，上面清楚地凸绣着家族的盾徽；金色的床罩，但是所有的金色都毫无生气，所有的金色都沦落成一种忧郁，几乎成了一种灰色的微光，被抹去了，清除了，用旧了。仿佛灰尘扑扑的数世纪已经投下了一个阴影，或给这一切蒙上了一层蜘蛛网。

“太美了！”康娜丽说。

“我们著名的新房。”亲王哈哈大笑。“我们那些祖先的怪念头，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房间里度过他们的第一夜。如果她们嫁到我们家，她们第一夜就睡在这里。这是一种迷信。年轻女人如果在这里与她丈夫度过新婚第一夜，那么她就会忠贞不移。可怜的乌拉妮

① 罗马神话中的战神。

② 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③ 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娅！我们没有睡在这里，我的夫人，没有与这些有伤风化的爱神们一起睡觉。我们不再遵守家族的传统。乌拉妮娅命中注定会对我不忠。除非我把那种命运强加于自己……"

"我想大概不会有人提及你们家族中男人忠贞的传统？"

"不会的，男人的忠贞不太重要——过去或现在都这样。"

"太美了，"康娜丽环顾四周再次赞美道，"杜克对此一定会赞不绝口的。噢，亲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卧室！你看那幅维纳斯与受伤的阿多尼斯，他的头枕在她的大腿上，居住在山林水泽的仙女们在悲叹……这是神话故事……"

"我觉得金色太多了……"

"也许过去就是这样子，太多的金色……"

"许多金色意味着富裕和爱情的力量。现在财富已经没了……"

"金子已经软化了，变得那么灰暗……"

"爱情的力量依然存在：圣斯蒂芬诺家族的人一直是伟大的恋人。"

他继续开着玩笑，指点那些淫荡的画面，大胆地暗示影射。

她假装没听见，继续观赏着那些挂毯。在旁边的一些嵌板上，金色的孔雀正在金色的喷泉里饮水，美男孩正与和平鸽玩耍。

"我爱你都快发疯了！"他凑近她的耳朵低声说，伸出双手搂住她的腰肢，"天使，天使！"

她挡住了他。

"亲王……"

"叫我吉利奥！"

"我们为什么不能保持朋友关系……"

"因为我需要超越朋友关系。"

此刻她彻底挣脱了他。

“我不能。”她冷静地回答。

“这么说你只有一份爱情？”

“对……”

“这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那样的话，你就会嫁给他。如果只爱他一个人，你就会嫁给他。”

“我反对婚姻。”

“夸夸其谈。你不打算嫁给他，为的是自由。如果你想自由，我也就有权利要求我的片刻爱情。”

她怪怪地看着他，他感觉到她的鄙视。

“你根本不……理解我。”她缓慢而怜悯地说。

“你理解我的。”

“噢，是的。你太简单了。”

“你为什么不想？”

“因为我不想。”

“为什么不想？”

“因为我对你没有感觉。”

“为什么没有感觉？！”他刨根问底，捏紧了拳头。

“为什么没有感觉？”她重复问话，“因为我觉得你非常快活可爱，整天玩味人生，除此之外，你我的性情合不来。”

“你对我的性情了解多少？”

“我看透了你。”

“你又不是医生。”

“我是女人。”

“那么我是男人。”

"但不是我的男人。"

他气急败坏，骂了一句就伸出颤抖的双臂抱住了她。她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他就已经疯狂地亲吻她。她挣扎着摆脱了，直愣愣地扇了他一个耳光。他又骂了一句，野蛮地抓住她，但她更高地直起了身子。

"亲王！"她忍不住哈哈大笑地说，"难道你真的认为你能强暴我？"

"我当然能够！"

她嘲弄般地哈哈大笑。

"你不行，"她大声地说，"因为我不想要，你强暴不了！"

就像公牛看见了红布：他疯了。从来没人敢公然违抗他，像这样拒绝他，他总是能得手的。她看见他朝她冲来，于是就镇静地推开了房门。

长廊和房间一直延伸到远方，仿佛无穷无尽。在这个祖辈留下的空间里，远景中似乎有某种东西在遏制着他。他远不止是一个狡猾的强暴者。她非常缓慢地向前走着，急切地左顾右盼。

他赶了上来，走到了她的身边。

"你打了我，"他气喘吁吁愤怒地说，"我永远不会饶恕你，永远不会！"

"我恳求你的宽恕，"她用甜蜜声音，微笑着说，"我得自卫，对不？"

"为什么？"

"亲王，"她劝说道，"为什么要生气、动情和强暴？你可以非常讨人喜欢；不久前在罗马你是那么可爱。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我喜欢你的谈话、你的诙谐、你仁慈的心。现在那些乐趣都给毁了。"

"不是这样的。"他恳求她。

"噢，是这样的。你拒绝理解我。你的性情与我的性情合不来。难道你不能明白这一点？你行为粗鲁，迫使我也粗鲁起来！"

"我……"

"对。你不相信我有独立的尊严。"

"不！"

"难道这是对女士礼貌的举止吗？"

"我的礼貌有一定的限度。"

"我们已经超越那种限度。所以请你恢复到原来那种礼貌的程度。"

"你在玩弄我！我不会忘记。我会报复的。"

"是吗，生死斗争？"

"不，对于我，是要得到胜利。"

他们几乎走到了城堡的中庭。

"谢谢你的导游，"她有点嘲笑地说，"婚房尤其富丽堂皇。别让我们再这么生气了，好吗？"

她主动伸出一只手。

"不，"他说，"你扇了我的耳光，这里，我的脸颊还在火烧火燎。我不会握你的手。"

"可怜的脸颊，"她逗笑地说，"可怜的亲王！我打疼你了吗？"

"当然疼啰……"

"我怎么能让你火烧火燎的脸颊凉快下来呢？"

他望着她，依然气喘吁吁，脸红耳赤，怒气冲天，两只眼睛闪闪发光，就像两颗红榴石。

"你的挑逗调情胜过任何一个我认识的意大利女人。"

她哈哈大笑。

"吻一下？"她问。

"魔鬼!"他咬紧牙发出嘶嘶的声音。

"吻一下?"她又问一次。

"好吧,"他说,"到那里去,在我们的新房里。"

"不,在这里。"

"魔鬼!"他说,语气软了一点,又发出一下嘶嘶声。

她飞快地吻了他一下,然后向他伸出了她的手。

"好了,这算了结了,事情过了。"

"天使!魔鬼!"他跟在她后面嘶嘶地说。

她越过栏杆眺望湖面。夜幕已经降临,湖面上笼罩着薄雾。她不再去想他,尽管他依然站在她的身后。她把他当作小孩,有时逗她乐,有时淘气。她不再想他;她想起了杜克。

"他会发现这里有多么漂亮,"她想,"噢,我多么想他……"

他们后面传来了女人衣裙的窸窣声,是乌拉妮娅和贝罗妮女侯爵来了。

34

乌拉妮娅请康娜丽进屋。在室外对健康没有好处,因为太阳落山后湖面上升起了一股雾气。女侯爵的问候非常冷淡尴尬,她眯缝着眼睛,好像不太记得康娜丽。

"我相当理解,"康娜丽酸溜溜地笑着说,"你在膳宿公寓每天看见房客进进出出,我住店的时间很短,比你预期要短。我希望我的房间很快又租出去了,你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受到任何损失,女侯爵?"

女侯爵看着康娜丽哑口无言。这里,在圣斯蒂芬诺城堡,她倒有点像侯爵夫人;而她,老亲王的嫂子,从不在这里谈论她公寓里的外国人。她从不会见来自罗马的客人,那些客人只是偶然造访城堡;而

她，女侯爵，会在这里避暑，度过好几个星期。来到这里，她已经把能言善道，兜售那些寒冷房间的本领，那些尽可能大胆给房间开出高价的精明生意经留在了罗马。在这里，她把长长的头发梳理得高贵尊严，尽管她耳朵上依然挂着玻璃的耳饰，一件崭新闪光的羊毛背心罩住了她丰满的胸脯。她没法不这样做，因为她生来就是女伯爵，她，贝罗妮女侯爵——她的侯爵夫君是已故亲王的哥哥——有那么多盾徽，尽管不那么显赫，但依然能感觉得到她那个贵族的身份。她有时会在圣斯蒂芬诺遇见她的熟人，大主教和教廷的官吏们，这给贝罗妮膳宿公寓增添了光彩，因此，她的公寓有时被称为贝罗妮宫殿。

“噢，对了，”她高傲地眨巴着眼睛，终于冷冷地说，“现在我记起来了……不过名字还是忘了……乌拉妮娅公主的朋友，对不？再次见到你很高兴……非常高兴。”

“你觉得你朋友的婚姻怎么样？”她与康娜丽肩并肩沿着阶梯一起往上走了一会儿问。两边是米诺·达·费埃索[①]大理石大枝形烛台。吉利奥依然非常生气，脸红耳赤，亲吻一下并不能使他平静下来，他退缩在后面，乌拉妮娅很快走在了前头。

女侯爵了解康娜丽早前的反对立场以及她对乌拉妮娅的告诫，她确信康娜丽这样做是因为她自己对吉利奥有怪念头。因而她的提问里带着嘲讽和得意的味道。

“他们是天生一对，”康娜丽回答，话语中同样带着讥讽，“我相信这桩婚姻确实受到了上帝的祝福。”

“受到了教皇圣座的祝福。”女侯爵无知地插话，她不明白康娜丽话中有话。

---

① 米诺·达·费埃索（Mino de Fiesole，1429—1484），意大利著名雕塑家，作品有《圣母与圣婴》等。

“当然，有教皇圣座的祝福……还有上帝的祝福……”

“我记得你好像不信教？”

“有时信的……当我想起他们的婚姻时，我就相信宗教了。乌拉妮娅公主成了天主教徒，她的灵魂得到了多大的安慰！她嫁给了可爱的吉利奥生活该有多么快乐！生活中还是有幸福和安宁的。”

女侯爵隐隐约约感觉到康娜丽的话中含有一丝嘲讽，心想，这是个危险的女人。

“你呢，我们的宗教对你有没有吸引力？”

“很有吸引力！我对漂亮的教堂和精美的绘画很有感触。但这是一种艺术观点。你也许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你不懂艺术，对吗，女侯爵？婚姻对我也有吸引力，乌拉妮娅这样的婚姻。你能不能帮助我，女侯爵？我可以在你的膳宿公寓里住一个冬天，谁知道呢，我自己或许也会变成一个天主教徒……你可以让拉迪亚德对我试试，如果这不行，就让两个大主教……到那时，我一定会皈依的……这一定收益很大。”

女侯爵傲慢地看了看她，气得脸色发白。

“收益很大……”

“如果你为我找一个意大利爵号，要有钱的，那你绝对会有很多好处。”

“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去问老亲王吧，还有教皇，女侯爵……”

“你知道点什么？你在想什么？”

“我？什么也没想！”康娜丽冷冷地回答，“不过，我有超人的洞察力，有时我突然能看见东西……所以，你还是站在我的一边，别再假装忘记了你的老房客……这是乌拉妮娅的房间？你头里走，女侯爵……”

女侯爵颤抖着走了进去。她想起了巫术。这个女人怎么会知道她与老亲王和大主教的谈判？她怎么会怀疑乌拉妮娅的婚姻？她怎么知道乌拉妮娅宗教信仰的改变会带给她几万里拉的收入？

她不仅仅是得到了一次教训。她浑身发抖，感到害怕。那么这个女人是魔鬼？她的眼光不是很恶毒吗？在她衣服的皱褶里，女侯爵用她的小手指和食指作了个投掷的手势，然后喃喃自语："给我力量吧，撒旦……"

乌拉妮娅在她自己的房间里沏了茶。这个房间透过三折拱窗可以眺望整个圣斯蒂芬诺城和古老的大教堂。在落日余晖橘黄色的光芒照射下，一时间带着它那些模糊纷乱的圣人、先知和天使从数百年灰色的尘土中显现出来。房间里挂着漂亮的挂毯，富足的象征——美女们端着满盛着花果和谷物的羊角盛器——一半是古代一半是现代，欣赏的品味并不一致，情调也不纯洁，还有一些糟糕陈腐的现代装饰品，一些不协调的现代方便用具，不过还算过得去，舒适，适合长期居住，这是乌拉妮娅的家。一位年轻人从椅子里起身，乌拉妮娅介绍说是她的弟弟。年轻的霍普结实强壮，精力充沛，年仅十八岁；他还穿着骑自行车的服装，他姐姐说，这是她允许的，就喝一杯茶。她抚摸着弟弟留着短发的圆脑袋，在征得女士们的同意之后，把第一杯茶给了他，随后他就离开去换衣服。坐在那里他显得怪怪的，那么陌生，那么健康，精神饱满肤色红润；他的胸膛宽厚，双手粗壮，腿肚子结实，着实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的美国年轻农民，尽管老霍普家产数百万美元，他仍然在美国西部的农场里辛勤劳动，创造他自己的财富；他住在古老的圣斯蒂芬诺城堡里，面对着窗外极具象征意义的大教堂，在墙壁古老挂毯的映衬下，显得格格不入，很不协调。突然，康娜丽发现年轻的新公主与这一环境甚至更不协调……她的名字，她的美国名字乌拉妮娅，挺动听：乌拉妮娅公主突然得到了一枚非常精

美的戒指……可是，这个年轻的女人，脸色有点苍白，神情有点忧郁，牙缝间吐出美国新英格兰英语，在这已经失去光泽的圣斯蒂芬诺家族的荣光中，她显得不那么自在……康娜丽总是忘记她是布拉西奥堡公主，仍然把她看作霍普小姐。然而，乌拉妮娅也有手腕，举止随和，有适应能力，非常强的能力。亲王进来了，她对丈夫说了一些话，自然，非常高雅，然而在康娜丽听来，语气中有一种屈从和失望，这使她可怜起这位公主来。从一开始，康娜丽对乌拉妮娅就有一种含糊不清的同情。吉利奥对她冷冰冰的，很不在乎；女侯爵则抱着一种恩赐的态度给她以关切和保护。随后，所有这一切衰败没落的辉煌围绕着她，使她感到极度孤独。她抚摸着弟弟的头，她非常宠他，问他茶水味道怎样，让他饱餐了一顿多层夹心蛋糕，好像他骑自行车兜风之后饿坏了似的。在他身上，她感受到一些家庭的温暖，一些芝加哥的气息。她几乎想依偎在他的身上……但是，除此之外，她被巨大城堡压抑的忧郁气氛，被遗忘的古典艺术的辉煌，被贵族目空一切的高傲所笼罩，这里不需要她，尽管这里的确需要她的数百万美元。对于康娜丽来说，乌拉妮娅失去了她作为美国女新贵所有引人发笑的东西，开始具有年轻受害者的某种悲情。他俩，她，这位年轻的公主和她肌肉发达的弟弟，坐在这里显得多么奇怪！

乌拉妮娅给大家展示了她的图片和绘画卷宗夹：一位罗马建筑师修复城堡的设想。当康娜丽问起这种修复从审美角度来看是否会令人满意时，乌拉妮娅变得非常激动，她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晕。她为建筑师辩护。吉利奥抽着香烟，没有表露出任何兴趣，也没有一点幽默。女侯爵像个鬼似的坐在那里，头发像狮鬣一般，水晶的耳饰在头发里闪闪发光。她害怕康娜丽，决心要提防她。一个管家进来告诉公主，晚餐准备好了。康娜丽认出他就是贝罗妮膳宿公寓里的那个朱塞佩老头，大公爵的老管家，根据拉迪亚德的说法，他曾因掉落了

一只调羹而被解雇。康娜丽微笑着望着乌拉妮娅,乌拉妮娅脸红了。

“可怜的人!”朱塞佩离开后,她说。“对,我把他从婶娘那里带了过来,在贝罗妮公寓他太忙了。在这里,他几乎没啥可干的,他手下还有一个年轻的佣人。反正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手。他在这里颐养天年。可怜的老朱塞佩……鲍勃,你还没有换衣服!”

“心肠多么善良!”康娜丽心想。他们一同站起身来,乌拉妮娅轻轻地责备弟弟被宠坏了,竟然光着大腿去就餐。

35

他们来到昏暗宽大的餐厅,四周挂着近黑的挂毯,格子图案的天花板几乎是黑色的,所有的雕像也皆如此;巨大的壁炉是黑色的,壁炉上方黑色的大理石里镶嵌着家族的盾徽。两盏巨大的大枝形银质烛台发出微弱的光芒,照在淡红色的台布和玻璃上。除此之外,这个过分宽大的餐厅陷入了一片阴影笼罩的昏暗;角落有一团团更深的阴影,稍淡一些的阴影在天花板上飘来飘去,就像暗色的天鹅绒散发成蒸气,变成微量原子漂浮在烛光的上方。超越时光的圣斯蒂芬诺的古色古香在这里给人一种敬畏的感觉,沉重压抑,与黑色寂静的忧愁融为一体。声音在这里显得低沉。这里保持着历史的本来面目,一成不变,如同家族辉煌传统的圣坛,乌拉妮娅不敢改变一丝一毫,好像她已经几乎不敢说话或吃饭了。他们等了一会儿,等着双扇门开启。一个头发花白的高个子老头像幽灵一般出现,他挽着身边牧师的手臂。老亲王埃克尔迟缓庄严地慢慢走来,牧师调整步伐与老亲王庄重缓慢的步调相一致。他穿着一件宽大的老式的黑色长袍,满是褶皱,有点儿像骑士的披风,他油光闪亮的灰白头发,在脖子处有少许波浪,头上戴着一顶黑丝绒无沿便帽。人们非常尊敬地迎接

他。首先是女侯爵，然后是乌拉妮娅，他非常缓慢地吻了吻她的前额——好像在给她祝圣，随后，吉利奥迎上前去，恭顺地吻了吻他父亲的手。老头朝乌拉妮娅的弟弟点了点头，小霍普鞠躬致意，随后转过头去看了看康娜丽。乌拉妮娅介绍了康娜丽，好像要倾听意见似的。老亲王说了些问候的话，问她是否喜欢意大利。在康娜丽回答的时候，埃克尔亲王坐了下来，把帽子交给朱塞佩，老仆人深深鞠了个躬，接过帽子。随后他们全都入座。女侯爵与牧师一起坐在老亲王的对面，老亲王的两侧坐着康娜丽和乌拉妮娅，罗伯特·霍普靠着他姐姐就座。

"没人看见我的腿肚子。"他轻声对姐姐说。

"嘘！"乌拉妮娅说。

此刻，朱塞佩恢复了生机，端庄地彬彬有礼地从备餐桌上给每个盘子舀汤。在这里，他又干起了老本行；他显然很感激乌拉妮娅；他很满足，身着燕尾服，活像个外交官。看着他，康纳丽觉得很有意思，这使她想起了贝罗妮膳宿公寓，那时，客人没来时，他会变得焦躁不安，十分不耐烦，对初出茅庐的年轻招待员大发脾气，女侯爵雇佣那些年轻侍者是因为他们便宜。当两个男仆给每人端汤时，牧师站起身来念饭前经。众人还是默默无声，大家在沉默中喝了汤，三个仆人一动不动地站着。汤勺轻叩盘子发出嗒嗒的声响，女侯爵咂着嘴巴喝得有滋有味。大枝形烛台偶然抖动一下，阴影从天花板上向下方压来，就像黑天鹅绒散发成蒸气一般。随后，老亲王转向女侯爵。他一个接一个轮流跟每个人说话，彬彬有礼，高贵庄严。他一会儿说法语，一会儿说意大利语，话题渐渐变得比较平常普通，不过还是由老亲王引导着交谈。康娜丽注意到，他对乌拉妮娅非常友善客气……不过，康娜丽记起了吉利奥的话：老爸差一点中风，因为亲家对乌拉妮娅的嫁妆讨价还价。一千万？五百

万？不到三百万！美元？里拉！！忽然，在她看来，头发花白自私自利的老亲王象征着圣斯蒂芬诺的辉煌和贵族的自豪，仿佛是它虚无缥缈历史中活着的幽灵，就如同这天下午她与乌拉妮娅一起凝视深邃蓝色的圣斯蒂芬诺湖时的感受：开价很高的幽灵，开价数百万美元的幽灵，想脱胎换骨获得新生的幽灵，寄生的幽灵，它把自己贬值的爵号卖给了新生商业公司的虚荣。不过，无论它如何功勋卓著，都斗不过商人的狡诈。公主和女侯爵的头衔售价还不到三百万里拉！爸爸还几乎中风……吉利奥说过。老亲王不慌不忙谦恭而傲慢地引导着交谈，康娜丽的眼睛从七十岁的老亲王公爵扫视到脸红彤彤的十八岁的美国西部年轻农民，又从他那里扫视到吉利奥亲王：这个古老家族的希望，他们唯一的希望。在这间昏暗的餐厅里，他百般无聊，除了还稍有点幽默感外，她觉得他渺小、卑微、无足轻重、骨瘦如柴，生活放荡，他那对红石榴般的眼睛能够充满变态的诙谐，兴高采烈地闪烁光亮，下垂的眼帘正注视着他的盘子，没精打采地拨弄着食品。

她可怜他，她想起了金色的婚房……她有点瞧不起他。她不把他看作是个男人，他别想达到目的；她更多地把他看作一个淘气的孩子。他一定嫉妒罗伯特，她想；嫉妒他双颊红扑扑充满朝气，嫉妒他熊腰虎背。但是亲王依然让她觉得有趣逗人。他可以逗人喜欢，他会哄人捧人，机智幽默。她有足够的理由喜欢他。他心肠挺好。那个手镯，尤其是1000里拉，一想起这些她依然充满着感激；她曾多么感动！那次步行，来回多次途经邮电局而不入；还有他的回信和他慷慨的帮助也曾打动她的心。他这个人没有真材实料，在她看来，他不是个男人，但是他诙谐慷慨。她喜欢他，作为一个朋友和令人感到愉快的同伴。此刻他情绪多么低落，一点幽默感都没有！谁叫他冒冒失失作出那疯狂的举动……

康娜丽时不时地跟亲王说说话，但是她没法让他高兴起来。因为那个原因，交谈乏味拖沓，拘谨客气，依然由老亲王主导着。晚餐结束了，老亲王站起身来，从朱塞佩手里接过帽子，每个人都向他道别，餐厅门开了，他搭着牧师的手臂走了。吉利奥也气呼呼地走了。女侯爵一想起康娜丽依然浑身颤抖，于是也告辞了，衣裙下依然用夹针对准康娜丽。乌拉妮娅引着康娜丽和罗伯特回到自己的起居室里。三人都松了口气。他们自由自在地说话，现在是用英语说话。罗伯特绝望地说他没吃饱，他没敢放开吃，实在饿了才吃一点充饥。康娜丽哈哈大笑，她觉得罗伯特胃口大，挺有意思；乌拉妮娅正在为弟弟找甜饼干和蛋糕，离开房间去沏茶了，她答应他在就寝之前有面包和肉吃。一本正经的晚餐之后，他们感到十分放松。乌拉妮娅说，除了晚餐，其他时间他们根本见不到老亲王，不过她总在早晨去见他，待在那里与他交谈一小时左右或者与他一起下棋。她不在时，老亲王与牧师下棋。乌拉妮娅的生活很忙碌，重整家事花去了她许多时间（过去这些事都有一位穷亲戚料理，现在这位亲戚拿了退休金，去罗马居住了）：早晨，她与老亲王讨论家庭琐事，尽管深居简出，老亲王对家里的情况了如指掌；随后她与罗马建筑师就古城堡的修复问题进行磋商，这些讨论有时就在老亲王的书房里进行；她还托人在镇上建设一栋穷人公寓楼，让年迈的老头老太居住，因为老霍普另外给了她一笔基金。初到圣斯蒂芬诺的时候，她惊呆了：贫民区里的房子和窝棚破旧不堪行将倒塌，由于穷困潦倒肮脏不堪，麻风病淋巴结核病流行。整个小镇的人口像蘑菇一样迅速膨胀。她正在建设一所老人院，这个机构将为年轻强壮的人提供工作；她关心遭遗弃的儿童，正在建设一所新学校。她一边为罗伯特弟弟切蛋糕一边简要说了这些事情。晚餐的循规蹈矩之后，罗伯特痛痛快快地享用精美的点心。乌拉妮娅邀请康娜丽第二天陪她去看贫民院大楼、新学校建设的进展情况。新学校由来自罗马的两位牧师管理，他们是由大

主教推荐的。

透过尖拱形的窗户，可以眺望底下小镇昏暗的轮廓。闷热的夏夜，繁星点缀，大教堂黑色的侧影高高耸立。康娜丽寻思：她并不只是为了幽灵和阴影才来这里，这个有钱的美国小姐狂热追求贵族头衔——"太好了"——孩提时代起就收集女王舞会服装的布料样品——作为"黑衣宗教"的公主，现在她把集子藏了起来。这位姑娘身着定做的薄型亚麻衣游览古罗马广场时差一点绊倒，她既不懂古罗马也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新的未来……

康娜丽正在穿越圣斯蒂芬诺城堡静悄悄阴森森的夜晚，回自己的房间去。她想：我写作；她干善事！我梦想思索；她教育孩子，尽管有牧师帮助。她为老头老太解决了食宿。

随后，康娜丽回到了房间，她眺望湖面，圣斯蒂芬诺湖在夏夜之中星光闪烁，她觉得自己也要富裕起来，也要干一番事业。但是她没有机会，没有金钱……而且她只渴望杜克，他不应该让她孤独太久。独自留在这城堡里，在所有这一切昏暗的辉煌之中，几个世纪沉重地压在她的心头……

36

第二天早晨，乌拉妮娅的女佣领着康娜丽来到室外，穿过一连串长廊，前往他们准备进早餐的地方。这时，她在阶梯上遇见了吉利奥。女佣转身回去了。

"我仍然需要有人带路。"康娜丽笑着说。

亲王咕哝了一些话。

"亲王，昨晚睡得好吗？"

他又咕哝了一下。

“说真的，亲王，你那个坏脾气得改一改。你听见了吗？必须改。我坚决要求你改，今天我不想再看见你那样生气不说话，希望你尽快重新用高兴愉快，诙谐幽默的口气说话，我喜欢你那样。”

他小声而含糊不清地说了些什么。

“再见，亲王。”康娜丽突然说。

她折返回头就走。

“你到哪里去？”他问。

“回房间去。我到房间里吃早饭。”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你这个主人。”

“你不喜欢？”

“对，我不喜欢。昨天你侮辱了我，我自卫了，你还坚持要野，我立刻像平常一样随和，伸出手让你亲吻。晚餐时，你对我生气不说话，粗鲁到了极点。你回房休息，甚至没向我道声晚安。今天早晨你见到我也不说声早安。你咕哝生气，像个淘气的孩子。你的眼睛里有一股怒气，你看上去令人讨厌。的确，你的样子很糟糕，我实在不敢恭维。你非常讨厌、粗鲁、无礼、小心眼。我不想在这种气氛里跟你一起进早餐……我回自己的房间去。”

“别回去。”他恳求。

“一定要回去。”

“不，不能回去。”

“那好，改变你的态度。迫使自己改，别再去想你斗败了，对我好一点。现在你看上去像受了伤害似的，而实际上我是受害者。不过我不生气，我不小气。我也不能小家子气。我原谅你，你也原谅我。说些温柔的话，说些好听的话！”

“我想你都想疯了！”

"我没看到。如果你想我想疯了,那么就友善一点,客气一点,高兴一点,幽默一点。我是你请来的的客人,我要求你这样。"

"我不再生气了……我这么爱你,可你还打我!"

"难道你永远不能谅解?那是自卫。"

"是的,永远不会原谅!"

"那好,再见!"

她转身就走。

"别,别,别回房去!跟我去凉亭吧!我们在那里一起吃早饭。我请你原谅。我不再粗鲁,不再小气啦!你,你不小气。你是我所认识的最了不起的女人。我崇拜你。"

"那就悄悄崇拜,逗我开心!"

他的眼睛,黑红榴石般的眼睛,开始变得有活力,有笑意了;他脸上的皱纹也消失了,有了光亮。

"我太伤心了,没法逗你。"

"我一点儿也不相信。"

"真的,我不高兴,我很苦恼……"

"可怜的亲王!"

"你不相信我。你从来没把我当真过。我简直就要变成你的小丑,逗乐小丑。我爱你,没希望了吗?告诉我,难道我一点希望都没了吗?"

"不太多。"

"你太残酷了,这么严肃!"

"对你我不得不严肃,你就像一个淘气的孩子……哦,我看见凉亭了。你答应过要改邪归正?"

"我会好好表现的。"

"逗乐?"

他叹了口气。

“可怜的吉利奥！”他叹息道，“可怜的小丑！”

她哈哈大笑。乌拉妮娅和罗伯特·霍普已经在挂满了葡萄藤的凉亭里。由女像柱和赫尔墨斯头像方柱——仙女，萨梯[1]，牧神——支撑的凉亭上，爬满了一串串粉红色的花朵，塑像上半截身躯以狭长的基座结束，他们伸出双手托住由树叶和鲜花组成的平坦顶棚；中间是一个开放式的圆形建筑，有点儿像户外神殿，它的圆形栏杆也是女像柱，古时候，这里是安放石棺的地方，现在被改成一个池子。凉亭里安放了一张桌子，供早餐使用。老亲王没来，女侯爵在她自己的房间里用餐。此时是早晨八点，湖面上依然飘来早晨清新的空气，蓝色天鹅绒般的薄雾依然笼罩着整座山脉，圣斯蒂芬诺湖凹陷在群山之中，像一条条柔和弯曲的水渠，像一个椭圆形的盘子。

“啊，这里多美啊！”康娜丽兴奋地高声喊道。

与昨天沉闷的晚餐相比，早餐的气氛愉快轻松。乌拉妮娅激动地谈论着她的贫民公寓，过一会儿她将与康娜丽一起去参观。吉利奥又变回原先那种令人感到愉悦的样子，鲍勃尽情享用美餐。早餐过后，鲍勃骑自行车兜风去了，吉利奥与女士们一起去镇里。他们乘坐一辆双排座活顶四轮马车，从城堡出发，以步行的速度慢慢沿路而下。太阳越来越热，古老的小镇在白光中隐约耸现，乳白色和灰白色的房子像石头镜子一样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小镇的广场像水井，太阳将炎热的高温倾倒其中。车夫在贫民公寓工地停下，他们下了车，建筑师尽职地迎上前来，汗流浃背的石匠、砖瓦匠凝视着亲王和公主。天热得喘不过气来，吉利奥不停地擦着前额，在康娜丽的阳伞后面躲避阳光。乌拉妮娅精力充沛兴趣十足，

---

① 希腊神话中人形羊尾神，是好色的象征。

一身白色泡泡纱套装，显得敏捷活泼充满活力，她戴着白色海员帽，撑着白色太阳伞，与建筑师一起跨过横梁，穿越砖头水泥，听着各种解释和建议。她并非一概同意，而是摆出懂行的样子，说她不喜欢如此这般的尺寸宽度。建筑师信誓旦旦，说什么随着工程的进展，她会同意他建议的这些尺寸和宽度的。她摇摇头，对建筑师指示这个指点那个，结结巴巴的，全都是用不连贯的不完全正确的意大利语说话，但语速很快。康娜丽觉得她挺可爱挺迷人，觉得她像个布拉希奥堡公主，这一点毫无疑问。吉利奥担心灰浆弄脏他淡色的法兰绒套装和黄色的鞋子，便待在太阳伞的阴影底下，热得喘着粗气，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他的妻子则坚持不懈，毫不担心她白裙子的褶边会被弄脏。她跟建筑师说话那么自信认真而又庄重，她值得人们尊敬。这孩子是从哪里学来这么一套的？她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她对圣斯蒂芬诺的热爱，她对穷人的怜悯，这个美国姑娘是如何得到这种才华，这么出色地履行她崇高新爵位的义务的？真让人钦佩！吉利奥有自己的看法，他低声对康娜丽耳语，对妻子的这些品质他并非熟视无睹。他觉得乌拉妮娅了不起，很杰出；她不断让他感到惊讶。他那个圈子里的意大利女人没有一个像她这样的。他们喜欢她。城堡里的仆人们喜欢她，建筑师钦佩她，工匠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她，因为她聪明，懂得那么多，那么同情他们的痛苦，对他们那么好。真让人钦佩！吉利奥说。但是他还在气喘吁吁。他对石头、横梁、尺寸大小一无所知，他不知道乌拉妮娅是从哪里学来这些技术知识的。她不知疲倦，在工地四处查看，亲王却用哀求目光看着康娜丽。最后，他用英语对他妻子说，天哪，是不是可以结束啦?！他们上了车，建筑师跟他们道别，工人们也满怀感激和爱慕地跟着说再见。

他们驱车来到大教堂，康娜丽想去参观一下，吉利奥请求女士们

饶恕他，便独自坐在圣坛的台阶上，双臂搁在膝盖上凉快凉快。与此同时，乌拉妮娅亲切友好地领着康娜丽四处参观。

37

七天过去，杜克来了。正式晚餐结束后，在昏暗的餐厅里，康纳丽把杜克介绍给了老亲王埃克尔。这是一个梦幻般的夏天傍晚，康娜丽与杜克散步到了室外。整个城堡已经熟睡，不过康娜丽设法让吉利奥给了她一把钥匙。他们走到外面，朝凉亭走去。繁星闪着金黄色的亮光，在夜空里眨巴着眼睛，月亮爬到了群山顶上，在神秘的湖水深处颤抖着反射着光芒。一阵甜蜜的玫瑰香味从凉亭那边的花园里随风飘来；山下，在小镇层层叠叠的屋顶中间，如泻月光下的大教堂广场以其巨大的阴影与繁星媲美。大地四处都已经入了梦乡，圣斯蒂芬诺湖、圣斯蒂芬诺镇、圣斯蒂芬诺湖城堡的一扇扇窗户都已沉睡；女像柱和头像方柱——萨梯和仙女——支撑着凉亭枝叶茂盛的顶棚，从它们的睡姿看去，都仿佛中了睡眠女神众奴仆所施的催眠术。一只蟋蟀唧唧地叫唤着，不过，杜克和康娜丽走近时，叫声骤然停止。他俩在一条古色古香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她用手臂搂住他，紧紧地倚靠着他。

“一个星期！”她低声说，“我已经一星期没有见到你了，杜克，我亲爱的！我不能离开你这么长时间。我每想一件事，做一件事，欣赏一样东西，都会想起你。要是你在这里该有多美啊！以前你作为游客到过这里。噢，不过这次不一样，好处就是住在这里，不是匆匆走过，而是住宿过夜。看看这湖水，这大教堂，还有那群山！城堡里那些房间，年久失修，却那么美丽。三个庭院破败不堪，喷泉也在破裂损坏……不过，中庭的风格，餐厅的昏暗，这个凉亭的诗意……杜克，

这个凉亭难道不像一首古典颂歌？我们有时一起阅读贺拉斯①，你曾为我优美地翻译过那些诗歌，你的即兴朗诵那么精彩！你那么大气，知识那么渊博，你那么多愁善感！我喜欢你的眼睛、你的声音，你所有的一切，一切属于你的东西……我表达不清，杜克。我渐渐为你所说的每个字、你对罗马的热爱、你对博物馆的热爱、你观察天空的方式所倾倒，你用这种方式绘水彩画。你那么镇定自如，静得像这潭湖水一样。噢，别笑，别把我推开：我已经一周没见你了，我需要像这样跟你说话。我夸夸其谈了吗？在这里，我不觉得普通，在这空气，这天空，这月光中有某种东西，使我这样说话。一切是那么美，我不敢相信这是普通的生活，普通的现实……还记得咱俩在索伦托那家饭店的露台上看到的吗？我们眺望远处的海洋，珍珠般的海洋，那不勒斯白茫茫的，就在远处。那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但就是不敢用语言说出来：那是早晨，我们周围都是人，尽管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却能看见我们，我感觉得到他们在我们的四周。现在只有我们两人，现在，我在你的怀抱里，在你的胸膛上，我想把这话说给你听：我太幸福了！我太爱你了！我感到我的灵魂，我身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是你的！你在笑，你不相信我，是吗？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我不是在讥笑你，我只是在笑。我为你感到高兴，为我的艺术感到高兴。你教我要工作，你把我从梦中唤醒！我对《旗帜》感到非常满意。我收到伦敦来信，明天我会给你看的。我的一切都属于你。这种生活简直让人难以相信就是普通的生活。罗马的生活那么安静。我没见到任何人。我作了些画，但不多。我独自在小餐馆用餐。我想，两个意大利人，你认识的，会为我感到遗憾的。咳，

① 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8），古罗马诗人，从倾向共和转而拥护帝制，作品《书礼》中的《诗艺》对西方诗歌有过很大影响。

这一周真是太难受了。我再也离不开你！你记得我们第一次在鲍格才散步和交谈的情形吗？在帕拉蒂尼山？那时我们还是陌生人，合不来！不过，我想，我马上就感觉到我们之间会产生出某种美妙的东西……”

她没说什么，继续紧靠着他的胸膛。蟋蟀又在唧唧地发出一种长久颤抖的声音。除此之外，一切都已安然入睡……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她发烧似的重复道，她完全委身于他。

整个夜晚都睡着了，而他俩相互拥抱着喘息着。他们头顶上，在他们和繁星点缀的夜空之间，中了魔法的女像柱——农牧之神和仙女——在熟睡中支撑着树叶覆盖的凉亭顶棚。

38

吉利奥觉得圣斯蒂芬诺的暑期非常无聊。早晨六点他就得跟着老亲王、乌拉妮娅和女侯爵去城堡小教堂做弥撒。此后，他有太多的空闲时间。他曾与罗伯特·霍普一起骑过自行车，但是年轻的美国西部人精力太充沛，他像霍普的姐姐乌拉妮娅一样赶不上节奏。他跟康娜丽调调情吵吵嘴，但是他哑巴吃黄连总是受侮辱，只好跟自己也跟她生闷气。他记得那天晚上康娜丽第一次去瑞斯泊利宫，搅乱了他与乌拉妮娅的约会。在金色婚房里，她再次证明她太强健，他不是对手！一想到这些，他就怒火满腔，他恨她，他对天发誓要进行报复。他怨恨自己总是犹豫不决。他太虚弱，没法以激情的力量去强暴她，他永远不该使用暴力：他习惯人们自觉自愿献身。他被迫听从这个荷兰女人，他与她性格合不来！这个女人是什么性格？她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他不习惯思考，一个缺乏思考、性格懒散的意大利顽童，习惯于随心所欲，几乎不懂得她的心思——尽管他怀疑她说

话的意思——但几乎不理解她的羞怯。她为什么要对他这样,这个有邪恶新思想的外国女人?她不关心世界,对婚姻不感兴趣,与一位画家同居,当他的情妇!她不信宗教,没有道德——他懂得所有的宗教和道德——她是魔鬼;她能通神:她不是了解贝罗妮所有的行动吗?那天贝罗妮婶娘不是警告过他这个女人非常危险,是个恶魔,是个魔鬼吗?她是个女巫!她为什么拒绝他?昨晚他不是看见她的身影在月光下穿过庭院,身边的人显然是杜克吗?他不是看见他们打开通往凉亭的露台大门吗?他不是通宵不睡偷偷观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直至看着他们归来,关上身后的大门吗?她为什么只爱他,那个画家?天哪,他恨死杜克了,他妒忌仇恨,满腔怒火;他恨她,因为她的专注,因为她的鄙视,因为她的挑逗,因为她把他当作逗乐小丑,马戏团的小丑!他要求什么呢?她给予情人的那种爱!他没有要求任何严肃的东西;不要信誓旦旦,不要许诺终生;他要求那么少:偶尔一小时的爱。没关系,对于这种事情,他从来不当回事。可是她拒绝了。不,她不理解他,他不理解她为什么鄙视他。他既恨她也恨杜克。他用所有因受挫而引发的激情去爱她。暑期百般无聊,这是妻子强加于他的,她有了新的爱:他们位于高山之上的破旧城堡。他的仇恨,他复仇的念头,正好用来填充他空虚的脑袋。表面上他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与康娜丽打情骂俏,甚至比以前更加厉害,为的是逗弄杜克。当他的表姐女伯爵罗莎维拉,他的"白派"表姐——女王的女侍臣——来城堡玩几天时,他也跟她调情,试图挑起康娜丽的嫉妒心,结果没成功。他借女伯爵慰藉自己。表姐弥补了他的失望。她不再是个年轻的女人,不过有着朱诺[1]般冷静、轮廓分明、稍有

① 罗马神话中的天后,主司生育婚姻等,也可指华贵美丽的女子。

点愚钝的长相。她的两只眼睛鼓鼓的，她是奎里纳尔宫[①]和“白派”世界的时装领袖之一，她的浪漫家喻户晓。她与吉利奥的关系从来不会持续一个小时。她对爱情有着简单的看法，几乎非白即黑。她心甘情愿的性欲倒错挺吸引吉利奥。他们在角落里调情，他碰碰她宽袍底下的脚趾，给她讲康娜丽和杜克的事情以及婚房里的冒险举动，他问表姐她是否理解？不能，女伯爵罗莎维拉没法真正理解。性格？嗯，也许她——这个康娜丽——喜欢金发白肤碧眼的男人？或者棕褐色的？有些女人很挑剔……吉利奥哈哈大笑。原来这么简单，爱情，真是说不清楚。

康娜丽很高兴，吉利奥得到了女伯爵。她跟杜克对乌拉妮娅的计划产生了兴趣；杜克与建筑师谈过话，结果非常生气，建议不要那样马马虎虎进行修缮——既花了大笔钱，又毁了一切。

乌拉妮娅听了大吃一惊，但是，杜克继续严厉批评那位建筑师，他建议乌拉妮娅只整修那些倒塌毁坏的部分，尽可能支撑、加固和保存原来的风貌。一天早晨，老亲王与杜克、乌拉妮娅和康娜丽一起散步，走过一长溜房间。杜克争辩说，只要通过简单的维护和艺术的处理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古堡的原貌，而现在这样大兴土木，简直不可思议。那么窗帘门帘帷幕呢？乌拉妮娅问。别去动它们，杜克说，最多用一些网眼帘，不过那些古老的红色威尼斯锦缎……噢，别动它，别动，它太漂亮了，这里，还有那里，只要小心翼翼，可以修复！老亲王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修复圣斯蒂芬诺城堡可节省数千里拉，而且更具艺术特色，他把媳妇的钱看作是他自己的钱，甚至比媳妇还要珍惜。他高兴极了，带杜克去了他的图书馆。他给杜克看了那些弥撒书；古老的家族图书和文件、契据证书和礼物；他给杜克看了他收

① 建于奎里纳尔山上，从前为王宫，现为意大利总统府。

藏的硬币和勋章。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未被妥善保管，丝毫不受到重视，起先是因为缺钱，后来是因为不在乎；现在乌拉妮娅想请罗马学者来重新打理家族的博物馆。老亲王很赞成，因为现在有钱了。学者们来了，住在城堡里。一个个早晨，杜克都与学者们待在一起。这是他的喜好。他生活在对过去的迷恋之中，不再是古典的过去，而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时间太短了。他对圣斯蒂芬诺城堡的迷恋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档案学家错把他当作小亲王：吉利奥亲王。晚餐时，老亲王说了这个趣闻，逗得每个人都哈哈大笑，不过吉利奥觉得这个笑话极为荒唐，当时那个档案学家也在饭桌上，他不知道该如何平息吉利奥的怒气，恨不得打个地洞钻进去。

39

吉利奥接受了表姐罗莎维拉女公爵的建议。晚餐一结束，他就立刻悄悄到了外面，穿过凉亭，一直到走到圆形庭院。月光透进圆形庭院仿佛照着一个白色的盘子。一些女像柱后面有阴影，他便在那里躲藏了起来。他等了一个小时。夜沉沉，女像柱呼呼大睡，一动不动地立着，支撑起枝叶茂盛的顶棚。他诅咒着悄悄回到屋里，蹑手蹑脚顺着柱廊行走，来到杜克的房门前偷听。一点声音也没有，也许他睡着了……

吉利奥又悄悄沿着另一条走廊行走，来到康娜丽的门前偷听。他屏住呼吸……对，有声音。他们在一起！在一起！他攥紧拳头往回走。可是他为什么要激动！他知道他俩的恋情，对不？他们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同居呢？他敲开了女伯爵的门……

第二天傍晚，他又在圆形庭院里等，可是他们没有来。连续几个晚上，他坐着等候，极力克制内心的恼怒，终于他看见他们来了。他

看见杜克关上了身后露台的门，远处传来了锈锁发出的嘎吱声。他看见他俩在月光下慢慢走近，随后消失在阴影之中，接着又出现在月光中。她坐在一条大理石长凳上……他们好像非常幸福！他妒忌他们的幸福，尤其妒忌他。她多么柔软温和！她认为他，吉利奥，只配逗乐，调情。小丑一个；她，魔鬼女人，跟她心爱的男人在一起像天使一般！她微笑着爱抚着靠向她的恋人，用她的手臂搂住她的恋人，双唇也凑了上去，那么热情；搂着抱着，丝绒般的柔情，真是没想到她会这样！可跟他吉利奥开玩笑调情的时候却那么冷冰冰的！现在，她倚着杜克的手臂，靠在他的胸膛上，她的脸紧贴着他的……天哪，她的吻，吉利奥欲火中烧，怒气冲天！这不再是她在婚房里对待他吉利奥的那种性冷淡！他再也按捺不住，他至少要打断这一时刻的性爱。他颤抖着从女像柱后面走出来，穿过圆形庭院朝他们走去。他俩没有立刻看见他，因为四目相对，正完全沉浸在激情之中……突然，他俩吓了一跳，手臂同时回落到身体的两侧，站立起来，看着他走上前，很显然他们并没同时认出他来。只在他非常靠近的时候，才认出了他。他俩惊恐地默默看着他，等着听他说些什么。他令人啼笑皆非地鞠了个躬。

“多美的夜晚啊，对不？晚上凉亭的风景真美啊！你们来这里欣赏美景是对的。希望我的突然到来没有打扰你们！”

他颤抖的声音恶狠狠的，好像吵架一般，他俩十分明白，他非常不高兴。

“当然没有打扰，亲王！”康娜丽回答，她又恢复了镇静。“不过，我很纳闷这种时候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种时候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和杜克坐在这里……”

“这么晚了？”

“这么晚了！你什么意思，亲王，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凉亭晚间要关闭的。”

“亲王，”杜克说，“我不喜欢你说话的语气。”

“我一点也不喜欢你……”

“如果不是你请我来，我会给你一个耳光的……”康娜丽把杜克的手臂拽了回来。亲王诅咒着攥紧拳头。

“亲王，”她说，“看来，你想跟我们吵架。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反对我跟杜克在这里约会？首先，我俩的恋情对你不是秘密；其次，我觉得你不值得来这里窥探我们。”

“不值得？不值得？”他再也控制不了自己，“我不值得，小气，粗鲁，不是个真正的男人，我没有适合你的性情？他的性情十分适合你，对不？我听见你俩亲吻的声音。魔鬼！魔鬼！恶魔！从来没人像你这样侮辱过我。我从来没有忍受过任何人如此巨大的羞辱。我再也忍不下去了！你打我吧，魔鬼，恶魔！他，他威胁要打我。我的忍耐到头了。我忍受不了你拒绝我，在我自己的家里，你给他的情爱……他不是你的丈夫！他不是你的丈夫！我跟他有同样的权利，如果他以为他比我有更多的权利，那么我恨他！”

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他猛地扑向杜克，试图掐他的脖子。这一袭击突如其来，杜克差点跌倒。他和亲王摔打在一起，两人都怒火万丈。压抑在心头的反感一下子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们不听康娜丽的劝阻，相互用拳头猛击对方，抱住对方的手脚，胸膛压住胸膛。突然，康娜丽看见什么东西亮光一闪。在月光中，她看见亲王拔出一把匕首。不过，就是这个拔刀的动作给了杜克一个机会，他用铁钳似的手一把抓住亲王的手腕，把他压倒在地上，膝盖死死地压住吉利奥的胸膛，然后用另一只手掐住他的喉咙。

“放手！”亲王尖声叫唤。

"放下刀!"杜克高声喝道。

亲王不听,继续手持尖刀。

"放手,"亲王又高声喊道。

"站起来!"杜克说,"如果你愿意,明天我们可以继续以不太原始的方法决斗,不用小刀,而是用长剑或者手枪。"

亲王站起身来。气喘吁吁,脸色铁青……随即恢复了理智。

"不,"他慢慢地说,"我不想决斗。除非你想。我输了……她内心之中有种邪恶的力量,会确保你获胜,不管我们如何争斗。我们已经决斗过了,对我来说,这次决斗远不只是一次普通的决斗。如果你真想,我也不反对。不过现在我敢肯定,你会杀了我,她在保护你……"

"我不想决斗。"杜克说。

"那么就让我们把这次打架当作一次决斗吧,我们来握握手……"

杜克伸出一只手,吉利奥握住它摇动了一下。

"原谅我,"他高傲地对康娜丽说,"我冒犯了你……"

"不,"她说,"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我们必须相互原谅。我原谅你扇我的耳光。"

"我不会原谅你的所作所为。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今晚的行为,不会原谅你的偷窥、你的失态;你以为你可以对我这样一个未婚女人随心所欲? 你没有这种权利! 我没给过你任何权利,没让你突然袭击或拔刀子!"

"这么说,我们会永远成为仇人啦?"

"是的,永远是敌人。明天我就离开你的家……"

"我做错了,"他低三下四地说,"原谅我。我太冲动了。"

"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绅士……"

“我也是个意大利人。”

“我不能原谅你。”

“我曾向你证明过，我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好朋友。”

“现在不是向我提那种事情的时候。”

“我提醒你，对我好一点，那样对你有益。”

“不必了。”

“那么我们就成仇人啦？”

“是的。我们进屋吧。明天我离开你家……”

“你怎样惩罚我都可以。”

“我没强迫你做任何事情。我想结束这样的对话，我想回去。”

“我来带路……”

他在前带路，他们穿过凉亭。他亲手打开露台门，让康娜丽和杜克先过去。

他们默默走向自己的房间。

城堡睡着了，陷入一片黑暗。亲王点燃火柴照路。杜克先到达他的房间。

“我再为你照亮一程。”亲王谦卑地说。

他点燃第二根火柴，陪着康娜丽回她的房间。到了门口他跪了下来。

“原谅我。”他哽咽地说。

“不。”她说。

她立即进屋关上房门。他跪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起身。他的脖子开始生疼，肩膀好像脱臼了。

“完了，”他嘟哝着，“我斗败了。她现在力气比我大，这倒不是因为她是个魔鬼。我看见他俩在一起……我看见他们拥抱。她力气大，他比我力气大……因为他们是幸福的……我感觉到了，因为他们

是幸福的,他们永远比我强大……"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他的房间连着乌拉妮娅的卧室。一阵呜咽涌上心头,他没脱衣服一下便倒在床上,在昏睡的夜里竭力克制阵阵抽噎。羽绒般的沉沉夜色笼罩着整个城堡,过了一会儿,他起床朝窗外看去,他看见圣斯特芬诺湖,看见刚才在那里吵架的凉亭。夜已深,女像柱在阴影中耸立,发出阵阵微光。他迷信地感到,康娜丽与杜克的幸福使他永远斗不过他们,永远不行。随后他耸耸肩膀,似乎要卸去沉重的包袱。

"没关系!"他安慰自己说,"明天会好的……"

这样说意味着明天他会取胜的。如果这次不能得胜,那么还有下一次。他眼睛里依然含着泪水,像孩子一样睡着了。

40

当康娜丽告诉年轻的公主明天她将离开城堡时,乌拉妮娅扑进康娜丽的怀里伤心地哭了。她和杜克一起来到乌拉妮娅的起居室。

"发生什么事啦?"乌拉妮娅哽咽着问。

康娜丽给她说了傍晚发生的事情。

"乌拉妮娅,"她严肃地说,"我知道我喜欢调情。我喜欢跟吉利奥聊天,如果你乐意,也可以称之为调情。我从来不掩饰这一点,对杜克对你都没掩饰。我把它当作一种乐趣,没其他意思。也许我错了;过去,我曾让你为此感到烦恼。我答应过你永远不会再做那种事情,但是看来某种力量较为强大,深深扎根于我的本性之中,我不想为自己辩护……我把它看作小事一件,一种嬉戏和逗乐。也许这有点过头了。你能原谅我吗?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如果你不能原谅我,我会非常痛苦的……"

“跟吉利奥和解,留下来……”

“不可能,我最亲爱的姑娘。吉利奥侮辱了我,拔刀刺杜克,我永远不会饶恕他那种双重的侮辱。所以我们不可能再待下去。”

“我会非常孤单的!”她哭泣道,“我也非常喜欢你,喜欢你们两人。难道没有解决办法吗?明天罗伯特也要走了。我独自一人留在这里。我在这里还有什么?没人喜欢我……”

“你还有许多,乌拉妮娅,你有一个生活目标;你可以为周围的人做许多好事……你对这座城堡感兴趣,而且这座城堡现在是你的了。”

“一切都那么虚无缥缈!”她抽泣着说。“我得不到什么回报。我需要同情。谁关心我?我想去爱吉利奥,而且我的确爱他,但是他一点也不关心我。这里没人在乎我……”

“我想你的那些穷苦百姓在乎你。你有一个崇高的事业。”

“对于这一点我很高兴,可是我太年轻,不能就为了一个事业活着。我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这里没人关心我。”

“老亲王呢?”

“不,他瞧不起我。要不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以前跟你说过,吉利奥曾对我说过他们家族没有珠宝首饰,都卖光了。你还记得吗?嗨,他们有家传珠宝!从罗沙维拉女伯爵说的某些事情中,我意识到他们有。老亲王把它们藏在罗马银行。他们瞧不起我,觉得我不配戴那些珠宝。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得好像没有留下任何家传珠宝。最气人的是……他们所有的朋友,他们那个小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些珠宝首饰藏在银行里,他们都同意老亲王的做法。我的钱已经够他们花的了,但我却配不上他们那些旧珠宝,他们祖母外婆的珠宝!”

“这太令人气愤了!”康娜丽说。

"这是真的!"乌拉妮娅哽咽着说,"哎呀,和解吧,留下来陪我……"

"乌拉妮娅,你看看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真的不能留下来。"

"咳,真是没办法。"她叹了口气说。

"这都是我的过错。"

"不,不,吉利奥有时头脑过于发热……"

"他头脑发热,他激情爆发,他吃醋嫉妒,这些都是因我的过错。乌拉妮娅,为了你,我说声非常对不起。原谅我。如果你来罗马,一定要来看我。别忘了我,给我写信,好吗?现在我该去打点行装了。火车几点开?"

"十点二十分,"杜克说,"我们一起走吧。"

"我能不能跟老亲王道别?请帮我通报一下。"

"你怎么跟他说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说罗马有个朋友病了,我得告别了,杜克陪我一起回去,因为我很害怕。我真的不知道埃克尔亲王会怎么想。"

"康娜丽……"

"亲爱的,我真的没多少时间。抱我一下,原谅我。别忘记我。再见,我们一起过得很愉快。我非常喜欢你……"

她挣脱了乌拉妮娅的拥抱,杜克也说了声再见。他们离去了,公主独自在那里流泪。他们在走廊里遇见了吉利奥。

"你们到哪里去?"他谦卑地问。

"我们乘十点二十分的火车离开……"

"我非常遗憾……"

他们继续上路,让他独自站在那里。这时,乌拉妮娅正在起居室里哭泣着。

41

火车上，早晨的高温火烧火燎，康娜丽和杜克默默无语。他们觉得罗马的房子在烈日炎炎之下，几乎要爆裂开来。但是，画室里却很凉快，清静而安宁。

“康娜丽，”杜克说，“告诉我，你和亲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要打他？”

她把他拉到沙发边坐下，展开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给他讲述了在城堡婚房里发生的事情。她给他描述了婚房，给他说了1000里拉和手镯的事情，并解释说她以前没说起过，是因为不想在他完成送往伦敦展出的那幅水彩画之前，提缺钱的事情。

“杜克，”她继续说，“昨晚看见吉利奥拔出匕首，我吓坏了。我感到好像要晕倒了，但是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见他那种样子，情绪那么激烈，那时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有多么爱你……如果他伤害了你，我会杀了他……”

“你不应该逗他玩，”杜克严肃地说，“他是爱你的……”

尽管语气严肃，他还是把她紧紧地搂住。她依偎在他的怀里，好像要表明她的负疚感。

“他只是有点被冲昏了头脑……”她无力地为自己辩护。

“他爱得很执著……你不应该戏弄他……”

她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抚弄他的脸。她觉得杜克这样责备她挺可爱。她喜欢这种一本正经的语气，她很少用这种语气对他说话。她明白，从本性上说她有调情的需要，从小姑娘时代起，她就这样。对她来说，这不算什么，这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娱乐。她不同意杜克的观点，不过她觉得没有必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过去的事情已经过

去了，她不再去想它，她不再辩论。那只是观点不同，爱好不同，这没多大关系。她舒舒服服地躺在他的怀里，昨晚激烈争斗之后，整个晚上没有入眠，随后又急匆匆离开城堡，在烈日之下乘了三个小时火车，她没有精力再多反驳他。在圣斯蒂芬诺住了三周之后，她喜欢画室的安静阴凉，喜欢与杜克一起孤独地生活。这里那么平静，有一种安宁的感觉，太美妙了！高高的窗户完全打开，芳香的热空气涌进朝北的房间，驱散了那里自然的阴凉。这是他们的家，身边满是各种色彩和艺术品。现在她懂得颜色和风格：她正在了解罗马。她是在幸福的梦幻中学习这一切的。对于妇女问题她知之甚少，很少翻阅人们对她那本小册子的评论；她对这些评论几乎不感兴趣。她觉得梅米的天使是美丽的，法布里亚诺的真品三折屏和古老十字褡闪烁的光芒是美丽的。虽说见过圣斯蒂芬诺城堡的宝藏之后，这些东西几乎一文不值，但这是他俩自己的。这里是他们的家。她没再说什么话，感到心满意足，躺在杜克的胸膛上，手指抚摸着他的脸膛。

“《旗帜》快能卖出了，”他说，“九十英镑。今天下午我会给伦敦发一份电报……我们能很快归还亲王的钱。”

“那是乌拉妮娅的钱。”她轻声说。

“我再也不想欠债了……”

她感觉到他有点生气，不过她此时没有心思谈论钱的问题，她躺在他的胸膛上，一种美妙的懒散感觉流遍全身……

“生气啦，杜克？”

“没有……不过你不应该那样做……”

他搂得她更紧了，以此向她表明尽管他感到她做错了，却不想责怪她。她觉得不对他提及1000里拉的事情比较明智，但是她没有为自己辩护，辩解毫无意义。她心满意足，不想谈论金钱。

“康娜丽，”他说，“我们结婚吧……”

她吃惊地看着他，惊讶得幸福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什么？”

“结婚不适合我们，不结婚我们一样幸福。但是，对于整个世界，对于其他人来说，是的，我们开始感到越来越孤立。我与乌拉妮娅好几次谈过这个问题。她不喜欢我们这样，但是她容忍了我们……她认为这种关系不能接受。也许她是对的。我们哪里也不能去。在圣斯蒂芬诺，人们的所作所为好像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同居。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

“你干吗在乎‘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人们’的意见呢？正像你所说的那样，与他们只是萍水相逢……”

“现在不再是这样了。我们欠了亲王的钱，乌拉妮娅是你唯一的朋友……”

“有了你，我不需要任何人。”

他亲吻她。

“康娜丽，我们最好结婚吧。那样就再没人能像亲王那样侮辱我们。”

“他心胸狭窄，你怎么能因为圣斯蒂芬诺和亲王之流而结婚呢？”

“整个世界就是那样，而我们就生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生活在其他人中间，不可能完全孤立自己，孤立总会造成伤害。我们得与其他人和睦相处。你不可能永远独自生活，不能没有社区感。”

“杜克，我都认不出你来了，你怎么会有这种从众的思想。”

“最近我思考的事情越来越多。”

“可我渐渐忘记如何思考了……亲爱的，今天早晨你怎么这么认真！经历了那些激烈的争吵和炎热的旅程，我正在依偎着你休息呢，这多好啊！”

“真的，康娜丽，我们结婚吧……”

她不安地抚摸着他,心烦意乱,杜克的坚持猛烈地粉碎了她幸福的情绪……

"你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结婚?我们现在这样,结不结婚有什么不同?我们不用担心别人。我们在这里,有你的艺术,过得很开心。除了相亲相爱,你的艺术和罗马,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现在我太爱罗马了:我完全变了。你得找到另一个艺术主题——开始创作。你无所事事时就会胡思乱想……朝着社会的方向……这根本不像你……那样我都认不得你了。而且社会思想也那么狭窄。为了结婚!天哪,为什么,杜克?你了解我对婚姻的态度。根据经验,我知道最好不要……"她站起身来,在完成一半的素描卷宗夹里呆呆地寻找。

"你的经验……"他重复道,"我们彼此太熟悉了,不用害怕任何事情。"

她从卷宗夹里取出一些素描画。它们是偶然想到的一些主题,杜克在画《旗帜》的时候把它们记录了下来。她一张一张地翻阅,然后把它们摊开来。

"害怕?"她茫然地重复。

"不,"他突然更加坚定地继续说,"一个人永远不可能理解另一个人。我不理解你,我也不理解我自己。"

内心深处,她警告自己:别结婚,别听他的。最好不要,最好别……在无意识中,在她内心深处,尽管没有对此作过认真思考,但这似乎是一种不祥的预警。因为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没有去想它,她几乎没在内心深处听见过它的声音。它流经她的脑海,但它不是一种感觉,它只在她内心留下一种倔强的抵抗,非常清晰……只是在很多年后,她才理解这种抵抗……

"不,杜克,我们最好不要……"

“好好考虑一下，康娜丽。”

“我们最好不要结婚，”她固执地重复，“嗨，我们别谈这件事，我们最好别结婚，可是我不愿对你说不，因为你想结婚。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你任何事情。除了结婚，我愿意为你做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但是，对这件事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最好……不要……”

她走到他跟前，拥抱他，内心充满着抚爱的欲望。

“别再向我提结婚。你的脸色那么阴沉！我看得出你会一直想着这件事的。”

她抚弄着他的前额，好像要把他的皱眉抹去。

“别再想这件事。我爱你！我爱你！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我很满意我们现在这种关系，为什么你不满意？因为吉利奥粗鲁，乌拉妮娅古板？过来，看看你的素描！你不打算马上工作？你工作我就喜欢。要不要我写些其他文章，写一篇意大利古堡的文章？我对圣斯蒂芬诺的回忆。也许把凉亭作为小说的背景。啃，那个凉亭多么漂亮……可是，昨天，那把尖刀！杜克，你不打算恢复工作了吗？我们起来看看。过去你有那么多想法！不过，别搞得太抽象，我是说，别画那些习惯了的东西，别重复画过的东西……这张素描里的女人，她很漂亮……她不知不觉地在走一条下坡路，她四周都是些推她下水的手，深渊里的红花……杜克，你画这个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我自己也不清楚……”

“我喜欢它，但我不喜欢这张素描，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觉得这张画里有某种令人讨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女人很傻。我不喜欢那些往下倾斜的线条。我喜欢向上倾斜的线条，像《旗帜》那样，向上延伸，完全走出黑夜，走向太阳！多美啊！很可惜我们不再拥有它了，卖掉了。如果我是画家，我什么也不出售。我将保存它的素描作为纪念。我们不再拥有它，你不觉得可惜吗？”他同意：他也想念那幅

他所珍爱的《旗帜》。他与她一起翻阅其他习作和素描。可是,除了那幅不知不觉走下坡路的女人以外,习作中没有任何其他作品有足够清晰的思路可以进一步发展。康娜丽却不同意他去完成那幅糊涂女人的绘画:不,她不喜欢那些向下倾斜的线条……随后,他找出了那些风景画素描——坎帕纳、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云彩和天空……他开始画了。

42

他们有了一点钱,却过得非常节俭。几个月像梦一样流逝了,赤日炎炎的罗马夏天过去了。他们继续过着幸福的与外界隔绝的生活,除了乌拉妮娅外谁也不见。乌拉妮娅偶尔来罗马看望他们,和他们一起在画室里共进午餐,到了傍晚便离去。过了一段时间,乌拉妮娅来信说,吉利奥忍受不了圣斯蒂芬诺的生活,他们要去旅游了,先去瑞士,再去奥斯坦德①。她又到罗马来了一次,跟康娜丽和杜克告别,在这以后,两人再也没见其他任何人。

过去,杜克曾认识一位侨居罗马的同胞,他是名艺术家和画家。现在他谁也不认识了,也不见任何人。八月,在被太阳烤焦的罗马荒漠里,他们在阴凉画室里如同过着孤独的绿洲生活。为了省钱,他们不去深山老林寻找更加凉快的地方。他们的钱只花在绝对必要的开销上,尽管他们的流浪生活贫困潦倒,但身后有着三折屏和十字褡,他们的生活依然充满幸福。

不过,钱还是紧巴巴的。杜克有时能卖掉一幅水彩画,但有时他们不得不卖掉一个小摆设。每当卖掉杜克收藏的某件东西,他总是

---

① 比利时西北部港城。

心如刀绞。他俩的需求少得可怜,但是画室的房租却不得不按时交纳。康娜丽写些古怪的信或随笔,赚钱购买她需要的衣服。她穿衣服比较雅致,在着装方面有点天分,可以穿着破旧衣服却显得非常高雅别致。她细心爱护她的头发、她的皮肤、她的牙齿以及她的指甲。她会用旧帽子配新面纱,旧便服配新手套,穿什么都显得挺时髦。在家里,她披上粉红色的披肩,尽管它已经完全退色,但披上却显得非常迷人。杜克不断画她的速写。他们几乎不再外出用餐,康娜丽会在家里想方设法弄点简单易做的菜肴,她会从经过的第一家有马车夫在外面餐桌上喝酒的酒油商店买一瓶葡萄酒,他俩在家里比在小餐馆里吃得既好又便宜。杜克不再经常光顾台伯河畔的古玩商店了,他一分钱也不花。但是,经济还是非常拮据。有一次,他们卖掉一个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银像,只得了非常可怜的一点钱,康娜丽非常灰心丧气,她倚着杜克的胸膛哭泣。他安慰她,抚摸她的头发说他不太在乎那个十字架。但是,她明白这是件来源不明的非常漂亮的十六世纪古董,失去它,杜克痛苦极了。康娜丽对杜克说他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她不能成为他的累赘,他们必须分手:她可以找份差事,可以回荷兰去……她的绝望使他大为震惊,他说没有必要那样做,他会照顾她的,像对妻子一样照顾她,可他是个无用的人,只会乱涂些画,赚的钱甚至还不够生活。她说他不该这样说,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只不过还没有具备轻而易举获利的创作能力,但他完全能够超越其他人。她说她不想靠他的钱生活,想自己谋生。她又捡起她那些女权主义的残余思想。他再次请她同意结婚:他们可以与他母亲和好,他母亲会恢复给他生活费,像他与母亲一起住在贝罗妮公寓时那样。康娜丽拒绝了,首先她不打算结婚,其次她不愿接受他母亲的帮助,就像他不愿接受乌拉妮娅的钱一样。乌拉妮娅多次那么主动地提出帮助!他从来不愿接受——乌拉妮娅送给康娜丽一件衬

衫，康娜丽吻了吻她，接受了，当时他多么生气！

不，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他们必须分手：她回荷兰去，寻找机会。在荷兰比在国外容易……他俩幸福生活的景象在眼前晃动。杜克绝望了，他将康娜丽搂在怀里，她哭了，伸出双手搂住他的脖子。“为什么要分手？”他问，他们在一起会更加坚强，他再也离不开她。没有她的生活根本就不是生活。过去他生活在梦里，现在他生活在幸福的现实之中。

眼下，他俩已山穷水尽：没法再变卖任何东西，他俩已经节约到不能再节约了，为的是两人还能待在一起。他完成了风景画，把它们统统卖了，为的是不再等待。又没钱了，她想到写信给荷兰的家人。就在那个当口，她接到一封母亲的来信，接着又收到一封妹妹的来信，两封信都询问海牙谣传的她与范·德·斯塔尔同居之事，这是否属实？她总认为自己远离海牙和海牙社会，没想到她的私人生活却成了家喻户晓的丑闻。她没跟任何人交谈，她也不认识与荷兰有联系的人……不管怎样，她独立生活的事情已经公开。她用女权主义者的口气回了信：坦承自己对婚姻的厌恶，承认正在与范·德·斯塔尔同居。她用冷静、一本正经的语气回信，用自己解放的思想去打动海牙的人们。他们当然知道她的小册子。不过她意识到，她不可能回荷兰了。她当机立断，回信了断了与家里的关系。她的确感到一阵轻微的痛苦，潜意识里还是有点亲情的。但是，这种亲情由于缺乏同情，尤其是在离婚阶段，已经疏远了。她感到自己完完全全是独立的：她所拥有的是她的幸福、她的爱情、她的杜克。啊，这已经够了，一生一世都够了。要是她能挣些钱该多好！可是怎么去赚呢？她去找荷兰领事，询问他的建议：毫无结果。她生来就不是那种乞求怜悯的人，她想马上开始去挣钱，她不能学习。她能去商店当服务员。她说自己愿意提供服务，她没有跟杜克说，但是尽管她服饰陈旧，每个人都觉得她太像个贵妇人，而且她也觉得干

上整整一天，工资却太低了。她觉得她生来就不是靠干体力活谋生的。尽管她有许多主意想法，思维有条有理，尽管她出版了小册子，生活自由开放，她却感到不知所措，近乎绝望。每当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每当她攀登高高的楼梯累得精疲力竭，每当她工作面试毫无结果时，她有过的抱怨又脱口而出：

“上帝啊，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43

她经常给乌拉妮娅写信。信写到瑞士，写到奥斯坦德。乌拉妮娅回信时总是显得十分大方，表示愿意帮助她。但康娜丽始终拒绝，因为她担心那会伤了杜克的心。她自己对此事看得比较轻，尤其是在意识到她无法外出工作后。但是，她明白杜克的态度，而且尊重他的态度。就她本人而言，她会接受的，不管怎么说，现在她的自尊正慢慢消逝，各种各样的想法正在分崩离析，纤弱的她抵御不了日复一日的生活煎熬和持续不断的生活压力。这就像一只巨大的手指轻轻碰了一下用纸片建成的房子：小心翼翼满怀自豪搭建起来的一切，轻轻一碰就轰然倒塌。依然留在那里是她的爱和幸福，在废墟中岿然不动。啊，她多么爱他！他们的爱情是多么的纯洁真诚！他对她而言是多么的珍贵！他柔情似水，甚至他的脾气也是那么讨人喜欢！仿佛他的提心吊胆、精神紧张也只会使艺术表现的过程增添更加美好的经历。她有一种美妙的感觉，他的平静是不易搅乱的，任何时候都可以见到。如果没有幸福，他们永远不可能熬过这日复一日的艰难生活；好像他们没有感受到日常生活的沉重，好像他们在同心协力负重前行，度过艰难的一天，又迈向新的一天，好像他们只是偶然感觉到这种重负。然而明天完全是黑暗的，他们不知道生活将走向未

来黑暗的何处。但是一次又一次，他们熬了过来：他们爱得那么真诚，他们不会在重负之下垮掉。一次又一次，他们鼓起勇气振作精神，面带微笑相互支持。

九月来临，接着就是十月，乌拉妮娅来信说他们将回圣斯蒂芬诺住一两个月，然后去尼斯过冬。一天早晨，乌拉妮娅突然来到画室。她只看见康娜丽独自一人在家，杜克去见一个艺术经销商了。她俩相互热情地问候。

"又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乌拉妮娅兴高采烈，喋喋不休，"回到意大利我真高兴，我会在圣斯蒂芬诺多待一点时间。在这个温馨的画室里，你过得怎样啊？开心吗？啊，我不用问……"

她像小孩一样纵情地拥抱康娜丽，她心里丝毫没有不赞成康娜丽过分自由的生活方式，尤其在奥斯塔德避暑之后……她们肩并肩坐在沙发上，康娜丽披着她那块旧披肩，有种独特的雅致，年轻的公主穿着裁缝订做的淡灰色套装，量体裁衣时髦得体，下沉的丝绸衬料发出瑟瑟的声响；她头戴银色帽子，帽子上有闪光的饰片，插着黑色的羽毛；手上戴着珠宝钻戒，手里玩弄着挂在脖子上的一根很长的表链，这是最新的时髦玩意。康娜丽很欣赏，但毫无嫉妒之心，她让乌拉妮娅站起来，在她面前转一圈，赞不绝口，说裙子裁剪得好，说她戴上这顶帽子绝对迷人，而且非常仔细地察看那根表链。她津津有味地议论乌拉妮娅的服饰和装饰；乌拉妮娅详细描述了她在奥斯塔德穿的服装……乌拉妮娅非常欣赏康娜丽的旧披肩。康娜丽呵呵大笑。"我想尤其是在去过奥斯塔德之后？"她开玩笑说。但是，乌拉妮娅非常认真，她的确认为康娜丽披上它之后显得那么高雅！随后，她俩转换话题，乌拉妮娅说她想说件正经事。她知道有件工作适合康娜丽，因为康娜丽从来不想接受她的帮助。在奥斯塔德，她遇见一位年迈的美国老太太，尤谢利夫人，她可是个人物！她九十高龄，在尼

斯过冬。她很有钱,拥有一个石油王国的财富。她年纪九十,但一举一动好像才四十五岁。她四处活动,频频出现在社交场合,调情卖俏。人们都嘲笑她,但也接受她,因为她有钱,因为她举行奢华的聚会。在尼斯,所有的外国侨民都到她那里去。乌拉妮娅取出一本奥斯塔德赌场的杂志,读了一则有关奥斯塔德舞会的新闻,尤谢利夫人被称为“奥斯塔德最高贵的女性”。新闻记者为这则报道得了一笔钱,整个世界都感到好笑并津津乐道。尤谢利夫人虽说令人发笑,但是需要有足够的手腕认真对待。嗯,尤谢利夫人正在找人,她总要有个人陪伴她,一个年轻的女人,这种伴侣接连不断无穷无尽。陪伴她的有堂妹表妹,有远房的堂妹表妹,非常远房的堂妹表妹,甚至有完全的陌生人。她挺难伺候,脾气变化无常,简直无法陪伴: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康娜丽愿意试试吗?乌拉妮娅已经跟尤谢利夫人提起过此事,向她推荐了自己的朋友。康娜丽并不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吸引人,她需要考虑一下。尤谢利夫人的陪伴将待到十一月,到那时“那个老东西”途经巴黎回到尼斯。到了尼斯,她们,康娜丽和乌拉妮娅就可以经常见面了。但是一想到离开杜克,康娜丽就愣住了。她认为这件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他俩已经难舍难分了。从经济上来说,这倒是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在自尊遭受打击之后,这种安逸的生活对她很有吸引力——但是她无法想象离开杜克。在尼斯杜克能做些什么呢?!不,她绝不能那样做,她要与他待在一起……她不情愿去,仿佛有一只手在拉住她。她告诉乌拉妮娅忘了那个老太太,让她去寻找别人。她不能去陪伴她。那种生活有什么好呢?依靠别人但经济上独立,可是杜克不在身边!乌拉妮娅走了,她继续她的旅程前往圣斯蒂芬诺,康娜丽很高兴,她当机立断,拒绝去过那种陪伴富裕年迈悍妇的愚蠢安逸的依赖生活。她环顾画室,她喜欢它美丽的色彩、它高雅的古玩,帘子后面就是她的卧床,屏风后面就是她的

煤油炉，那就是她的厨房。各种珍贵的波希米亚小摆设，风格质朴无华，给人以种种慰藉，这间画室于她是难舍难分的，这是她的家。杜克回家时，她伸出臂膀拥住他，跟他说了乌拉妮娅和尤谢利夫人的事，然后幸福地紧紧依偎着他。他卖掉了一些水彩画，她绝对没有理由离开他。他也不希望她离开，他永远不希望她离开。他俩紧紧地搂在一起，仿佛他们能够感觉到某种东西、某件不可阻挡迫不得已的事情可能会使他们分离，身边四周仿佛有许多只手在推开他们，诱导他们，拖住他们，保护他们。无数只战斗的手，像乌云围绕着他俩；那些手试图用暴力割断他们闪闪发光、融合在一起的生命线。生命线尽管过于狭窄，几乎没有他们落脚的地方，那些手可以用力将他们分开，将融成一体的伟大的螺旋形生命线一分为二。他们什么也不说，只是相互拥抱着面对生活，双手颤抖，感觉到那种压力的临近，它已经在他们四周越来越稠密地聚集起来。他们相互感觉到对方的温暖：在紧紧的拥抱中，他们紧抱住他们仅存的一点点幸福，这种幸福隐藏在他俩之间，所以他们的双手不能去指示它、触碰它、推动它……

在他俩的凝视下，生活在缓缓地流逝，乌云在消散，许多只手在消失。她静静地躺在他的身上，闭上眼睛，仿佛就要睡去，他们的内心深处发出了一阵宽慰的叹息……

44

但是，生活的压力又来了，无数只飘浮的手又出现了，就像一种温柔而又神秘的力量。康娜丽痛苦地哭了，她不得不承认，也对杜克承认，他们不能再像这样生活下去。一度，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支付画室的房租，不得不向乌拉妮娅求援。画室里出现了空白的地方，

色彩也稀少了,因为杜克充满感情的收藏品渐渐变卖光了。不过,杜克拒绝卖掉那幅梅米的天使画,画中百合盛开,金色的织锦袍依然光辉灿烂。他们四周的墙壁露出了一块块伤心的空白之处,一个个铁钉也裸露了出来。开始时,他们努力重新布置房间以掩饰空白,但渐渐丧失了信心。他们坐在一起,相互拥抱着,感受他们仅有的一点幸福,但也感受到生活压力的无数只推手;他们闭上眼睛,为的是不去看这间画室,画室仿佛在他们四周土崩瓦解。天渐渐凉了,屋里没有阳光,一阵寒气从天花板处袭来。天花板显得愈来愈高,离他们愈来愈远,画架在远处等待,空空的。他们两人都合上了眼睛,尽管有幸福和爱情的力量支撑,却逐渐感到被生活击败了,生活压力重重,生活毫无怜悯之心,每天都要夺去他们的某件东西。有一次,当他们这样坐着的时候,双手有气无力地落下分开了,拥抱也松开了,仿佛那无数只手将他们扯开。他们久久坐在那里,肩并着肩,身体没有接触。随后,她开始大声哭泣,一下子把脸埋在他的双膝之间。生活没剩下更多的东西:生活证明了它是强者,无声无息的生活,残忍的生活压力以那么多只手围困他们,仿佛他们小小的幸福被这些手打败了,幸福像死去的天使般可爱的孩子,从他们的拥抱中悄然滑落。

她说,她将给乌拉妮娅写信:布拉西奥堡公主在尼斯。杜克不太情愿地同意了。她一接到回信,就取出旅行小提箱,像机器人似的把她的那些旧衣服塞进箱子。乌拉妮娅写信叫她去尼斯,并说尤谢利夫人想见她。尤谢利夫人给她出旅费。她全然不知所措,焦虑不安,不时突然呜呜哭泣,感觉好像她不得不离开杜克,离开这个她深深眷恋的家。这个家支离破碎,行将倒塌,而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当她收到附有车费的挂号信时,她一阵歇斯底里大发作,像孩子一样依偎着他,悲伤地哭泣,说她不能去,她不想去,没有他她没法活,她永远爱他,离他这么远她会死的。她躺在沙发上,两条腿直了,双手僵了,

她的嘴巴痛苦尖叫得歪曲了，好像身体痛苦万分。他用双臂抱着她使劲晃摇，轻轻拍拍她的前额，让她闻乙醚，安慰她，说以后一切都会好的……以后？……她茫然地看着他，几乎痛不欲生。她再次把小提箱里的东西扔出来，扔得满屋子都是，内衣内裤，上衣衬衫，并且哈哈大笑……他求她克制自己。当她看见杜克脸上惊恐绝望的神色时，当他在她的怀抱里也开始抽泣时，她紧紧地抱住他，亲吻他，反过来安慰他……她平静了下来，木然无力……他俩一起重新把小旅行箱装好。随后，她环顾了一下房间，突然振作起了精神，为他整理了画室，让他拆了她的床，把他自己的素描挂在墙上，尽力把他们四周支离破碎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重新安排妥当。又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做了最后一顿晚餐，然后把炉火闷压好……一种孤独凄凉的绝望无处不在。他们不能这样做，他们不能这样做……他们抽泣着沉沉睡去，相互拥抱着，紧紧地拥抱着。第二天早晨，他送她到车站。她一登上火车，进入车厢，两人的情绪就失控了。当检票员试图关上车门时，他们哭成一团。她看见他像疯子一样离开车站，一路上在拥挤的人群中横冲直撞，康娜丽伤心难忍，在座位里缩成一团。她悲痛欲绝，几乎晕了过去，同座的一位女士赶紧相助，用科隆香水给她擦脸……

她感谢那位女士，并表示歉意；见到其他旅客都同情地看着她时，康娜丽克制住自己，她昏昏沉沉恍恍惚惚，茫然地凝视着窗外。除换车外，她一动不动。尽管肚子很饿，她也没有精力在各个停靠车站买点吃的东西。她什么也没有吃，什么也没有喝，连续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第二天傍晚很晚的时候才到达尼斯。乌拉妮娅在车站等候，见到康娜丽脸色灰白、精疲力竭、双眼凹陷，她吓坏了。她给了康娜丽无微不至的关怀；把她带回家里照料了几天，让她躺着不许起床，并亲自去尤谢利夫人处告假，说她的朋友身体不佳，暂时不能来

陪伴她。吉利奥也来看望过她,康娜丽只能感谢几天来在他家里所得到的款待和照顾。年轻的公主像妹妹,像母亲,用牛奶、鸡蛋和强力补药来恢复康娜丽的体力。康娜丽顺从地听从乌拉妮娅的安排照料,尽管神情漠然兴趣索然,但为了使乌拉妮娅高兴,她还是乖乖地进食。几天以后,乌拉妮娅说,尤谢利夫人挺好奇,想见见她的新伴侣,打算今天下午就来看望她。尤谢利夫人目前没人陪伴,但她愿意等待康娜丽身体好转。康娜丽尽可能穿上她最像样的衣服,与乌拉妮娅一起等待老太太的到来。尤谢利夫人精神十足地进了门,一刻不停地说话,乌拉妮娅的客厅光线昏暗,康纳丽没法相信这位老太太已经九十岁了!乌拉妮娅朝康娜丽递了个眼色,但康娜丽只能虚弱地微笑:她担忧这第一次面试。不过,也许因为康娜丽是布拉西奥堡公主的朋友,尤谢利夫人挺随和,非常客气,对她未来的伴娘一点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气;她询问了康娜丽的身体状况,不住惊呼叹息,并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在花边灯罩落地灯的柔光下,康娜丽仔细打量了老太太,她看上去像个五十岁的女人,她的皱纹用脂粉小心翼翼地掩饰了起来,淡紫色的丝绒套装用金色丝线和珠子修饰,她的棕色头发梳理成波浪式的发髻,头上戴着一顶插着白色羽毛的帽子。她非常活跃好动,所以她的珠宝首饰便不住地亮光闪闪。这时,她拉住康娜丽的手,开始亲切地交谈……那么,康娜丽后天能来吗?那好!她通常每月支付一百美元,或者五百法郎:从不少给,但也从不多给。不过,她明白康娜丽马上需要一些钱买新衣服,那么她要不要按照这个地址订购她所需要的物品,由尤谢利夫人付账?两套舞会套装、两套不太时髦的晚礼服,实际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可订购。毫无疑问,乌兰妮娅公主会给她出主意,陪她去购物的。尤谢利夫人站起身来,一举一动尽量像个年轻女人,手持长柄眼镜轻快地四处走动,而与此同时一直以太阳伞支撑着自己,突然由风湿病引发的一阵剧

痛，使所有的皱纹都原形毕露了。乌拉妮娅送她到走廊，然后回到房里，她不由得尖声哈哈大笑；康娜丽也非常虚弱地呵呵一笑。对她来说，这都无关紧要：要说尤谢利夫人让她感到好笑还不如说让她感到吃惊。九十岁！九十岁！多么充沛的精力！除了设法保持优美，还有更加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la femme la plus elegante d'Ostende!!①"

九十岁！这个女人一定遭了很多罪！耗费数小时梳妆打扮，为的是把自己打扮成这样一副令人发笑的样子。乌拉妮娅说一切都是假的，她的头发，她的领口！一想到从此要与这种女人生活在一起，康娜丽感到一阵恶心，似乎不值得。幸福的恋爱生活耗费了她大部分的精力，仿佛他俩的双重幸福——杜克的幸福和她的幸福——使她不太适合进一步为生存而奋斗，爱情的辉煌灿烂使她变得软弱无力，但是它凝练并纯洁了她心灵中的某种东西，对于为了如此微不足道的目的而东施效颦，矫揉造作，她厌恶极了。她仅仅出于纯粹的需要——生活逐渐变化迫使她这样做，无形的手指轻轻引导她沿着一条生命线前进，而这条生命线现在已经弯弯曲曲偏离了主航道，进入了孤独——这种需要给了她力量，去掩饰悲痛，掩饰渴望，掩饰她对留在身后一切的思念，掩饰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东西。她决心再也不跟乌拉妮娅谈论这件事。乌拉妮娅见到她非常高兴，把她当作好朋友，因为她生活高枕无忧但孤独寂寞，在她那些贵族熟人中间很孤独。乌拉妮娅非常热情，愿意陪她去裁缝店、逛商店并帮助她挑选新的服饰。这使她一阵寒心。她，一个高雅的女人，天然内在的高雅，表面上总是掩饰自己的贫困，一根新丝带就能把一件旧衬衫打点得优美动人；在幸福的岁月里，她对一切都完全淡然处之，而现在她却要用尤谢利夫人的钱去购买东西。一切好像都不是为她买的。她让

① 法语，意思是"奥斯坦德最典雅的女人"。

乌拉妮娅询问价格，挑选衣服，处理一切。她像木偶一样试这试那。花费陌生人那么多钱她感到十分不自在。她感到卑微耻辱：她所有的傲慢自尊消失殆尽。她担心尤谢利夫人圈子里的人会怎么看待自己，吃不准她们会不会知道自己的自由思想、与杜克的关系，她担心尤谢利夫人的看法，因为乌拉妮娅不得不坦诚布公，告诉尤谢利夫人有关她的一切。这只是因为乌拉妮娅热情的推荐，尤谢利夫人才准备雇用她。她感到格格不入，可现在她不得不再次与那些人相处交往，她担心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她不得不伪装自己，伪装自己的思想，三思而言，她不再习惯于那一套。这一切都是为了金钱。这都是因为她没有力量与杜克一起谋生，幸福独立地谋生，鼓励杜克工作，创作艺术作品。啊，要是她有能力，能够找到某种方式挣钱，那该多么幸福！要是她不允许在她血液中扩散那该死的倦怠消沉该有多好！她所受过的教育，她身上那上流社会培育出来的柔情，都使她与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在她的血液里，她既是一个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女人，又是一个喜欢奢侈享受的女人，但是谈情说爱胜过奢侈享受：如果她真正爱一个人，生活再简朴她也会感到幸福。现在生活硬是把她与他分开，缓慢而肯定地分开。现在她有了奢华的生活，依赖他人的奢华，这不能满足她，因为无法再满足她最深层次的需求。她那颗孤独灵魂里致命的不满在横冲直撞，自由肆虐。她唯一拥有的幸福就是他的来信，他长长的来信，渴望的来信，同时也是安慰的来信。他写信表达对她的思念和渴望，但也写信给她鼓励和希望。他每天都给她写信。现在他在佛罗伦萨，在乌菲兹美术馆和皮蒂[1]宫。他无法待在罗马，画室现在已经关了。在佛罗伦萨，他靠近了她一些。他的信就像一本给她的情书，她唯一阅读的小说，好像她在欣

① 坐落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皮蒂宫的艺术长廊及博物馆，也称皮蒂画院。

赏具有他鲜明风格的各种风景画。视觉冲击强烈的色彩,同样的朦胧,珍珠似的白色,梦幻般朦胧的光距:他渴望的视平线,仿佛他的目光始终游离,飘向地平线,他俩分离的那天夜晚就是在那里消失的,仿佛融入了一种孔雀灰的日落之中;一股悲伤的坎帕纳气息。在那些信中,他们依然生活在一起。但是她不能同样给他写信。尽管她也每天给他写信,她写得比较简洁,总是用不同词语写同样的一件事情:她的思念,她孤单乏味神情木然。不过,她告诉他,她多么喜欢他的来信,这些信就像是她每天的食粮。

现在她与尤谢利夫人一起生活,占据了两个可爱的房间,这是一栋巨大的别墅,共有十二个房间,能观赏到美丽的海景和英格兰海滨步道。乌拉妮娅帮她一起布置的房间。她生活在一个异化的、不存在的、虚幻的美梦之中;一个没有灵魂存在的梦,一个行动举止没有感觉的梦,完全顺从别人的意愿。早晨,她去尤谢利夫人的卧室问候早安,给她读点东西:美国和法国的报纸,有时是一篇法国短篇小说。她恭恭敬敬,尽她最大的努力,尤谢利夫人觉得她读得很好,不过直截了当地指出,她悲伤的日子过去了,现在应该高兴一点才对。她没有提及杜克,尤谢利夫人的言谈举止仿佛杜克根本就不存在。尤谢利夫人宽敞的卧室几扇阳台门敞开,俯瞰着整个大海;早晨海滨步道上已经撑开五颜六色的太阳伞,在深蓝色海洋的映衬下,显得花哨艳丽,精美雅致。奢华的海洋,财富的水域,微波荡漾,一副昂贵的景象,那么迷人;随后,它自觉自愿地撞向海岸,碎成朵朵浪花。尤谢利夫人已经起床,戴上假发,系好白色花边头饰;通风处放着她的躺椅,躺椅上堆着几个靠垫;她披着黑白两色的丝绸披肩,布满皱纹的手拿着镶有钻石首字母的长柄眼镜;她喜欢凝视室外色彩鲜艳的太阳伞。时而,风湿病的阵痛会突然使她皱眉蹙眼,她的脸就会变得满脸皱纹,脂粉的光泽几乎像瓷器龟裂一般破裂。在日光之下,她几乎毫无

生气，好像一台用干枯肢体组装成的机器，还能说话动作的机器。早晨她总是有点累，晚上她从不睡觉；十一点以后她打个盹。她严格按照饮食起居的规定而生活，她的医生每天都来探视，每次似乎都给她注入新的生命，使她能够撑到傍晚。下午，她乘车四处活动，去海堤，访问亲友。不过，一到晚上她又活了，有那么一点真正活跃的气息，她梳妆打扮，戴好珠宝首饰，恢复了她的生气勃勃，她的大呼小叫，她的装腔作势……于是就举办舞会聚会，演出节目……所以，她没有一天年纪超过五十岁。

这些算是好日子。有时，经过一夜难以忍受的痛苦，她会待在卧室里，前一天的化妆脂粉没有重新补妆，光秃秃的头上裹着一块黑色花边的方巾，黑色的缎子晨衣裹在身上就像一只舒服的大袋子。她痛苦地呻吟，尖叫，呼喊，似乎在乞求怜悯，别让她这么痛苦。这样会持续好几天，常常三个星期发作一次，随后她会渐渐康复。

她兴奋交谈的内容常常局限于反复讨论各种各样的家庭问题。她给康娜丽解释她所熟悉的人的所有各种家庭关系，美国的，欧洲的，尤其喜欢大谈欧洲的名门望族，她把这些人归入自己的熟人之列。康娜丽实在难以忍受去听这些话题，因此听后立刻就忘记。有时，耐不住她长时间的唠叨，康娜丽被迫打起精神，自己也说点事情，讲个趣闻轶事或说个故事。看到老太太非常偏爱趣闻轶事、谜语、双关诙谐语，尤其带少许淫秽感的故事，康娜丽尽可能多地从《巴黎人》和《笑林》杂志里收集这些，并且总能博得老太的欢心。尤谢利夫人觉得她挺有趣。有一次，老太注意到杜克每天写一封信，就略微提了一下，康纳丽突然觉得老太对此事非常好奇。于是，她就镇静地说了实话：她的婚姻、她的离婚、她开放的思想，她与杜克的相识和关系等等。老女人有点失望，因为康娜丽说得非常简单。她唯一的告诫就是现在她应该行为规矩。朋友们对她的过去怎么说不太重要，但现

在一定不能再犯错误。康娜丽温顺地答应了。尤谢利夫人给她看了自己的几本相集，有她年轻时的一些肖像，形形色色男人的肖像。她谈论这个朋友那个朋友，在虚荣心的驱动下，她暗示过去的岁月非常动荡，但总能看住自己财产……这是她的自豪。康娜丽的所作所为不好……

十一点至十二点半是轻松时刻。老太太常常在这时午休——她唯一的入睡时段——乌拉妮娅会来接康娜丽。她们驾车溜一圈，或者沿着海滨步道散步，或者进“贾丁酒吧”坐坐。只有在这个时候，康娜丽才体会到她新近获得的奢华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散步的人们会回头凝视这两位穿着合身精纺亚麻套装的年轻漂亮的女人，她俩头戴时髦的帽子，躲在太阳伞的阴影底下；人们羡慕她们那亮光闪闪的维多利亚马车、毫无瑕疵的装束以及布拉西奥堡公主的灰色骏马。

吉利奥在与康娜丽交往中缺乏自信，畏首畏尾。他很客气，如果他在花园里或者在海堤上与两位女士待一会的话，也谦恭有礼，保持一定的距离。自从那天晚上在凉亭里他一怒之下亮出匕首之后，康娜丽开始害怕他了，部分原因是她失去了许多勇气和自豪。在回答他的提问时，她极为冷静，因为就像感激乌拉妮娅一样，她非常感激吉利奥。到达尼斯的头几天，为了照顾她，乌拉妮娅夫妇找了些借口，没有立刻让她靠尤谢利夫人的怜悯生活，而是把她留在他们的住处，让她恢复一些体力。

在那些空闲的早晨，她感到自己从滑稽的生活中、从那个老女人——自负、自私、卑鄙、可笑——身边解放了出来。有了乌拉妮娅的友谊，她感觉到了自我，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意识到自己是在尼斯，用更加犀利的目光看到了身边色彩缤纷的喧闹，没了头几天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她好像第一次又看到了自己，看到自己穿着轻质亚麻

散步套装，在花园里坐着，她戴着手套的手指在玩弄太阳伞的流苏。她依然几乎不能相信自己，但是她能够看见自己。她保留着她的渴望、她的思念、她压抑的不满；她把这些深深地藏在心里，甚至不让乌拉妮娅知道。有时，她感到她将要窒息。但是，她倾听乌拉妮娅说话，交谈闲聊，逗乐说笑，笑着抬头看看吉利奥。吉利奥站在她的面前，踮起脚尖，手里拿着拐杖在身后晃荡。有时——就像一个幻影在人群中旋转——她会突然看到杜克，看到画室，她过去的幸福会短暂消失。随后，她将指尖置于敞胸女外套胸前的滚带之间，她会感受那天早晨杜克的来信，把挺括的信封压在乳房上，将它弄皱，就像他的某样东西在抚弄她。

这是没法逃避的：她看见了自己，看见了四周的尼斯，她感觉到了她的新生活，而它不是虚无缥缈的，尽管对于她的灵魂来说，它不是真实的。这是一场悲剧，在这场悲剧里，她扮演了一个角色——枯燥无味、疲惫不堪、虚弱娇嫩、没精打采。

45

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有严格的规定安排，甚至不允许一点点变化；一切似乎都依据法律。读报，休息一个半小时；然后是午饭，午饭后驾车浏览海堤，访亲问友；每日的拜访，喝下午茶；偶尔举行一顿晚宴，傍晚通常有一场舞会，社交聚会，戏剧演出。她认识了许多人，但马上把他们都忘了，当再次见到他们时，她根本记不起自己是否认识他们。总的来说，在这些世界性的社交圈子里，人们对她相当不错，因为人们都知道她是乌拉妮娅公主的密友，但是，就像乌拉妮娅本人那样，古代意大利女性的姓名和爵位称号令她感到沮丧和谦卑，而这些人有时会闪亮登场，出现在社交圈里。总有人把绅士介绍给她，但

有时当别人把她介绍给他们的太太时，她们唯一的反应就是心不在焉地惊讶地点点头。这对她个人来说几乎是无所谓的，但是她为乌拉妮娅感到难过，因为她清楚地看到，在乌兰妮娅自己的晚会上，她们居然会近乎无视其女主人的身份。她们怎么能围着吉利奥大肆吹捧，而对他的妻子仅表示可怜的一点点礼貌，而且还因为她是布拉西奥堡公主。她们一刻也没忘记她是霍普小姐。如此缺乏尊重，乌兰妮娅比她更加难以忍受。康娜丽担当起了陪伴老太太的角色。她不时照料着尤谢利夫人，不时回到她身边去待一会，或去另一个客厅为尤谢利夫人取忘在那里的扇子，经常做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细微照料。随后，在这疯狂喧闹的房间里，她会独自一人靠墙坐下，茫然地看着前方。她坐在那里，依然优美文静，有一种超然的高雅，乏味的厌倦。她轻轻踢哒着脚或者展开扇子。她不关注任何人。有时有些绅士来到跟前，她就会跟他们交谈或跳一会儿舞，神情那么淡然，仿佛她是在给他们恩赐。有一次，吉利奥跟她交谈，她坐着，他站着，迪卢卡女公爵和科斯蒂女伯爵一起前来，她们也站着，开始兴高采烈地跟吉利奥戏谑逗笑，不太正眼瞧康娜丽或跟她说话；开始时，她坐着，讥讽地上下打量两位女贵族，随后她慢慢站起身来，拉起吉利奥的手臂，眯缝起眼睛，用锐利的目光看了她们一眼说：

"对不起……请原谅，我得从你们这里借用一会儿布拉西奥堡亲王；我需要跟他私下说一会儿话……"

她用手臂压了压吉利奥，迫使他朝前走两步，她自己立刻又坐下，也迫使亲王在她身边坐下，用熟悉的语气开始对他悄悄耳语。她的放肆行为让女公爵和女伯爵站在两米开外，目瞪口呆，她还将裙裾在她与两位女士之间展开，同时摇起扇子，仿佛要与她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做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她是如此平静，如此乖巧和傲慢，吉利奥痛快极了，高兴地与康娜丽一起咯咯大笑。

“乌拉妮娅要是偶尔也能这样来一下就好了!”亲王像小孩一样,因为康娜丽让他乐了而感激万分。

“乌拉妮娅人太好了,她不会这样怀恨在心。”她回答说。

她不想讨人喜欢,人们开始怕她了,怕她那种镇定自如的恶作剧,因此都小心翼翼唯恐得罪她。除此之外,男士们都觉得她漂亮迷人,她超然傲慢的样子也许是吸引他们的部分原因。尽管恶作剧不是她的真实动机,她显然用最得体最实际的手段获得了地位,当然是一步一步去取得的。康娜丽引起的小小关注让尤谢利夫人喜出望外,这满足了她的自私心态;康娜丽牢记要严守规矩,摆出一副年轻母亲迷人的样子,而尤谢利夫人则津津乐道于装出一副年轻姑娘的样子;渐渐地,康娜丽在自己身边聚集起一批追随她的男士,女士们变得令人讨厌,但依然客客气气。乌拉妮娅经常说,她觉得康娜丽使用这种手段非常聪明。康娜丽耸耸肩膀说:这都是自然形成的,她并不太在乎。不过,慢慢地,她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往常欢快的情绪。当她站在镜子前面时,她还是禁不住承认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漂亮,像一个未婚的年轻姑娘,像一个新婚的女人。她高挑的个子、苗条的身材,高傲而又倦怠,这给了她一种特别的韵味;她的脖子挺直,胸脯丰满,穿着这些量身订制的新衣服更显得苗条纤细,她的臀部圆滚滚的,手臂丰满圆润,尽管她不再那样光彩照人,脸上没了在罗马时的那种幸福;她讥讽般的嘲笑,淡然的嘲弄,给了她一种特别魅力,吸引了很多陌生男人,比大多数大胆调情卖弄风情的女人还更具有诱惑力和挑逗性。康娜丽并没想这样,但这种情形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她接受了。她生来就不会拒绝这种事。除此之外,尤谢利夫人对她很满意。康娜丽会用甜蜜的声音对她轻声说,“夫人,昨天你疼得那么厉害,今晚是不是应该早点回家?”尤谢利夫人就会乖乖听话,就像姑娘受到母亲的告诫:晚上跳舞别太疯了! 她喜欢这些细微的提

示，而康娜丽不紧不慢恰到好处，给了尤谢利夫人所需要的。这些夜晚康娜丽比较开心，但是一想到杜克，一想到画室，一想到过去的幸福，这种快乐就会引起她的自责，因为自己的软弱，她失去了那种幸福。

46

几个月过去，一月到了，这些天康娜丽非常忙碌，因为尤谢利夫人很快要举行一场她的著名舞会，康娜丽早晨的短暂休息也被占用了，她得去跑各种各样的差事。乌拉妮娅常常驾车与她一起去跑，非常支持她的工作。她们不得不上墙纸商店、糕点铺、花卉店、珠宝店去，一起在这些店里为舞会挑选物品。尤谢利夫人不外出购物，而是在家里照料每个细节，无穷无尽地讨论。接着康娜丽就要再次乘车外出购物，因为老太太很难对付，对自己舞会的声誉非常自负，充满着幻想；她很担心稍有疏忽，名誉便遭受损失。

又一次驾车外出购物时，维多利亚马车转入加雷大街，康娜丽突然开始歇斯底里发作，她抓住乌拉妮娅的手臂，忍不住大声叫喊起来。乌拉妮娅问她看见了什么？但她说不出话来，乌拉妮娅让她下车去甜食店喝一杯水。康娜丽就要晕过去了，脸色像鬼一样苍白。她没法继续购物，于是她们就驱车回别墅。老太太对康娜丽痉挛昏倒很不高兴，大惊小怪地抱怨，结果乌拉妮娅只好自己去完成剩余的采购任务。到了下午，康娜丽身体复原了，她向尤谢利夫人道歉并陪她去喝下午茶。

第二天，当康娜丽与尤谢利夫人以及一些朋友一起坐在海堤边时，她好像又犯了同样的毛病。脸色像纸一样白，但是她保持镇静，继续兴高采烈地笑着说着。这些天都在为舞会做准备。舞会的日子

越来越近;终于这天晚上到了。尤谢利夫人浑身发抖,就像一个年轻的姑娘一样,不知从哪里来了精力,去视察了整栋别墅。别墅里灯光璀璨,鲜花飘香,她满意地舒了口气,坐下作片刻休息。她穿上了舞会的礼服,脸化妆得像瓷器一样光滑,头发烫成了波浪式,别上了亮光闪闪的钻石发夹。她穿上了低开领淡蓝织锦礼服,像圣坛一样星光闪耀。一根绕了好几圈的罕见珍珠项链一直垂到她的胃部以下。她的手里——她还没有戴手套——拿着一根顶端镶了金子的拐杖,她站立起来时少不了它。只在想站起来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岁数,她站起来的动作像体操运动员一样,脸上充满痛苦,风湿病的刺痛一下子传遍她的全身。最后一次视察别墅结束后,康娜丽回房间去换装,她疲惫地一下坐进梳妆台前面的一把椅子里,很快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她很焦急,让房间里的女仆赶紧把事情做完。当第一批客人到来时,她已经一切准备就绪,能够去陪伴尤谢利夫人了。马车一辆接一辆抵达,康娜丽站在巨大的楼梯顶部,朝门厅观望,客人蜂拥而至,女士们都裹着长长的披风——几乎比她们的晚礼服还要奢侈昂贵——她们小心翼翼地把披风寄放在人声嘈杂的衣帽间里。第一批客人走上楼梯,他们相互谦让,不想第一个进屋,尤谢利夫人微笑着迎接他们。客厅里很快挤满了客人。除几间接待室外,女主人自己的好几个房间也开放了,共有相连的十二个套间。同时,走廊和楼梯间也用红白两色的山茶花装点,数百个竖式花瓶和碗形花盆装着色彩艳丽的各种鲜花,房间里四处可见;裸露的烛光给舞会一种亲昵温馨的感觉。尤谢利夫人接待室的装饰风格为:不用电灯,到处置放插在保护支架上的蜡烛,四处放着盛满鲜花的花碗和玻璃花瓶,整个现场就像一个仙界的花园。如果说它缺乏一种整体的协调性,那么它却获得了一种迷人的温馨和舒适,可以让人群随意组合,在屏风后,在凉亭上,到处都有私密之处;也许这就是尤谢利夫人舞会风行一时

的原因所在。这栋别墅简直可以举行宫廷舞会，唯一可为数百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提供奢华亲昵空间的舞会。小圈子的人们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私密之处，马上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一小间闺房，全都用日本漆器和日本丝绸装饰，原来打算供众人使用，但却马上被吉利奥、罗沙维拉女伯爵、迪卢卡女公爵、科斯蒂女伯爵占了。他们甚至不去音乐厅，节目单上的第一场演出就是音乐会。节目单上说帕岱莱夫斯基将演奏曲目，西格丽德·阿诺德森将演唱歌曲。音乐厅里同样用蜡烛照明，人们私下悄悄议论，在这种昏暗的灯光底下，尤谢利夫人看上去只有四十岁。休息期间，她会围着两名年轻的新闻记者转，因为他们将要写一篇有关她这个舞会的报道。乌拉妮娅坐在康娜丽身边，一位法国男士正在与她交谈，她给康娜丽介绍说他是谢瓦利埃·德·布鲁尔。康娜丽知道，乌拉妮娅在奥斯坦德就认识他，她曾经听见过人们把他的名字与乌拉妮娅公主联系在一起。乌拉妮娅从未对她提起过德·布鲁尔，但是此时此刻康娜丽从她的微笑、脸红和眼睛闪烁的光芒中看出，人们的议论是对的。她走了，让他俩单独留在一起，她为乌拉妮娅感到伤心。她明白年轻的公主是在安慰自己，用以惩罚她丈夫的冷淡——她觉得这种装模作样的生活令人恶心。她渴望罗马，渴望画室，渴望独立、自由、爱情、幸福。她有了那一切，但却生活不下去，被迫回归到假惺惺、拘泥刻板、令人讨厌的生活滑稽剧中去。这种生活就像一个大谎言将她团团围住，它比海牙更加光彩夺目，但更加虚假，更加厚颜无耻，更加性欲倒错。人们甚至不再假装相信这个谎言：这其中存在着一种厚颜无耻的诚实。这谎言被当成了光荣，但没人相信它，没人硬是把这个谎言当成真理；谎言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种形式。康娜丽独自穿过一个个房间，与尤谢利夫人一起待了一会儿——像平时一样——问她需要什么，是否一切安然无事——然后继续独自穿越房间。她站在一个花瓶旁

边，把一些兰花插插好，这时，一个身穿黑色低开领天鹅绒礼服的金发女郎走了过来，她用英语跟她说话。

"我是霍尔特夫人。你也许不知道我，但我知道你的名字。我非常想见你。我经常去荷兰，懂点荷兰语。我读过你《离婚妇女的社会地位》一书，对你所写的许多论点非常感兴趣。"

"谢谢你。我们要不要坐一会儿？我也记得你的名字……你是伦敦妇女大会组委会的成员？"

"对……我谈论孩子的抚养问题……你不能来伦敦？"

"不能，我的确想过去伦敦，但当时我在罗马，我去不了。"

"太可惜了。妇女大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如果你的小册子翻译了，供大会使用，出了名，那你就获得了巨大成功。"

"我并没真的在争取那种成功……"

"当然，我相当理解。但是你那本书的成功肯定也会有助于这个伟大的事业。"

"你真是这个意思？我的书里有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吗？"

"你怀疑？"

"常常怀疑……"

"简直难以置信……可是书写得那么肯定。"

"也许就是为了那个原因……"

"我无法理解你。荷兰人有时含糊不清，它让我们英国人难以理解，就像你们美丽的天空反映在了你们的性格里。"

"你从不怀疑？你对孩子抚养的看法有把握吗？"

"我在学校里、托儿所和家里研究过孩子，我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思想。遵循这些思想，我正在为未来的人们工作。我会把我的小册子寄给你，还有我在大会上几次发言的概要。目前你还在写新书吗？"

“没有，很不幸，没有……”

“为什么不写了？我们必须紧密团结才能取得胜利。”

“我想我已经说了我必须说的所有的话……我是一时冲动写下的，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后来……”

“后来呢？”

“后来一切都变了……女人各有不同，我从来就不喜欢归纳总结。你认为许多女人会像男人那样坚持不懈为了一个世界目标而奋斗吗？如果她们是为自己找一个小目标、一种小幸福，比如为了她们自己的爱情，而且她们生活在其中非常幸福呢？你不觉得每个女人身上都有一种潜在的自我主义，为了她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当她找到那种幸福之后……她就会对世界和将来失去兴趣？”

“也许是的……但是，找到那种幸福的女人少得可怜！”

“我也觉得多数女人找不到那种幸福……但是，那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我认为对于多数女人来说，对于世界的兴趣只是第二位的。”

“你已经失去了信仰。你现在说的话跟一年前写的文章有很大不同……”

“对。我变得非常谦卑，因为我更加诚实。当然，我相信有一些妇女有着某些伟大的精神。不过，我怀疑多数妇女会不会被她们脆弱的意志所束缚……”

“不，合情合理的孩子抚养问题不会是那样的……”

“对，我想这是抚养……”

“婴儿，小姑娘……”

“我认为我根本就没有得到适当的教养，我想这就是我的弱点。”

“我们年轻姑娘从小时候就应该了解生活的艰难。”

“你说得对。我们，我的姑娘朋友们，我的姐妹们，还有我，都尽可能早地被引入婚姻避风港……你知道我最为谁感到可怜吗？我们的父

母！他们认为在教导我们所必须了解的一切，难道不是吗？而现在，他们必须明白，他们没法了解未来，他们对孩子的教养不是一种教养，因为他们没有为孩子指出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斗争。他们是我们的父母，他们值得我们可怜。在这一阶段，他们没法纠正一切。他们看着我们这些二十至三十岁的姑娘、女人，被生活弄得不知所措，他们没有给我们力量去应付生活。他们尽可能长久地用父母的羽翼保护我们的安全，随后他们考虑着把我们嫁人，绝不是为了摆脱我们，而是为了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安全和未来。我们也许不幸福，我们这些姑娘和女人，不像我们还比较年轻的妹妹们，已经有人为我们指出临近家庭的斗争，但是我认为我们仍然有着我们自己青春的希望，我感到我们可怜的父母是不太幸福的，比我们更加可怜，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以企盼的东西，因为私底下，他们必须自己承认他们爱孩子的方式错了。他们按照过去的习惯做法抚养教育我们，而未来已经近在咫尺。我为我们的父母感到遗憾，这使我比以前更加热爱他们……"

47

突然，她好像被某种强有力的情感所左右，脸色刷白。她摇动扇子遮住自己的脸，她的手指剧烈地颤抖，她的整个身体在发抖。

"这是一种美丽的思想，"霍尔特夫人说，"见到你很高兴。我总能在荷兰人身上发现某种特别的魅力，有那种我们认为的如此难以捉摸的模糊，随后，仿佛一道闪电突然划破云层……希望有机会再次见到你。每星期二的下午五点我都在家里。你有空与尤谢利夫人一起来玩？"

"好的，不胜荣幸……"

霍尔特夫人伸出一只手，康纳丽与之握了一下，霍尔特夫人就消

失在其他客人中间了。康娜丽站起身来,她的双膝摇摇晃晃。她站在那里,侧身朝着房间照镜子。她的手指玩弄着竖式钢琴上一个威尼斯玻璃瓶里的兰花。她的脸色依然有点苍白,但她克制着自己,尽管心在怦怦跳动,胸膛在沉重地喘息。她照照镜子,先看见了她自己的身影,穿着黑白两色镶花套装的苗条漂亮的身影;晚礼服的拖裙镶着白色的荷叶花边,外面套着无袖束腰紧身荷叶花边短上衣,上面镶着金属闪光饰片、蓝色宝石和淡紫色兰花;紧身胸衣完全没有袖子,因而她的脖子、手臂和肩膀完全裸露。她的头发用三个希腊珍珠箍固定,白色的羽毛扇——乌拉妮娅的礼物——在她脖子的衬映下轻如白色的泡沫。在镜子里, 她先看见了自己, 然后看见了他。他走近她。她没有挪动,只是手指玩弄着玻璃瓶中的鲜花。她一时冲动想马上逃离,但她的双膝在颤抖,双脚似乎已经瘫痪。她的双脚似乎在地上生了根,她好像被催眠了,她没法移动。她看见他越走越近,越走越近,而她侧身朝着房间,他来到了跟前,好像抛出了一张网将她罩住。她木然地抬头看去,她的目光在镜子中与他的目光相遇。在镜子里,房间在旋转,蜡烛在令人眩晕地飞速旋转,就像是舞动的天穹。他依然一言不发。随后在他与镜子(镜子也许不能像墙壁那样保护她,反而映射出他的身影,使他似乎同时从两个方向两次抓住她)之间极为狭窄的空间,她慢慢地转身,看着他的眼睛,但也没有说话。他俩静静地相互打量。

"你根本不会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我。"他终于开口了。

已经一年多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了,但她内心熟悉这个声音。

"是的,"她终于说话了,傲慢,冷淡,疏远。"尽管我见过你好几次,在镇里,在海堤上。"

"对,"他说。"你觉得我要不要去打个招呼?"

她耸了耸裸露的肩膀,他凝视着她的肩膀。她突然意识到今晚

她打扮得过于裸露。

“不用，”她回答，语气依然是冷冰冰的，“你现在也不应该跟我说话。”

他朝她笑了笑。他像一堵高墙屹立在她的面前。像一个男人。他的头，他的肩膀，他的胸膛，他的双腿，他的整个体形高高耸立在她的面前，具有强烈的男子气概。

“这很自然，我不必这样做，”他回答，她内心熟悉他的声音，她觉得他的声音就像熔化的青铜水注入花瓶一样渗入她的心肺。“如果我在荷兰某个地方遇见你，我可能只会行个脱帽礼，而不跟你说话。可我们是在外国，在这里……”

“在外国又怎么样？”

“我觉得想跟你谈谈……我想跟你谈谈。我们能不能像陌生人一样谈谈？”

“陌生人……”她重复了他的话。

“那好吧，我们不是陌生人。事实上，我们非常亲昵和熟悉，对不？来坐在我身边，告诉我你生活得怎样？你喜欢罗马吗？”

“好吧，”她说。

仿佛受意志的驱动，他带着她朝着一个半遮蔽的路易十五玻璃屏风后面的躺椅走去。她在温馨淡然的烛光下坐下，周围各色各样威尼斯玻璃瓶里插着一束束粉红色的玫瑰花。他坐在一个蒲团上，身子稍稍朝她倾斜，双臂抱着膝盖，两手相互交叉着。

“海牙对你有不少议论。先是谈论你的小册子，然后议论你的画家。”

她的眼睛像两根针一样刺向他。他哈哈大笑。

“你生气的样子跟过去一样。告诉我，你家里还来信吗？他们的状况很差。”

"有时来信。最近我有能力给他们寄一些钱。"

"你太好了。他们不值得你这样做。他们说,对于他们来说,你已经不复存在。"

"妈妈来信说他们太缺钱了。所以我寄去了一百荷兰盾。我寄不出更多钱了。"

"好啦,现在他们见到你寄钱了,我想,对他们来说,你又存在了。"

她耸了耸肩膀。

"我不在乎。我为他们感到遗憾。我感到遗憾,因为我寄不出更多的钱。"

"不会吧,你看上去穿得那么时髦……"

"买这些衣服的钱不是我的……"

"我只是传递消息而已,没有批评的意思。我想你能寄钱已经够好的了。但你确实特别时髦。听着,我给你说件事,你他妈的越来越漂亮了。"

他用他那种带着的微笑目光看着她,她不得不看着他的眼睛。随后,她平静地回答,轻轻摇动扇子,用扇子白色的鹅毛遮蔽她裸露的脖子:

"你这样认为,我他妈的太高兴了。"

他粗野地哈哈大笑。

"对,我就是这个样子,你答话还是那么妙趣横生。总是那么机警。他妈的很会做秀!"

她站起身来,因为神经紧张,脸都扭曲了。

"我必须离开你,我得到尤谢利夫人那里去。"

他的双臂展开了一些。

"待着,再坐一会儿。跟你交谈挺让人精神振奋的。"

"那么你自己克制点,别老是'他妈的'。我不再习惯你这种粗话。"

"如果你不走,我尽力而为。"

她扑通一声坐了下来,用扇子挡住自己。

"那就让我说吧,你真的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人。这就是你称之为恭维的话?"

"差不多吧。"

"那好,喏,我最多只会说这种恭维话。你只能凑合着听。嗯,给我说说罗马吧。你在那里的生活怎样?"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因为我感兴趣。"

"你无权对我感兴趣……"

"不,我正好有权感兴趣。我从来就没有忘记你。如果你已经忘记我,那我会非常吃惊的。"

"完全忘记了。"她冷淡地说。

他带着微笑看着她。他没有回答,但是她感觉得到他了解到了更多的事情。她不敢继续试着抗拒他。

"他们在海牙说的事情是真的吗?有关杜克的事情?"

她高傲地看着他。

"嗨,告诉我吧……"

"真的……"

"天哪,你是个不知羞耻的女人!难道你对一切都不乎了吗?"

"对……"

"你在这里生活得怎样,跟这个老女人?"

"什么意思?"

"尼斯这里的人们接受这种事情吗?"

"我并不炫耀我的独立,我在这里的行为无可挑剔。"

"杜克在哪里?"

“在佛罗伦萨。”

“他为什么不到这里来?”

“我感到不愿意再回答更多的问题了。你的问题越来越粗鲁了。这不关你的事,我不想受到责问。”

她变得非常焦躁,再次站起身来。他伸出他的手臂。

“真的,鲁道夫,”她恳求他,“我必须去看看尤谢利夫人了。他们在舞厅里跳帕凡舞[1]。我得去接待,去操持事情。让我走吧。”

“那我带你走,你挽着我的手臂。”

“鲁道夫,请你走开。你没看到你把我搞得多么紧张吗?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意外了。请走开,别打扰我,否则我没法保持体面。我要开始大声叫喊啦!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话?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知道你会在这里见到我?”

“因为我想见识一下尤谢利夫人的舞会,因为我想见你。”

“你一定已经看出来了,再次见到你让我神经紧张。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俩的关系已经完了……你这么奚落我究竟为了什么?”

“这正是我想了解的——我俩的关系是否完了。”

“完了,完了,彻底完啦!”她激烈地大声喊道。

他哈哈大笑。

“嗨,别这么夸张!你一定能够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好奇,想再次见你,跟你谈谈。我在街上、在你的马车里、在海堤上见到你,我喜欢见你这么漂亮,这么时髦,这么快乐,这么可爱。你知道我有个很大的弱点,喜欢漂亮女人。你比当我妻子时可爱多了。如果当时你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我绝不会跟你离婚……来,别孩子气。这里没人知道我们的关系。我觉得在这里见到你,跟你谈话,真他妈的妙极了!

① 16至17世纪欧洲贵族中流行的庄严的男女双人行列舞。

来,挽住我的手臂,挽住我的手臂！别再唠叨,我带你去你要去的地方。我们到哪里能找到尤谢利夫人？……介绍我……作为荷兰的一个熟人……”

“鲁道夫……”

“快点,我想要这样,别再唠叨。这有什么害处？这让我开心,挺有趣,在尼斯的一个舞会上与前妻一起四处走动。挺有意思的一个城市,对不？我每天去蒙特卡洛①,我一直他妈的很幸运。昨天赢了三千法郎。你愿意与我一起去吗?”

“你疯啦!”

“我没疯。我想享受生活。你挽住我的手臂,我很自豪。”

她挣脱了手臂。

“你没什么可骄傲的……”

“别恶狠狠的,我只是开开玩笑;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老太太就在那里……她正在找你。”

她挽住他的手臂走过好几个房间,来到了“抽彩游戏”②,这里的人们正在争抢着,赢得礼品和小装饰物。他们看见了尤谢利夫人、吉利奥和罗沙维拉、科斯蒂以及迪卢卡。他们围着金字塔似的小饰物堆,当赌轮盘转停在他们的号码时,都极度兴奋。

“尤谢利夫人,”康娜丽嗓音颤抖着说,“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一个同乡,布鲁克斯男爵……”

尤谢利夫人正处在兴奋之中,她说了些客套话,问他是否愿意抽个号码……赌轮盘转动了……

“你的一个同乡,康娜丽?”

---

① 摩洛哥公国城市,世界著名赌城。

② 又称“翻筋斗赌戏”,游乐会上一种从旋转的鼓中抽彩票的抽彩给奖法。

"对,尤谢利夫人。"
"你说……他的名字叫?"
"布鲁克斯男爵……"
"多好的小伙子！多英俊的男子汉！典型的美男子！他是干什么的？他的职业是什么?"
"他是位军官,骑兵中尉……"
"什么军团?"
"轻骑兵……"
"驻扎在海牙?"
"在海牙。"
"小伙子太英俊了！我喜欢像他这样身强力壮的男人……"
"尤谢利夫人,一切是否都按计划进行?"
"是的,亲爱的。"
"你身体还行吗?"
"有过几阵刺痛,但没事。"
"他们是不是很快就该跳帕凡舞啦?"
"是的,一定要保证姑娘们走动变换。理发师已经为年轻人带来了假发,对不?"
"是的……"
"那么把年轻人召集起来,让他们快一点。半小时后一定要开始……"
鲁道夫从"抽彩游戏"回来,他赢得了一个银质火柴盒。他感谢尤谢利夫人,尤谢利夫人激动得浑身颤抖,当他看见康娜丽走了,他便尾随而去。
"康娜丽……"
"鲁道夫,请你离开我。我得去召集姑娘和小伙们跳帕凡舞。我

很忙……”

“我会帮助你的……”

康娜丽向两个姑娘做了示意，告诉一些佣人去各个房间寻找年轻人，请他们去化妆室。鲁道夫看得出来，康娜丽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你怎么啦？”

“我很累。”

“那我们走，去喝一杯。”

她已经紧张得无法控制自己。在她的头脑里，无形乐队演奏的舞曲已经在疯狂奏响。有时，无数的蜡烛在她的眼前像舞动的天穹一样旋转。每个房间都挤满了人。人们喧闹着，高声大笑，相互展示获得的礼品，踩踏女士们的裙裾。鲜花醉人的香味、喜庆的欢乐气氛、温热的女性香水味，像云彩一样飘浮在空气中。康娜丽这儿走走那儿看看，四处寻找，终于将姑娘召集了起来。司仪过来问她某件事情。管家过来问她某件事情。鲁道夫在她身边寸步不离。

“现在我们走，去喝一杯……”他重复道。

她木然地挽住他手臂，她的手在他黑色的袖子上颤抖。他带着她挤过人群，从乌拉妮娅和布鲁尔的面前经过。乌拉妮娅说了一些话，但康娜丽一点儿也没听进去。自助餐厅里也挤满了人，人声鼎沸，不时夹杂着刺耳的笑声。管家像牧师一样站在一排长餐桌的后面。他控制着整个服务的进程。没有推挤，也没有为了一杯酒或一个卷饼而发生争吵。人们等待着，男仆给他们送去他们预定的饭菜。

“一切井然有序，”鲁道夫说，“这都是你干的活？”

“不，像这样的舞会已经举办过许多年了……”

她一下坐进一把椅子里，脸色惨白。

“你想喝点什么？”

“一杯香槟酒。”

“我很饿。宾馆里的晚饭很糟糕。我想吃点东西。”

他为她点了香槟。他自己先点了一块馅饼,随后又来一块,接着要了一块青豌豆烤里脊牛排。他喝了两杯红葡萄酒,外加一杯香槟酒。男仆用一个银质托盘一次端来一样食物。他具有男子气概的英俊的脸上泛起了一种红砖色,有一种野性的力量感;他大脑袋上的头发稠密,上上下下都剪得很短;他灰色的大眼睛笑眯眯的,带着一种明白直率厚颜无耻的神情;一口牙齿洁白晶莹,上嘴唇浓密的八字胡修剪得当。他双腿少许叉开地站着,燕尾服穿得简洁而符合礼仪,显示出军人结实的身材。他慢慢地吃着,吃得津津有味,细细品味着满满一杯上等葡萄酒。

她坐在椅子里不由自主地看着他。她喝了一杯香槟酒,又要了第二杯,酒的刺激使她精神振奋了起来。她的脸颊上又有了些红润,眼睛里又有了生气。

“这里他妈的真好。”他手里举着酒杯,边说边靠近她。他把酒一饮而尽。

“差不多该是跳帕凡舞的时候了。”她小声低语。

他俩穿过几个热闹的房间,来到外面的长走廊,走廊两边摆放了一排山茶花。他俩单独待了一会儿。

“跳舞的人一定会在这里集合……”

“我们就在这里等他们吧,这里很好,挺凉快的。”

他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

“你觉得好点了吗?”他问,“你在房间里举止那么怪。”

“是的……我感觉好多了……”

“你不觉得再次遇见你的前夫挺有意思的?”

“鲁道夫……我真不明白……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之后……你怎

么还能这样说话,这样追逐我,这样取笑我……"

"是啊,一切都结束了,完了……"

"你觉得这样的行为得体……像样吗?"

"不像样。既不体面也不乖巧。你是知道的,我从来就不会做那些讨人喜欢的事情;过去你这样数落我够多的了。不过,不乖巧,也就挺逗人。难道你没有幽默感吗?咱俩在这里见面就他妈的有其滑稽可笑的一面……你听我说一会儿。我们离婚了,是的。在法律眼里,是的。但是,法律离婚只是为了法律,为了有种好的形式,为了社会,为了金钱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两人夫妻恩爱一场,离婚后在这里见面,相互不会没有感觉吧。噢,对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纯粹是错的。你是很爱我的,我也是很爱你的,尽管别的一切都已经完了。我依然记得一切。你一定也还记得。你还记得吗,当我们……"他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悄悄凑近她,对着她的耳朵低声细语。她感到他的呼吸颤抖着,像温暖的微风吹遍她的皮肤。她脸红耳赤神经兴奋。她的整个身子都感到他是她的丈夫,她的血液中有他。他的嗓音像熔化的铜水在她的耳中、在她内心深处回旋鸣响。在他呼吸的微风下,她的肉体在颤抖。她对他熟悉透了。她熟悉他的眼睛、他的嘴巴;她熟悉他的胸膛和大腿。她熟悉他的那双手,宽大、修剪整洁的指甲,深色的图章戒指——它们搁在他的膝盖上,在他黑色裤腿的弯曲部分显得平稳结实。她感到一阵绝望,她的整个身子都熟悉他,感觉得到他。不管他过去对她如何粗鲁,不管他曾如何虐待她,攥紧拳头揍过她,拿她使劲撞墙……她一直是他的妻子。她以处女的身子嫁给了他,他让她成了女人。她觉得好像他在她的身上留下了印痕,使她成了他的人,在她的血液和骨髓里她都能感觉得到他的存在。她私下承认她从来就没有忘记他。在罗马初期孤独的日子里,她曾渴望他的亲吻,她一直想到他,回忆起他具有男子气概的形

象。她曾说服自己，只要乖巧一点耐心一点，她也许可以继续做他的妻子……

随后，巨大的幸福来临了，完全和谐的温柔的幸福……

这一切都在瞬间闪过她的脑海。

啊，在巨大温柔的幸福之中，她能够忘却一切，她内心没有感觉到过去。但是此时此刻，她感到过去总是在那里，不容改变，无法根除。她曾是他的妻子，她的血液中一直保留着他。现在，她每呼吸一次都感觉得到他的存在。她很愤怒，他竟然敢低声耳语过去的事情，凑在她耳边说，可是，事情确实像他所说的那样，不容改变，无法根除。

"鲁道夫！"她合拢双手恳求道。"可怜可怜我吧！！"

她几乎在尖叫，恐惧和绝望地叫喊。但是他哈哈大笑，伸出一只手抓住她合拢在一起的两只乞求的手。

"如果你这样乞求，如果你用这对美丽的眼睛如此哀求般地看着我，我是不会在这里可怜你的，我会吻你，直至……"

他的话像一股热风吹遍她全身。但是，欢笑的声音越来越近，两个年轻姑娘、一对年轻人从楼上下来，打扮成了亨利四世[①]和瓦卢瓦的玛格丽特[②]，准备跳帕凡舞。

"其他人都到哪里去啦？"他们一边高声叫喊，一边回头朝楼上看。他们兴高采烈地舞蹈着来到康娜丽跟前。舞会司仪也来了，她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其他人到哪里去啦？"她跟在姑娘们后面机械地用嘶哑的声音重复着。

---

①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② 也称玛戈王后。

“他们来了……现在我们都来了……”

她周围一片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嘻嘻哈哈的欢笑声、低沉嘈杂的嗡嗡声。她鼓起她所有微弱的力量,发出了一些命令。客人们一齐涌进宽敞的舞厅,在前面一排椅子上坐了下来,或者推推搡搡地挤在角落里。帕凡舞在舞厅中央跳,随着古老美妙的旋律节奏人们缓缓起舞:柔和旋转的阿拉贝斯克舞,优雅的步伐,深深的欠身,缎子礼服像瓷器一样闪闪发光……斗篷波状起伏……长剑剑影闪亮……

48

“乌拉妮娅,我求你帮帮我!”

“什么事?”

“跟我来……”

她拉住乌拉妮娅的手,把她从布鲁尔身边拽开,拖进一个没人的房间。这个套间里的人几乎全走了,成群的人们都拥挤到大舞厅四周去看帕凡舞了。

“什么事呀,康娜丽?”

康娜丽浑身发抖,紧紧抓住乌拉妮娅的手臂,将她拖到客厅最远的一个角落里。那里空无一人。

“乌拉妮娅,”她一阵紧张,恳求道,“救救我!我该怎么办?我意外遇见了他。你知道是谁吗?我丈夫,我的前夫!我已经看见过他几次,在街上,在海堤上。就是那次我突然惊吓住,你记得吗,我几乎晕过去……就是因为他。现在,在这里,刚才他跟我说话。我怕他。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怕他。他非常友好,他需要跟我说话。真是很怪。我们之间一切都已结束了,我们离婚了。突然,我遇见了他,他跟我说话,他问我离婚后过得怎么样;他对我说我看上去

很好,我变得很漂亮。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乌拉妮娅。我害怕。我怕死了。我想逃跑。我想马上离开,去佛罗伦萨,找杜克去。我怕死了,乌拉妮娅。我想回到我自己的房间里去。跟尤谢利夫人说一声,我想回自己的房间。"

她几乎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就像在说胡话一样。男人的说话声临近了,是吉利奥、布鲁尔、迪卢卡公爵,还有一些年轻的记者,那些记者正忙着设法出名。

"尤谢利夫人哪里去啦?到处都需要她。"公爵说,尾随在这些著名绅士后面的记者们也都同意这种说法:到处都需要她……

"跟尤谢利夫人说一下,叫她到这里来,"乌拉妮娅对吉利奥低声说,"康娜丽病了,我觉得……我不能把她独自留在这里。她想回房间去。最好让尤谢利夫人知道一下,否则她会生气的。"

康娜丽神情紧张,但非常开心地跟伯爵、布鲁尔以及记者们开玩笑。

"你愿不愿意我带你直接去尤谢利夫人那里?"吉利奥低声说。

"我想回房间去!"她用扇子遮住自己,恳求地轻声回答。

帕凡舞似乎结束了。喧闹的声音越来越近,客人好像分散到各个房间去了。

"看,尤谢利夫人来了!"吉利奥说。

他走上前去跟她说话。一开始,她倚撑着金顶拐杖,有点激动,随后,她生气地皱起眉头。她走近了一点。康娜丽继续跟公爵开玩笑。记者们同样觉得一切都很有趣。

"你身体不好?"尤谢利夫人低声问,她走上前来,有点不高兴。"卡德里尔舞①怎么办?"

"我会照料一切的,尤谢利夫人。"乌拉妮娅说。

---

① 18世纪流行的一种舞步多变的交谊舞。

“不行,我亲爱的公主,我不敢让你来负责这事!”

“请把我介绍给你朋友,康娜丽!”她背后传来了一声深沉洪亮的声音。

她感到这嗓音像钟声在内心激荡。她不由自主转过身去。是他。她似乎没法摆脱掉他。奇怪的是,在他的注视下,她似乎重新有了力量。他似乎不想让她生病……她咕哝着说:

“乌拉妮娅,请允许我……介绍……我的一个同乡……布罗克斯男爵……这是布拉希奥堡公主。”

乌拉妮娅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是谁。

“最亲爱的,”她低声对康娜丽说,“让我陪你去你的房间。我会照料一切的。”

“不必了,”康娜丽说,“我感觉好多。我只是想喝点香槟酒。我好多了,尤谢利夫人。”

“你为什么从我身边逃走?”鲁道夫·布罗克斯问,他带着微笑的眼睛逼视康娜丽。

康娜丽笑了,她不知该说什么。

“舞会已经开始,”尤谢利夫人说,“不过,我的交谊舞由谁去领舞呢?”

“不知我能否效劳,尤谢利夫人,”布罗克斯说,“我领跳交谊舞还可以……”

尤谢利夫人喜出望外。大家一致同意由布鲁尔和乌拉妮娅、吉利奥和科斯蒂女伯爵以及布罗克斯和康娜丽轮流领跳交谊舞。

“亲爱的,真可怜,”乌拉妮娅对康娜丽低声耳语,“你能行吗?”

康娜丽笑了。

“是的,当然能行,我好多了。”她低声说。

她挽着布罗克斯的手臂走向舞厅,弄得乌拉妮娅目瞪口呆。

49

第二天，康娜丽十二点才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细小的缝隙将一道窄窄的金光射进屋里，微小的灰尘飘浮其中。她感到精疲力竭。她记得，这样一个晚会之后，尤谢利夫人让她上午休息：老太太也躺在床上，尽管她睡不着。康娜丽没有力气起床，躺在床上，疲惫把她压垮了。她的眼睛扫视着乱糟糟的房间；她漂亮的舞会礼服无奈地挂在椅子上，这使她无精打采地立刻回想起昨晚的事情。她的所有思想因此都像被催眠一般集中在昨天和她前夫身上。她觉得好像从一场噩梦中醒来，有一种宿醉，有一阵眩晕。当时，只在喝了一杯香槟酒之后，她才能在舞会上亮相，跳舞，与布罗克斯跳舞，轮流领舞。但不仅仅是因为喝了香槟，他的目光也支撑着她，防止她晕过去，不让她突然抽泣起来，不让她开始尖叫，像疯女人那样挥舞她的手臂。当他道晚安时，所有的人都已散去，她晕倒了，被抱到床上。他注视的目光已离开她，她感到自己可悲和软弱，香槟酒似乎一下子把她弄糊涂了。

现在，在早晨极度的疲惫和倦怠之中，她想到了他。在她看来，她在意大利的整整一年似乎只是一出梦幻般的幕间剧。她梦见自己回到了海牙；年轻的姑娘经常外出走动，可爱的脸蛋，卖俏的举止，随时准备讽刺挖苦。她想到他们的初次会面，她立刻服从了他的意愿，没能跟他调情，因为他讥笑她那点女人的自卫本能。第一次，他的力气太大了。于是，他们订了婚。他对她发号施令，她生气了，反抗了，大吵大闹，不愿受他控制和冒犯，她是个得到过分照顾、赞美和溺爱的姑娘。于是他就用拳头施暴——而且总是嘴唇上带笑——迫使她就范。直至他们结婚，直至她闹出丑闻，逃离家园。开始时，他不想

离婚,但后来不得不同意,因为闹出了丑闻:她摆脱了他,逃跑了!

妇女运动,意大利,杜克……这是不是一场梦?那种巨大的幸福、宝贵的和睦生活是否一场梦?此时此刻,她是否从持续一年的梦中醒了过来?她有没有离婚?她不得不迫使自己回忆那些正式的离婚手续:是的,在法律上他们是离婚了。但是,离婚后,他们之间的一切是否结束了?她是否真的不再是他的妻子?

他在尼斯看见她以后,为什么要四处寻找她?噢,在跳交谊舞的时候,他跟她说过。那没完没了的交谊舞!当他见到她坐在尤谢利夫人或者乌拉妮娅公主的维多利亚马车里那么漂亮,那么时髦,那么幸福时,他为她感到自豪,嫉妒心油然而生。她,漂亮的女人,曾经是他的妻子!尽管法律上离婚了,但他觉得对她还是拥有权力!法律算什么?法律不是让她成了一个妻子,或者说他使她成了一个妻子吗?他使她感受到那种权力,过去的不能再反悔。已经不能反悔,已经无法彻底摆脱……

她环顾四周,不知所措。她开始哭泣,抽泣……随后,她感到了某种力量,反抗像弹簧一样终于再次绷紧,呼之欲出;此刻她正在休息,不再受他目光的注视。她不需要这个,她不需要它。她不需要在血液中感觉到他。如果再次遇见他,她会比较镇定,简短地跟他说话,叫他走开,叫他滚蛋,把他撵走……她怒气冲天,攥紧了拳头。她恨他。她想到了杜克……她想到写信给他,把一切都告诉他。她想到尽快回到他的身边。他不是个梦:他存在着,尽管他住在遥远的地方,在佛罗伦萨。她已经省下了一点钱;他们又可以在罗马的画室里找到幸福。她要写信给他,她想尽快离开。与杜克在一起,她感到安全。啊,她多么思念他!躺在他的怀抱里多么温柔多么舒服,依偎着他的胸膛,仿佛躺在独一无二的神奇的幸福怀抱里。他们的幸福、他们的爱情与和谐是真的吗?是真的,它确实存在,它不是个梦。那里

就是他的肖像，墙上挂着两张他的水彩画：《索伦托之海》和《阿马尔菲的天空》，它们就是在那些像诗一般的日子里创作的。与他在一起，她是安全的。和杜克在一起，她不会在血液中感觉到鲁道夫，她的丈夫……她在心灵里感觉到杜克，她的心灵就会变得更加坚强！她会在她的灵魂中感觉到杜克，在她的心中，在她整个内心的最深处感觉到他，从他那里可以积聚起她的力量，就像一捆闪亮的宝剑！甚至此时，当她怀着如此强烈的渴望思念他时，她就能感到力量在逐渐增强。现在她能够坦然地面对布罗克斯说话了。昨天他对她突然袭击，将她堵在他和镜子之间，等到在镜子里看见他的身影时，她已经不知如何动作，不知所措了。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了。它只是一次意外。如果她再次跟他说话，她就会用学到的知识，像一个已经独立自主的女人那样去取得胜利。她起床，打开窗户，披上披肩。她眺望蓝色的大海，遥望海滨步道上色彩斑斓的人流。她坐了下来，开始给杜克写信。她写下了一切：开始时的几次意外的相遇，舞会上措手不及败下阵来……她奋笔疾书。她没有听见敲门声，也没看见乌拉妮娅悄然进屋。乌拉妮娅以为她还在睡觉，急于知道她的身体如何。她激动地读了信中的一段内容，说昨晚她太软弱，实在羞愧难言。她怎么会是那种样子。她没法理解自己。

咳，她不理解自己。现在，她感到有点缓过劲来了，开始跟乌拉妮娅交谈，乌拉妮娅使她想起了罗马，她手里拿着给杜克的一封长信……现在她自己也不理解所有的这一切，她问哪一个是梦：在意大利一年的幸福，还是昨晚的一切？

50

她在家里待了一整天，疲惫不堪。内心深处，几乎是下意识的，

害怕见到他。但是，尤谢利夫人不考虑生病或累倒之类的事情，她很恼火，第二天就要康娜丽陪她去英格兰海滨步道。熟人走上前来与她们交谈，或者围着她们的坐椅，这些人当中就有鲁道夫·布罗克斯。康娜丽避开所有亲昵的动作。不过，一周后，他又来到尤谢利夫人的家里——舞会之后通常会有这些礼节性的回访——一阵寒暄之后，他有机会跟她单独相处一分钟。他带着他那种微笑靠近她，他的眼神、他的八字胡都在笑。她振作精神，以便坚强地面对他。

"鲁道夫，"她用超然的语调说，"这简直荒唐可笑！如果你不觉得无聊，那么至少应该觉得荒唐！它满足了你的幽默感，不过，你想一想，在荷兰，人们会怎么评论这事情……那天晚上，你突然袭击——我不知如何应对——我没办法，只好顺从你奇怪的欲望，跟你跳舞，领跳交谊舞。我坦率地承认我当时糊涂了。现在，我能明白无误地看清一切，我告诉你，我不想再见到你，我不想跟你说话，我不想把我们非常严肃的离婚变成一场滑稽剧。"

"你以前就知道，对于我，你这种傲慢的语气根本不起作用，你这种自信的样子、你这种风度翩翩、你这种高傲的举止，白费劲！相反，它只会刺激我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如果这样，那很简单，我跟尤谢利夫人挑明我跟你的关系，让她不允许你进她的家……"

他哈哈大笑。她怒火满腔。

"你打算做个绅士呢，还是无赖？"

他脸红耳赤，把拳头攥得紧紧的。

"他妈的！"他嘲笑地发出尖利的嘘声，吹动了他的八字胡。

"怎么，你想打我，骂我？"她继续鄙视地说。

他克制住自己。

"现在，客厅里都是人，"她继续奚落他。"如果我们单独在一起

呢？你的拳头已经攥紧！你会像以前一样揍我。野兽！畜生！！”

“你在满满一屋子人的客厅里很勇敢！”他哈哈大笑，他这种笑声即便不能控制她，也会把她逼疯的。“不，我不会打你的，”他继续说，“我会吻你……”

“这是你最后一次跟我说话了！”她怒火万丈，发出尖利的嘘声。“滚开！滚开！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的，我要大叫大闹啦！”

他平静地坐下了。

“继续说。”他轻声地说。

她站在他的面前浑身发抖，无能为力。有人跟她说话，佣人端来了茶水。她周围是一群绅士，她克制着自己，用尖利紧张的欢声开着玩笑，比以前更加挑逗地调情卖俏。她身边有一小群阿谀奉承的人，迪卢卡公爵最为明显。鲁道夫·布罗克斯坐在附近，假装镇静地喝茶，好像在消磨时间一样。其实，他浓烈的专横的血液在沸腾急流。他能杀了她，他妒忌得几近晕倒。这个女人是他的，不管法律怎么规定。他不再会怕出丑闻而退缩。她太漂亮了，她就是他所需要的那种女人，他需要她做他的妻子。他知道如何把她赢回来，一旦到手，他再也不想失去她：到那时，她就是他的，他想拥有多久就多久。只要一有可能跟她单独说话，他就再次转向她。她正与尤谢利夫人在一起，将要离开去乌拉妮娅那里。他凑到她的耳边，用严厉粗鲁生硬的语气说，“康娜丽……”

她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来，但神情桀骜不驯。

她想越过他，但走不过去。某样东西挡住了她的去路，他的嗓音里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种居高临下的威势，像青铜一样沉重地渗入她的心头，慢慢耗尽她的精力，使她瘫痪。

“什么事？”

“我想单独跟你谈一会儿。”

"不行!"

"哎呀,行的。如果你行的话,静静地听我说一会儿。我也很平静,这你能看得出来,没有必要怕我。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虐待你。我甚至可以发誓! 我必须跟你谈谈,单独谈谈。自从我们相遇,自从上星期舞会后,我们不能像这样生分。那天你跟我说话跟我跳舞,你再也没有权利把我给甩了。这样做没有道理也不符合逻辑。你过分激动了……我们两人都别再激动。我愿意跟你谈谈……"

"我不谈。尤谢利夫人不愿意我离开客厅,客人都在这里,我是依赖她生活的。"

他哈哈大笑。

"比起过去依赖我,你现在甚至更加依赖她。不过,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儿时间,到隔壁房间去?"

"不行。"

"行的。"

"你想跟我说什么?"

"我不能在这里说。"

"我不能跟你单独说话。"

"要不要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害怕了。"

"没有。"

"啊呀,是的,你怕的,你害怕我。尽管你那么傲慢,神气活现,目中无人,可你害怕单独跟我待一会儿。"

"我不怕。"

"你怕的。你没有自信。你刚才对我振振有词,是事先准备好的。现在你说了要说的话……说完了,你害怕了。"

"我没有怕……"

“那么跟我去一会儿，争取妇女社会地位的英勇作者……怎么样？走吧，跟我去一会儿。我答应，我向你发誓，我会心平气和的，会平静地对你说我必须说的话，我用我的名誉保证不会打你……我们可以去哪个房间？你不想去吗？听着，如果你不随我去一会儿，那咱俩就算完了。否则也许……你将永远见不到我了。”

“你必须跟我说什么？”

“跟我来……”

因为是他的声音，而不是他所说的话——

“不许超过三分钟。”

“不超过三分钟。”

她领着他来到走廊，进入一间空无一人客厅。

“什么事？”她问，她害怕了。

“别害怕，”他说，他的八字胡在微笑，“别害怕。我只想对你说……你是我的妻子。你明白吗？你别想反驳我。那天在舞会上，当我搂着你一起跳华尔兹舞时我就有这种感觉。别否认，你的身子曾一度紧贴着我。你是我的妻子。那时我就有这种感觉，现在我感觉到它了，你也感觉到它了，尽管你试图否认这一点。可这对你没有一点好处。你无法改变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已经发生过的一切依然存在于你的内心。你可不要说我现在说话不客气不通情达理！你不愿听我嘴里说出的任何一个不妥当的诅咒或言词。因为我不想冒犯你。我只想让你承认……我说的话是真实的：你依然是我的妻子。法律毫无用处。有另外一种法律支配着我们，尤其支配着你。这种法律会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即便你，尤其是你，走了一段奇怪的弯路。这个法律尤其支配着你。我相信你依然爱着我。我能感觉到，我确信无疑，别试图否认，否认它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康娜丽。要不要我跟你再说件事？我也依然爱着你，而

且比以前更加强烈。当你跟其他人调情时,我能感觉到它。我想掐死你,想痛打那些家伙一顿……别担心,我不会那样做:我没到怒火万丈的程度。相反,我想平静地跟你谈谈,跟你说说真实的想法。你能不能看到眼前这一点……那么……不……可……改变?你看,你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事实就是这样。你要把我撵出去?你要去告诉尤谢利夫人?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这样做。你的朋友,乌拉妮娅公主,知道我是谁:这就够了。那个老姑娘是从来没有听见我的名字呢,还是她忘了?一定失望了。现在别去刺激她陈旧的记忆,就让它这样吧。最好你啥也不说。不,情况并不荒唐可笑,也不滑稽。情况变得非常严重:真相总是严重的。这很奇怪,是吧,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这对我也是一种启示……好了,我已经说了我想对你说的所有的话。我的手表显示还不到五分钟。他们几乎还没有意识到你不在客厅。我要走了,不过你先得吻你丈夫一下,因为我一直是你的丈夫。"

她站在他的面前浑身颤抖。他的声音像熔化的铜水一样,沁入她的灵魂,渗入她的身体,耗干了她的精力,使她呆若木鸡。是他具有说服力的声音,他具有说服力的性感的声音,她记得这声音在过去曾迫使她顺从他的意愿。在这声音底下,她就像一件属于他的物品,一样属于他的东西,自从他第一次在她的身上留下了作为他妻子的印痕以来,一直是这样。她从内心无法去除他,摆脱他,抹去那归属的印痕。她是他的,一切属于她的东西都已经抛弃了她。她的脑袋里再也没有记忆或思想。

她看着他走上前来,用双手搂住她,慢慢地但坚定地拥抱她,仿佛在完全拥有她。他的怀抱像是发热的火焰,她感到自己在融化。她感到他的嘴唇贴到了她的嘴唇上,他的八字胡紧贴,紧贴,紧贴,直至她闭上眼睛,几乎晕过去。他继续用那种声音在她的耳边轻柔地

说话，在这一切之下，她一文不值，似乎啥也不是，似乎只通过他，她才存在。当他放开她时，她摇晃不定。

“嘿，镇定一下！”她听到他说，口气那么自信绝对。“实事求是吧，事实就是这样。这是没法子的事。谢谢你让我说了我想说的话。现在我们之间一切都正常了，我敢肯定。暂时告别了，Au revoir[1]……”

他又吻了她。

“你也吻我一下！”他用他的那种声音要求……

她伸出双臂搂住他，在他的嘴唇吻了一下。

“Au revoir，”他再次说。

她看见他笑眯眯的，他的八字胡在微笑，他的眼睛带着金色的火焰微笑地看着她，他走了。她听见他下楼的脚步声在大厅的大理石上回响，步伐坚定有力……她站在那里，头脑里一片空白。客厅里，她所在的房间隔壁，传来一阵响亮嘈杂的笑声。她看见罗马在她的面前，杜克像闪电一样掠过……消失了……她陷进一把椅子里，绝望而沉闷地叫了一声，随后用双手捂住脸，轻轻地抽泣——不想让人知道她的无奈——她好像要窒息了。

51

她只有一个念头：逃跑。逃离他的控制，逃离他支配力的辐射；他用拥抱神秘地不可阻挡地抹去了她一切意志、力量、自我的痕迹。她记得以前也有同样的感觉：当他变得愤怒粗鲁时，她反叛、生气；但是当他拥抱她时，她湮灭了自己；当他把手按在她头上时，她没了思

---

① 法语，意思是“再见”。

考的能力;当他用双手拥住她亲吻她时,她心醉神迷,进入了一种巨大的虚无缥缈之中。从第一次见到他时,她就有这种感觉,他站在她的面前,用他嗓音里所暗示的那种嘲弄,用他的八字胡,低头看她,好像他在尽情享受她的抗拒——开始调情卖俏,后来恼火,再后来恼怒、暴跳如雷——他好像在欣赏她那种试图逃脱他控制的毫无意义的女人的企图。她发现他是主宰她的人,她唯一的主人。没有别的任何一个男人能有这样的权威,像这样压迫她。这种权力来自血和肉。相反,她常常处于优越的位置。她身上有一种冷漠,总可以促使她进行消极的批评。她喜欢开玩笑,喜欢轻松愉快的交谈,喜欢卖弄风情,对于问题总有说词,回答巧妙机敏,除此之外,她对男人没什么好的看法,她看到每个人荒唐可笑的一面:这个人太小,那个人太高,这个人不圆滑,那个人太笨拙;在每个人身上,她都能找到引起她嘲笑和批评的某种缺点。她绝不是那种跟许多男人胡搞的女人。她遇见了杜克,把全部的爱无条件地给了他,这是一种伟大的、不可分割的、金色的礼物;在他之后,她永远不可能再有爱情。但是,在杜克之前,她遇见了鲁道夫·布罗克斯。也许如果她在遇见杜克之后再遇见鲁道夫,那么他就不可能控制她了……她不知道。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有什么好处?事情该发生的就已经发生了。在她的血液里,她不是一个委身于许多男人的女人;在她的血液里,她是个好妻子、好老婆、好配偶。在她的肉体中,在她的血液里,她是那个是她丈夫的男人的妻子,她是他的妻子,即便没有爱情。因为她不把这称作爱情;只有值得颂扬的才是爱情,多愁善感柔情似水,和睦相处十全十美,两条闪亮的生命线融合起来,沿着一条金色的生命线一起前进……但是,就像在云层中,许多只手隐约出现,围在他们的四周,神秘地,命中注定般地强迫把他们金色的生命线扯开。她的生命线弯弯曲曲像阿拉伯式花饰,像一盘颤抖的线圈弹了回来,穿越她过去黑

暗的生命线，一条从过去延伸过来的昏暗道路，一条无意识的、命定的、受奴役的阴暗通道。啊，多么奇怪！这些生命线多么神秘多么奇怪！它们能够盘绕回去，被迫回到它们的出发点！所有的一切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她只有一个念头：逃跑。她没有看到事物发展的循序渐进，没有看到这些道路是命中注定的，她不想感受那些幽灵般的手的力量。她想逃离，想沿着那条黑暗的道路往回跑，回到分界点上，回到杜克那里，与他一起战斗，把那两条偏离了方向的道路拉回到单一的方向，回到单一的幸福路线上来……

逃跑！逃跑！她告诉乌拉妮娅她要走了。她恳求乌拉妮娅的原谅，因为乌拉妮娅把她介绍给了尤谢利夫人，而现在她突然要逃跑。

她辞去尤谢利夫人的工作，也不担心她会生气，火冒三丈，破口大骂。她承认自己显得有点忘恩负义。但这事生死攸关，迫使她突然离开尼斯。她发誓此事千真万确，她担心如果待在尼斯，会遭遇灾难和厄运。她三言两语跟乌拉妮娅解释了一下，但她没跟尤谢利夫人解释，以至她无可奈何，暴跳如雷，风湿病激起一阵阵疼痛，身体都扭曲了。她留下了尤谢利夫人给她的所有东西，依附生活中购置的全套奢华服装。她穿了一套旧衣服，偷偷摸摸地来到车站，浑身发抖，生怕遇见他。不过她知道，每天的这个时候，他总是在蒙特卡罗。但她还是乘了一辆全封闭的出租马车，买了一张二等车票前往佛罗伦萨。她给杜克发了一份电报。她逃跑了。除了他，她一无所有。她再也没法依靠尤谢利夫人，乌拉妮娅尽管一直比较冷静，但也没法理解这种突然逃离，因为她不明白这个简单的真相：鲁道夫·布罗克斯的控制欲。她认为康娜丽在自找麻烦。在她那个社交圈里，自从与布鲁尔有染之后，乌拉妮娅的社会道德观念也在动摇。四周都在

悄悄流传意大利的恋爱观，根据这一观念，爱情就像玫瑰开花一样简单，她没法理解康娜丽的挣扎。她不再责怪吉利奥，吉利奥也放任她自由。康娜丽在想些什么？事情非常简单，她还爱着她的前夫！那么她为什么还要逃到杜克那里去？让她自己在所有朋友的眼中成为笑柄！她冷静地告别，但依然思念她的朋友。她是布拉希奥堡公主，最近，为了她的生日，埃克尔亲王送给她一枚巨大的翡翠，从家里小心翼翼流传下来的珠宝中挑选出来的，她好像渐渐值得佩戴这些首饰了，一块宝石接着一块宝石！但是她思念康娜丽，她感到孤单，惧怕孤单，尽管她有翡翠，有情人……

康娜丽逃了：除了杜克，她一无所有。但是，有了他，她就有了一切。当她在佛罗伦萨的圣玛利亚新火车站见到他时，她一下子投入他的怀抱，仿佛他是祈祷的十字架、救星和庇护所。他带着哭哭啼啼的她上了一辆出租马车，来到他的寓所。进了寓所，她紧张地环顾四周，长途旅行让她精疲力竭，因为她一直担心鲁道夫会尾随而来。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杜克，完完全全地告诉了他，仿佛他就是她的良知，她的灵魂，她的上帝。她像小孩一样依偎着他，用手抚摸他，爱抚他；她说他得帮助她，仿佛她在对他祷告；她的恐惧就像祷告者一样在他面前升起。他亲吻她，她熟悉这种安慰的方式，她熟悉这种温柔的抚摸，突然，她有气无力地瘫倒在他的怀里，躺在那里，闭上了眼睛，仿佛她正在沉入一个湖泊，一个蓝色的神圣的湖泊，它像夜晚整个世界已经熟睡后，天空繁星点点时的圣斯蒂芬诺湖一样神秘。她听见他说，他会帮助她的。她的恐惧毫无根据。那个人对他没有任何权力。如果她成了他的人，杜克的妻子，那么那个人对她永远没有权力。她望着他，不理解他的意思。她狂热地看着他，好像他在突然间唤醒了她，而她正乐滋滋地睡在蓝色的宁静神秘的湖水中。她不理解，疲惫不堪地躺在他的怀抱里，睡着了。

她累坏了。连续数小时,她躺在他的胸膛上一动不动,深深地呼吸着。他移动了一下手臂,她像软沓沓花梗上的花朵那样晃动了一下,还继续熟睡着。他握住她的手。她好像几天几星期没有睡过觉一般,正昏沉沉地睡着。

52

“没理由害怕,康娜丽,”他劝说道,“如果你不想让他控制你,这个人就没法控制你,你的意志很坚强。我想他不能对你做什么。你是完全自由的,完全独立于他。你匆匆忙忙离开确实不理智:他会认为你逃跑了。你为什么不镇静地告诉他,他对你没有任何权力?你为什么不说你爱我?如果需要,你可以说我们已经订婚了。你怎么这样软弱,这样胆小?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康娜丽。不过你回来了,现在一切都好了。我们在一起了。明天我们回罗马,还是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我一直想带你看看佛罗伦萨。你看,前面就是阿尔诺河,有老桥[①],有乌菲兹美术馆。你已经到了这里,但你并不了解意大利。现在你会了解更多有关意大利的情况。啊,这里太漂亮了。我们先在这里住上几个星期。我有一些钱,所以你不必担心。这里的花费比罗马便宜。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几乎不用花钱。靠着这扇窗户,我有足够的光线作画。或者我会去圣罗伦佐教堂[②]或圣马可教堂[③],或者去城市北边的圣米尼埃托教堂[④]周围作画。教堂里非常安静——只是偶然有一些游客,但他们不会打扰我。你跟我一起去,带一本

---

① 建于1345年。桥上设有商店,出售礼品和珠宝。

② 建于1419年,位于城市中心市场。

③ 为纪念耶稣十二圣徒和收藏战利品而建,始于公元9世纪,1094年完工。

④ 文艺复兴罗马式建筑,位于米开朗琪罗广场,公元11世纪建。

书，一本有关佛罗伦萨的书，我会告诉你该读些什么。你必须知道多那太罗[①]，还有布鲁内莱斯基[②]和吉贝尔蒂[③]，但主要是多那太罗。我们会在巴杰罗美术馆[④]见到他。利波的《天使传报》，金色的《天使传报》！你会看见它多么像你送给我的我们那漂亮幸运的天使！这里有那么多财富，我们不会感到贫穷的。我们的需求那么少。你在尼斯的生活那么奢侈，会不会被宠坏了？不过，我了解你，你会马上忘记那一切的，我们会一起奋斗。过些日子我们回罗马。不过，当我们回去时……我们将是丈夫和妻子，我亲爱的，你将完完全全是我的，在法律面前也是。我们一定要这样，你不能再拒绝我了。明天我们去领事馆，询问一下我们需要从荷兰获取哪些文件才能尽快结婚。与此同时，我将把你视作我的妻子。真的，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非常幸福……但你不是我的妻子。我感觉你是我的妻子——尽管我们还得等待几个星期才能得到那些文件，届时，我们能在文件指示的虚线上签名——那样，你就能感到安全和平静。再也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能够控制你了。一想到结婚，你一定会很扫兴。但我确信，我们结了婚，妈妈就会跟我们和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亲爱的，我的天使……不过，你一定不能说'不'，我们一定要尽快结婚。"

她坐在沙发上紧挨着他，眼睛凝视窗外，在四方形的高高的窗框外面，狭长的钟楼像一支大理石的百合花高高耸立，在交相辉映的大教堂和洗礼堂圆屋顶之间，显得非常和谐。维奇诺广场韦奇奥宫[⑤]的

---

① 多那太罗（Donatello，1386—146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佛罗伦萨雕塑家，代表作有《大卫》、《格达梅拉骑马像》。

② 布鲁内莱斯基（Brunnelleschi，1377—144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建筑师。

③ 吉贝尔蒂（Ghiberti，1378—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雕塑家。

④ 建于13世纪，带有中庭的三层建筑，是佛罗伦萨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建筑。

⑤ 也称"老宫"，曾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政厅，三层方形建筑，顶部四方形钟楼的大钟至今仍走时准确。

旁边，一座巨大的雉堞状要塞坐落在纷乱的街道和屋顶中间，它高高的尖塔在高层面上突然舒展开来。远处，菲耶索群山笼罩在傍晚紫色的迷雾里。这座宏伟优美的城市沐浴在夕阳余晖乏味的金铜色之中。

“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快地结婚吗？”她迟疑不决地问。

“是的，越快越好，我亲爱的……”

“可是，杜克，我亲爱的杜克，现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了。难道你没看见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以前，几个月前，一年前……也许可能，也许……也许甚至当时都不可能，也许从来都是不可能的。很难说清楚这件事情。但是现在真的不可能了……”

“难道你爱我还不够深吗？”

“你怎么能这样问……你怎么能这样问，我亲爱的？可是，这不是……这是……这是……这不可能，因为我不自由……”

“不自由……”

“我不自由……也许我以后会感到自由……也许不，也许永远不……我亲爱的杜克，我不能。我写信给你说过这件事，对不对？舞会上那第一次见面……那么奇怪……尽管一切都解决了，可是我感到那个……”

“那个什么？”

她握住他的手，轻轻地抚摸它，眼神茫然，话语模糊。

“你明白吗……尽管一切都解决了，可他曾经是我的丈夫。”

“可是现在你们离婚了，完完全全地，离婚了！”

“离婚了，是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那什么是关键，我亲爱的……”

她摇着头，将她的头埋在他的胸前。

“我不能说，杜克……”

“为什么?”

“我感到羞愧……”

“告诉我,你是否还爱着他?”

“不,那不是爱情。我爱你。”

“可那是什么,我亲爱的! 你为什么会感到羞愧?”

她抱住他开始哭了。

“我感到……”

“什么……”

“感到我不自由,尽管……我离婚了。尽管一切都解决了,我感觉还是他的妻子。”

她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那么你爱他,胜过爱我?”

“不是的,怎么可能,我亲爱的!”

“那是可能的。”

“不,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那是可能的。这是事实。他对我说的……我感觉到了……”

“他对你施了催眠术!”

“不,那不是催眠术。也不是醉了……那是现实,在我内心深处。你明白吗……你是了解我的。你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我只爱你。这是唯一的爱情,我从来没有爱过其他任何人。我不是一个容易受影响的女人……不是歇斯底里的女人。但是,与他在一起……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一个我遇见过的男人会在我的心中激起那种情感,那种我不能克制自己的情感,那种我属于他的情感,那种我是他的财产、为他所有的情感。”

她伸出双臂搂住他,像小孩那样依偎在他的怀抱里。

“真奇怪……你了解我,对不对……我能很勇敢,对不对? 我独

立自主，我从不会张口结舌。与他在一起，我变得一无所知，我啥也不是。我按照他的意愿行事……"

"这是催眠术。如果真想摆脱，你是能办到的。我会帮助你……"

"这不是催眠术。这是真的，在我内心深处。在我内心深处这种情感很真实。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它不可能是别的东西……杜克，不可能，我不可能做你的妻子。我没有权利做你的妻子。现在比以前更不行。也许……"

"也许什么？"

"……我总有这种感觉，在潜意识里，我没有那种权利。不是针对你……或是针对我自己……或者针对他……也许这就是我在夸夸其谈我的口号时，潜意识中所感觉到的东西——我对婚姻的反感。"

"可这种反感来自你与……他的婚姻！"

"是的。奇怪的事情就在这里。我不喜欢他……可是……"

"可是你还爱着他！"

"可是我还属于他……"

"可是你说你爱我！"

她用双手抱住他的头。

"你要尽量理解。如果你不理解我会感到非常累的。我爱你……可我是他的妻子……"

"你忘了为什么要到罗马来找我吗？"

"寻找你的一切，爱情、幸福，深深的幸福……如此完美的和谐，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但我不是你的妻子。"

"不是我的妻子！！"

"我是你的情人……我对他不忠……别把我推开！可怜可怜我吧！"

无意之中，他做了一个令她震惊的动作。

“让我这样待着，像这样依偎着你……也许我……我累极了？像这样依偎着你躺着，我感到平静，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亲爱的……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了。我们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绝望地说，“我想娶你，越快越好。可你不愿意。”

“我不愿意。我没有权利。”

“那我就没办法了。”

“别生气。别不管我！帮帮我，求你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突然，仿佛在无助和绝望之中，她把自己完全给了他。他也充满激情地亲吻她……

“上帝啊，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在他的怀抱中，她茫然地祈祷着。

53

第二天，康娜丽在杜克的带领下步行横穿佛罗伦萨市，来到韦奇奥宫，他们参观了兰兹佣兵敞廊，中途还去乌菲兹，看了梅米的《天使传报》。在他的身边，她似乎感到了她的历史观不可抗拒地一下成熟了起来。他们不同的生命线突然弹开后，通过人为的力量似乎绕了个弯，又一起回到了一条道路之上。这条道路沿途，白色的罂粟花和白色的百合花竞相开放，脆弱、温柔、神秘，几乎像一场梦。然而，它跟过去相比稍有不同。灰色云层的压力似乎悬在她和深蓝色的天空之间，而深蓝的天空像一条条狭窄的街道向外延伸；一条条狭窄的街道、圆形屋顶和高塔尖塔之上，飘浮着高深莫测的颤动的气流。她没

了以前那种烦躁,内心充满对往事的回忆,头脑里忧思沉沉,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有点烦躁,有种暴风骤雨将临般的不祥预感。散步之后他们吃了点东西,随后她拖着沉重的脚步拾阶而上,那种疲惫远胜过在罗马时攀登杜克画室楼梯的感觉。突然,她看见餐桌上有一封信,是写给她!可写的是什么地址呀!惊吓是如此的强烈,她开始浑身颤抖起来,甚至没等身后的杜克进屋就将来信塞进她的口袋……她脱去帽子,对杜克说她需要到箱子里拿点东西,箱子放在外面过道里。他问是否需要帮助?她谢绝了,独自走出房间,来到狭窄的过道。借着那扇俯瞰阿尔诺河小窗的亮光,她取出了那封信……这是唯一她能不受干扰阅读片刻的地方。她再次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是他手写的,她非常熟悉,字迹粗狂凝重……所用的姓名是她在国外使用的婚前名字,她称自己为德·雷茨·范·卢女士。但是,这封信上的地址粗鲁地写成:布罗克斯女男爵,伦阿尔诺·托利格南尼街37号,佛罗伦萨市。她脸红耳赤,那个名字她用了一年……可现在他为什么要这般称呼她?用上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在法律上,她不再拥有这个名字。他是什么意思,想干什么……借着小窗的亮光,她读起他简短而语气专横的来信。信上说,对她逃走,他感到很意外,尤其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之后发生这更令人意外;他说,最后一次交谈时,她曾把她自己的所有权利都交给了他,她没有抵制,而且用亲吻和拥抱表示接受她是他的妻子的事实,就像他认为她是他妻子一样;他说,他不会因为她在罗马独立生活一年而厌恶她,因为那时她还是自由的。但是,如果现在她还认为自己是自由的话,那么他会感到是一种侮辱,他没法接受她逃跑所带来的羞辱。他命令她马上回来。在法律上,他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这样做了,因为他依然有一种权利,一种她没法否认也没有否认的权利,相反,她用她的亲吻承认了这种权利。他从尤谢利夫人别墅的门卫那里得到了她

的住址,因为她把地址留在了那里。他在信的结尾说,她必须回到尼斯,回到他的身边,到大陆饭店找他。如果她不来,那么他会来佛罗伦萨,她将承担因拒绝而造成的一切后果。

她的双膝在打颤:她几乎要晕倒了。她要不要把信给杜克看呢?或者秘而不宣……她必须作出决定。杜克在房间里喊她,问她为什么在过道里待那么长时间?她进了屋,虚弱得没力气投入他的怀抱。她一边把信交给杜克,一边依偎着他抽泣,她感到他在生气,怒火在燃烧,她看见他太阳穴上的血管正鼓起来,他攥紧拳头,终于,他把信揉成一团,将它扔在地上。他叫她别害怕;他说他会保护她的。他也把她视作自己的妻子。唯一要紧的事情是从现在起她如何看待自己。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抽泣。疲惫,惊吓,头痛,她几乎崩溃了。她脱了衣服,上床休息。她的牙齿因发烧而打架。杜克拉上窗帘,使屋里稍暗一些,让康娜丽好好睡觉。他的嗓音很气愤,她以为他是因为她的紧张慌乱而生气。她抽泣着睡着了。睡梦中,她感到内心的恐惧,感受到那种不可阻挡的压力。她梦见如果她给布罗克斯回信,她可能会作出的答复。但是,她并不清楚该写些什么;她只构想了一个要求怜悯的模糊请求。醒来时,她看见杜克在床边。她握住他的手,心里感到一阵平静。但是她感到没有希望。她对未来的岁月没有信心……她看着他,看到了他的忧郁,他内心的苦闷,她从来没有看到他这副样子……咳,他们幸福的日子结束了!在罗马火车站他为她送行的那个命中注定的日子里,他们已经告别了他们的幸福。别了,永别了!甜蜜的岁月一去不复返:遗迹和博物馆里的散步,弗拉斯卡蒂、那不勒斯、阿马尔菲的旅游!别了,宽敞画室里贫困而甜蜜的亲昵,古代织锦和十字褡、古董银器和铜器那闪烁的色彩!别了,他们一起仔细凝视水彩画《旗帜》,她在他的怀抱里,头倚着他的肩膀,与他一起生活在他的艺术之中,与他一起分享他的作

品！别了，凉亭里那个狂喜的夜晚，繁星闪烁的夜晚，圣湖就在他们的脚下！生活不可能重复！在这间小屋里，在佛罗伦萨，在帕拉佐，甚至在梅米的《天使传报》面前，在它的万道金光里，他们正徒劳地试图重复过去幸福的日子！他们正在重复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幸福、他们的爱情，但完全徒劳；他们不可能把已经弹开的生命线强行撮合在一起！他们依然相互搂在一起，依偎一段时间，绝望地缠成一条阿拉伯蔓藤式的生命线……别了，永别了！他严肃而沮丧地坐在她的床边，她明白，他感到无能为力，因为她不觉得她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情妇！唉，当她说情妇这个词时，她感到那种不由自主的排斥。他不是一直想娶她吗？潜意识中，她总感到这是不可能的，她没有权利嫁给他。在她女权主义阶段辛辣激进的口号底下，有着那种潜意识的真实思想。她，在猛烈抨击婚姻的同时，内心深处一直感到自己是结了婚的。不是依据法律或签了字的婚姻，而是依据古代的习惯法，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初夜权，一种血、肉、最深层次的法律和权利！啊，在不可改变的身体上的真相外，她的灵魂盛开了白色的罂粟花和百合花，这种鲜花的盛开也是最深层次真相，是幸福和爱情的崇高真相。但是，罂粟和百合凋谢了：灵魂之花只在一个夏天盛开。灵魂之花不会一生一世盛开。她也许会在生命之前盛开，或者在生命之后盛开，但是，在生命中，灵魂之花只在一个夏天盛开！她已经盛开过了，这已成了往事！在她的身体里，它还活着，在她幸存的身体里，她在骨髓深处感到那种真相！他坐在她的床边，但他没有权利娶她，现在百合花已经凋谢。她为他感到万分惋惜……她握住他的手，温柔地吻了一下，泪水落到他的手上。他默默无言。他想不出什么可说的话。本来一切可以很简单，如果她愿意成为他的妻子。而现在他没法帮助她。他能够看见他的幸福正在走向毁灭，他站起身来，仔细看着她：无可挽回了。就像支离破碎的废墟正在慢慢倒塌……完了！

完了！

这些天，她在床上度过，睡觉，做梦，再次醒来时，摆脱不了期待的感觉。她不时有点发烧，最好躺在床上。大部分时间，他都与她待在一起。但是，当杜克外出去药房买东西时，门上传来一道敲门声。她一下坐了起来，害怕，害怕见到他，这个她一直想到的人……她战战兢兢晕晕乎乎地开了一条门缝。是邮差，送挂号信！他的来信！比上一次更加放肆，他就写在来信的收条上：她必须发一份电报，告诉他她到达尼斯的日期！如果某某日子以前——他会估算出日子的——他收不到她的电报，他就会当即乘夜车来佛罗伦萨，当着她的面，像对一条狗一样，一枪崩了她的情人。他不会有丝毫犹豫。他根本不会考虑后果。这封短信中散发出的激情和怒气像风暴一样打在她的脸上。她了解他，知道他干得出这种事情。刹那间，她仿佛目睹了可怕的场景，看到被枪杀的杜克倒下躺在血泊里。她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尽管还相隔很远的距离，因为这封信的怒气，她完全成了他的目标，他的物品。她赶紧撕开信封，甚至还没在邮差的本子上签字。邮差等在走廊里。她的头脑快速旋转，像漩涡一样旋转。如果她再犹豫一会儿，那会太迟了，对于杜克来说太迟了……她胆战心惊地问邮差：

“你能不能帮我马上发一份电报？”

不，他不能，不顺道。

但是，她恳求他帮忙。她说她病了，她必须马上发这份电报。在皮夹里她找到一枚十法郎的金币，给他作为小费。她还给了他发电报的钱，邮差答应了。她写了电文：明天去，快车。

这是一份含糊的电报。她不知道哪一班快车；她没法查看时刻表。火车是晚上的呢还是清晨的？她不知道。她怎么离开呢？她没有注意。但她知道电报会使他平静下来。她会去的。已经无可挽回

了。她绝望地逃跑,她看得很清楚:如果他想要她回去,回去成为他的妻子,那么她就得去。如果他不想这样,那么她就能留下,留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尽管她感觉到她是属于他的。而现在他要她回去,她必须回去。可是她如何对杜克解释呢?!

她看见他躺在面前的血泊中。她忘记她已经身无分文。她应该向他要吗?上帝啊,她该怎么办?尽管发了电报,她明天还走不了!她不能告诉杜克她要走……她想趁他外出时偷偷去车站……她要不要告诉他呢?怎样做才能使伤害最小?要不要把一切都告诉杜克?跟他一起……逃跑,逃到某个地方,不告诉任何人去哪里……但是,如果他发现了他们呢?!他会发现他们的!那么……他会……杀了杜克!

她害怕得几乎精神失常,不知道该怎么做,做什么……楼梯上传来了杜克的脚步声……他买来了她的药片……与以前一样,她告诉了他一切,她太虚弱、太疲惫,没法掩饰,她给他看了信……他仇恨交集,气得呼哧呼哧,可是她跪在他的脚下,抓住了他的双手。她说她已经回电了……突然,他冷静了下来,似乎命中注定一样无可奈何。他说他没有钱付她的车费。接着,他再次把她搂在怀里,亲吻他,求她做他的妻子。他说,他会杀了她的前夫,就像她前夫威胁要杀他一样。但是她抽泣着拒绝了,尽管他继续绝望地拼命搂着她。随后,他顺从了命运的摆布,在生活无声的压力之下屈服了。他感到他的心已经死了,但为了她,他想保持镇定。他说他原谅她,他紧紧拥着她,她在他的怀里哭泣,因为感觉到他的体温,她平静了下来。他说如果她想回去——她沮丧地点点头——那么最好给布罗克斯发一份电报,问他要车费,并告诉他确切的日期和到达时间。他会帮她做这件事情的。她含着热泪惊讶地看着他。他拟了电文,离家去发送了。我亲爱的,我亲爱的,他走了以后,她思绪万千,她感受到他那颗破碎

的心在痛苦煎熬。她扑倒在床上。他回来时，发现她歇斯底里发作起来。他悉心照料她，用被子把她舒适地盖好，随后坐在她的身边。他冷静地说：

“我亲爱的，你要镇静。后天我带你去热那亚①。我们在那里告别，永远告别。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这样了。如果你强烈地感到你必须回到你的丈夫那里去，那么跟他在一起你不会幸福。镇静下来，你要镇定，我亲爱的。”

“你带着我？”

“我会带你远走热那亚。我能够从朋友那里借一些钱。但重要的是，你要设法平静下来。你丈夫要你回去；他要你回去不是要揍你，如果他想要你回去，那么他一定对你有感情。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么这也许对你是好的。尽管我无法预测结果……”

他用双手捂住脸，再也控制不住，放声抽泣。她把他拉到怀里，此时她比他镇定。他将头枕在她怦怦跳动的胸口，抽泣着。她平静地抚摸着他的前额，目光凝视远方，仿佛看穿了房间的四壁……

56

此刻，康娜丽独自坐在火车里。通过慷慨地赏赐小费，他们能够单独在夜间旅行，隔间里没有其他人打扰他们。他们不说话，只是紧挨在一起坐着，手牵着手，眼睛凝视着远方，仿佛在凝视着即将到来的分手时刻。分手的悲哀思绪一直挥之不去，随着隆隆的火车一起飞驰。有时，她想到火车撞车，想到两人一起赴死该有多好！可是命运不可改变，热那亚的灯光已经出现。火车停了。他张开双臂，他们

---

① 意大利西北部港城。

相互亲吻，最后一次亲吻。她紧紧地抱住他，感觉到他的痛苦。随后，他放开她，匆匆离开，头都不回。她看着他消失在早晨的薄雾中，在车站四周悬挂的路灯间快速穿行。她看见他消失在其他人中间，消失在蒙蒙迷雾中。随后，她无声的绝望和惆怅变得越来越强烈，她甚至哭不出来。她垂头丧气，双臂软弱无力，像一个无生命的东西，让呼啸的隆隆的火车继续载着她向前驶去。

拂晓的鱼肚白在左边明镜一般的海面上升起，第一缕晨光给海水添加了蔚蓝的颜色，地平线变得清晰可见。火车继续行驶了数小时，与此同时，她坐着一动不动，眺望着大海，忧伤无助几乎使她感情麻木。现在，她准备好了。生活、她丈夫、火车，他们想对她怎样就怎样吧。就像在消沉的梦中一般，她想到了每件事情的渐进缓变，想到了她下意识自我的渐进缓变，想到了她第一次对丈夫控制的反叛，想到了对自己独立的幻想、对自我感觉的自豪、温柔激情的幸福、获得和谐的所有愉悦……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所有自由的追寻都成了美梦一场。火车将把她带到鲁道夫召唤她去的地方，命运围住了她，不是非常粗野，而是用幽灵般的许多只手施以轻微的压力，推搡着，引导着，指引着……

她停止了思维。消沉的梦融入了白天越来越蓝的色彩中，她感到自己已经接近溺死。她正在回到一个小小的现实之中。她感到自己看上去一定有点旅途疲惫的样子，潜意识中，她感到让鲁道夫第一眼看见她时，她的模样最好不要太令人倒胃口。她慢慢打开提包，用洒过科隆香水的手帕擦拭自己，用梳子梳理了一下头发，在脸上抹了些脂粉，给身上掸了掸尘土，小心翼翼地用白色面罩遮住了脸蛋，并且戴上了一副新手套。在一个车站上，她买了两枚黄色玫瑰，将它们插在腰带上。做这些事，她都是下意识的，没有考虑到这样做是否正确，是否理智，因为鲁道夫再次见到她时，她想让他看到一个漂亮的

韵味十足的女人。她感到从现在起，她的主要任务就是变得漂亮，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当火车隆隆开进车站时，她认出了尼斯，她很镇静，因为冲突已经结束，她顺从了强权。车厢的门打开了，这个时刻，车站上人并不多，她一眼就看到了他：高大结实，举止随便，一张红润的男子汉脸膛；他身着轻薄的夏装，头戴草帽，脚蹬黄色皮鞋。他给人的印象是健康、结实、熊腰虎背、男子气十足，而且从头到脚“绅士”般风度翩翩，毫无瑕疵，也没有一点纨绔子弟的味道。他那嘲弄的微笑的八字胡，他那英俊的灰色眼睛中的炯炯目光，总是在捕捉女人，这给他一种力量和某种气度，使他能够做成他想做的事情。如果他希望的话，就能控制女人。他英俊的力量中有一种嘲讽的傲慢，一种鄙视其他不太英俊不太有力的人们的神态，是那么健康而又野性高傲，尤其对所有的女人都持着一种讽刺挖苦傲慢恩赐的态度，因为他了解女人，知道她们真正需要什么——他的眼神、他的举止、他的动作都表明这点。这就是她对他的了解。在过去，他的这种态度常常引起她内心的反叛情绪，但是现在她顺从了，也有点儿害怕他。

他走到她的跟前，扶她走下火车。她看得出他很生气，他打算给她一个下马威；不过他翘起八字胡笑了，仿佛在嘲笑，因为他是最强者……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平静地握住他的手，下了火车。他带着她走出车站，她在马车里等行李送来。他仔细打量着她。她穿着一条蓝色旧亚麻裙子，一件蓝色亚麻外套，尽管衣服陈旧，神情疲惫而顺从，但她的模样依然显出高雅漂亮。

“我很高兴，你终于发现顺从我的意愿的好处。”他终于开口说话。

“我想这是最好的选择。”她柔声地说。

她的语气令他惊讶，他从侧面仔细观察她。他不理解她，不过他很高兴她回来了。因为情绪波动，旅途劳累，此时她非常疲惫，但是

他觉得她非常迷人，尽管没有尤谢利夫人舞会上那么美丽动人。那是他第一次跟他的前妻说话。

"你累了吗？"他问。

"几天来我有点发烧，当然昨晚没有睡觉。"她似乎道歉地说。

行李被装上了马车，他们驾车离开车站，前往大陆饭店。他们在马车里没再说话。进宾馆乘电梯的时候，也一言不发。他把她带到了他的房间里。这是一个普通的饭店房间，但她觉得怪怪的：他的刷子放在餐桌上，他的外套和裤子吊在挂钩上，有模有样的东西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搁在一起，她对这一切非常熟悉。在一个角落里，她认出了他的箱子。

他敞开了窗户。她在一把椅子里坐了下来，一副等着瞧的态度。耀眼的阳光照射进来，她感到有点头晕，便闭上了眼睛。

"我想你一定饿了，"他说，"我为你叫点什么饭菜呢？"

"我想来点茶、面包和黄油。"

服务员送来了她的行李，他为她叫了早餐。

"把帽子脱了吧。"他说。

她站起身来，脱了外套。她的棉布衬衫皱了，她不喜欢它。在镜子前，她拔出帽子的别针，看见桌子上有一把他的梳子，便用它非常自然地梳了梳头发。她用丝带缠绕一下她的亚麻领圈。鲁道夫点燃一支香烟，平静地站着抽烟。服务员送来了早餐。她静静地吃了点东西，喝了杯茶水。

"你吃过早饭啦？"她问。

"吃过了。"

他们再次陷入默默无声，她吃着她的早餐。

"现在我们谈一谈？"他一边站着抽烟，一边问。

"好的。"

“我不想谈你逃跑的事，”他说，“首先我要跟你谈一点我的想法：你做的事是他妈的白痴……”

她一言不发。她只是抬头看着他，她可爱的眼睛有了一种新的表情——一种温柔的顺从。他再次默不作声，显然在克制自己，选择话语。

“我说过，我不想再谈这件事。你一时糊涂，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对自己的行动不负责任。现在该有个了断：这就是我的想法。当然，我明白，在法律眼里，我对你没有一点点权力。但是，我们已经谈过这件事，我已经写信跟你说过。你曾经是我的妻子，现在我再次见到你，我看得非常清楚，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依然把你看作是我的妻子。在尼斯这里，你一定同样会有我们重新团聚的感觉。”

“是的。”她平静地说。

“你承认啦？”

“是的。”她重复说。

“那就好。我只想让你承认这一点。从现在起，我们别去想过去的事情、我们的离婚以及你随后做过的事情。从现在起，我们将忘记所有这一切。我把你看作是我的妻子，你将再次成为我的妻子。根据法律我们不能再次结婚，但这没有关系。我把我们在法律上的离婚看作是一段插曲，一种拘泥的形式，我们尽可能视之为无效。如果我们有孩子，我们将给他们合法的地位。我将去咨询律师有关这一切并采取必要的步骤，包括金钱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离婚将只是一种形式，根本不碍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世人和法律的力量微不足道。随后，我将退役，反正我本来就不想永远待在军队里，所以我要比原先计划更早退役。另外，你不喜欢住在荷兰，我也不喜欢。”

“不。”她咕哝道。

“你喜欢生活在哪里?”

“我不知道”

“意大利?”

“不……”她的语气有点恳求。

“我们待在这里?”

“我宁可不要……最不想待的地方。”

“我想过巴黎。你愿意住在巴黎吗?”

“好的……”

“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尽快去巴黎,找一个套间,定居下来。春天马上要来了,在巴黎有个好开端。”

“好的……”

他一屁股坐进一把扶手椅里,椅子嘎吱作响。

“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内心深处?”

“你什么意思?”

“我想知道你对你这个丈夫是怎么想的。你不觉得他很荒唐?”

“不……”

“过来,坐在我的大腿上。”

她站起身,走到他跟前,按照他的意愿坐在他的大腿上,他将她拉近,把一只手按在她的脑袋上。这个动作使她无法思考。她闭上眼睛,贴近他的身子,将脑袋倚靠在他的脸颊上。

“你没有完全忘记我,对不对?”

她点点头。

“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离婚,对不对?”

她再次点点头。

“那时我们头脑发昏,我们两人都是。你不应该再那样了。那会使你令人生厌,难看! 现在你甜蜜漂亮多了!”

她微微一笑。

“把你争取回来我很高兴。”他低声耳语，在她的嘴上长长地吻了一下。

他亲吻的时候，她闭上了眼睛，他的八字胡刺激着她的皮肤，他的嘴唇紧贴着她的嘴唇。

“你还累吗，”他问，“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好的，”她说，“我想换一套比较舒服的衣服。”

“你应该上床休息一会儿，”他说，“噢，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的公主朋友今晚要来这里。”

“乌拉妮娅没生气？”

“没有。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她知道所有的情况。”

康娜丽很高兴，乌拉妮娅没有生气，她还是她的朋友。

“我也见过尤谢利夫人。”

“她一定对我很生气，我想。”

他哈哈大笑。

“可怜的老东西！不，她没有生气。她说了，没你她也得凑合着过日子。她非常喜欢你。她对我说，她喜欢身边漂亮的人。她没法忍受难看的人陪伴她，没有档次。来吧，脱了衣服，躺下休息一会儿。我不打扰你，到楼下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他们站起身来。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八字胡下露出奚落的微笑。他一下把她搂在怀里。

“康妞，”他嗓音沙哑地说，“你回来太好了。告诉我，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吗？”

他把她紧紧搂住，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两只手臂围拢着她，把身体的重量压在她身上。

“告诉我，你是我的吗？”

“是的……”

“你叫我什么——你爱我的时候?”

她犹豫了。

“你叫我什么?”他逼问,把她搂得更紧了。她用力推开他的肩膀,她设法喘气。

“我的鲁迪……”她喃喃地说,“我漂亮的鲁迪……”

她机械地用手抱住他的脑袋。他似乎做出了很大努力才放开她。

“你脱了衣服,”他说,“想法睡一会儿。我过一会儿回来。”

他走了,她一边脱衣服,用他的梳子梳头发,一边把他使用的花露水往盆洒了几滴。她拉上了窗帘,把下午灿烂的阳光挡在了室外,使房间一下子变得光线柔和,呈显出酒红色的昏暗。她钻进大床的被窝等着他,浑身颤抖着。她脑袋空空什么也不想,内心没有痛苦也没有记忆,只有一种期待,期待缓慢而不可阻挡的生活的到来。她只有新娘的感觉,尽管不是一个无知的新娘;在她灵魂的最深处,她感到自己是妻子;在她内心最核心的部分,她感到她是她在等待的那个男人的妻子。在她的脑海里,她朦朦胧胧地看见了孩子的身影……如果她要真正成为他的妻子,她不仅要成为他的恋人,而且要成为他孩子的母亲……她知道,尽管他举止粗鲁,但是他喜爱孩子,她希望在第二次婚姻中有孩子,当她不再漂亮不再年轻的时候,孩子将是一种宝贵的安慰……在她的脑海里,她朦朦胧胧看见孩子的身影……她等待着他,倾听着他的脚步声,渴望着他的到来,她的身体在期待中发抖。当他进屋靠近她时,她用双手紧紧搂住他,有意识地寻找一种深刻的确定性。毫不迟疑地,她紧贴着他的胸膛,躺在他的怀里,她有一种稳定感,一种受男子支配的稳定感。与此同时,她生活的梦想——罗马、杜克、画室——湮灭在黑色的忧郁的漩涡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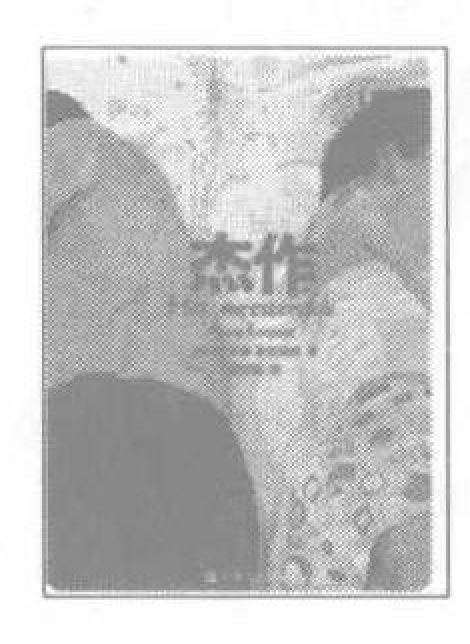
荷兰长篇小说译丛



《命中注定》 定价:23 元 2009 年 9 月版

[荷兰]路易斯·库佩勒斯 著 黄勇民 译

《命中注定》是被称为欧洲“女性描写圣手”,荷兰著名作家路易斯·库佩勒斯的一部著名的悲情小说,同时也被公认为他“最优雅的作品”之一。堪称一部悲剧版的《罗马假日》。



《杰作》 定价:25 元 2009 年 9 月版

[荷兰]安娜·恩奎斯特 著 欧阳昱 译

女精神分析师丽莎引领人们,进入一位风流浪子——画家乔汉的内心世界。《杰作》为荷兰超级畅销书,累积销量达到了这国家小说销售的天文数字——三十万册。



《污船》 定价:15 元 2009 年 9 月版

[荷兰]阿图尔·范申德尔 著 曹 晴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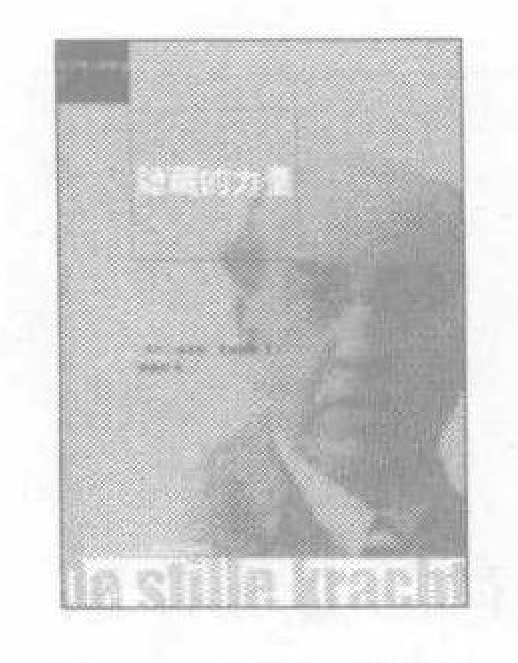
欧洲杰出的航海传奇历史小说,一部海上的《奥德赛》。荷兰文学中最奇特的“伟大爱情故事”,主人公“追求的不是女人也非男子,而仅仅是一条船!”范·德·胡特奖获奖作品。



《灭顶》 定价:25 元 2009 年 11 月版

[荷兰]玛格丽特·德默尔 著 强朝晖 译

《灭顶》讲述了姐妹俩的灾难故事,她们做出一个决定,互相调换几天角色。然而悲剧从天而降,荷兰堤坝决口,惨遭灭顶之灾。小说精彩地描绘了自然的蛮力和人类对死亡的抗拒。



《**隐藏的力量**》 定价:21元 2008年2月版

[荷兰]路易斯·库佩勒斯 著 黄勇民 译

华丽的文字记述了世纪末的颓废衰败。以荷属东印度群岛为背景,讲述殖民者在当地的衰败覆亡。本书对热带亚洲的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之进入了西方文学名著的行列。



《**禁地**》 定价:15元 2008年8月版

[荷兰]J·斯劳尔霍夫 著 陈 民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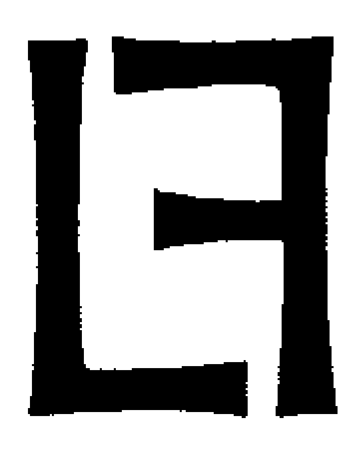
《禁地》的主人公是一艘海船上的电报员。在经历了一场场海上的灾难之后,他登上了澳门。在那里他产生了某种幻觉,自认为就是十六世纪时在澳门居住的一名葡萄牙诗人……



《**深蓝**》 定价:21元 2008年8月版

[荷兰]汉克·凡·伍登 著 孙书杜 刘英兰 译

《深蓝》写的是一个华丽、哀伤的爱情故事,同时充满了活力。人们从这部作品中能够感受到多重声音和一种社会参与意识。此书"大有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之风,或许更胜一筹。"



Nederlands
Literair
Productie- en
Vertalingenfonds
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Dutch Literature

本项目得到荷兰文学创作与翻译基金会的资助

This project was undertaken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Dutch Literature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命中注定
作者＝（荷兰）路易斯·库佩勒斯著
页数＝２５２
ＳＳ号＝１２３３５９８０
出版日期＝２００９．０９